
武俠世界
第３６年
34
$18.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石中奇先生繼「布衣隱俠」後的巨型小說「末路王孫」。丁爲元大俠與「乾坤雙煞」均效命於大明皇朝。自蘇州朱家集起出元廷大批珠寶之後，杜介夫、宋玲玲夫妻倆輾轉來到湘江之濱的周家集，而元廷的末路公主——鐵木巧兒亦帶着一干孤臣孽子追至……故事峯迴路轉，高潮迭起，重重之疑問令人窮追不捨，急欲一知究竟。欲知出生入死的奪寶大結局如何，請細閱本文，「末路王孫」佈局之巧妙必令讀友大出意料之外，不可不讀。

*　　*　　*

今續刊余破浪先生撰著的「天王傳奇」之二，以饗讀友。

短篇「血劍追魂」乃鐵馬先生所撰，文筆流暢，故事短小精幹，內容引人入勝，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買兇」，秦風先生撰著的「同生共死」，麥青先生撰著的「神腿」，篇篇精采，請拭目以待。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末路王孫(新派俠情江湖軼事)
「乾坤雙煞」爲了紅娘子的安危，夫妻倆毅然在日出之前趕到捨身崖……石中奇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血劍追魂(湖海俠義奇情故事)
寶劍贈友　得報家仇……鐵馬　49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龍虎雙雄(新派江湖殺手故事)
同舟共渡下江陵　患難之中生情愫……西門丁　66

天王傳奇(借玉天王故事)◀二▶
明珠殿上慶功宴　翡翠城下有洞天……余破浪　75

虎嘯來如風(新派湖海俠情故事)
巧匠坑人復攻堡　俠盜洞察欲施救……霍去病　83

鐵手無敵(新派湖海武林故事)
孤詣罡氣殺淫魔　無限相思湧心頭……臥龍生　91

胭脂奴(新派武林奇情故事)
諄諄善誘耳邊風　苦苦相逼命歸陰……辛士　99

鬼谷(新派武俠中篇故事)◀三▶
勾魂令震懾武林　兩世家觸法受誅……歐陽雲飛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七巧賭坊(新派武林恩義故事)
襲別墅旗開得勝　獵之物狼狽逃竄……辛棄疾　111

浪俠(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幕後指使探底細　兩小孝義難雙全……東門白　121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3.12.21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34期

(總號184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江湖軼事／石中奇・文　可飛・圖

王孫末路

元廷珠寶　羣豪覬覦

周家集，是位於湘江之濱，官道上的一個小鎮甸。

它，背倚衡山，面臨湘江，又位處交通要衝的官道上，因而鎮甸雖小，市面上却極為繁華熱鬧。

俗語說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凡是靠山靠水的地方居民，只要不偷懶，生活絕對是沒問題的。

周家集既靠山，又靠水，上山可以打獵，下水可以捕魚，所以，周家集的居民，都是小康之家，過的也都是無憂無慮的生活。

周家集約有三百戶人家，有一條二十六家店鋪的小街。

二十六家店鋪中，有四間小客棧，三家雜貨店，四家茶館，其餘十五家都是專供來往商旅的小餐館。

夜幕已垂，華燈初上。

周家集的居民，八成以上都已經就寢了。

所以，這兒的所謂「華燈初上」，也不過是指那條唯一的小街而已。

小街上固然是華燈初上，夜市方興，但絕大多數已經就寢的民房中，却有一間例外地還透出微弱的燈光。

那透出燈光的一間，位於山麓坡地上的一棟半新舊的磚造民房，距小街約二十來丈。

由於它位於坡地上，居高臨下，對於小街上的情形，都大致可以看到。

那透出微弱燈光的房間，也正是最便於觀察小街上活動的情形的一間。

現在，房間中有一個僕人裝束的灰衣老者，正獨對孤燈，默默沉思着。



這位灰衣老者，雖然是僕人裝束，但由他那雙精目中於不經意間所閃出的湛湛神光看來，顯然是一個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

也不知他在想些什麼，紋風不動地坐在那裡，已經足足有一袋烟的工夫了。

忽地，精目中神光一閃，低聲叱問道：「是誰？」

窗外，十丈以外發出一聲輕笑道：「周伯伯好高明的功力，我還在十丈以外，你就覺察到了。」

話聲中，人已穿窗而入。

只覺眼前一亮，一位年約弱冠，身着白色長衫，英俊又瀟洒的書生，已卓立室內。

只見他兩道長眉斜飛入鬢，目似朗星，鼻如懸膽，唇若塗硃……簡直是：好一個難得一見的美男子。

那灰衣老者眉峯一皺，道：「勝男，妳太……妳太過招搖了，老奴不同意。」

好奇怪，看情形，這該是主僕倆，但自稱「老奴」的人却直呼主人的名字，世間會有這樣的禮數嗎？

哦，對了，勝男，這位風流倜儻的書生，莫非是馬勝男所喬扮？

是的，這位俏書生，就是馬勝男所喬扮的。

馬勝男是「千面神魔」馬嘯天的女兒，對於易容術，自然是家學淵源，扮什麼像什麼。

至於那位自稱「老奴」，而馬勝男却稱之為周伯伯的灰衣老人，說來也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物。

他，姓周，名侗，是衡山派的俗家長老，一身功力，絕不遜於衡山派的當代掌門人悟真大師。

周侗原籍就是周家集，目前這棟房子，是他兒子所有。

十年前，周侗在洞庭湖濱受到宵小的暗算，於生死一髮之間為馬嘯天所救。

周侗為了報答馬嘯天救命之恩，自願終身為奴。

儘管馬嘯天沒有接受，但他却一直以奴僕自居。

而這，也就是目前他跟馬勝男之間，那種不倫不類稱呼的由來。

馬勝男笑笑道：「周伯伯請放心，我已經改裝易容，沒有人會認識的。」

一頓話鋒，又道：「何況，這兒是周伯伯您的老家，天塌下來，有您老頂着，我還怕什麼？」

「妳當然不怕，可是……」

周侗苦笑着欲言又止。

馬勝男笑問道：「可是怎麼樣？」

周侗輕輕一嘆，道：「正由於這兒是我的老家，所以，我才不希望在這兒發生什麼事故。」

馬勝男微微一怔道：「周伯伯還是不同意我爹的計劃？」

「我一向就是反對這件事情。」

「可是，前天你曾經在我爹面前保證過的。」

「保證不表示贊成，而且，我只是保證盡我的力量保護妳的安全。」

馬勝男含笑接道：「更而且，這項保證，還是在萬分無奈情況之下，勉强承諾的。」

周侗苦笑着一嘆，道：「難得妳也了解老奴的心情。」

「得了吧！周伯伯，我不知說過多少次了，我就是不希望您在我面前自稱：『老奴』。」

「多年習慣，想改也改不了，勝男，一句話，在妳面前，我會儘量避免使用『老奴』二字，只是……」

馬勝男截口笑道：「只是，多年習慣，有時候『老奴』二字，仍然會脫口而出，是不是？」

周侗連連點頭應道：「正是，正是。」

馬勝男忽然輕輕嘆了一聲。

周侗問道：「勝男，爲何嘆氣？」

馬勝男又嘆了一聲道：「周伯伯，我能了解你的心情，可是，您却不了解我的心情。」

「是嗎？」

「二十天前，在桂林的天然石洞中，狼狽而逃的情形，至今想來，就覺好恨，好恨！」

周侗欲言又止。

馬勝男搖撼他的臂膀，道：「周伯伯，我一定要報復！」

「妳行嗎？」

「我知道我不行，但有您幫忙，就一定行。」

「勝男，妳將我估計得太高了。」

「我沒估計錯誤，我報復的對象，不過是『紫丁香』丁玫。」

周侗一怔，道：「就是那位一心大師門下的丁玫姑娘？」

馬勝男道：「是的。」

「丁玫也到了周家集？」

「是的，她住在悅來客棧。」

「妳們照過了面？」

「是的。」

「她是否已認出了妳來？」

「不可能。」

周侗沉思着道：「說實在的，我眞想見見她。」

「那好極了。」馬勝男含笑接道：「周伯伯，咱們現在就走，我絕對相信，合你我兩人之力，一定可以讓她嚐嚐狼狽而逃的滋味。」

「妳的目的，僅止於要她嚐嚐狼狽而逃的滋味？」

「是的。」

「胃口奇小，爲什麼？」

「不是我胃口奇小，只因爹曾交代過，他老人家在暗中部署，以求一擊奏功，所以，不許我輕舉妄動，以免打草驚蛇。」

周侗笑一笑道：「可是，如果妳讓丁玫嚐嚐狼狽而逃的滋味，就必然會打草驚蛇了。」

馬勝男道：「不會的，我跟她雖都改裝易容，但是我認得她，她却不認得我。」

「妳怎能斷定她不認得妳呢？」

「這個……」

「不論她是否已經認出妳來，我都不希望妳去胡鬧，更不會幫助妳去胡鬧，而且，我更希望……」

忽然一嘆。

馬勝男接口道：「希望什麼？」

周侗幽幽地一嘆道：「我希望能夠做的，那就是勸令尊懸崖勒馬，可是……」

「我爹不接受？」

「所以，我只好將希望寄託在妳的身上，希望妳能在衡山多住幾天。」

「周伯伯，我也不會接受。」

不遠處的後山中，忽然傳來一聲幽幽長嘆。

周伯伯一怔，道：「會不會是丁玫呢？」

窗外，有人接口嬌笑道：「末學後進丁玫，夤夜造訪，敬請周老前輩，多多包涵。」

話落人現，一身紫色勁裝，綽約多姿的丁玫姑娘已俏立在窗前。

但她的身形才現，一聲清叱，繼之是三點寒星，向她前胸疾射而來。

發動突襲的，當然是馬勝男。

丁玫沒有反擊，也沒硬接，她險中弄險，於危機一髮之間，以一式「鐵橋板」避過那三點「寒星」。

但馬勝男一不作二不休，暗器出手之後，人也跟着穿窗而出，不讓丁玫有挺身而起的機會，寒芒閃處，一式「雪花蓋頂」「壓」將下去，口中並冷笑一聲：「今宵，有我則無妳了。」

「颯」地巨响一聲，丁玫以「鐵橋板」的原姿，貼地平射丈八之外，挺身而起。

馬勝男如影隨形，跟踪而上，展開了一連串的快攻。

丁玫却只守不攻，見招拆招地從容揮洒，一面嬌笑道：「馬姑娘，妳就不能表現一點兒做主人的風度來嗎？」

馬勝男冷笑道：「我這個主人，不接待惡客。」

片刻之間，雙方已交手了三十二招。

馬勝男一直在拚命搶攻，丁玫也依然從容防守，却是一個不勝不敗的僵局。

丁玫又嬌笑一聲道：「馬姑娘，我這個不速之客，固然不是嘉賓，却也絕對不是惡客。」

「少廢話，妳爲何不反擊？」

「因爲，我不是惡客。」

說話之間，馬勝男又攻出了二十六招。

而丁玫却仍然俏立原地，從容揮洒，儘管她採取的是守勢，也儘管馬勝男的攻勢快速而又凌厲，却始終無法越雷池一步。

這時，倚窗觀戰的周侗，清咳一聲，道：「勝男住手！」

周侗的語聲雖然不高，却含着一股無形的威嚴，使得馬勝男不得不聞聲停手，退立一旁。

丁玫却向周侗福了一福，道：「見過周老，並多謝你老替我解圍。」

周侗拈鬚微笑道：「丁姑娘客氣了，老朽老眼未花，妳們兩位眞要放手一搏，要想分出高下，恐非千招以內的事。」

丁玫含笑接道：「這麼說來，我跟馬姑娘就成了『既生瑜，何生亮』的『一時瑜亮』了麼？」

「正是，正是，好一對『一時瑜亮』。」周侗打開大門，擺手做肅客狀，道：「丁姑娘請！」

三人進入客廳，分賓主坐定之後，馬勝男却是一副悻悻神色，悶坐一旁。

丁玫入目之下，笑道：「馬姑娘，我知道妳方才玩得未盡興，放心，妳我之間，遲早會有放手一搏的機會。」

只見馬勝男眉梢一揚，哼道：「隨時奉陪了。」

周侗擺手制止她們雙方說下去，然後目注丁玫正容道：「丁姑娘夤夜光臨，不知有何見教？」

丁玫也神色一正，說道：「『見教』二字擔當不起，晚輩此行，是俗語所說的『拜碼頭』而來的。」

「噢！」

「晚輩長話短說，有關家父跟馬姑娘父女之間的糾紛，周前輩想必已有所聞了吧？」

「是的。」

「家父雖然不當差，不吃糧，但由於當今皇上的知遇之恩，有些事情却是身不由己，也是義不容辭。」

「這些，我了解。」

「關於運送那批多災多難的元廷珠寶，這兒是必經之地。」

「我知道。」

「押運人員，日內即可到達，由於前車可鑑，晚輩笨鳥先飛，負責清除沿途障礙。」

馬勝男插口冷笑道：「妳行嗎？」

周侗又打了一個制止的手式。

丁玫淡淡一笑之後，又道：「這兒與衡山派近在咫尺，衡山派是名門正派，而周前輩不但是衡山派的長老，更是武林中的德高望重的長者。」

「丁姑娘過獎，老朽汗顏。」

「不，晚輩字字由衷，周前輩也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丁玫正容接道：「所以，不論是基於行客拜坐客，或者是基於敬老尊賢的江湖禮數，晚輩都有專程拜訪的必要。」

周侗拈鬚微笑道：「丁姑娘很會說話。」

「周前輩過獎了。」

「我想丁姑娘此行，不完全是爲了盡江湖禮數，拜碼頭吧？」

「是的，不瞞周前輩說，晚輩此行，還另有所懇求而來。」

「好，請講！」

丁玫神色一正，說道：「據晚輩所暗中觀察，目前的周家集中，至少隱藏着三十個以上，武功甚高來歷不明的可疑人物。」

周侗點點頭道：「這些，老朽也已經注意到了。」

丁玫轉向馬勝男道：「馬姑娘，我知道令尊不會死心的，目前，正在暗中調兵遣將，準備伺機反撲。」

馬勝男冷笑了一聲：「妳明白就好了。」

「哦，我更明白，目前，隱藏周家集的那些可疑人物，絕對不是令尊的手下。」

「不是又如何？」

「不是最好，我希望妳馬姑娘也不要插手。」

「那要看姑奶奶我高興不高興了。」

周侗連忙沉聲喝道：「勝男，不可使小性子。」

緊接着，又向丁玫歉笑道：「她是說的氣話，丁姑娘請勿介意。」

丁玫含笑說道：「我知道，也不會介意的。」

周侗注目接問道：「對於那批可疑人物的來歷，丁姑娘的心目中，是否已有個概念？」

「也許！」丁玫沉思着接道：「但其中五個，我已肯定他們的來歷。」

「是哪一方面的？」

「是貴派中弟子。」

「哦！」周侗那張嘴，半晌合不攏來。

其實，也難怪周侗會震驚。須知企圖搶刼皇室財物，那是嚴重得不得了的案子，像衡山派這樣的名門正派的弟子，怎會參與這種要命的勾當呢！

丁玫注目問道：「周前輩不相信？」

周侗苦笑道：「話出丁姑娘口中，老朽想不信也不行。」

丁玫道：「多謝周前輩，這也就是晚輩對周前輩的請求。」

「要老爺子出面，清理門戶？」

「是的。」

「如果眞有本派弟子參與，老朽一定代掌門人出面，清理門戶。」

「多謝周前輩，還有……」

「請講！」

「今宵，晚輩必須在貴派地區內有所行動，謹先向周老前輩報告並請罪。」

周侗爽朗地笑道：「丁姑娘可眞是禮多人不怪呀。」

不等對方接話，又笑問道：「還有沒有什麼需要老朽效勞的地方？」

丁玫含笑起身，道：「不敢有勞周前輩俠駕，對周前輩盛情，謹代表家嚴敬致最衷誠謝意，告辭了！」

襝衽一禮，轉身出門，長身疾射而去了。

三更正。

* * *

悅來客棧一號上房中。

雖然時已深夜，但一號上房中却依然燈火通明，有兩個人在對坐着淺斟低酌。

面東的是一個年約半百，濃眉巨目，長相威猛的黃衣老人，面西的却是一個年約四旬開外的彪形魁梧的漢子。

兩個人一面淺斟低酌，一面喁喁細語，神情却都頗爲愉快。

那黃衣老人忽然若有所憶地眉峯緊皺，沉吟未語。

那彪形大漢訝然問道：「江兄，你是怎麼啦？」

那黃衣老人說道：「那批人，最遲明天午後，就可以到達這兒，我正在想，我們的計劃中，是否有什麼百密一疏的地方？」

那彪形大漢道：「不會吧？咱們至少已經檢討過三次了。」

「話是不錯，但我總覺得，咱們的人手，還似乎稍嫌單薄了一些。」

「江兄，三十多個人，你還嫌少？」

「可是，三十多個人中，眞正的高手，却只有十一個，還包括衡山派的五個在內。」

「咱們還有斷魂崖的天險可恃，在那兒，咱們一個人可以當一百個人使用，他們的身手再高，也會英雄無用武之地。」

「天險並不絕對可恃，你忘了馬嘯天那批人在桂林之事，前車可鑑呀。」

「我沒忘記，但咱們可不是馬嘯天，何況，咱們還有羅刹國買回來的霸道火器。」

「對！」那黃衣老人點首，說道：「嚴格說起來，這才是咱們最可靠的實力。」

那彪形大漢道：「是呀！不論他們的身手有多麼高明，終歸是血肉之軀，而血肉之軀，是絕對不能跟火器抗衡的。」

門外有人低聲說道：「啓稟江爺，衡山派的周侗大俠派來人捎口信說，他門下的五個弟子，已經被他叫回去了。」

那黃衣老人臉色大變，應道：「知道了。」

那彪形大漢哼了一聲道：「叫回去也就算了，那五個，有他們不多，沒他們不少。」

那黃衣老人苦笑道：「說是不錯，但這畢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門外忽然傳來一聲嬌笑道：「很抱歉，江爺，還有教你更不愉快的消息呢！」

語聲中，房門「呀」然而啓，俏丁玫橫劍當門而立，笑意盎然。

室內的二人同時起立，也同時臉色大變地同聲叱問：「妳是誰？」

丁玫嬌笑道：「連我是誰都不知道，也配動那批元廷珠寶的歪念頭？」

那黃衣老人「哦」了一聲，道：「妳是『紫丁香』丁玫？」

丁玫披唇一哂，笑道：「雖然是後知後覺，反應却也並不怎麼遲鈍。」

那黃衣老人不理會她的出言嘲弄，只是注目的問道：「妳說，還有那些不愉快的消息？」

丁玫徐徐地說道：「你們之中，夠得上稱爲高手的，只有十一個人，除了已經被周大俠調回去的五個衡山派弟子之外，只剩下六個，不，應該說，現在，只剩下你們兩個頭頭了。」

那黃衣老人臉色一變，道：「此話怎講？」

「當然是被擺平了呀！」

「是妳幹的？」

「是不是我幹的，已經是無關重要了，是不是？」

那黃衣老人默然無語。

丁玫又道：「還有，你們那由羅刹國買回來的那批霸道火器，姑奶奶我已經全部笑納了。」

話鋒略爲一頓，又道：「請問二位大爺，對你們來說，這些，是不是更不愉快的消息？」

這，對室內的兩個人來說，又豈止是「不愉快」而已。

如果說，他們兩個氣得快要昏倒了，也絕對不算誇張。

房中兩個人，都沒有答話。

對於兩個被氣得快要昏倒的人來說，一時之間答不上話來，當然也算是很正常的事。

丁玫好像自言自語似地，輕輕一嘆，道：「這一批珠寶的誘惑力，實在太大了，這一路下來，還不知有多少亡命之徒前來送死！」

美目在對方兩人身上一掃，俏臉一沉，道：「江彪、古永春你們兩人是橫行湘、川、黔三省獨行大盜，在南七省中，也都算是小有名氣的人物。」

像這樣的人物，還只能算是「小有名氣」。

這語氣，有多狂！

但江彪、古永春二人都沒被激怒，也沒有接話。

丁玫又道：「我爲什麼要說這些，你們倆知不知道？」

江彪終於開口了，但却祇是五個簡短的一句：「老夫沒興趣！」

古永春却邪笑道：「老子倒有興趣，收妳作爲壓寨夫人。」

丁玫聽如未聞地道：「不管你們兩人有沒有興趣聽，我都必須加以說明。」

話鋒一頓，又娓娓地接着道

：「由於我預計此行有太多的亡命之徒前來送死，也由於你們兩人在南七省中小有名氣，所以，我必須向你們兩人借一樣東西。」

江彪截口冷笑道：「是要借咱們倆的項上人頭麼？」

丁玫含笑點頭道：「對對對，現在，你好像忽然聰明了起來。」

古永春也冷笑道：「咱們的人頭是現成的，只怕妳就沒這個本事來取。」

「試試看。」丁玫含笑接着說道：「如果能由你們兩個的人頭，收到了『殺鷄儆猴』的效果，使我減少殺孽，也等於是間接替你們兩個人建立了功德，消滅罪孽，是不是？」

江彪、古永春二人都沒接話。

却雙雙亮起兵刃，一個使刀，一個使鐵尺，雙雙怒吼一聲，向丁玫疾撲過來。

「來得好！」

俏丁玫嬌笑聲中，只見寒芒連閃，江彪、古永春二人的身形才接近門口，人頭已經落地，那無頭屍體，也被丁玫雙足齊飛，踢回室內去。

血雨腥風，「唏啦嘩哩」聲中，俏丁玫苦笑道：「眞差勁！」

她背後傳出一聲輕笑道：「大妹子，不是這兩個太差勁，是妳這位對手太高明了。」

接口的是宋玲玲。

此刻宋玲玲是本來面目，一身大紅勁裝，肩插長劍，腦後長辮及臀，既俏麗，又有英氣。

丁玫給她一個嫵媚的嬌嗔，道：「杜大嫂，妳也尋我開心？」

宋玲玲嫣然一笑道：「我有幾個腦袋，敢尋妳這位女煞星的開心。」

丁玫也嫣然一笑，說道：「諒妳也不敢。」

宋玲玲道：「我的姑奶奶，現在，該說正經事了。」

「好，請講！」

「目前這批殺胚雖然都已解決，可是，却未免美中不足。」

「妳說得對，是還沒有查出他們的來歷嗎？」

「是的。而且，我敢斷定，這一批人的幕後，一定還有强而有力的主持人。」

「我同意，我也認爲，這並不重要，那個主持人，遲早會現出原形來的。」

「還有，馬勝男雖然在這兒出現過，但她那老子馬嘯天，却一直沒有出現過，也沒有什麼動靜。」

「我還是那句話，馬嘯天遲早會來，他絕對不會善罷甘休的。」

「而且，馬嘯天出現得越遲，他的陰謀也必然越狠、越毒。」

「這是必然的。」丁玫沉思着道：「今夜，我們隨時隨地多加小心就是，杜大嫂，目前，我最擔心的還是紅娘子。」

宋玲玲截口接道：「是是是，紅娘子走在我們前頭，如今，却一點兒消息都沒有。」

丁玫道：「馬嘯天是不會放過她的，我擔心，紅娘子之所以沒有消息，是不是遭了馬嘯天的毒手？」

宋玲玲道：「紅娘子雖然不是馬嘯天的敵手，但他們之間，淵源不淺，她對馬嘯天知之甚深，打不過，逃總逃得了。」

「話是不錯。」丁玫苦笑道：「但妳別忘了，馬嘯天有『千面神魔』之稱，可以化身千萬，當他存心要暗算你時，可以說是防不勝防的。」

宋玲玲也苦笑道：「這麼說來，今後，我們也得格外當心才是。」

丁玫黛眉雙挑，欲言又止。

這時，外面有人揚聲說道：「啓稟杜夫人，有人捎口信來。」

宋玲玲接問道：「是什麼口信？」

「那人說，紅娘子已被劫持，如果想救人，請於明晨日出時分，去祝融峯捨身岩前，過時不候。」

外面的人說得又急又快。

宋玲玲冷笑道：「我知道了。」

情況很明顯，不論紅娘子是被誰所劫持，都是一項陰謀，也是一個陷阱，宋玲玲會不會去赴約呢？

* * *

南嶽衡山爲五嶽之一，有七十二峯，以衡陽之迴雁峯爲首，長沙之嶽麓峯爲尾，蜿蜒於湘、贛二江之間，周圍廣達八百餘里。

五嶽中，以衡山最低，但由於衡山有江水陪襯，雲氣特重，山上氣象變幻無常，故山勢雖低，但其秀麗却爲五嶽之冠。

祝融峯爲衡山羣峯之一，峯頂有赤帝祠，供奉金面火神。

赤帝祠後巨岩突出，峭壁孤懸，深不見底，即爲捨身岩。

* * *

山風怒吼，夜濃如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時間。

這時候捨身岩前，不可能有什麼遊客。

也幸虧這時候的捨身岩前沒甚麼遊客。不然，不被嚇得尖叫才怪呢。因爲，沉沉夜色中，捨身岩前正出現一幅驚險萬狀的畫面。

一根細長的竹竿。

竹竿以內家眞力插入岩石中，尖端伸懸岩外，就像一根釣魚的釣竿。

但這根「釣竿」釣的不是魚，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也就是艷名遠

播的武林蕩婦紅娘子。

紅娘子被雙手反綁，吊在一根「釣竿」上，那根「釣竿」好像不勝負荷地向下彎成一道弧綫，紅娘子這條「大魚」就在下臨深不見底的絕谷之上空，隨着强勁之山風的吹拂而晃動着。

其實，紅娘子不是被釣上的魚，而是釣魚的「魚餌」，「乾坤雙煞」杜介夫、宋玲玲夫婦，和「紫丁香」丁玫，才是「漁翁」心目中的大魚。

「漁翁」是什麼人？

杜介夫、宋玲玲夫婦和丁玫三人，會不會前來上釣？

紅娘子是一名譽不好的武林蕩婦，她的生死，跟俠義中人不相干。

而且，紅娘子也跟杜介夫等人談不上什麼交情。

但紅娘子已經改邪歸正，不久之前在桂林還爲杜介夫等羣俠建過一次大功。

所以，杜介夫等羣俠絕對不可能不過問紅娘子的生死，而一定會來「上釣」的。

杜介夫等人眞的前來「上釣」了。

不過，前來「上釣」的只有杜介夫、宋玲玲夫婦，沒見丁玫。

由於對方限定必須於日出之前趕到捨身岩，所以，杜介夫、宋玲玲夫婦不得不加快脚程急趕。現在，祝融峯頂的赤帝祠已經遙遙在望，估計一下，日出之前趕到捨身岩，時間是足夠的了。

杜介夫暗中如釋重負地輕吁了一口氣，邊走邊向宋玲玲笑問道：「玲玲，咱們這一路行來，都毫無阻礙，這是爲什麼呢？」

宋玲玲嬌笑道：「你這位大爺，好難伺候哦！」

杜介夫爲之一愕，忙問道：「此話怎講？」

宋玲玲嬌笑如故道：「人家毫無阻礙，讓你儘快地掉入陷阱中，你不滿意，難道要讓你一路殺將上來，殺得精疲力竭才過癮了。」

杜介夫啞然失笑，沒接話。

宋玲玲又含笑接道：「喲，你看，現在，人家不是已經有所表示了嗎？」

宋玲玲口中的「有所表示」，是五丈外登山小徑旁的一株巨松樹幹，被削掉一大塊樹皮，用木炭在樹幹上寫了十個海碗大的字。

黃泉無客棧，今夜宿誰家？

杜介夫入目之下，朗聲笑道：「鼠輩，待會，我杜某人一定成全你先去黃泉開一家客棧，獨門生意，保證日進斗金。」

沒有人接話，只有羣峯回聲，連綿不絕。

宋玲玲抿嘴微笑道：「留點精神吧，前頭可能有別的花樣！」

杜介夫道：「不是『可能』，而是『必然』會有花樣。」

不錯，前行約莫五里處的山徑旁，一幅巨大的白幡正迎風招展着。

白幡上，頂端是一幅骷髏頭圖案，下面却是八個斗大的佑軍狂草：「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杜介夫夫婦當然不會「回頭」。

名震江湖的「乾坤雙煞」如果被一幅白幡嚇倒，得走回頭路，這豈非是天大的笑話！

夫婦倆繼續前行，宋玲玲便邊走邊笑道：「這樣的花樣，實在不夠新鮮，更不夠刺激。」

杜介夫漫應道：「玲玲，別低估敵人，夠刺激的一定還在後頭。」

宋玲玲截口嬌笑道：「是的，但不是在後頭，是在前頭。」

行前約莫箭遠處，是一條祇能容一個人通過的隘道，一邊是峭壁插天，一邊是下臨百丈深淵，其形勢之險，眞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氣勢。

由於夜濃如墨，距離又在箭遠以上，即使是夜視能力再好的武林高手，也不容易看清楚那隘道前的情況，但杜介夫夫婦二人是由下向上仰望，憑着夜空背景襯托，却可以看到一個衣袂飄飛的人影，正在當道而立。

杜介夫目光一掠之下，唔了一聲，道：「這才有點意思。」

宋玲玲道：「通過這一關，就可以到達捨身岩了。」

杜介夫道：「到時候，也該是日出的時刻了。」

憑杜介夫夫婦的脚程，箭遠距離，片刻之間就已經到了那隘道口。

但遠出他們意外的是，那是當道而立的人，竟然是衡山派的俗家長老周侗。

周侗是名門正派的長老，怎會劫持紅娘子，跟俠義道作對呢？

因此，杜介夫夫婦入目之下，當場爲之楞住了。

但周侗却毫無敵意地捋鬚微笑道：「賢伉儷想必是名震江湖的『乾坤雙煞』杜大俠夫婦了。」

周侗的語氣中，也顯然地沒含一絲兒敵意。

杜介夫夫婦更爲大惑不解，眉峯微皺，一時之間，接不上腔。

杜介夫夫婦一時之間，接不上話的同時，却又有了新的發現。

原來在周侗的脚下，還陳着兩具屍體。

那兩具屍體下半身已在隘道邊，只要輕輕一撥，就可以掉到深淵之中去了。

這一新的發現，使杜介夫夫婦

恍然大悟，杜介夫含笑答道：「周前輩過譽，在下正是杜介夫與拙荊宋玲玲。」

宋玲玲也接口道：「多謝周前輩，幫了愚夫婦一次大忙。」

原來杜介夫、宋玲玲夫婦夜視力特强，這片刻之間，已察覺到周侗站立之處的週圍，草木一片枯黃，那顯然是由於某種劇毒所造成的。

須知杜介夫夫婦功力精湛，江湖閱歷也很豐富，等閒人物以及一般的毒藥都不足對他們構成威脅，但像目前這種連周圍草木都變成一片枯黃的劇烈劇毒，不由他們不感到由心底裡直冒出寒意。

所以宋玲玲說周侗幫了他們夫婦一個大忙，可的確是由衷之言。

周侗苦笑着一嘆，道：「老朽的確是幫了賢夫婦一個大忙，說來慚愧，老朽之所以幫賢夫婦一個大忙，嚴格來說，也是爲了我自己。」

杜介夫夫婦含笑「噢」了一聲。

周侗又道：「因爲，老朽有求於賢夫婦，所以，不得不事先聊効棉薄。」

杜介夫道：「周前輩言重了，周前輩武林耆宿，德高望重，如有所命，我們夫婦義不容辭，而且，介夫也深信，周前輩所命，一定是不悖人情，不背天理，不違國法的事。」

宋玲玲也含笑接道：「只要是不悖人情，不背天理，不違國法的事，愚夫婦絕對樂於爲周前輩効勞。」

周侗苦笑如故地道：「賢夫婦過譽之言，使老朽深感汗顏，因爲，老朽所求，雖然是情理中事，但却算得上是有違國法。」

杜介夫一怔道：「周前輩所命，莫非跟馬嘯天有關？」

「不是，但那個人，目前正與賢夫婦爲敵。」

「周前輩之意是……」

「老朽之意是，賢夫婦一跟那個人狹路相逢時，請手下留情，暫時放她一馬，請注意，老朽說的是『暫時』。」

「然後呢？」

「然後，」周侗苦笑一嘆道：「目前，老朽自己還不知道。」

杜介夫也苦笑道：「那個人是周前輩的什麼人？」

周侗道：「那個人可能跟老朽有最密切的淵源，但目前還沒法證實，所以，老朽只是請求賢夫婦碰上她時，暫時放她一馬，如果以後證實她是一個跟老朽毫無關係淵源的人，則不但賢夫婦可以公事公辦，老朽也當在暗中相助一臂之力。」

杜介夫道：「這是說，如果以後證實那個人跟周前輩是很有淵源的人，就必須永久放他一馬？」

「是的，這也是老朽深感慚愧的原因。」

「那個人，目前也正在計劃截劫這批元廷珠寶？」

「是的。」

「是馬嘯天的同夥？」

「不是。」

「那麼，是另一批人？他是目前正劫持紅娘子的人？」

周侗有點含糊地道：「很可能。」

杜介夫問道：「那個人姓甚名誰？」

周侗苦笑道：「這個……請老弟暫時不要過問。」

「周前輩好像有什麼難言之隱？」

周侗苦笑無語。

「苦笑無語」就是等於默認，的確是有「難言之隱」。

杜介夫也苦笑道：「那麼，這個人是男是女，有多大年紀，這總該可以透露一點吧？」

周侗沉思着道：「這個人是女的，年紀很輕，但武功很高，很可能跟馬嘯天在伯仲之間。」

接着，又歉笑道：「目前，老朽只能透露這些，今後，如有進一步的消息，老朽隨時可以奉告，而且，也將竭盡所能，在暗中保護賢夫婦的安全。」

「多謝周前輩。」

「不用謝，憑『乾坤雙煞』的超絕身手，要老朽來暗中保護，聽來好像笑話，但俗語說得好，明槍易擋，暗箭難防，就像方才這兩個施毒的鼠輩一樣，哦！對了，賢夫婦可能還不知道，這兩個鼠輩的來歷吧？」

杜介夫苦笑了一下，道：「是的。」

周侗道：「貴州雲霧山有一個擅長用毒的老怪物，賢夫婦有耳聞過？」

杜介夫一怔，道：「周前輩說的，就是那自號『百毒天王』的百里風？」

「是的，這兩個鼠輩，就是百里風的門下。」

「如果連那個老毒物也淌這趟渾水，問題可更加嚴重了。」

「據老朽所知，到目前爲止，百里風那老毒物本人，尚未進入中土。」

宋玲玲插口嬌笑道：「有周前輩這樣祛毒高人在，即使百里風那毒物已經進入中土，愚夫婦亦大可放心。」

周侗尷尬一笑，道：「大妹子，請莫抬舉我，今宵，老朽之所以能解決這兩個鼠輩，可並不是由於老朽有什麼祛毒本領，而完全是

因人成事。」

杜介夫訝問道：「此話怎麼講？」

周侗道：「事情是這樣的，約莫是五年之前，老朽於雲貴邊區的苗疆，無意中於虎口下救了一個採藥的老人，事後，他送我一瓶能解百毒的藥丸，他說：此藥丸不但能解百毒，如預服一粒，十天之內，都有袪毒的功能。」

接着，他淡淡一笑，道：「事情就是這麼的簡單。」

說完，他探懷取出兩隻小巧的玉瓶，道：「這較大的玉瓶，就是那無名老人送給我的解毒丸，較小的玉瓶是由這兩個鼠輩身上所搜出來的解藥之一，這些，老朽我都留了一半下來了，現在，這兩個玉瓶都送與賢夫婦，以備不時之需。」

說着，雙手向杜介夫遞了過去。

杜介夫微微一愣，才伸雙手接過，道：「長老賜，不敢辭，但如此厚賜，眞使介夫夫婦受之有愧。」

「却之不恭啊！老弟台。」周侗呵呵一笑道：「俗語說得好，寶劍贈烈士，紅粉贈佳人，這兩瓶解藥送與『乾坤雙煞』，不也正是恰如其份嗎，哈哈……」

忽然由峯頂傳來一聲冷笑，打斷了他的笑聲，說道：「死到臨頭，還把肉麻當有趣。」語聲蒼勁，而且中氣充沛，一如周侗方才的敞笑，震得宿鳥驚飛，羣峯迴响不絕。

周侗也揚聲冷笑道：「老夫高興，你管得着麼？」

那蒼勁的語音：「你不是杜介夫，你是誰？」

周侗道：「你也不是那三綹梳頭，兩截穿衣的丫頭片子，是不是？至於老夫是誰，你自己下來看看，不就知道了嗎？」

那蒼勁的語聲道：「朋友，馬上就要日出了，難道你不顧慮紅娘子的生死？」

「這是說，你是爲了怕躭擱時間，影响了紅娘子的安全，才不下來？」

「是哦！」

「眞想不到，像你這樣的人，居然還有一副菩薩心腸。」

「好說，好說。」

周侗霍的喝道：「匹夫聽着，只要你有這樣的狗膽，你儘管『撕票』就是。」

那蒼勁語聲冷笑道：「如果日出之前，『乾坤雙煞』不來，我就會『撕票』。」

杜介夫揚聲說道：「朋友，請稍安毋躁，杜介夫夫婦馬上就來。」

那蒼勁的聲音道：「好吧！在下恭候俠駕啦！」

杜介夫壓低語音，向周侗說道：「周前輩，介夫夫婦要走了。」

周侗點點頭道：「好，爲防萬一，賢夫婦最好先行服下一粒藥丸。」

「多謝周前輩提醒。」杜介夫夫婦各自服下一粒藥丸之後，杜介夫又注目問道：「周前輩是否知道峯頂上那個人是誰？」

「不知道，但老朽能斷定那個人不是劫持紅娘子的正主兒。」

「噢！」

「老朽也膽敢斷定，紅娘子絕對沒有生命危險。」

「由於周前輩的這兩個『斷定』，足以證明周前輩心中還有某些秘密不會說出來。」

「是的，但目前，老朽不便說，因爲，對於老朽方才那不情之請，還有某些疑點不會查明。」

杜介夫夫婦都沒答腔。

周侗輕輕一嘆道：「目前，老朽的心情很矛盾，既希望那個人是老朽所想像中的人，也希望她不是。」

一頓話峯，又苦笑接道：「現在老朽才眞正體會到『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的滋味了，希望賢夫婦不要見笑。」

「介夫夫婦怎敢。」杜介夫正容說道：「 愚夫婦雖然沒法猜測周前輩心中的秘密，却能斷定周晚輩是古道熱腸的性情中人，因此，愚夫婦欽敬尚不及，又豈有見笑之理。」

周侗苦笑道：「老弟台，雖然你是言出由衷，但對老朽而言，却有越描越黑之感，再說下去，老朽更加無地自容了，咱們暫別過，請莫忘了老朽方才那不情之請！」

杜介夫正容接道：「不會忘記的，介夫已經牢記在心中了。」

「多謝老弟台，還有……」周侗忽然改以傳音入密的功夫，不知道說了些什麼。

只見杜介夫精目中異彩一閃，道：「周前輩盛情，介夫先謝了。」

周侗苦笑道：「不用謝，老朽不過是提醒賢夫婦一聲，而且，所提供的也不一定準確，好了，賢夫婦請吧！」

別過了周侗後，杜介夫夫婦繼續前行，宋玲玲邊走邊笑，問道：「方才周前輩提供一些什麼秘密？」

杜介夫道：「也許……」下面的話，他也是以傳音入密功夫說的。

宋玲玲一怔，道：「有這種事？」

杜介夫道：「這也是很常見的事哦，儘管周前輩還不敢確定，但，我們還是寧可信其有的好。」

「不錯，待會兒由我來對付他。」

「玲玲，妳認爲妳比我行？」

「我雖然不比你行，但是……我身上有……」

她一笑住口，杜介夫含笑接道：「好，依妳就是。」

「這才乖。」宋玲玲嫣然一笑，道：「介夫，看情形，周晚輩方才那『不情之請』，很可能跟……」

一聲朗笑聲打斷了她的話，道：「二位終於來了。」

原來，他們於不自覺間，已登上了捨身岩前。

捨身岩前一切依然。

山風既勁且疾。

紅娘子吊在絕岩上空晃盪着。

夜濃如墨，但東方天際已現出一抹魚肚白色。

所不同的是，捨身岩的石欄前，多出了兩個年逾半百的黃衫老人。

兩個黃衫老人一胖一瘦，都是身材高大，一臉絡腮鬍，也都手持一支長達四尺以上的巨形長劍。

說話的，是站在左邊那個較胖的黃衫老人。

杜介夫淡淡一笑道：「我想，現在來，還不算晚。」

那較胖的黃衫老人道：「可也不能再晚了，太陽馬上就要出來了。」

「我知道。」杜介夫臉色一沉，道：「杜某此行，是踐約於日出之前來救人，現在，杜某夫婦已準時到達，有什麼鬼蜮技倆，可以施展出來了。」

那較胖的黃衫老人道：「沒有什麼鬼蜮技倆，人就吊在那兒，只要將吊竿提起來就行了。」

那較瘦的黃衫老人道：「可是，老夫不能不提醒你，此情此景之下，即使一個普通庸手，也只要一把飛刀，就可以殺死紅娘子，或者讓她掉落深不見底的絕澗中。」

那較胖的黃衫老人道：「所以，看似簡單，做起來可實在不容易。」

那較瘦的黃衫老人道：「何況，還得先行通過我們兩位老人家這一關。」

杜介夫截口冷笑道：「你們兩個說完了沒有？」

那較胖的黃衫老人道：「本來還沒有說完，不過，既然你不愛聽，那就算了。」

杜介夫再度截口沉叱道：「那麼，你們兩個都給我閃開！」

「閃開！」那較胖黃衫老人呵呵大笑道：「你以爲咱們兩個老人家是在這兒乘涼嗎？」

杜介夫冷笑道：「我提醒你們，『乾坤雙煞』出手之下絕無活口。」

那較胖黃衫老人道：「咱們兩位老人家可不是被人嚇大的，更不是草紮紙糊的，你儘管出手吧！」

杜介夫精目煞光一閃，冷笑道：「既然自己要找死，可怨不了誰，接招。」

寒芒閃處，一式「分花拂柳」同時攻向對方兩人，並沉聲喝道：「玲玲，小心救人！」

「得令……」

「得令」聲中，人已繞過激戰處欺向石欄前去。

由於兩個黃衫老人被杜介夫纏住，沒法分身阻撓，因而宋玲玲可說很輕易地到達石欄之前，並向紅娘子嬌聲說道：「紅娘子，妳沒受傷吧？」

紅娘子含含糊糊地呻吟了一聲，道：「我……我沒有受傷，只是……功力被封閉了。」

宋玲玲道：「那不要緊，我馬上救妳上來。」

說話間，右手持劍，左手握住那一支「釣竿」，猛地向上一揚。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就當宋玲玲像釣者釣上一尾大魚將釣竿猛然一提的同時，三道寒芒也同時發動。

三道寒芒都發自石欄外側的懸岩下。

很顯然，石欄外側的懸岩下，預先埋伏了身手很高的狙擊手。

那三道寒芒，一道射向「釣」着的紅娘子的「釣絲」，另兩道則穿透石欄的空隙，射向宋玲玲的雙足。

一聲驚呼——「釣」住紅娘子的「釣絲」被斬斷。

宋玲玲怒叱一聲：「鼠輩找死！」

右手長劍一沉，撩向石欄外側，左手同時以「大接引神功」向身形陡地下墜的紅娘子猛然凌空一抓，並往回一收。

就像變戲法，只見宋玲玲的長劍冒出長達三尺以外的炁芒，那麼「一撩」之間，石欄外側立即傳出兩聲慘叫，拉着長長的尾音，墜向深不可測的絕澗之中。

她的右手一招殺敵，而左手也同時建功。

只見紅娘子下墜的身形，在宋玲玲那「大接引神功」之下，就像被一根無形繩索拉住似的，陡地上昇，一直向宋玲玲身邊飛投過來。

這些，說來雖然嫌冗長，但實際上，却是宋玲玲着手解了紅娘子的剎那間所發生的事。

對方安排的陰謀，狠毒得固然是無以復加，但宋玲玲的功力之精湛，與反應之快速，也令人嘆爲觀止。

這剎那間的驚險，刺激，謂之爲驚心動魄，目不暇給，那可是絕對不算誇張的。

當紅娘子的嬌軀向宋玲玲飛投

過來之間，宋玲玲嬌笑一聲道：「紅娘子，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話聲未落，紅娘子已瀉落她身前，並以一枚雪亮的匕首抵住了她的左胸，沉喝一聲：「住手！」

誰會想到，紅娘子竟然以怨報德，反而出人不意，以匕首挾持救她脫險的宋玲玲哩！

紅娘子口中的「住手」，自然是向杜介夫說的。

因爲，儘管那兩個黃衫老人身手不弱，但在杜介夫這位超級高手之下，才十來個照面，已經是險象橫生。

所以，紅娘子才不得不以匕首挾持宋玲玲，以圖挽救兩個黃衫老人的性命。

但她不叫「住手」還好，這一叫之下，反而加速了兩個黃衫老人的死亡。

只聽得兩聲慘叫同時發出，兩個黃衫老人同時倒斃當場。

兩個黃衫老人都不是死於杜介夫的劍下，而是死於嵌入眉心上的一支銀質竹葉鏢。

紅娘子怒聲道：「杜介夫，你不要你的老婆了？」

紅娘子語聲凄厲，襯托上她那披散開來遮住了整個臉部的長髮，有如一個厲鬼。

杜介夫含笑反問道：「誰說的？」

紅娘子道：「既然還要你的老婆，爲什麼不聽話？」

「我爲什麼要聽妳的話？」

「你以爲我不敢殺你的老婆？」

「不是不敢，是諒妳也殺不了。」

宋玲玲忽然插口「哦」道：「妳……妳不是紅娘子。」

那女人冷笑道：「我本來就不是紅娘子。」

話聲中，猛一擺頭，將覆面的長髮甩向腦後，現出一張約莫二十三四歲的姣好面龐。

果然不是紅娘子。

那女人雖然不是紅娘子，但身材跟紅娘子不相上下，面孔也跟紅娘子有七成相似，嚴格說來，她的美艷，比紅娘子還要强過一籌。

杜介夫淡淡地一笑道：「雖然不是紅娘子，却比紅娘子還要漂亮嘛。」

杜介夫夠絕，自己老婆被人家以匕首挾持住，他居然一點也不在乎。

他不但一點也不在乎，而且，還有心情吃對方的豆腐。

當然，宋玲玲的鎮定功夫，跟她的夫婿比起來，也夠得上稱爲無獨有偶。

那女人俏臉一沉，道：「少廢話，快點答我所問。」

杜介夫笑了笑道：「妳不曾問過什麼呀？」

「好，我再說一遍，你還要不要你的老婆？」

「要又如何？不要又如何？」

「要嘛，乖乖的丢下兵刃，雙手抱頭，背向我，退後三步，再讓我制住你的穴道。」

「妳眞想得好一廂情願。」

「別說廢話！」

「好，說下去。」

「如果不要，那很簡單，只要我手中的匕首一使勁，你這位綺年玉貌的夫人，立刻就會香消玉殞，濺血橫屍當場。」

「妳狠得下心辣手摧花？」

那女人一個字一個字地沉聲說道：「杜介夫，我限定你由一數到十的時間內給我答覆，否則，哼……」

繼一聲冷哼之後，立即以不徐不疾的速度，數將起來：「一……二……三……」

現場中的氣氛，好像忽然地凝結住了。

* * *

一輪紅日，由地平綫上昇起。

由祝融峯頂觀日出，是夠壯觀，夠瑰麗的。

但目前這三位，卻是誰也不會注意這人生難得一見的日出美景。

初昇的朝陽照射下，宋玲玲顯得一派安詳，好像那支雪亮的匕首不是抵在她的左胸上。

杜介夫更是臉含微笑地滿不在乎。

那女人則木無表情地繼續數着：「四……五……六……」

杜介夫忽然插口道：「且慢！」

那女人冷然目注地道：「你開竅了？」

杜介夫聳肩一笑道：「還沒有。」

「那你爲何叫『且慢』？」

「因爲，有些話，我必須問個明白才行。」

「好，你問吧！」

「妳這個人，還有沒有良心？」

那女人一怔，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杜介夫漫應道：「我的意思是，拙荊將妳由死神手中搶救回來，妳却反而要她的命，如果妳也有一點良心的話，妳能安心嗎？」

「哦……原來你說的是這個。」

那女人含笑接道：「杜介夫，看來，你的腦子裝的是豆腐渣哩！」

「此話怎講？」

「杜介夫，你想一想，如果你是我的後台老闆，方才，你會讓我那麼掉下去嗎？」

「這是說，方才，即使拙荊不救妳，妳也死不了？」

「當然。」

「這麼說來，妳的確是不須要有什麼『良心不安』的了。」

「你明白就好了。」

「妳那位後台老闆，神機妙算，設計得無懈可擊，顯然是一位胸羅萬有的高人了。」

「那還用你說。」

「我有沒有這份榮幸，知道妳那位後台老闆的尊姓大名？」

「有的，但你必須先接受我方才所提出的條件才行。」

杜介夫歉笑道：「很抱歉，我還沒有決定。」

「你還有工夫考慮。」那女人又不快也不慢地數了起來：「七……八……」

也就在這當兒，紅娘子忽然像幽靈似地冒了出來。

紅娘子是在那女人的左後方約莫五丈處出現的。

這也就是說，那個女的並未看見紅娘子。

那女的沒有看見紅娘子，但杜介夫夫婦却是面對紅娘子的出現方向，所以，紅娘子一出現，杜介夫夫婦已經看到了。

但紅娘子不容杜介夫夫婦倆有所表示，立即打了一個噤聲的手勢，而且，身形疾如魔鬼，一晃而前，寒芒一閃，長劍已自那女人的右後側刺入，劍尖直透過左胸而出。

那女人繼一聲慘叫之後，抵住宋玲玲左胸的匕首「噹」地一聲掉落地面，那失神的目光盯住紅娘子，道：「妳……妳……好……」話沒說完，人已經斷了氣。

人雖然斷了氣，但眼睛却仍然睜得大大地，顯然是「死不瞑目」。

至於她臨死前說的：「妳……妳……好……」是什麼意思，也就沒人能猜想得出了。

紅娘子冷哼一聲，拔劍抬腿，一腳將那女人的屍體踢向捨身岩下。

杜介夫呵呵一笑道：「紅娘子殺紅娘子，妙極了，妙極了。」

紅娘子苦笑一嘆道：「杜大俠，你能笑，我可笑不出來了。」

杜介夫笑問道：「爲什麼妳會笑不出來？」

「杜大俠，請想想看，如果有人冒充你的身份去陷害別人，你還能夠笑得出來嗎？」

「說的也是。」

「不瞞賢夫婦說，當我獲知有人冒充我的身份，要陷害二位的消息時，眞是急得不得了。」

宋玲玲插口嬌笑道：「多謝大妹子，這麼關心愚夫婦的安全。」

紅娘子也嬌笑道：「杜夫人，套句拉近乎的話，該叫大妹子的是我啦。」

「是嗎？」

「論年紀，我至少比賢夫婦要大上十歲。」

「可是，我一點也看不出來。」

「事實上，我今年已是三十五。」

「啊……」

三十五歲的女人，外表仍然有如花信年華的少婦，紅娘子眞不愧爲天生尤物。

杜介夫夫婦兩人四目都在紅娘子的嬌軀上滴溜溜地轉了起來，杜介夫含笑說道：「這麼說來，我們都該叫妳紅姊姊才對了。」

紅娘子抿唇媚笑道：「既然承賢夫婦折節下交，我這個紅姊姊是當定了。從現在起，我叫你們『大妹子』、『杜兄弟』吧！」

宋玲玲也含笑接道：「紅姊姊方才關心我的安危，急得『不得了』，妳可知道，我們對於妳的安危，也同樣急得不得了哩。」

紅娘子訝問道：「我有什麼事情，値得妳們急得不得了的？」

宋玲玲道：「因爲，最近一直沒有妳的消息。」

杜介夫補充的道：「妳是咱們這個護寶行列的先鋒，又招惹上了馬嘯天這樣强的强敵，這一杳無音訊，教我們怎能不急？」

「謝謝杜兄弟和大妹子的關心。」紅娘子忽有所憶地道：「對了，方才我由於心急救人，一下子殺了那個女的，好像太過急躁了一點。」

宋玲玲笑問道：「紅姊姊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紅娘子道：「當殺了那女的之後，看到你們那一副鎭定的神色的情形，好像是妳大妹子根本就不會受制。」

宋玲玲道：「紅姊姊說對了，事實上，我身上穿有不畏刀劍的寶衣。」

「寶衣？難道有兩件？」

「妳是說，前次在桂林時，紫丁香身上穿有不畏兵刃的寶衣？」

「是的。」

「那是同一件寶衣，當時，是我臨時借給紫丁香穿的。」

「噢！」

紅娘子的櫻桃小嘴張得大大地，半晌合不攏來。

宋玲玲又笑道：「所以，嚴格說來，方才妳殺了那女的，的確是太過急躁了一點，因爲……因爲……我們還沒有問明她的來歷。」

紅娘子訕然一笑道：「這個……眞是抱歉得很。」

杜介夫截口接道：「紅姊姊也毋須抱歉，我們知道紅姊姊之所以急躁，是心急救人，也是爲我們好。」

宋玲玲也附和着嬌笑道：「何況，方才妳在情急之下，也沒有工

夫了解現場的情況。」

紅娘子慰然一笑道：「多謝二位這樣的體諒我，不過，關於沒問那女人的來歷這一點，我紅姊姊倒是可以効勞。」

杜介夫夫婦雙目爲之一亮，宋玲玲並接問道：「眞的？」

「當然是眞的，而且，還跟我這些日子來的杳無音訊大有關連。」紅娘子輕輕一嘆，道：「不過，說來可就話長了。」

杜介夫道：「長話短說吧，先告訴我們，那女的是什麼來歷？」

紅娘子說道：「目前還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今天晚上應該可以揭開這個謎底了。」

「今天晚上？」

「是的，我已經跟他們訂好今晚踐約的約會。」

「地點呢？」

「就在祝融峯旁的鷹愁澗內。」

她話鋒一頓，又道：「對了，我們的主力人馬，幾時才能到達周家集？」

杜介夫皺眉接道：「最快也要明天午後，也可能明天傍晚。」

紅娘子道：「這倒好，今晚，咱們可以不必分心，全力赴約。」

杜介夫接問道：「紅姊姊，那跟妳訂約的人，是不是馬嘯天的同件？」

紅娘子道：「這一點，我敢肯定不是，而且，我心中已經有個概念，不過，在沒有證實之前，還是不說的好。」

「這是說，對於那批人的來歷，妳心中已經有了個腹稿？」

「是的。」

「那麼，妳何妨將妳的猜想說出來，大家參詳一下。」

宋玲玲也插口嬌笑道：「是呀，俗語說得好，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也許咱們大家參詳一番之後，就能肯定那是一批什麼東西了。」

「也好。」紅娘子沉思了一陣接着道：「不過，我想，還是將我這一次的遭遇說明，讓二位自己去猜想，如果二位的猜想跟我的猜想一致，那就八九不離十了。」

杜介夫點點頭道：「好，好。」

爾虞我詐　巧施計謀

紅娘子娓娓地接道：「咱們三個，是這個護寶行列的先鋒，而我，更是走在你們小兩口之前，可說是先鋒中之先鋒。

「爲了職責，也爲了我曾經有了馬嘯天這樣的强敵，我特別改裝易容。

「對於易容術，儘管我祇能算是半吊子，但憑江湖經驗的累積，我這半吊子的易容術，我自信，即使你們小兩口當面碰上，也不可能認出來。」

她一口氣說到這兒，却苦笑着一嘆，道：「可是，事實上，我到達周家集的當晚，就栽了一個大觔斗……」

杜介夫夫婦同聲截口驚問道：「怎麼說？」

紅娘子又嘆了一聲道：「我也是住在你們所住的悅來客棧，當晚寢前，毫無警兆，也沒發現過什麼可疑的人物，可是，當我第二天醒來的時候，才發覺我已經莫名其妙的換了一個地方，也失去了自由。」

杜介夫注目問道：「那是一個什麼所在？」

紅娘子道：「那就是鷹愁澗，這是以後才知道的，囚禁我的地點是一個天然石洞，但他們的人却都住在石洞外的臨時帳幕中……」

她微頓話鋒，又苦笑着一嘆，道：「由於我的馬失前蹄，所以，這些日子來，就杳無音訊了。」

杜介夫道：「他們劫持妳的目的何在？以後，又是如何的脫險？」

紅娘子道：「當時，那監視我的是一個約莫十七八歲的少女，當我清醒之後，她主動告訴我說：『妳的功力已被封閉，希望妳安份點，別問我什麼，一切等咱們小姐回來之後，自然會明白……』」

杜介夫道：「哦！他們的頭兒是個女的？」

「是的！」

「那女的有多大年紀？長得什麼模樣？」

「那女的是當天晚上才來的，由於她蒙着臉，只能由她的身材、口音上面估計，好像是個三十不到的年輕少婦。」

杜介夫注目問：「她跟妳說了些什麼？」

「她說：『請原諒我，用這種不光明的手段把妳請到這兒來，但，妳儘管放心，我不會傷害妳，更不會殺妳的。』」

「那麼，她劫持妳的目的何在？」

「還是爲那批元廷珠寶。」

「可是，光是劫持妳，還是沒有辦法達到目的。」

紅娘子苦笑道：「是的，我也是這麼說，但她說得好，『劫持妳紅娘子，當然沒法達到目的，但，如果將杜介夫夫婦和丁玫一起劫持，情況就不同了，而且，到目前爲止，我相信杜介夫等人都已經上釣了。』」

杜介夫笑笑道：「很可惜，她的如意算盤沒打得响。」

紅娘子又說道：「她又說：『即使是杜介夫等人不上釣，但有妳紅

娘子這個人質在這裡，他們也非得乖乖地前來上釣不可。』」

杜介夫道：「是的，她好像吃定了我，如果妳不是脫險歸來，我是一定會去上釣的。」

紅娘子道：「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我却被另一位神秘人救了出來。」

杜介夫道：「那救妳脫險的是一位怎樣的人？」

紅娘子道：「那是一個顯然年紀還輕的蒙面女郎，口音也很陌生，武功高深莫測，就像一個幽靈，她將我救出天然石洞之後，居然沒被人發覺，一直快要走出鷹愁澗時，那年輕少婦才追了上來，於是兩人交手了二十七招，難分勝負，最後，那蒙面女郎虛晃了一招，疾退丈外，道：『姑娘，咱們這樣打下去，很難分出勝負來，至於你的那些手下們，已經被我制住了，而我却有紅娘子這位得力助手，再打下去，這後果，妳應該想像得到的。』

「那年輕少婦冷笑一聲道：『妳這是威脅我了？』

「那蒙面女郎，好像不願意過份刺激對方，她的回答頗爲技巧：『我不過是就事論事。』

「那年輕少婦冷笑道：『好一個就事論事，妳以爲我是被人嚇大的。』

「那蒙面女郎道：『我了解，你不甘心讓我們這麼輕鬆的離去……』

「『妳明白就好了。』

「『所以，我會有個適當的交代……』

「『如何交代法？』

「『妳的最終目的，不過是那批元廷珠寶，是不是？』

「『廢話！』

「『妳劫持紅娘子，企圖計誘杜介夫等人前來上釣，也不過是一種手段。』

「『唔！』

「『你們雙方既已勢成水火，遲早都該了斷一切，所以，我現在賣個面子，請紅娘子轉請杜介夫等人今晚前來，作一了斷，這就是我的交代。』

「那年輕少婦沉思了一下道：『好！我同意，時間就訂在今晚三更，妳也要來。』

「那蒙面女郎道：『我是局外人，本不該淌這趟渾水。』

「『那妳現在爲何橫裡架樑？』

「『我也不是橫裡架樑，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過，承蒙妳這樣看得起我，到時候，我也湊上一份就是了。』

「『好，一言爲定。』

「『一言爲定。』

「那年輕少婦沉思了一下，道：『只是，紅娘子眞能將杜介夫等人請來嗎？』

「那蒙面女郎道：『這一點，妳儘管放心，我絕對相信杜大俠等人是不怕事的人，他們一定會來的。』」

紅娘子一口氣說到這裡，這才苦笑了一下，說道：「當時的經過情形，就是這樣的。」

杜介夫皺眉接道：「紅姊姊，照妳所說的經過情形，好像沒什麼跡象可以猜測那年輕少婦的來歷？」

紅娘子「哦」了一聲，道：「對了，當那年輕少婦回來之後，跟我單獨談話時，我曾經譏諷她說：『就算妳的目的順利達到了，一個女兒家，要那麼多的財富幹什麼？』嘿，你猜，她怎麼說？」

杜介夫道：「她怎麼說？」

紅娘子道：「當時，她哼了一聲道：『燕雀焉知鴻鵠之志。』接着，她又一挫銀牙道：『國仇家恨，能否洗雪，就在此一舉。』二位想想看，這兩句話中，是否可以找到一點兒蛛絲馬跡？」

「國仇家恨？國仇家恨？」杜介夫重複了兩次之後，才注目問道：「難道她是元廷皇族中人？」

紅娘子又說道：「這眞是智者所見略同。」

一直靜聽着的宋玲玲點點頭道：「照這麼說來，那年輕少婦是元廷皇族中人，大概是不會錯了。」

杜介夫意味深長地一嘆道：「元廷餘孽經過太湖一戰之後，居然還有餘力前來興風作浪，眞算得上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了。」

紅娘子也是意味深長地一嘆，道：「這也難怪，元廷畢竟曾經在這兒統治過近百年的歷史，他們的勢力，不是一下子就可能清除掉的。」

杜介夫笑笑道：「馬嘯天那批人仍在暗中虎視眈眈，現在，再加上一批元廷高手，這一路下去，可眞夠熱鬧了。」

宋玲玲秀眉一揚，道：「俗語說得好，開飯店的不怕有大肚皮，咱們也一樣，敵人越多越强，才越夠刺激，越過癮呀！」

紅娘子拇指雙翹起地嫣然一笑道：「大妹子，豪氣干雲，不愧是『乾坤雙煞』中人。」

杜介夫含笑接道：「紅姊姊別只顧送高帽子，妳還忘了一位重要的高人不曾交代啊？」

紅娘子一怔，說道：「我倒是想不起來。」

杜介夫道：「你說的那位救妳出險的蒙面女郎！」

紅娘子「哦」了一聲，說道：「對了，我曾經問過她的姓名來歷，但她只淡淡地笑道：『彼此萍水相逢，大可不必朝相，我的姓名來

歷，以後妳自然便會知道，至於我方才幫了妳一點小忙，也大可不必掛齒。』」

杜介夫苦笑道：「江湖上，就是有這麼些不可思議的神秘人物。」

宋玲玲輕輕一嘆道：「比較起來，咱們夫妻倆，倒好像是成了名利中的俗人了。」

「不！」紅娘子含笑道：「你們小兩口子是俠名遠播，實至名歸，想推也推不掉，想神秘也神秘不起來。」

「夠了，紅姊姊。」杜介夫接問：「那位神秘女郎，今天晚上一定會陪同咱們去赴約嗎？」

紅娘子道：「她一定去的，不過，她也說過，有了威震江湖的『乾坤雙煞』和『紫丁香』，還外加上紅娘子，要她幫忙的機會不多，所以，如果沒有要她幫助的機會，她去了也不一定露面。」

宋玲玲道：「這個人眞是怪得既妙而且又絕。」

杜介夫道：「好好，大家都折騰了一整夜了，也該趕回周家集去休息一下，同時，也該安排一下今晚赴約的事宜。」

他們說走就走，一行三人，立即循原路下山而去。

杜介夫等三人的身形才消失於山徑的拐角處，不遠處的赤帝祠的後門「呀」然而啟，先後走出兩個人來。

那兩個人，一位是周侗大俠，另一位是丁玫姑娘。

周侗目注杜介夫等人消失的方向，口中却向丁玫問道：「丁姑娘，方才老朽所說的一切，妳都記下麼？」

丁玫點點頭道：「都記下了。」

周侗道：「同樣的話，老朽也跟杜公子小兩口子拜托過。」

「他們也答應了？」

「是的。」

丁玫櫻嘴牽動了一下，但她却是欲言又止的模樣。

周侗苦笑道：「丁姑娘，老朽了解妳心中有太多的疑問，但能說的老朽都說了出來了，妳暫時不要過問，咱們走吧！」

＊　＊　＊

當天傍晚時分。

周家集悅來客棧中。

經過大半天的調息，杜介夫等人一個個容光煥發，神采奕奕地在享受着晚餐後的香茗，並商討晚間去鷹愁澗赴約的事宜。

就在這檔口，紫丁香丁玫忽然眉峯一皺，臉色發靑，「哎喲」一聲，趴伏在桌子上。

那顯然是中毒的跡象。

杜介夫連忙取出周侗所贈的解毒丸，給丁玫餵下一粒，並苦笑道：「這客棧中顯然有敵人的奸細，在晚餐中弄了手脚。」

紅娘子接口訝問道：「那……怎麼只有丁姑娘一人中毒？」

杜介夫向宋玲玲遞了一個眼色，道：「是哦，我們是一起用餐的，怎麼只有丁玫一個人中毒呢？」

宋玲玲俏臉一變，雙手撫胸，道：「給你這麼一說，我也感到不對勁了。」

紅娘子對杜介夫笑問道：「杜兄弟你呢？」

杜介夫一怔，道：「我……我也好像有點兒不對勁……」

說話間，他已探懷掏取解毒丸，並向紅娘子問道：「妳呢？」

「紅姊姊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怎會中毒？」紅娘子俏臉一沉道：「不用掏解毒丸，半個時辰之內，絕對死不了。」

寒芒一閃，劍尖已抵住了杜介夫的右肩，並冷笑着接道：「安份一點，我雖然不想殺你，却不在乎廢掉你的右臂。」

杜介夫苦笑道：「紅姊姊，這要命的檔口，可不能開玩笑哦……」

「你以爲，我有工夫跟你開玩笑？」紅娘子沉喝一聲：「來人。」

應聲進入四個商人的打扮的漢子，兩個伺候一個，分別以匕首抵住丁玫和宋玲玲二人。

紅娘子沉聲說道：「我再說一遍，我不想殺人，但你們必須安份一點。」

杜介夫怒聲大喝道：「紅娘子，妳瘋了。」

紅娘子嬌聲笑道：「紅娘子沒有瘋，我也不是紅娘子。」

說話間，她左手仍然持劍抵住杜介夫的右肩，左手却飛快地由自己臉上揭下一張薄如蟬翼的人皮面具來。

那果然不是紅娘子。

此人年紀已在四旬開外，儘管也算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但比起紅娘子來，却差了一大截。

但令人詫異的是，她的嗓音果然模仿得跟紅娘子有八成近似。

杜介夫入目之下，兀自苦笑道：「高明！」

那假紅娘子道：「過獎！」

「砰！」然震响中，被匕首脅持的宋玲玲、丁玫二人，雙雙發難——伏身，彈腿之下，脅持她們四個漢子倒下了兩對。

那假紅娘子臉色一變，道：「方才，妳們中毒是假的？」

宋玲玲冷笑道：「但是妳下毒却是眞的。」

「那……你們爲何沒有中毒？」

「當然是事先服過解藥。」

那假紅娘子自我解嘲地一笑道

：「幸好我這把劍還能應用。」

杜介夫淡然一笑道：「紅娘子，這可不能開玩笑，廢了我的右臂，我憑什麼去舞刀弄劍啊！」

他的話固然令人莫測高深，神態的安詳自然，更令人爲之大惑不解。

那假紅娘子哼了一聲，道：「你居然還能笑得出來。」

杜介夫道：「如果我不笑，向妳哀求，妳就能放我一馬？」

「不用哀求，只要你們三個肯聽話就行了。」

「很抱歉，我這個人，最不愛聽女人的話。」

「別嘴硬，也別以爲宋玲玲、丁玫二人可以救你，我提醒你一句，此情此景之下，我拚着不要老命，也要先廢掉你的右臂！」

「那妳就不妨試試看。」

那假紅娘子用眼角餘光瞟了宋玲玲、丁玫二人一下，只見宋、丁二人根本沒有出手的意思，而且，那神態的安詳、自然，也居然跟杜介夫一模一樣。

這情形，使得假紅娘子心中一動，臉色爲之大變，喝道：「你身上也穿有寶衣？」

杜介夫已從對方的目光中察覺出一抹殺機，乃先發制人，右肩迎着對方的劍尖，猛然向前一挺。左手出指如電，連點對方前胸的「七坎」、「巨闕」、「分水」三大要穴，並含笑點首道：「這次妳猜對了。」

假紅娘子成了泥塑木雕，手中長劍也「噹」的一聲掉落地面上。

杜介夫又含笑接問道：「怎樣，我這一手，還不賴吧！」

這也算得了便宜還賣乖。

假紅娘子不但身軀有如泥塑木雕，連臉上的表情，也好像僵化了。

少頃過後，假紅娘子才苦笑着一嘆，道：「你這一手，不但不賴，而且還非常高明。」

杜介夫大笑道：「我好像有點兒受寵若驚哩！」

假紅娘子畢竟是老江湖，經過這片刻的緩衝之後，已恢復了鎭靜的神態，而且，還好像有恃無恐的樣子，淡淡一笑，道：「你眞的那麼重視我的讚美？」

杜介夫似笑非笑地道：「我更重視妳的鎭靜功夫。」

「其實，我現在的鎭靜功夫是有理由的。」

「噢！」

「套句老生常談的話，我雖居虎口，却是安如泰山。」

「哦！是由於紅娘子還在你們頭兒手中？」

「難道妳不想用我去交換？」

「我不但是想用妳去交換紅娘子，而且，今宵依然準備赴約，並且，勞駕妳來帶路。」

「那麼，我也暫時是你的貴賓了。」

「不錯。」

假紅娘子媚笑道：「杜公子，你看我目前這個樣子，像個貴賓麼？」

「哦！」杜介夫揚指凌空連點，解開對方被制的穴道，却將對方的功力封閉住，才含笑接道：「現在，已經像一個貴賓樣子了。」

假紅娘子活動了一下筋骨，道：「多謝公子，現在，眞有點兒像個貴賓了。」

杜介夫道：「如果妳坐回原位，大大方方的回答我一些問題，就一定更像一個貴賓的樣子了。」

「是嗎？」假紅娘子坐回原位之後，才嫣然一笑，道：「杜公子，在問出你問題之前，能不能再讓我問幾句話？」

杜介夫點首含笑道：「可以，對於貴賓，我一向都是很尊敬的，不過，身爲主人的，是有必要先知道貴賓的尊姓芳名的。」

「我姓李，各位暫時就叫我李夫人好嗎？」

「好吧！李夫人，妳有什麼要問的，問吧！」

李夫人苦笑問道：「我只想知道，對於我的馬失前蹄，毛病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呢？」

杜介夫反問：「這問題對妳那麼重要麼？」

李夫人笑笑道：「俗語說得好，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當然希望今後不再犯同樣的錯誤。」

「君子有成人之美，好吧，我可以告訴妳！」

「那我先謝了。」

「不用謝，李夫人，捨身岩上那另一個假紅娘子臨死之前所說的半句話，妳還記得嗎？」

李夫人一怔之間，杜介夫又道：「其實，那不是半句話，只是兩個，『你……好……』妳說，那是什麼意思呢？」

李夫人笑了笑道：「就是那兩個字，給了你某種靈感？」

杜介夫道：「除非是白痴，凡是正常的人，都會對那兩個字有所聯想的，譬如『妳好陰險』、『妳好惡毒』……等等，而所有這些聯想，也都會令人更聯想到妳們之間，即使不是同路人，也必然是認識的，所以要殺她，是爲了滅口。」

李夫人苦笑道：「杜公子，好豐富的聯想力。」

「我自己卻不覺得。」

「就由於這一些的聯想，妳才斷定我這個紅娘子是假的？」

「當然還有別的。」

「噢！」

「第一，妳模仿紅娘子的口音，雖然近似，但是只能算是八成的近似，還不夠神似。」

「唔……」

「第二，妳下毒的手法，並不怎麼高明。」

「所以，你諒準我可能暗中向你狙擊，而趁這調息的機會，將令夫人身上的寶衣換了過來。」

杜介夫含笑點首道：「這叫着有備無患呀！」

李夫人道：「好一個有備無患，我不能不佩服你們小兩口的精明。」

杜介夫道：「毋須佩服，現在，是否該妳回答我的一些問題。」

李夫人輕嘆了一聲，說道：「好，你問吧！」

杜介夫道：「其實，我要問的也很簡單，那就是由捨身岩起，妳的身份被揭穿爲止，妳跟我所說的話中，有沒有一句眞話？」

「有，而且，眞話還不止一句。」

「噢！」

「紅娘子被囚於鷹愁澗是眞的，主持人爲元廷高手也是眞的。」

杜介夫注目問道：「那是元廷的什麼人？姓甚名誰？」

李夫人歙笑道：「這問題，我沒法回答。」

「此話怎講？」

「因爲，我也沒有見過他。」

「眞的？」

「信不信由你。」

丁玫插口冷冷地道：「我第一個就不信。」

門口有人嬌笑道：「我也不信。」

門口接口的是馬勝男。

宋玲玲也嬌笑道：「馬勝男，妳好大的膽子。」

馬勝男笑意盈然地道：「杜夫人認爲這兒是龍潭虎穴？」

宋玲玲含笑反問：「妳說呢？」

馬勝男也含笑答道：「『乾坤雙煞』加『紫丁香』，這陣容，說它是龍潭虎穴，也不爲過也。」

丁玫接口冷笑道：「妳明白就好了。」

馬勝男道：「我更明白，我此行絕對不會有什麼危險。」

丁玫又冷笑一聲：「妳認爲，合咱們三人之力，都殺不了妳？」

「不是，我不會那麼狂妄。」馬勝男輕鬆地一笑，道：「我之所以說，我沒有危險，是因爲你們三位都是講理的俠義中人，不可能以衆欺少，何況……」

她忽然一笑住口。

丁玫接問：「何況怎麼樣？」

馬勝男道：「何況，咱們之間，目前是休戰狀態，更何況，我跟杜公子夫婦之間，在陽朔城中，還曾有過把酒聯歡的交情。」

宋玲玲截口笑問道：「馬大小姐，妳不是爲了要說這些廢話而來吧！」

馬勝男道：「當然不是。」

宋玲玲道：「那就直說吧！」

「也好！」馬勝男含笑接道：「三位都知道，我曾經冒充了丁姑娘的身份，也算是半個包打聽，此行是替三位提供一點消息而來。」

「什麼消息？」

「自然是有關這位李夫人的消息。」

「好！請說。」

「據我所知，這位李夫人是很重要的人物，只要給點顏色瞧瞧，她一定乖乖地說出她老闆的來歷來。」

「看情形，妳好像已經知道她那位老闆是誰了？」

「也可以這麼說。」

宋玲玲似笑非笑地道：「說話模棱兩可，看情形，妳還有條件。」

馬勝男神秘的一笑道：「沒有任何條件。」

「哪……妳爲甚麼不痛痛快快地說了出來？」

「因爲，我所知道的並不十分完整，我只知道，這位李夫人的後台老闆是一位末路公主……」

「是一位已經過氣的元廷公主？」

「不錯。」

「知不知道她的公開身份？」

「不知道，不瞞杜夫人說，這消息我還是最新獲得的，以後，如有進一步的消息，一定優先奉告。」

杜介夫接口笑道：「馬姑娘，妳爲甚麼要對我們這麼好？」

馬勝男含笑反問道：「杜公子認爲我不是好意？」

「妳當然是不會有好意，如果我是妳，我也會坐山觀虎鬥，伺機撿便宜。」

「杜公子夠高明。」

「我不算高明，卻也並不糊塗，至於妳所提供的消息，我也早就心中有數，所以，我也無須感謝妳。」

「我也沒有打算要你感謝，至少，方才我所提供的建議是很有價值的。」

「建議？」

「是啊，方才我不是說過，給這位李夫人一點顏色瞧瞧嗎？」

杜介夫注目問道：「妳認爲，方才李夫人說的話不實在？」

馬勝男嬌笑一聲道：「難道你們三位中，有人認爲李夫人說的話是實在的？」

這時，一個店小二提着一壺滾水蹣跚而來，口中連說：「借光，借光。」打斷了馬勝男的話。

由於馬勝男是站在杜介夫等人的房門口，幾乎佔用了一半的通道。

剛好這時另一位客人由通道的另一端走來，即將和店小二交錯而過。

因此，儘管馬勝男不方便進入杜可夫等人的房中，但此刻，由於形勢迫人，卻不得不被「逼」而由門口進入杜介夫的房中來。

就在這檔口，只聽「嘩啦」一聲，店小二手中的水壺摔落地下，熱水四濺，店小二和那交錯而過的客人同時發出了一聲痛呼！

已經被逼入杜介夫房中的馬勝男，當然也受到熱水的池魚之殃而「哎喲」一聲。

店小二見自己闖了禍，嚇得拔腿開溜……

馬勝男怒叱一聲：「站住！」

怒叱聲中，馬勝男已返身追出……

這些，本來都是那店小二的水壺落地的一剎那之間，所同時發生的事。

店小二的水壺怎麼那麼巧，不遲不早，就在門口掉落了？

另一位客人爲甚麼也這麼巧，偏偏適時適地，跟店小二在這兒碰上，而非得將本來站在門外的馬勝男，逼得非進入室內不可？

店小二經已被滾水燙傷了，一個受燙傷的人，還能夠拔腿開溜，並且「溜得」這麼快速嗎？

那個及時在門口跟店小二碰上的客人，當然也受了燙傷，爲甚麼也同時溜走了？

杜介夫等人的反應並不慢。

當馬勝男返身追店小二時，杜可夫立即也冷笑一聲，跟踪而出。

原來室內的三人，幾乎同時發現李夫人的背部已插了一柄匕首。

那是一柄淬過劇毒，見血封喉的毒匕首。

李夫人已經香消玉殞了。

李夫人可能連哼一聲都不會，就已經斃命了。

也可能李夫人曾經「哼」一聲，卻被同時發出的其他聲音所掩沒了。

李夫人之死，當然又是殺人滅口，而且兇手則有九成是馬勝男。

* * *

現在，馬勝男已經被杜可夫追上了，雙方以三丈距離，對峙在周家集郊外的官道上。

杜介夫冷笑一聲道：「馬勝男，現在，妳終於露出狐狸尾巴來了。」

這時，宋玲玲，丁玫也已趕了上來。

馬勝男嬌笑一聲，道：「沒有哦，我怎會有甚麼尾巴哩？」

面對三大强敵，居然還能玩笑，馬勝男不但夠神秘，也夠絕。

杜介夫注目問：「妳能否認，李夫人不是妳殺的麼？」

馬勝男依然滿不在乎地道：「我不否認。」

微頓話鋒，又說道：「杜公子，能在你們三位面前，不着痕跡地將李夫人殺死，我認爲，我實在是足以自豪，你不反對吧！」

杜介夫苦笑了一下道：「我不但不反對，而且，還非常佩服妳那巧妙的安排。」

「多謝杜公子，」馬勝男含笑接道：「看來，今晚我馬勝男可以作職業殺手了。」

丁玫截口冷笑道：「妳認爲還有以後嗎？」

「當然。」馬勝男嬌笑如故地道：「我有本事能在你們三位面前殺死李夫人，也能逃到這兒來，就足以證明我必然還有以後。」

丁玫黛眉一揚，「鏘」地一聲，已亮出了長劍。

杜介夫連忙制止，道：「大妹子，且慢，我還有話問她。」

接着，又向馬勝男問道：「馬姑娘，妳說過劫持紅娘子的人，並不是你們的人？」

馬勝男點點頭道：「我是這麼說過的。」

「但現在，妳卻殺死李夫人滅口，是不是自己言行自相矛盾？」

「好像是有點矛盾。」

「既然妳自己也承認自相矛盾，爲什麼不肯承認已經露出了狐狸尾巴來了呢？」

「杜公子認爲，我殺死李夫人滅口，就足以證明劫持紅娘子的人，是我們的人了？」

「難道不是？」

「本來就不是。」

杜介夫臉色一沉，道：「馬勝男，大丈夫敢作敢爲，妳既然做了，爲什麼不敢承認？」

馬勝男滿臉微笑道：「杜公子，我雖然不是大丈夫，卻也一樣能敢作敢當，只是，我不習慣替別人背那黑鍋。」

「這麼說來，倒是我冤枉妳了？」

「不錯。」

「那妳爲什麼要殺死李夫人？」

「爲這個。」馬勝男探懷取出一疊銀票，揚了一下，含笑接道：「這兒是四海錢莊的銀票三萬兩，而且還是現金，待會，我還可以收到二萬兩的尾數，殺一個人五萬兩銀子，我又何樂而不爲哩！」

杜介夫一怔，道：「妳……妳竟然當上了殺手？」

馬勝男說道：「當殺手有什麼

不好？不過，目前，我還是客串性質，但由於我第一宗幹得很順利，所以，方才我才說，從今以後，我可能正式掛牌做一個職業殺手哩！」

這時，宋玲玲忽然走近杜介夫身邊，貼身嘀咕了一陣子。

只見杜介夫皺眉點了點頭，才向馬勝男問道：「馬姑娘，妳那位僱主是誰？」

「是老夫。」

接口的是一個蒼勁而沙啞的聲音。

話落人現，由五丈外一株古松後，緩步走出一個不速之客來。

此人一身黑色的短裝，身材矮小，花白長髯垂胸，年紀約莫在五至六旬之間。

而且，星光之下，臉色一片枯黃，顯然是易了容，或者是戴着人皮面具。

他步伐如流水行雲，看似緩慢，實際上是一晃即到，已越過五丈距離，跟馬勝男併肩站在一起。

杜介夫沒接腔，只是目光烱烱地向對方打量着。

宋玲玲却又在跟丁玫耳語。

那黑衣老者取出一叠銀票，遞與馬勝男道：「馬姑娘，這是尾數二萬兩，請退過一旁。」

馬勝男接過銀票，默然退立丈外。

那黑衣老人向杜介夫皮笑肉不笑地道：「杜公子一定想知道老夫是什麼人。」

杜介夫漠然地道：「我不問，也知道你是元廷餘孽中的份子。」

那黑衣老者道：「別說得這麼難聽，老夫只不過是公主駕前的一名馬前小卒而已。」

杜介夫道：「貴上跟前，像閣下這樣的馬前小卒，大概不多吧？」

「也不算少。」那黑衣老者笑笑道：「杜公子，老夫已經出面了，馬姑娘可以走了吧？」

「讓馬姑娘先走？」杜介夫冷笑一聲，道：「那閣下豈不是太吃虧了嗎？」

「吃虧？老夫什麼地方要吃虧？」

「馬姑娘不走，你們是二對三。」

「對，馬姑娘一走，就形成一對三，相形之下，老夫的確太吃虧了，只不過……」

「不過怎樣？」

「各位年紀雖輕，却都是已經威震江湖的大俠，老夫信得過各位不會以衆欺少，尤其是對付像老夫這樣的馬前小卒，勝之不武，萬一敗了，那可更是划不來。」

「閣下好像很能替人着想呀。」

「這正是老夫唯一的長處。」那黑衣老者注目接問道：「怎麼樣？可以讓馬姑娘先走了吧？」

杜介夫毅然的點頭道：「可以。」

那黑衣老者一翹拇指，道：「這才是一代大俠的襟懷。」

接着，向馬勝男一揮手，馬勝男立即長身飛射而去。

那黑衣老者又道：「其實，老夫雖然是公主駕前的小卒，但是要能留下老夫，却絕對比李夫人更管用。」

杜介夫冷笑道：「閣下之意，好像是認爲我杜某人留不下你？」

那黑衣老者漫應道：「除非是你們三人聯手。」

杜介夫飛快地接道：「對付你這種藏頭露尾見不得人的角色，如果還要三人聯手，那咱們這『紫丁香』和『乾坤雙煞』的金漆招牌，就不值半文錢了。」

黑衣老者道：「這是說，你杜公子打算單獨賜教？」

「不錯。」

「那老夫膽敢斷定，你絕對留不下老夫。」

「口說無憑，試過才知。」

「很好，咱們以十招爲限，十招之內，你能留下老夫，剁剮任便，否則，就不能再難爲老夫，這一個小小的賭注，你敢不敢接受？」

「好，我賭上了。」

「那麼，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

「請。」

這眞是先禮後兵，「請」字聲中，雙方已同時發動了攻勢。

別看他們交手之前，顯得頗爲客氣，但一經交手，却是下手絕不留情。

雙方都是徒手相搏，但，儘管是徒手相搏，由於招式中都施展出精湛的眞力，其凶險絕不下於使用兵刃。

稍一不愼，或者某一個功力略遜，就有血濺橫屍的危險。

他們之間的惡鬥，還有另一個特色，杜介夫使的是大悲門下的絕藝之一的「無音神掌」，一起手就將對方迫退一大步。

那黑衣老者却是每招各一門武學，第一招使的是青城派的「百禽掌法」，第二招是武當派的「綿掌」，第三招是少林派的「金剛掌」，第四招是峨嵋派的「落英掌」，但不論他使哪一派的武學，都擋不住杜介夫的攻勢，一招被逼退一大步，到第十招時，那黑衣老者連退三大步才拿樁站穩。

黑衣老者雖然站穩了，却「哇」地一聲，噴出一大口鮮血。

杜介夫一臉肅容，默然無語。

那黑衣老者以衣袖拭去嘴角的

杜介夫與黑衣老者以十招定輸贏……

血漬，訕然一笑道：「大悲武學，果然身受更勝聞名。」

杜介夫漠然地回答道：「閣下連接我十招『無音神掌』而沒有倒下，也足以自豪了。」

那黑衣老者道：「那麼，老夫可以走了吧？」

杜介夫說道：「既然在我十招之內不曾留下你，堂堂大悲門下，說話豈能不算數？」

「那麼，老夫告辭了。」

「且慢。」

「杜公子還有何見教？」

「不是甚麼見教，是請寄語貴上必須善待紅娘子。」

「這個，不須杜公子勞神，紅娘子一直都是咱們的嘉賓。」

「還有，今宵三更之約，時間可能已來不及。」

「杜公子之意，是……」

「煩轉達貴上，時間往後順延，最遲天亮之前，我一定趕到。」

「好，還有沒有別的？」

「沒有了，請吧。」

那黑衣老者快步離去之後，丁玫立即悄聲問道：「杜大哥，那——果然是周侗前輩麼？」

杜介夫點點頭道：「錯不了。」

這就怪了。

周侗是一代大俠，並爲衡山派長老，武林耆宿，怎會淪爲元廷餘孽的爪牙？

還有，如果那黑衣老者果然是周侗，方才已經改裝易容，口音也已經改變了，那麼，丁玫又怎會認出來而有此一問，而杜介夫怎會答得那麼肯定？

這些，都源于那黑衣老者出現之前與出現之後，宋玲玲與杜介夫、丁玫二人耳語的那一陣子。

原來，當方才杜介夫跟馬勝男對話時之間，宋玲玲忽然聽到周侗以「傳音入密」功夫，跟她交代了一番，而她也就耳語分別轉達杜、丁二人，而杜介夫也只好半信半疑地去實行。

* * *

丁玫接問道：「何以見得？」

杜介夫道：「他不是傳音中說明，他之所以這樣做，跟他拜托我們的事情有關嗎？」

「唔……」

「他所拜托我們的事情，只有咱們四個當事人知道，而別人不可能假借他的名義。」

「唔……」

「他說，要借這機會，增强對方對他的信任，以便深入對方的組合中，伺機行事，這也是情理之中事。」

「還有嗎？」

「有，當我跟他交手時，他傳音說暗中有人監視，一定要表演迫

眞，並於第十招上將他打得吐血才行，否則，勢將前功盡棄。」

丁玫苦笑了一下，道：「這麼說來，他果然是周侗前輩了。」

杜介夫沉思着道：「人是錯不了的，問題是，他想解救的人究竟是甚麼人呢？」

宋玲玲接口道：「我想，很可能跟那位元廷的末路公主有關。」

杜介夫道：「我也是這麼想，要不然他毋須那麼神秘，更不必那麼愼重。」

丁玫附和着道：「對，錯不了，他不是說過，拜托咱們要手下留情的人，是個女的嗎？」

＊　＊　＊

當杜介夫等人在研究討論當前情況的同時，距他們約莫五里處，衡山山麓的一座山神廟中，也有人在低聲密談着。

那是一個青布包頭，青紗蒙面，身着青布襖褲的村裝少婦，一個身材高大，長相威猛，鬢髮斑白的黃衫老者，另外一個是周侗大俠。

周侗已恢復了本來面目，正趺坐一旁調息中。

那青衣少婦端坐一旁的石墩上，黃衫老者側立一旁，狀頗恭順。

沉寂了少頃，那青衣少婦才輕輕一嘆，道：「劉老，方才的情形，你都親自看到了？」

青衣少婦蒙着面孔，雖然身材方面還像一位少婦，但嗓音却不但沙啞，而且，含有「老邁」的味道，如果她不是服過變音丸，那就顯然已經不是少婦本人了。

那被稱爲「劉老」的黃衫老者恭敬地答道：「是的，都看到了。」

那青衣少婦幽幽地問道：「如果要跟他們來硬的，劉老認爲，咱們有幾成勝算呢？」

那黃衫老者道：「回公主，如果跟他們來硬的，咱們最多只有五成勝算了。」

公主？這位青衣少婦就是劫持紅娘子的元廷末路公主？

那青衣少婦的蒙面紗巾波動了一下，說道：「所以，我決定鬥智，不跟他們硬拚。」

那黃衫老者道：「公主聖明，自古鬥力不如鬥智，唯有鬥智才是上上之策。」

那青衣少婦接着道：「不論他們的實力有多强，只要擒住目前的杜介夫等三人，咱們的復國大計，就等於已經完成了一半了。」

這時，趺坐行功調息的周侗欠身而起。

那青衣少婦柔聲問道：「周老，內傷已經完全康復了吧？」

周侗躬身答道：「多謝公主所賜靈藥，賤軀已經完全康復了。」

一道人影捷如飛鳥地瀉落在山神廟前，那黃衫老者沉聲問道：「是諸兄麼？」

那人影發出一串蒼勁語聲，道：「不敢當，小弟諸光斗。」

他邊說邊走，已經快步進入廟中，向那青衣少婦躬身施禮道：「老臣參見公主。」

那青衣少婦微一欠身，道：「諸老請免禮。」

一頓話鋒，又幽幽地一嘆，道：「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現在，在我身邊的，夠得上稱爲忠貞不二的得力助手，就只剩下劉老、諸老二位了。」

諸光斗、「劉老」二人同時躬身道：「能爲公主効勞，這是老臣的光榮，也是老臣應盡的天職。」

諸光斗並接着說道：「公主苦心孤詣，力圖復國，老臣深受先帝知遇之恩，自當肝腦塗地以報。」

諸光斗曾爲元廷供奉，位高權重，他的效忠元廷，本不足異。只是，他也是馬嘯天的搭檔，又如何解釋呢？

難道他具有雙重的身份？

如果他是眞有雙重身份，那麼，這情形，馬嘯天是否知道呢？

還有，那被稱爲「劉老」的黃衫老者，既然被青衣少婦將其與諸光斗並列爲得力助手，則無疑必然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那麼，這黃衫老者是什麼來歷？

「多謝諸老！」那青衣少婦盈盈起立，向對方二人深深一福，說道：「本宮謹代表本朝列祖列宗，向二位敬致最衷誠的謝意。」

諸光斗、黃衫老者連忙拜伏於地，惶恐地道：「公主莫折煞老臣！」

那青衣少婦親自將對方二人扶起，面紗劇烈的波動，久久不息，顯示她的身心兩方面都有着强烈的激動，而語不成聲。

不難想見，她那面紗之內，必然是淚承於睫，泫然欲泣的。

這情形，不但使諸光斗、黃衫老者淚眼婆娑，相對唏噓，連在一旁的周侗，也爲之暗中感嘆不已。

半晌，那青衣少婦才勉强平靜了下來，幽幽一嘆之後，轉向周侗凄然一笑道：「落難公主，亡國孤臣，孤立無援之下，力謀復國，屢仆屢起，箇中辛酸，實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周大俠勿見笑才好。」

周侗正容答道：「公主與諸大俠、劉大俠都是性情中人，這種孤臣孽子之心的表現，可以驚天地、泣鬼神，老朽欽敬尚來不及，又豈有見笑之理。」

「多謝周大俠！」青衣少婦長嘆一聲，道：「但願天可憐見，當本宮復國志願完成之日，三位都是我

大元中興復國的元勳。」

周侗附和着道：「俗語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皇天是不會辜負苦心人的。」

「但願如此。」青衣少婦幽幽地接道：「爲了恢復我大元江山的復國大計，目前這批珠寶，必須不擇手段，不惜任何犧牲加以收回，諸老，鷹愁澗中，是否已經部署好了？」

諸光斗恭聲應道：「回公主，都已經安排好了。」

那青衣少婦道：「儘管咱們的宗旨是鬥智不鬥力，但一場血戰，勢難避免，所以，咱們事先多一分準備，就可以減少一分犧牲。」

話鋒一頓，透過障面紗巾的目光，向諸光斗、黃衫老者一掃道：「所以，我想請諸老、劉老二位先回鷹愁澗，再行細密的檢查，是否有萬一的疏失之處。」

「是，老臣遵命！」

「本宮跟周大俠待會兒才回去。二位請吧！」

「是！」

諸光斗、黃衫老者二人同聲恭應，也同時長身飛掠而去。

目送那二位的身形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後，那青衣少婦才向周侗徐徐地問道：「周大俠，今宵，你眞是幫了我一個大忙了。」

周侗一怔，道：「公主是說刺殺李夫人那回事？」

「是啊！」

「李夫人也是公主得力的助手之一，爲甚麼非得殺死她不可？」

「因爲她知道得太多了，既然救不了她，就只有殺死她，才能避免洩秘。」

「如果公主說的是指您元廷公主的秘密，杜介夫等人可能已經知道了。」

「我所說的是還有他們不曾知道的秘密。」

「噢……」

那青衣少婦好像忽有所憶地「哦」了一聲，道：「周大俠說，有很重要的事，要跟我單獨談談？」

周侗點點頭道：「是的。」

那青衣少婦道：「現在，周大俠可以說了吧。」

「多謝公主。」周侗顯得頗不自在地一笑，說道：「其實，那完全是屬於老朽個人的私事。」

「噢……」

「由於公主是元廷的金枝玉葉，是最適合解答老朽的問題，所以，老朽不揣冒昧，向公主提出單獨一談的請求。」

「是有關那一方面的？」

「是關於兒女私情方面的。」周侗訕然一笑，道：「身在江湖，不由自主，即使是兒女私情，有時候也不能例外。」

那青衣少婦嬌笑道：「原來周大俠年輕時，也曾有過一段纏綿悱惻的戀情。」

周侗長嘆一聲，道：「說來，那已經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眞箇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那青衣少婦道：「事隔三十多年，猶能念念不忘，周大俠可眞是一個多情種子。」

不等對方回答，又道：「如果我的猜想不錯，周大俠三十多年以前的那位情人，必然已被徵入宮廷之中？」

「正是。」

「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陌路人，這的確是一件令人難過的事。」

周侗長嘆無言。

那青衣少婦道：「周大俠的那位情人，該不會是漢人吧？」

周侗點點頭，道：「是的，她是元廷貴族，是一位將軍的女兒。」

那青衣少婦道：「一個貴族千金小姐，愛上一個江湖人，周大俠，請恕我口沒遮攔，你們之間一開始就註定是悲劇了。」

周侗苦笑長嘆一聲道：「公主，在熱戀中的男女，能有幾人會考慮到這熱戀應該不應該，有沒有好結果，即使是警覺到了，又有幾人能夠鼓起揮慧劍斬情絲的勇氣？」

那青衣少婦也長嘆一聲，道：「是的，所以，古往今來，情海中多悲劇。」

周侗目注夜空，沉思着道：「當她被徵入宮廷的時候，已懷有將近兩個月的身孕。」

「我想，你那位情人，一定很美。」

「是的。」

「她叫甚麼名字。」

「她叫阿蘭娜……」

那青衣少婦的面紗微微波動了一下，沒有接話。

周侗幽幽地接道：「當時，我無暇爲自己難過，却爲她擔心。」

那青衣少婦仍未接話。

「因爲我想到，一個懷孕入宮的嬪妃，一旦被察覺，那後果必然很嚴重的。」周侗徐徐地接道：「而且，以宮廷中管理的嚴密，也必然難以隱瞞過去。」

那青衣少婦接口問道：「那……以後呢？」

周侗道：「很令人意外，這秘密，居然沒被揭穿。」

「那的確是很令人意外。」

「而且，以後，我也知道她生了一個女兒。」

「宮禁森嚴的宮廷中事，你又是怎麼知道的？」

「嗯，我是由她娘家的使女口中知道的。」

「兩地相思，人遠天涯近，也眞難爲了你們了！」那青衣少婦輕嘆着問道：「以後，你們之間，有沒有再見過？」

「有。」周侗顯得頗爲激動地道：「那是當她女兒滿月，回娘家的時候，我也見到我的女兒，好可愛的一個娃娃兒。」

「那當然也是透過那使女的安排？」

「是的。」

「以後呢？」

「以後，戰亂頻仍，不但沒機會再見到她們母女倆，甚至連生死存亡，也杳不可知。」

那青衣少婦輕輕嘆了一聲。

周侗也輕嘆了一聲，道：「關於我的女兒，也許我曾在不久之前又見過她，但却不敢確定。」

那青衣少婦訝然問：「連你自己也不敢確定，又怎會認爲她可能是你的女兒呢？」

「因爲，她長得跟她娘幾乎是一模一樣。」

「你當時沒有問過她？」

「沒有，我提不起問她的勇氣來。」

「事隔多年，你們之間的關係已是那麼複雜，更令人爲難的是，你不可能提出是她的生父的證據來，所以，我想，即使你貿然相認，她也不可能承認你這個生父的。」

「不……我有證據。」

「噢！」

「她的左脚小趾旁生有支趾，這特徵，是極少見的。」

「不錯，這算是很有力的證據。」

「還有，我曾送過她一塊綠玉珮作爲見面禮，那玉珮呈心形，銀元般大小，正面浮雕是一個『佛』字，如果她還佩在身上，那就好辦了。」

「但願如此，我衷誠祝福你們父女，能有劫後重逢的一天。」

「多謝公主的祝福。」周侗含笑接道：「公主還沒回答老朽的問題哩！」

那青衣少婦楞了一下，道：「什麼問題？」

周侗說道：「老朽的意思，公主是否曾經在宮廷中見過一個叫阿蘭娜的嬪妃？」

那青衣少婦回答道：「周大俠，你這問題，我很難回答，原因可分幾方面來說。」

「噢！」

「第一，宮廷中三宮六苑，嬪妃太多，稱呼方面，也沒有誰叫誰的名字，別說我當時年紀還小，即使是一般服侍的宮女、太監，也不可能知道某一宮的某一位妃子叫什麼名字。」

周侗苦笑無言。

「第二，當本朝遭劫時，我才不過十三歲，兵荒馬亂中，國破家亡，骨肉流散，即使我知道誰叫阿蘭娜，目前也不知道她的生死存亡。」

「公主所言極是。」周侗苦笑着欲言又止。

那青衣少婦道：「周大俠也毋須難過，皇天不負苦心人，如過令嬡仍在江湖中流浪，我相信你們父女總有團聚的一天。」

「但願如此。」

「時間不早了，咱們走吧！」

「是，公主請！」

末路公主　認祖歸宗

頓飯工夫之後，周侗已經同那青衣少婦進入鷹愁澗。

其實鷹愁澗並沒有什麼溪澗，而是一個內寬外窄的葫蘆形的山谷。

其形勢，固然是易守難攻，却絕對不像「鷹愁」二字顧名思義的如此險惡。

而且，裡面的情形，也跟那位冒充紅娘子的李夫人所說的不同。谷口固然是警衞森嚴，但却只有五座帳棚而不見人影。

由此可見，李夫人向杜介夫等人所說的那一套，根本就是信口胡言。

五座帳棚作梅花形排列。

那青衣少婦將周侗帶入一座帳棚中，才徐徐地說道：「周大俠，現在已是四更將盡，杜介夫這批人很快就會趕來了，待會，一場血戰在所難免，本想借重周大俠的無敵神功以壯聲威，但由於你跟他們認識，爲免使你爲難，所以，我臨時決定，不讓你出面，而派予更爲重要的任務。」

周侗問：「請問是什麼任務？」

那青衣少婦道：「就是守住人質紅娘子。」

「好，老朽當勉力以赴。」

周侗的話說得很平淡，却沒來由心底昇起一股莫名的悵惘。

那青衣少婦道：「周大俠稍待，我會派人來接你。」

周侗道：「好的，公主請自便。」

那青衣少婦姍姍地離去之後，周侗却目注那青衣少婦的背影，眉峯緊皺，默默沉思。

帳棚中沒有燈光，也不見別的人影，四周除了山風呼嘯之外，更是一片寂靜。

周侗獨個兒靜立了片晌之後，才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並踱起方步來。

約莫頓飯工夫過後，一個青衣少女匆匆走來，在帳棚口嬌聲說道：「啓稟周老爺子，婢子奉命請您去紅娘子那邊。」

周侗緩步而出，說道：「好，有勞帶路。」

在那青衣使女的引導下，繞過那五座帳棚，進入山脚下的一個天然石洞中。

紅娘子就是被軟禁在這個石洞中，陪伴紅娘子的，是另外兩個青衣使女。

石洞中雖然簡陋，地面上鋪着雜草，雜草上鋪着毛毯，但紅娘子却衣履光鮮、儀容整潔。

很顯然，紅娘子雖然穴道被制，失去自由，生活方面，倒的確是受到優待的。

當周侗了解了環境之後，那帶他前來的青衣使女又道：「老爺子，公主交代過，老爺子的任務是守住洞口，保護紅娘子的安全，待會，不論外面發生了甚麼事，您都不要過問，更不可離開。」

周侗點點頭道：「老朽記下了。」

那青衣使女又道：「還有，公主說，紅娘子由於失去自由，脾氣很不好，請老爺子不要惹她，婢子的意思是，最好不要跟她說話，免得她頂撞了您。」

周侗心中暗道：「你們有兩個人守着她，我能跟她說些甚麼哩。」

但他口中却漫應道：「我知道，我不會自討沒趣。」

「老爺子折騰了一整夜，一定餓了，洞口爲您備下了酒菜，請隨便飲用。」

「謝謝。」

「婢子告辭了。」

周侗的確是餓了。

所以，當那青衣使女離去之後，他就老實不客氣的在洞口席地坐下，自斟自飮起來。

所謂飢不擇食，當飢餓時，任何粗糙的食物，都會覺得美味可口的。

何況，目前的酒菜都相當精美，酒是當地民間自釀的陳年酒，菜則是名聞遐邇的湖南臘肉和風鷄，絕對夠得上稱爲美酒佳餚了。

所以，周侗暫時拋開了一切煩惱，自得其樂的恣意享受了起來。

當周侗在石洞口自斟自飮的同時，五座帳棚中的主帳，也就是梅花型中心的帳棚內，那青衣少婦也在繞室的徘徊着。

這是除了紅娘子被軟禁的天然洞中之外，第二個有燈光的場所。

不過，這所謂燈光，也僅僅是一支約莫小指粗的蠟燭而已。

這兒雖然是主帳，但陳設還是一樣的簡陋。

燭影搖紅中，不見任何傢具，一如那石洞中，裡面一角地面鋪着雜草，雜草上鋪着了毛毯。

所不同是，毛毯上有一個抱膝而坐的男人。

此人一身玄色勁裝，一臉慓悍神色，臉部輪廓和五官的搭配，也顯得頗恰當，夠得上稱爲美男子。

尤其是嘴唇上的那兩撇八字鬍，更平添幾分帥氣。

年紀約莫在四旬開外。

現在，他是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一雙精目隨着那青衣少婦徘徊的嬌軀左右擺動，兩道劍眉蹙起又舒展，舒展中又蹙起，顯示他的心情也頗爲不安。

至於那青衣少婦依然是面罩紗巾，沒有看到她的面貌和表情。

少頃過後，那勁裝漢子忍不住的苦笑道：「嗨，坐到我身邊來好不好？」

那青衣少婦仍然在徘徊着，也沒有接話。

那勁裝漢子又道：「姑奶奶，妳徘徊又徘徊，我的頭都給妳徘徊大了。」

那青衣少婦不耐煩地道：「別煩我好嗎？」

「好，我不煩妳。」那勁裝漢子苦笑道：「能不能告訴我，妳怎會忽然有方才那種的想法？」

那青衣少婦道：「你不開口，也沒有人說你是啞巴。」

那勁裝漢子道：「別在我面前擺公主威風，妳要明白，咱們是一根繩子拴的兩隻蚱蜢，休戚相關，生死與共，地道的同命鴛鴦！」

「我知道。」

「那麼，告訴我，爲甚麼會有方才那種想法？」

那青衣少婦沒接話。

「說呀！還有，妳將周老頭安置在石洞中，又是玩甚麼花樣？」

「那跟你不相干！」

「妳的事，也就是我的事，怎能說跟我不相干呢？」

那青衣少婦停止徘徊，面對他，以央求的語氣說道：「拜托你，讓我冷靜一下，好嗎？」

那勁裝漢子目射異彩，凝注着她，曖昧地笑道：「妳知道我在想甚麼嗎？」

「不知道。」

「妳知道的，我們已經有十天不曾親近過了。」他忽然飛身而起，將她一把擁入懷中。

那青衣少婦掙扎着，道：「大敵當前，你還有這種心情。」

「大敵當前，更需要鬆弛一下。」那勁裝漢子一面在她的嬌軀上下其手，一面貼着她的耳根悄悄的說道：「我了解，妳不但需要冷靜，更需要鬆弛。」

勁裝漢子的調情手法是一流

的。

在他的魔手愛撫之下，青衣少婦好像是被征服了，她不再掙扎，並悄聲說道：「很可能杜介夫那批人會來大煞風景。」

那勁裝漢子道：「不會那麼巧的，來，我們爭取時間。」

他托起她的嬌軀，走向那鋪着毛毯的地鋪上面。

「噗」地一聲，燈光被吹熄了。

黑暗掩住了一切，可是，却掩不住那令人聞之悠然神往的奇異樂章。

* * *

周侗仍然在石洞口自得其樂地自斟自飲着。

爲了不「自取其辱」，他不會去惹怒紅娘子，甚至也不去裡面看紅娘子。

因爲，由洞口到紅娘子的住處，不但有將近十丈的距離，而且當中還要經過一道七十度以上的拐角，所以，坐在洞口的周侗，是不可能看到裡面的紅娘子的。

也幸虧周侗不可能看到裡面的情況。如果他能看到的話，一定會大吃一驚。

因爲，裡面的紅娘子不見了，陪伴紅娘子的兩個使女也被人點了睡穴，好夢正酣呢！

紅娘子不見了，是她自己逃脫了？還是被人救走呢？

不論是紅娘子自己脫逃，或是被人救走，都可斷定，絕對不會經過洞口。

因爲，洞口有個周侗在坐鎭。

憑周侗的身手，如果說，連一隻蒼蠅經過洞口也難逃過他的視線，那是絕對不算誇張。

既然連一隻蒼蠅都難逃過他的法眼，紅娘子又怎能由他面前逃走了？

但紅娘子失踪也是事實。

那麼，最好的解釋，當然不外下列三項：

石洞裡面有洞，另外有通路。

石洞裡面，別有洞天，紅娘子是暫時躲藏了起來。

是周侗「監守自盜」，將紅娘子放走了。

* * *

主帳棚中，那令人遐思的奇異樂章已近尾聲。

但，溫馨雲雨之聲，仍然隱約可聞。

這一對正在追求官能刺激的男女很幸運，到目前爲止，杜介夫等人仍然沒有前來「煞風景」。

一聲如釋重負的輕呼——奇異樂章終於奏出了休止符號。

那女的嬌慵輕聲地說道：「你好煩人啊。」

那男的笑道：「別說過河抽板的話。現在，妳那緊張的神經已經鬆弛，該說說妳的心事了吧？」

「我……沒有什麼心事。」

「沒有什麼心事？方才，妳說過一些什麼來着？」

「方才，我是說周家集是關鍵性的地點。」

「還有呢？」

「如果在周家集不能得手，我決定收手。」

「爲什麼？」

「不爲什麼。」

「妳說謊，妳一定有心事不肯告訴我。」

「我說我沒有心事。」

「鬼才相信，對此事妳一向都很積極，比我還要積極，怎麼一下子就變了？」

「人沒有永遠不變的，但，現在的我還沒有變，我不是也會說過，儘一切可能，在周家集完成任務嗎？」

「但妳好像已失去了信心，否則，不會說出那種不能在周家集完成，就決定收手的話來。」

「你……簡直是多心。」

「不是我多心，妳自己想想看，今宵的妳跟以往那種愈挫愈勇、百折不撓的性格比起來，是不是好像換了一個人？」

火光一閃，燈火復明。

不太明亮的燈光下，兩人都已衣冠楚楚，只見那少婦仍然面障輕紗，正在整理由於方才那一陣狂歡所變成的鬢亂釵橫的頭部。

那勁裝漢子又道：「我們相處也已經有三年多了，可是，直到今天，我還沒法了解你……」

那青衣少婦面紗一陣的晃動，道：「你……還有沒有完？」

「沒有完！」那勁裝漢子沉聲接道：「告訴妳，咱們最好能在這兒達到目的，否則，我也絕對不容妳半途收手！」

那青衣少婦幽幽地嘆了一聲。

那勁裝漢子目光深注地問道：「妳……究竟有什麼難言之隱？」

忽然一聲厲嘯打斷了他的話。

那聲厲嘯聲顯然是由谷口傳來的。

而且，繼一聲厲嘯之後，金鐵交鳴聲大作，此起彼落的慘呼聲，也不斷地傳來。

那勁裝漢子臉色一變，冷笑道：「是杜介夫那批人前來送死了。」

那青衣少婦却平靜地道：「杜冲，咱們按原定計劃分頭行事，你先去迎敵，我待會兒就來。」

* * *

杜冲？

這勁裝漢子就是杜冲？

十年前，杜冲在京城中一個月之內接連犯下了三十六宗姦殺案，和十五宗刼財案，受害者都是朝廷文武官員，和他們的女兒。

當時，出動九城兵馬司和刑部的高手，擾攘了將近半年，仍然沒法抓到他而不了了之。

當然，不了了之是對杜冲這個積案如山的江洋大盜而言。

使盡了渾身解數都抓不了他，自然只好就不了了之。

但，官府中，却另有一套的官樣文章。

除了懸賞白銀十萬兩，畫影圖形，通令各省全體緝拿之外，無數的小官捕快，被撤職查辦，連京城中，九城兵馬司和刑部尚書也都丟了烏紗帽子。

在十年前，杜冲這個人確是出足了鋒頭。

不但滿朝文武「談虎色變」，也的確有嚇阻小兒夜哭的威風。

可是，到目前爲止，還沒有誰知道他是個什麼來歷。

而且，自從十年前出足了鋒頭之後，一直都沒有他的任何消息。

目前，江湖上可能已很少有人知道他杜冲是個什麼人了。

誰也沒想到，他現在竟跟這位元廷的末路公主混在一起，野心也越來越大了。

只是，目前這個杜冲，是否就是十年前那個出盡了鋒頭的杜冲呢？

* * *

那青衣少婦說完了之後，不等對方答話，立即轉身匆匆離去。

那青衣少婦才走，一個黑衣漢子飛奔前來，道：「啓稟杜爺，大事不好了。」

杜冲連忙截口沉叱道：「不必大驚小怪。」

「是，杜爺。」

「是杜介夫這批人來了？」

「不是。」

「那是什麼人？」

「回杜爺……」

「少廢話。」

「是，那是馬嘯天父女倆。」

「混帳，馬嘯天父女怎麼會趕到這兒來湊熱鬧？」

那黑衣漢子苦道：「他們是來找紅娘子和諸老爺子的。」

杜冲「哦」了一聲，道：「諸、劉二位老爺子已經迎了上去了？」

「是的。」

「咱們已經死傷了多少人？」

「死了十一個，倒沒有受傷的人。」

「眞他媽的無妄之災。」杜冲一揮手，道：「你先下去，我馬上就來。」

「是！」

那黑衣漢子躬身一禮，急忙飛身奔馳而去。

谷口隘道中，惡鬥方酣。

正殺得如火如荼的是馬嘯天和諸光斗二人。

馬嘯天僅帶來他的愛女馬勝男。

現在，馬勝男正好整以暇地俏立五丈以外，周圍屍體狼藉，慘不忍睹。

諸光斗這邊，那位劉老和十多個勁裝漢子，也在五丈外嚴陣以待。

前面已經說過，馬嘯天此行，是爲了紅娘子和諸光斗二人而來的。

紅娘子是馬嘯天的姘頭，但她吃裡扒外，致使前次在桂林使馬嘯天煮熟了的鴨子又飛掉了。

諸光斗是馬嘯天事業上的伙伴。但在目前這節骨眼兒上，諸光斗却莫名其妙地不告而別，投入了一個神秘人物的陣容中。

這些對馬嘯天而言，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馬嘯天一獲知紅娘子和諸光斗都在這兒的消息之後，就携同愛女立即啓程趕來了。

極度憤怒之下，碰上他的人，都是當場斃命。

如非諸光斗及時趕來，將其截住，還不知會有多少人濺血橫屍。

諸光斗一經將其截住，即高呼住手，並說明了這是一場誤會。

但此情此景之下的馬嘯天能聽得進「誤會」二字嗎？

馬嘯天不但聽不進「誤會」二字，反而更有如火上加油地引發一連串瘋狂搶攻，並連聲冷笑道：「諸光斗，今宵有我沒有你！」

諸光斗苦笑道：「馬兄，請暫時停下來，容我說明了一下，如果你還是不諒解，我再捨命奉陪。」

諸光斗比馬嘯天的功力，本來就差上了一二籌，目前，馬嘯天憤怒之下，全力施爲，而諸光斗並無敵意，大有縛手縛脚之感。因而雙方一經交上了手，諸光斗也就處於挨打的狀態而連連後退。

現在，諸光斗已經被迫向後退了三丈多，而馬嘯天却仍然有如出柙之虎，處於不可理喩的狀態。

諸光斗無奈之下，只好沉聲喝道：「馬兄，你道我的後台老闆是誰？」

馬嘯天怒聲說道：「我管他是甚麼東西！」

「我不是東西，是人。」

接口的是杜冲。

杜冲不但接上口，也接下了馬嘯天的瘋狂攻勢。

「鏘鏘鏘」一連串金鐵交鳴聲中，居然是難分高下的局面。

馬嘯天不由驚「咦」一聲道：「你……怎麼會使木家的『靈蛇劍法』？」

才被換下來的諸光斗，此刻接口苦笑道：「他是嫂夫人的外甥，也是你的外甥呀！」

「外甥？」馬嘯天虛晃了一招，倒縱丈外，目注杜冲問道：「你是杜冲？」

杜冲瀟洒地一笑，道：「像不像？」

馬勝男搶先嬌笑道：「好像似，也好像不似。」

杜冲道：「十多年前，我見到妳時，妳尚流着鼻涕，在地下連爬帶滾的，也配說像不像。」

馬勝男一跺足，道：「表哥，人家已經長大了哩！」

杜冲似笑非笑道：「在我心目中，妳永遠是一個在地下爬的小丫頭。」

馬嘯天一擺手，制止他的愛女饒舌，並向杜冲苦笑道：「想不到你還活着。」

杜冲含笑接道：「而且，還活得頗爲愜意呢！」

「愜意得向姨媽、姨丈報個音信都忘了。」

「現在，給你們一個驚喜，不是更好嗎？」

「如果在給我驚喜之前，再表示一點禮數，那就更好了。」

「姨丈，您是在說我方才的半途插手嗎？」

「難道那是這十年新創出來的禮數？」

「姨丈，你想想看，方才的情形，我能有別的辦法制止你那瘋狂的行動嗎？」

「很好，」馬嘯天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十多年來，不但武功精進太多太多，連口才方面，也變成『辯才』了。」

杜冲抱拳長揖，含笑接道：「多謝姨丈誇獎。」

馬嘯天却向諸光斗皺眉問道：「諸兄，你的上司怎麼還沒有來？」

諸光斗苦笑道：「杜冲就是我的上司呀！」

馬嘯天訝問道：「你的上司，不是一位元廷公主嗎？」

「不錯。」

「那麼，杜冲這小子，怎麼也會成了你的上司呢？」

「他們是二位一體，夠了嗎？」

「這麼說來，這小子可成了一位末路駙馬爺了？」

杜冲自我嘲解道：「駙馬爺就是駙馬爺，有甚麼末路不末路的。」

馬嘯天說道：「你這小子可眞有兩下子。」

杜冲道：「其實，我所擅長的，又何止一兩下子而已。」

馬勝男道：「表哥，我那位表嫂，可是很漂亮麼？」

杜冲得意地笑道：「那還用說麼！」

諸光斗含笑說道：「勝男，妳那位表嫂，不但漂亮，而且武功、機智都高人一籌。」

馬勝男道：「那眞是太好了，表哥，快帶我去見見她。」

杜冲笑笑道：「不忙，其實，妳們早就……」

諸光斗連忙截住他的話，道：「杜公子。」

杜冲一笑住口。

馬嘯天目朝諸光斗、杜冲二人臉上一掃，訝而問道：「怎麼回事？」

諸光斗道：「沒甚麼。」

馬嘯天問道：「爲甚麼說話吞吞吐吐的？」

諸光斗道：「眞的沒甚麼，待會，我會單獨向你詳細說明。」

「既然沒有甚麼，又爲甚麼要待會才單獨說明？」

「這個……到時候……你自然會知道的。」

馬嘯天苦笑了一下，道：「好，待會就待會吧。」

一頓話鋒之後，又注目問道：「諸兄，你有這樣的兩位上司，爲甚麼一直都瞞着我？」

諸光斗也苦笑道：「我沒有瞞你。」

「沒有瞞我？」

「是的，跟他們，也是最近幾天才聯絡上，根本還沒有機會向你說明。」

「有這種事？」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

「這麼說來……」馬嘯天目光一掠週圍的屍體，苦笑接着道：「這些人，都是命該死在我的手中了？」

杜冲附和着笑道：「是的，是他們命該如此，命該如此……」

不遠處，傳來了一串清朗語聲，道：「諸位，你們的閑話家常，也該告一段落了吧？」

這位不速之客是杜介夫。

此時，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時間。

但現場中，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夜視的能力都很强。

所以，他們都看得很清楚，杜介夫正臉含微笑，卓立約莫八丈之外。

敵人已經欺近十丈之內，居然沒察覺到，儘管是由於杜冲與馬嘯天的刦後重逢，過於興奮而疏於防範，却也不由他們在心頭暗道一聲慚愧了。

杜介夫又道：「還好，我總算於黎明之前，及時趕到這兒來了。」

杜冲冷笑一聲道：「只有你一個人？」

杜介夫道：「我當然不止一個人，如果我只有一個人來，那不是太輕視了各位嗎？」

「還有誰和誰？」

「這個，毋須駙馬爺操心，待會，你就會見到的。」

「看情形，你是已經來了不少時間了？」

「也不算多，剛好看到一場精彩的搏鬥，也聽到了你們閑話家常。」

「很好……」

「是很好，咱們五百年前是一家，憑着同一個『杜』字，應該一切都好商量。」

「噢……」

「閣下該心中明白，在下此行任務，是解救紅娘子。」

「唔……」

「紅娘子留在這兒，對你似是毫無價值。」

「那是你的想法。」

「也許是我的想法並不正確，但爲了免傷和氣，希望閣下能夠將紅娘子讓我帶回去。」

杜冲冷笑道：「就憑你這句話？」

杜介夫瀟洒地一笑道：「我想，最好就是憑我這一句話，否則……」

「否則怎麼樣？」

「大家都沒面子。」

杜冲臉色一沉道：「杜介夫，你有什麼技倆，儘管使出來，咱們好好地較量一下，看看究竟是大悲門下强，還是木家門下强。」

杜介夫笑問道：「這可是你說的。」

杜冲道：「希望你也會有這一份豪氣。」

「很好，」杜介夫沉喝一聲：「玲玲，你們都出來吧。」

暗影中，應聲走出了四個人來。

那四個人是宋玲玲、丁玫、和兩個勁裝漢子。

杜冲披唇一哂道：「就是這四個？」

杜介夫含笑點頭道：「不錯！」

「你以爲他們能以一當百？」

「那要看在什麼場合了。」

「像目前這個場合呢？」

「他們是能以一當百。」

「作夢。」

「你且拭目以待。」

杜冲冷笑道：「我正在等着瞧呢。」

杜介夫沉聲一喝道：「玲玲，先給他一點顏色，讓他看看吧！」

宋玲玲嬌應一聲：「得令。」

「嗤」地一聲，一道長達十多丈的强烈火光，向左側內的山坡上疾射而去，立即引起一陣熊熊的烈火，將現場照耀得如同白天。

那正是在周家集中，取自對方向羅刹國高價購買來的霸道火器。

杜介夫含笑說道：「現在，各位都已經看到了。」

杜冲冷冷一笑道：「你覺得很光彩嗎？」

杜介夫道：「那要看你站在那一個角度去看了，你認爲我利用了別人的東西不光彩，但我却認爲，能有本事利用別人的東西，非常光彩。」

宋玲玲也嬌笑接道：「而且，借花獻佛，也很夠禮貌。」

這又是得了便宜又賣乖。

杜冲沒接腔。

火光照耀下，馬嘯天等人也都是臉上紅一陣，青一陣地作聲不得。

形勢比人强，再高武功的人也沒法跟霸道無比的火器抗衡。

所以，此情此景之下馬嘯天等人都只好保持沉默。

杜介夫又笑問道：「駙馬爺，你怎麼說呀？」

杜冲漠然地道：「你要我說什麼？」

「我的意思是，現在，可以將紅娘子讓我帶走了吧？」

「很抱歉，這事情我不能作主。」

「誰能作主？」

「三公主鐵木巧兒。」

原來這位青衣少婦叫鐵木巧兒。

杜介夫道：「那麼，你快去向三公主請求一下吧。」

不遠處，傳來了鐵木巧兒的語聲，道：「不必請求，我已決定將紅娘子還給你們。」

「多謝三公主。」

「不必多謝，閣下少說幾句風涼話，就足感盛情了。」

「好說，好說。」

「請稍等，我去帶紅娘子過來。」

「要等多久？」

「大概一袋煙的工夫吧。」

* * *

在那天然石洞口自飲自斟的周侗，好像已經有了七分的酒意。

但不知是他對美酒有特別愛好，還是由於有心事而借酒消愁，有了七成酒意之後，居然還繼續飲下去。

這一段時間中，他是否已經知道裡面的紅娘子已經不見了呢？

按說，他是還不知道的。

因爲，他一直坐在洞口喝悶酒，也不曾離開過。

喝悶酒是最容易醉的，所以，他喝的酒雖然不多，人却已有了七成的醉意了。

當然，他雖然有了七成酒意，但對方才谷口所發生的打鬥，他還能聽得到的，但他卻像是一個局外人，莫不關心。

目前，他最關心的，是那隻盛

酒的竹筒。

竹筒中的餘酒已經不多了。

他將竹筒搖了一下，索性連酒杯都不用，捧起竹筒以嘴就筒，一口氣喝個精光。

然後，他扔掉了竹筒，呵呵一笑，道：「李太白說得好，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君同消萬古愁……哈哈……好一個與君同消萬古愁，只是，只是，我的乖女兒，妳究竟在哪裡……」

最後這一句話，幾乎是帶着哭聲說出來的，無限凄涼，令人聞之鼻酸。

事實上，他自己也禁不住熱淚盈眶。

婆娑淚眼中，他看到了一道幽靈似的人影。

那是這荒山窮谷的臨時主人——元廷末路公主鐵木巧兒。

鐵木巧兒那障面紗巾波動着，幽幽地嘆了一聲，道：「可憐天下父母心。」

周侗好像有點茫然地問道：「妳說甚麼呀！」

鐵木巧兒道：「沒……沒甚麼。」

周侗這才好像回過神來地歉笑道：「老朽思女心切，過於失態，倒教公主見笑了。」

鐵木巧兒道：「周老性情中人，本宮感動，欽敬尚不及，又豈有見笑之理。」

「多謝公主，外面情況如何？」

「已經結束了，我決定將紅娘子還給了他們。」

「公主說的是將紅娘子還給杜介夫他們？」

「是的。」

「噢……」

「周老還願意跟我繼續合作嗎？」

「當然願意。但凡作事，本該有始有終呀！」

「那很好，周老請稍待，我這就進去將紅娘子帶出來。」

說完，逕自向洞內走去。

周侗沒說話，沒阻止，也沒有趁機離開去。

由這一點，也足以證明，他是不曾到過裡面去看過，也不知道裡面的紅娘子早已失踪了。

也幸虧是這樣，否則，當鐵木巧兒由裡面走出來時，周侗縱然不被震驚得跳了起來，也必為之目瞪口呆才對。

因為，隨同鐵木巧兒出來的，還仍然是三個人——紅娘子和兩個青衣使女。

紅娘子依然容光煥發，柳媚花嬌。

當她經過周侗身側時，深深地盯了周侗一眼，並含笑招呼道：「老人家好。」

周侗有點茫然地點頭道：「好，好，謝謝妳！」

鐵木巧兒忍不住「噗嗤」一聲嬌笑，含含糊糊地道：「周老，走呀！」

＊　＊　＊

夜盡天明。

紅娘子在杜介夫等人的陪同下，默然的走出谷外，踏上歸途。

宋玲玲邊走邊笑問道：「紅姊姊，這幾天，妳該沒吃甚麼苦頭吧？」

紅娘子苦笑道：「還好，只不過是行動失了自由而已。」

宋玲玲道：「以後，妳可別單獨打甚麼先鋒了，跟咱們一起行動。」

紅娘子笑笑道：「多謝大妹子！」

杜介夫却禁不住啞然失笑道：「眞沒有想到，這次營救行動，竟然兵不血刃，出乎意外的順利。」

丁玫含笑說道：「說來，這還得歸功於馬嘯天父女的先前攪局，否則，我們必然得多費一點精神氣力了。」

杜介夫道：「不錯，但由於他們不打不相識，成了一家人，加上杜冲和鐵木巧兒這兩高手，對馬嘯天而言，等於是如虎添翼，對我方的困擾，也必然會相對地增多了。」

丁玫嬌笑道：「這倒好了，對方實力越强，才越夠刺激呀！」

紅娘子也嬌笑道：「大妹子可眞是初生之犢不怕虎啊！」

丁玫道：「紅姊姊，我已經不是初生之犢，該算是老江湖了。」

「比起紅姊姊我這個老江湖來又如何呢？」

「比起妳來，我當然還是太嫩。」

「像紅姊姊我這個老江湖，都免不了馬失前蹄，所以，行走江湖，可眞是活到老，學到老，可千萬大意不得。」

「是，多謝紅姊姊的金石良言。」

「不用謝，大妹子，不，小妹妹……」

丁玫截口不依地道：「怎麼我又變成了小妹妹了。」

紅娘子嬌笑道：「被人叫小妹妹，有什麼不好，如果有人稱我是小妹妹，那我一定開心得連覺都睡不着了，飯也吃不下去啦！」

緊接着，却是幽幽地一嘆，道：「逝者如斯乎，青春一去，是永不回頭了。」

丁玫道：「不，紅姊姊，妳也還很年輕啊！」

「三十出頭的人了，還算很年輕？」

「女人三十一枝花呀！」

「是那兒學來的油嘴滑舌？」

「不是油嘴滑舌，紅姊姊，看起來，妳還像是個花信年華的人，眞的。」

紅娘子幽幽的說道：「我知道，我的外表還相當的年輕，但是，我的心已經老了，尤其是最近幾天，更是老得太多太多了。」

丁玫笑道：「好啦，妳再要老呀老的，連我都給妳說老了。」

紅娘子似笑非笑的道：「年輕人的確是很可愛的。」

杜介夫接口說道：「是的，所以，世間只有青春無價。」

紅娘子說道：「有時候，我常獨自幻想，如果時光能夠倒流二十年，那有多好呀！」

杜介夫道：「時光倒流二十年，妳又爬在地下，撿鷄屎當作糖果吃，豈不妙哉，哈哈哈……」

紅娘子也跟着訕然一笑之後，才皺眉問道：「各位，這幾天有沒有看到我那使女小桃？」

丁玫搶先接道：「小桃也跟我們住在悅來客棧呀！」

紅娘子道：「我還擔心她會吃虧，想不到她倒過得滿愜意的。」

不錯，小桃是過得很愜意的，當他們一行人來到悅來客棧時，她正在大門口張望着，一見到了紅娘子，立即向前拉着紅娘子的手憨笑道：「小姐，妳總算回來了，這幾天我好為妳擔心，也好想念妳。」

小桃的話，好像有點親熱逾份了，但如果知道她們之間名雖主僕，實際上却是情如姊妹，就不以為是逾份了。

紅娘子是慰然一笑道：「現在，不用想念我了，快去弄洗澡水，我要好好地將一身霉氣洗掉。」

「是！」

小桃嬌應着飛奔入內而去。

紅娘子扭頭向宋玲玲問道：「大妹子，這幾天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消息？」

宋玲玲含笑反問道：「紅姊姊說的是那一方面的消息？」

「比方說，咱們的大隊人馬，為什麼還沒到這裡來？」

「這個……據我所獲得的最新消息，他們到達這兒的日期還沒法確定，可能是一兩天，也可能是三五天。」

「那是為什麼呢？」

「因為，連天豪雨，發生山崩，將官道阻斷了。」

「噢！」

「所以，必須等官道修復以後才能通行，日期就難以確定了。」

紅娘子輕嘆了一聲，道：「這一來，怕只怕夜長夢多了。」

宋玲玲苦笑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目前，祇好加强警惕，格外小心了。」

小桃匆匆地趕了過來，道：「小姐，洗澡水已經放好了。」

紅娘子扭頭向杜介夫、宋玲玲二人道：「我要去沐浴，你們小兩口子折騰了一夜，也該歇息一下了。」

杜介夫夫婦同時含笑說道：「多謝紅姊姊的關注。」

以杜介夫夫婦目前的成就而言，熬個通宵實在算不了什麼一回事，所以，小兩口子亦沒有遵照紅娘子的好意去歇息，却相偕進入了丁玫的房間。

不過，杜介夫夫婦進入了丁玫的房間，却好像有點令人費解。

不錯，憑杜介夫夫婦、丁玫等三人目前的成就，熬個通宵，算不了什麼，但，如果有機會歇息，總是比不歇息的好。

現在，他們三人明明是有機會歇息而不歇息，這是為了什麼呢？

＊　＊　＊

紅娘子進入浴室之後，小桃顯得很輕鬆地回到她自己的房間。

但小桃才進入房間，就被人制住了。

制住小桃的是周侗。

周侗是什麼時候進入悅來客棧？並進入小桃的房間中的，他為什麼要制住小桃呢？

難道說，他人老心不老，竟然對一個小丫頭有興趣？

以周侗身手之高，要對付小桃這個丫頭，自然是手到擒來，連驚呼的機會都不可能有。

事實上，小桃也沒有驚呼的機會就被周侗制住了。

但制住小桃的周侗，却沒有進一步的行動，只是貼着小桃的耳邊說了幾句話，只見小桃不加思索的點點頭。

情況很明顯，周侗是向小桃提出什麼問題。

連啞穴都被制住的小桃，對周侗所提出的問題，自然是只能以點頭或者是搖頭來表示答覆。

然後，周侗又向小桃說了幾句什麼話之後，立即解開小桃被制的穴道，悄然退出。

周侗已經走了，但小桃却還是一臉的茫然神色，怔立當場。

令人費解的是，當紅娘子沐浴之後，小桃卻沒有將方才所發生的事向紅娘子報告，却向紅娘子報告了另一件事，道：「小姐，杜公子說，他們在丁姑娘房間中，等妳吃早點。」

「噢！」

紅娘子漫應着，步向丁玫的房間。

小地方的客棧房間，都小而簡陋。一床、一椅、一個梳粧台之

外，就別無長物了。

當紅娘子進入了丁玫的房間中時，一股撲鼻的牛肉香味，使她精神爲之一振，而不自覺地嚥下一口口水，道：「好香。」

丁玫含笑說道：「這是本地有名的牛肉粉，紅姊，請妳趕快吃吧，已經快涼了。」

目光所及，梳粧枱上，除了一碗牛肉粉之外，還有三隻空碗，這表示杜介夫等人都已經吃過了。

經常跑馬頭的江湖朋友，都不會否認，湖南地區的牛肉粉，和湖南臘肉，都是別的地方沒法吃得到的美味。

別說是能大快朵頤，即使聞到那股的香味，如果說能令人垂涎三尺，是未免太誇張，但，令人爲之食指大動，却是絕對正確的。

現在，紅娘子就爲之食指大動了，連謝都不謝一聲，就據桌大吃了起來。

當然，小房中無「案」可據，只不過是將原本坐在梳粧枱前的椅子上的丁玫，擠到床沿，跟杜介夫夫婦坐成了一排，「據梳粧枱」大吃而已。

紅娘子是眞的餓了，以最快的速度吃完了之後，才顯得很滿足地說道：「哦，眞過癮。」

丁玫抿唇微笑道：「紅姊，看妳這樣吃法，好有一比。」

紅娘子含笑接道：「怎麼比法？」

「我不敢說。」

「笑話，天不怕，地不怕的『紫丁香』，會有不敢說的話？」

「因爲妳是紅娘子嘛。」

「那……要怎麼樣才敢說。」

「必須先承諾不罰我才行。」

「好，我答應了。」

丁玫這才似笑非笑地說道：「有點兒像是才由餓鬼地獄放出來的。」

紅娘子苦笑道：「小丫頭，記着，我雖然不罰妳，但有機會時，我一定會讓妳試試餓鬼的滋味。」

丁玫嬌笑道：「妳不是閻王爺，我不怕。」

紅娘子道：「閻王爺算老幾，告訴妳，小丫頭，有時候，我比閻王爺還可怕得多呢。」

宋玲玲含笑接口道：「夠了，紅姊姊，現在，該說正經事了。」

紅娘子笑笑道：「說吧！」

宋玲玲正容說道：「目前，押寶的主力雖然還沒有來，但情況却比以前更爲嚴重起來。」

「噢！」

「我們都瞭解，對方對這批的珠寶，馬嘯天和鐵木巧兒二人，不論受多少挫折，都不會死心的。」

「唔！」

「以前，他們是兩股勢力，各自爲政，必要時，我們是可以採取各個擊破的政策。」

「但現在，他們兩股勢力合併了。」

「所以，我才說，目前的情況，比以前更爲嚴重起來。」

紅娘子注目問道：「賢夫婦是否已有應付之良策？」

杜介夫首先搶說道：「目前還沒有，暫時以不變應萬變，且等咱們的主力到達這兒之後再說。」

紅娘子點點頭道：「看來，也只好是這樣的了。」

杜介夫道：「不過，在等待的期間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紅娘子「哦」了一聲，問道：「是什麼事情？」

杜介夫道：「我說的就是那批取自江彪跟古永春的霸道火器。」

「對了，方才各位將我救出來時，眞的是由於那霸道火器，才兵不血刃出乎意外的輕鬆？」

「是眞的。」

「那批火器，一共是多少支？」

「八支。」

「這也就是說，如果一支火器可當一個高手運用，誰掌握它，誰就等於增加八個高手。」

「是的，但事實上，如果運用得當，一支火器足可以當做兩個或三個高手而有餘。」

宋玲玲含笑接道：「但如果運用不得當，或者運用的人本身功力不夠，就像上次被我們接收時一樣，那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是的。」紅娘子正容的說道：「江彪的幕後指使人一定心有不甘，而設法收回去的。」

宋玲玲道：「如果不幸而被鐵木巧兒收了回去，由於前車可鑑，再想接收回來一定不可能，而後果就非常嚴重了。」

杜介夫道：「所以，目前當務之急，就是如何防止這批火器被盜。」

紅娘子點點頭道：「是的，是應該特別嚴密防守才對。」

一頓話鋒，又注目地接問道：「現在，是誰在防守那批火器？」

杜介夫道：「是丁府的四位家將。」

紅娘子問道：「就是丁家大妹子的家將了？」

杜介夫道：「是的。」

紅娘子道：「强將手下無弱兵，丁府的家將，自然是堪當重任。」

丁玫含笑接道：「紅姊姊過譽了，其實，不但寒家的家將不堪當此重任，即使加上我這個丁家的少主也感到不勝惶恐……」

紅娘子截口嬌笑道：「小丫頭，怎麼也懂得謙虛了起來？」

丁玫笑道：「紅姊姊，不是謙虛，是實話實說，紅姊姊瞭解，咱們的主人還在後頭，妳又在元廷廷主那邊當貴賓，除了我跟杜大哥夫婦之外，實在無可用之兵，所以……」

紅娘子又截口道：「所以，才不得不動用貴府的家將。」

丁玫點點頭道：「是的。」

杜介夫含笑接道：「也所以，決定借重妳紅姊的虎威。」

「我的虎威？」紅娘子苦笑道：「那我豈不成了母老虎了？」

丁玫抿唇微笑道：「做母老虎有什麼不好的呢？」

紅娘子道：「既然妳對母老虎的頭銜有興趣，那就請杜兄弟借重妳的虎威吧！只是，我提醒妳，當心嫁不出去。」

杜介夫含笑接道：「我保證，妳們兩位都一定嫁得出去。而且，一定會嫁個如意郎君，現在言歸正傳，妳們兩位的虎威都得借重。」

紅娘子道：「這是說，要我也去保護那批火器？」

「是的。」

「好呀！你們小兩口子，可眞會偷懶。」

「有了大姊妳和小妹偏勞，我們夫婦自然樂得偷懶呀！」

「玩笑歸玩笑，我瞭解你們小兩口子，所以作此安排是爲了免除後顧之憂，以便專心對付鐵木巧兒和馬嘯天那批人。」

「多謝紅姊姊體諒！」杜介夫含笑接問：「那麼，紅姊姊是答應了？」

紅娘子苦笑道：「衝着你們小兩口的面子，我能不答應嗎？」

接着，目注丁玫眉梢一揚，說道：「大妹子，咱們這兩頭母老虎，一定要爭氣，誰要是不長眼睛，膽敢前來冒犯咱們的虎威……」

丁玫飛快地截口接道：「就把他當點心的吃掉。」

紅娘子笑着道：「好，虎父虎女，這才不愧是丁爲元大俠的掌上明珠。」

一頓話鋒，又向杜介夫問道：「杜兄弟，我這個新加入的母老虎，幾時走馬上任？」

「就是現在。」杜介夫向丁玫正容說道：「大妹子，妳帶紅姊姊熟悉一下環境，休息時，二位輪流休息，從現在開始起，二位中必須永遠有人在那兒坐鎭。」

丁玫興奮地道：「得令，紅姊姊，咱們走吧！」

* * *

說來眞難以令人相信。

那批火器密藏的地方，就是悅來客棧，後面菜園中的一個地窖中。

地窖本來是用來儲藏一般蔬菜、地瓜之類的食品之用的，上面還蓋了一小間柴房。

像這樣的場地，其簡陋之處，自然是不在話下。

不過，簡陋歸簡陋，那四名丁府的家將，倒是非常的盡職。

四人中，兩個守在地窖入口處，兩個守在柴房中，每人手中都端着一支火器，全神戒備着。

像這情形，如果有人想動這批火器的腦筋，可實在不容易哩！

紅娘子目光一掃之下，嬌笑道：「眞想不到，會是這樣的一個秘密處所。」

宋玲玲笑問道：「紅姊姊不同意？」

紅娘子道：「我不但同意，而且，還非常欽佩你們的巧思。」

「巧思？」

「兵家常說，最危險的地方也算是最安全的地方呢！」

紅娘子微頓話鋒，又含笑問道：「像這樣的巧思，還不值得我欽佩嗎？」

丁玫苦笑着一嘆，道：「看來，恐怕世間上沒有什麼秘密可以瞞得過妳這個鬼靈精了。」

紅娘子幽幽地道：「我也不是什麼鬼靈精，不過比妳多吃幾年大米飯，多一點兒江湖閱歷而已。」

接着，又輕嘆了一聲，說道：「如果我眞是什麼鬼靈精，又怎會有這次馬失前蹄呢？」

「這叫做人有失手之時呀。」丁玫正容接道：「紅姊姊，已經過去的事，不必再耿耿於懷了，現在，還是談正經事吧！」

「很好。」紅娘子美目一轉道：「這兒既是由咱們兩個人負責，自然是分班輪守。」

「我也是這麼想。」

「爲了節省體能，貴府家將也分成兩班。」

「唔！」

「由於你們昨宵都折騰了一夜，需要調息，所以，由現在到中午，由我負責。妳負責午後到天黑，這也就是說，在正常情況下，咱們以六個時辰爲一班，貴府家將也照此輪值。」

丁玫連連點頭，道：「好，咱們就這樣的決定。」

宋玲玲指手一指三丈外圍牆邊的一株高大榕樹，說道：「這株榕樹，枝繁葉密，既可隱蔽身形，又視野廣闊，可以大加利用。」

丁玫含笑接道：「這眞是智者所見略同。」

紅娘子道：「那麼，我開始輪值，妳回去歇息吧，對了，貴府家將，也可以減少二位了。」

一天時間，很快的過去。

當夜幕下垂時，又輪到紅娘子

當值。

公事公辦，丁玫交班時，照樣清點火器數目，並正容道：「紅姊姊，天黑了，妳的責任也加重了，可得格外小心。」

「我知道。」紅娘子接問道：「小妹，有沒有發現可疑的跡象？」

丁玫道：「到目前爲止，還沒有發現甚麼可疑的。」

其實，誠如她們那巧思下的安排，這並不秘密的場所，不可能被人察覺。

所以，一整天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跡象，也是意料中事，也所以晚餐後的杜介夫夫婦和丁玫等人，都很放心地離開悅來客棧。

杜介夫等人爲什麼會離開悅來客棧？

他們的離開，是否曾經告訴過紅娘子呢？

夜深沉，小鎮上的更鼓聲清晰可聞——已三更了。

馬上就要進入午夜了。

但，客棧中仍然不見杜介夫等人的踪影。

杜介夫本人不回客棧不要緊，憑他們夫婦的身手，也不可能出什麼意外。

但，丁玫還不回來，却是太不尋常了。

丁玫、紅娘子都是防守那批火器的主持，現在，很快就是丁玫接班的時間，她怎麼可以不及時趕回來哩！

高踞大榕樹上，全神戒備的紅娘子，正手持一具噴火器，默然的沉思着。

如果有人能看到現在的紅娘子，一定會爲之大惑不解。

因爲，她雖然端着火器，却並不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地在全神戒備，反而像老僧入定似地，眼觀鼻，鼻觀心地在打坐，不，也不像在打坐。

因爲，打坐行功是心如止水，神遊物外，臉上不可能有表情的。

但，目前的紅娘子，却有強烈而顯著的表情。

她的俏臉上，洋溢着一片焦急神情，兩道黛眉，也在連連聳動，又深深的緊鎖。

很顯然，紅娘子好像有着很嚴重的心事。

她，究竟有什麼心事呢？

忽然，一聲貓頭鷹的鳴叫聲，使她微闔的雙目張了開來，她的嬌軀，也好像震動了一下。

看來，紅娘子不但有着很嚴重的心事，而且，也好像太緊張了。

本來，這悅來客棧後的菜園，可算是緊鄰衡山山麓，深更半夜時，由山區中傳來了貓頭鷹的叫聲，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那貓頭鷹好像有意跟她開玩笑，繼第一聲之後，稍停，又連叫了三聲。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對貓頭鷹的印象，絕對不比對烏鴉的好，而貓頭鷹的叫聲，在深夜中聽起來，不但不好聽，而且，還令人有些恐怖。

但，目前這不好聽而又令人恐怖的貓頭鷹的連續叫了三聲，却使紅娘子俏臉上的焦急和不安，一下子消逝無踪。

不過，紅娘子的臉色，剛剛舒展開來，却又由於夜空中傳來的一連串朗笑聲，而立刻爲之大變而特變。

發出朗笑聲的是杜介夫。

朗笑聲過後，只聽得杜介夫說道：「杜冲，畢竟咱們是本家，緣份不淺，又碰頭了。」

接着是宋玲玲的聲音：「喲，劉當家的、諸當家的也來了，眞是羣豪畢集，盛哉！盛哉！」

所謂「劉當家的」和「諸當家的」，自然是鐵木巧兒口中的那不知是什麼來歷的「劉老」和「大漠飛狐」的諸光斗二人了。

杜介夫的語聲又道：「咦！怎麼那位落魄公主鐵木巧兒沒有來？」

杜冲的話聲冷笑道：「你們兩口子，有沒有完的？」

杜介夫的語聲道：「本來還沒有說完，既是閣下不愛聽，就馬馬虎虎，暫時到此爲止吧！」

杜冲的語聲又道：「怎麼只有你們夫妻兩個？」

「我認爲有『乾坤雙煞』在這兒伺候各位，也已夠隆重了。」

「不見得。」

「噢！」

「還有一個丁玫呢？」

「必要的時候，你會見到她的。」

「你知不知道，今宵咱們爲何而來？」

「我正感到納悶。」杜介夫的語聲笑道：「你們的目的是搶那批元廷珠寶，現在那批珠寶還遠在百十里之外，你們便大張旗鼓，跟到這兒來幹什麼嘛！」

杜冲的語聲冷笑道：「你是水仙不開花——裝蒜！」

「沒這個必要。」

「那你眞的不懂？」

「不錯。」

「好，我告訴你，咱們是爲了收回那批噴火器而來。」

「哈……」

杜介夫忽然發出了一串震天狂笑。

狂笑聲穿雲裂瓦，有如天鼓齊鳴，震得宿鳥紛飛，而周圍的樹葉亦爲之紛紛洒落。

杜冲的語聲道：「我知道你的

功力不弱，用不着炫耀。」

杜介夫的語聲道：「你以爲，我是在炫耀示威？」

「難道不是嗎？」

「絕對不是。」

「那你鬼叫些什麼？」

「我只是笑你不但太天眞，也太無知了。」

「噢！」

杜介夫的語聲一個字一個字地沉聲說道：「杜冲，那批火器在『乾坤雙煞』手中，別說是你，就算是妳姨媽木明珠親自前來，也休想能收得回去！」

馬嘯天的語音忽然插口沉叱道：「小子太放肆了！」

杜介夫的語聲道：「現在，好像只差一個鐵木巧兒沒有出場。」

馬嘯天冷笑道：「你很失望？」

「我不會失望，該來的遲早都會來，是不是？」

「你明白就好了。」

「你我心中明白得很，至於說到『放肆』，說幾句目無餘子的話，又算得了什麼呢，還有更放肆的行動，讓你大開眼界哩！」

杜介夫微頓話鋒，又沉聲道：「小妹，該妳表演了。」

一聲嬌笑，傳出了丁玫的語聲，道：「得令。」

「嘿」的一聲，昨宵在鷹愁澗中的歷史又重演了。

只見一道火光，疾射而出。

熊熊烈焰中，隱身大榕樹上的紅娘子已將現場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圍牆外十多丈處，一片斜坡上，一字橫排着馬嘯天、杜冲、諸光斗、「劉老」等四人。

此四人的對面約莫八丈處，杜介夫、宋玲玲夫婦併肩卓立。

杜介夫夫婦左側丈遠處，「紫丁香」丁玫臉含微笑，俏立當場。

馬嘯天等人左右翼五丈處，每一邊都是人手一具噴火器的兩個勁裝漢子。

加上丁玫手中的噴火器，一共是五具噴火器，瞄準着馬嘯天等人。

此情此景，馬嘯天等人固然是震驚得呆如木鷄，作聲不得，大榕樹上的紅娘子更是俏臉一片鐵青，銀牙咬得「格格」作响。

杜介夫得意地笑道：「馬當家的，你該心中有數，我已經手下留情了。」

馬嘯天冷笑道：「你小子也該明白，以咱們雙方現有的實力來說，如果老夫不作瓦全之想，咱們這邊，不可能死光，你們小兩口子，也至少有一個要替咱們已死的人墊背，你信是不信？」

杜介夫笑笑道：「嗯，我好像應該相信。」

「那你作何打算？」

「你說呢？」

馬嘯天沒有答話，却以傳音入密的功夫跟他身邊的諸光斗交談起來。

只見諸光斗一面傳音交談，一面却是一副無可奈何的苦笑狀。

杜介夫忍不住笑問道：「馬當家的，商量好了沒有？」

馬嘯天怒聲喝道：「老夫毋須商量什麼！」

「是否已經決定不作瓦全之想？」

「那要看你了，你不是自以爲已經佔了絕對的優勢嗎？」

「不錯，但是，我還不想利用這種優勢。」

「噢！」

「有道是，兵兇戰危，如果能夠避免，最好是毋須兵戎相見。」

「你說得眞好聽。」

「難道你願意來一個兩敗俱傷？」

「那依你之見呢？」

「依我之見嘛……」杜介夫正容接道：「好聽的話與不好聽的話免了，反正到目前爲止，誰也沒吃虧，那麼，今宵之事，到此爲止，怎麼樣？」

丁玫忽然沉喝一聲道：「趙大當心後面。」

趙大就是在馬嘯天右翼的兩個丁府家將之一。

原來現場中的四名丁府家將，分別以趙大、錢二、孫三、李四命名。

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丁府出來的家將，決非泛泛之輩。

丁玫的話聲未落，趙大已經疾速地車轉身軀，手中的火器，對着準備偷襲他的人。

準備偷襲趙大的人是馬勝男。

馬勝男偷鷄不着蝕把米，面對着對方手中的噴火器，饒她平日刁鑽、潑辣、口若懸河，此刻却是呆立如木鷄，一臉尷尬相。

丁玫却嬌笑一聲道：「馬大小姐，像妳這麼綺年玉貌的大美人，如果一下子變成一具焦屍，可划不來的哩！」

馬勝男冷笑道：「有種，妳就發射火器吧！」

丁玫嬌笑如故道：「如果妳馬大小姐活得不耐煩了，我一定成全妳。」

馬嘯天却扭頭向愛女沉叱道：「丫頭，給我退回去！」

馬勝男沒有遵乃父之命退回去，却也沒有再跟丁玫鬥嘴。

杜介夫含笑接問道：「馬當家的，我現在等你的答覆哩！」

馬嘯天冷然接道：「就照你的意思，今宵到此爲止吧！」

杜介夫道：「好，這才是最明

智的抉擇。」

一聲冷笑傳自圍牆上道：「可惜我不答應呢！」

那是紅娘子。

紅娘子臉寒似冰，手中的火器對準杜介夫夫婦，連聲冷笑着。

杜介夫含笑接道：「鐵木巧兒，妳終於自己現出原形來了。」

原來鐵木巧兒就是紅娘子，紅娘子就是鐵木巧兒。

這麼一來，以前的一些不可理解的疑問，也都一下子豁然貫通了。

比方說，昨天晚上在鷹愁澗中石洞內，紅娘子突然失踪，又終於由石洞內被帶了出來，原來那都是她所玩的「虛虛實實」、「假假眞眞」的把戲。

鐵木巧兒又一聲的冷笑道：「少廢話，杜介夫，現在，我正式命令你，立即下令將五具噴火器，交還給馬老爺子。」

杜介夫安詳的反問道：「如果我不答應呢？」

鐵木巧兒道：「你非答應不可！」

「何以見得？」

「因爲，不答應，你們兩口子立刻就會變成兩具焦屍。」

「可是，我知道答應以後，我們夫婦倆還是會變成焦屍。」

「不會，由於咱們相處的這一段日子裡，各位都對我很不錯，所以我保證，只要你能交出火器，絕對不會傷害你們。」

杜介夫笑了笑道：「這麼說來，妳還算是有點良心，所以，我也不妨跟妳說老實話，別說是以後妳傷害不了我們，就算目前我不交出火器來，妳也同樣地傷不了我們。」

鐵木巧兒臉色一變，道：「難道我這個火器是假的？」

杜介夫正容點頭道：「不錯。」

「地窖中的其餘兩支，也是假的？」

「不……那是眞的。」

「只有丁玫跟我輪流值班時所用的這一支才是假的？」

「不錯。」

「你……早就知道我的眞實身份？」

「不，我是到目前才知道。」

「那你爲何會有這樣的安排？」

「因爲，我對妳心有所疑。」

「是由於周倜大俠對你提供了什麼消息？」

「可以這麼說。」

鐵木巧兒幽幽地嘆了一聲。

杜介夫又道：「不過，周大俠並未指明是誰，只提醒我有一個年輕而漂亮的姑娘在暗中跟我作對，並暗示這位姑娘，很可能是他正在苦尋不着的女兒，囑咐我如果狹路相逢時，手下留情。」

鐵木巧兒呆立如木鷄，沒接腔。

杜介夫注目接問道：「姑娘，妳是不是周倜大俠的女兒呢？」

鐵木巧兒仍未接腔。

杜冲却冷笑一聲，道：「這眞是笑話了，一位當紅的元廷公主，又怎會是周倜大俠的女兒？」

杜介夫冷然接道：「杜冲，對於自己不了解的事，最好不要自作聰明。」

馬嘯天向杜冲打了一個眼色，制止他與杜介夫爭論的手勢，並以傳音功夫說：「小子，你知不知道這女人跟姨丈我也有一段香火緣，算算，不論她是公主也好，是平民也好，就當做是一場春夢吧！」

杜冲苦笑着嘆了一聲。

杜介夫嘴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圍牆內傳出周倜的語聲，道：「杜老弟，老朽已經證實了，她是我的女兒。」

話落一現，周倜已躍登圍牆之上，跟鐵木巧兒併着站在一起，並語聲帶戰地道：「女兒啊！現在，妳可不要再逃避甚麼了。」

鐵木巧兒俏臉上肌肉抽搐着，目蘊淚光，却是仍未接腔。

周倜轉向馬嘯天正容道：「恩主，請受老奴最後一次請求，脫離這個是非圈，好嗎？」

馬嘯天尷尬地一笑，一句話不說，一揮手，飛身疾射而去。

目注對方的人紛紛離去之後，杜介夫才向周倜笑道：「恭喜周大俠多年心願得償，骨肉團聚，此種大喜事，不可無酒，並該不醉無歸。」

周倜携着愛女的手，飄落圍牆下，一臉的興奮的神色，滿眶的熱淚，高興的道：「多謝老弟台，老朽眞不知該說甚麼才好！」

杜介夫道：「現在，甚麼都不必說，待會多喝幾杯酒就行了。」

丁玫插口嬌笑道：「可惜半夜三更的，沒法弄到美酒佳餚。」

杜介夫神秘地一笑道：「小妹，妳且看看杜大哥的袖裡乾坤吧！」

杜介夫的袖裡乾坤，是在他房間之中，早就準備好了一桌豐盛的酒席。

湖南地區的客棧，當地人稱爲「伙鋪」，都是兼營餐館的。

所以，只要你有銀子，半夜三更，也照樣能吃到美酒佳餚。

杜介夫所預訂的酒席，雖然談不上甚麼山珍海味，但在周家集這等地方，却算是最豪華的酒席了。

美中不足的是儘管杜介夫夫婦，所住的是這家客棧中最好也最大的上房，但加上一桌酒席，和周

倜父女、丁玫等三人之後，還是顯得太擠了一點兒。

一進入房間，丁玫就「哇」地一聲道：「杜大哥，你們兩口子好壞，連我也瞞過了。」

宋玲玲搶先道：「給妳一個意外的驚喜，不是更好麼？」

周倜父女已被杜介夫硬行拖上首座席位上，朗聲地一笑道：「周姑娘已認祖歸宗，從現在起，甚麼紅娘子，甚麼鐵木巧兒都不用了，周老，你就給令嬡取個新的名字吧？」

鐵木巧兒搶先說道：「不，杜公子，我還要保留『巧兒』的這個名字。」

這一陣子的變化實在太多太快了，連稱呼方面，也有了一些沒來由的變化。

杜介夫對周倜，由周大俠改爲周老，好像親熱了一些。

但「紅娘子」對杜介夫却由「杜兄弟」變爲「杜公子」，好像反而顯得生份起來了。

而且，這一陣子的「紅娘子」，也好像是完全換了一個人。

原來烟視媚行，艷光照人的她，現在，却像小鳥依人，緊偎着老父身邊，顯得那麼楚楚可憐。

杜介夫輕輕一「哦」，沒有接腔。

鐵木巧兒又幽幽地接道：「因爲，巧兒巧字，是我娘替我取的。」

杜介夫正容說道：「既是令堂所取，那當然是保持原有名字爲是。」

周倜的嘴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杜介夫含笑舉杯道：「來，喝酒。」

周倜也含笑說道：「老朽父女借花獻佛，先敬各位一杯。」

父女倆一仰脖子，喝了個杯底朝天。

杜介夫夫婦和丁玫等人也了乾一杯之後，杜介夫才爽朗地一笑道：「周老，這等喝法，是否太斯文了？」

周倜反問道：「依老弟之高見呢？」

杜介夫又笑笑道：「依在下之『高見』嘛，誰也不用敬誰，各隨自己酒量，喝到九成爲止。」

周巧兒嬌笑道：「不是已經說好『不醉無歸』的嗎？」

杜介夫道：「馬馬虎虎，喝到九成，也差不多了。」

周倜點點頭道：「不錯，大敵當前，還是保持一分清醒才是。」

杜介夫道：「而且，賢父女劫後重逢，必然有很多話要說，如果喝得爛醉如泥，舌頭打結，變成有口難言，那多煞風景。」

周倜含笑點首道：「對對對，杜老弟善體人意，老朽先謝了。」

暗渡陳倉　珠寶抵京

「不用謝，喝酒。」

觥籌交錯，賓主盡歡，一直到四更時盡，才分別就寢。

其實「分別就寢」四字，目前還談不上。

大敵當前，杜介夫夫婦和丁玫等三人，還得分別在客棧四週巡視一番，以策安全。

周倜更是跟入愛女房中，展開了父女倆劫後重逢的悄悄話。

周倜接過巧兒遞過的香茗，淺淺地喝了一口，就急不及待地問道：「巧兒，妳娘現在在哪裡？」

周巧兒黯然的一嘆道：「她老人家早就去世了。」

周倜身軀一震，道：「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周巧兒幽幽地道：「也就是國破家亡的那一天。」

「是被人殺死的？」

「不，她是被太后毒死的，很多嬪妃，都在同一天被毒死，以免落入敵人之手中。」

「她沒有告訴過妳的眞實身世？」

「沒有。」

周倜長嘆一聲，黯然垂頭。

周倜內心的難過，是不難理解的。

他對她一往情深，數十年來，一直念念不忘。

可是，她却連女兒的身世也不肯加以說明，這情形，又怎不教他黯然神傷？

但周倜是很明理的人，他了解，年輕少女，感情容易衝動，在熱戀中時，可以愛得一塌糊塗。

可是，一旦情天生變，再加上年事增長時，現實問題就重於一切了。

就以周倜的情人阿蘭娜來說吧！

當她進入皇宮的最初幾年，必然很難過，也必然懷念她的舊情人。

但，時間可以冲淡了一切，尤其是男女之間的感情。

什麼「非君不嫁」、「非卿不娶」、「海枯石爛」、「此情不渝」等故事，只是於小說或戲劇中去尋求，現實生活中，不是絕對沒有，却也是絕不會多見。

周倜本身就是一個例子。他儘管對阿蘭娜數十年來念念不忘，不也另娶和生了兒子。

那麼，阿蘭娜不會將巧兒的身世說明，也自有她的理由。

站在阿蘭娜的立場，自己已經習慣，女兒也成了金枝玉葉，自己

既然沒力量改變現實，那麼，說明女兒的眞正身份，豈非徒增困擾？

所以，目前的周倜，沒有責怪阿蘭娜的意思，只不過是撫今思昔，有着太多的傷感而已。

少頃，周巧兒才幽幽的一嘆道：「爹爹，你不諒解她老人家？」

周倜搖首苦笑，道：「開始是有一點不諒解，但現在，我想通了，我沒有理由不諒解她的。」

周巧兒也苦笑道：「其實，當她老人家彌留之際，是想說出我的身世的，那時候，爲時已晚……」

周倜截口問道：「是還沒有說完，就嚥了氣麼？」

「是的。」

「當時，她是怎麼說的？」

「她老人家是由懷中掏出那心形玉珮，要我佩帶在胸前，說這是我生父的紀念玉器，他姓周……」

「剛好說到姓周時，就嚥了氣？」

「是的。」

「妳說，那心形玉珮，是由她懷中取出來的？」

「是的。」

周倜慰然一笑，仰首「喃喃」自語道：「還好，她也並非忘記我。」

接着，却又注目問道：「巧兒，前次在那山神廟中，我曾經提到過這些，當時，妳爲何不承認？」

周巧兒苦笑道：「爹，當時，我有我不能承認的困難。」

「是什麼困難？」

「第一，我已經是一個聲名狼藉的壞女人，提不起勇氣來承認。」

「還有第二？」

「是的。」

「好，說下去。」

「第二，爲了那批珠寶，我費了太多的心血，也犧牲了不少人命，我不甘心中途而廢，因爲，我了解，一經承認，你就不會容許我再插手了。」

「該沒有第三了吧？」

「沒有了。」

周倜拈鬚微笑道：「傻丫頭，妳這兩個理由，只有一個說對了。」

「是哪一個說對了？」

「是第二項。」

「噢！」

「至於第一項，我了解，也能諒解，因爲妳畢竟有一半元人血統，以孤臣孽子之心，想替元廷盡一份心力，就不得不犧牲色相，以蕩婦姿態，周旋在草莽羣雄之間，以壯大自己的力量，這一份苦心，是值得同情，也值得諒解的。」

周巧兒目含熱淚，道：「謝謝爹爹的諒解，爹爹，我現在好高興。」

周倜含笑接道：「高興就好，謝却大可不必，誰教我是妳的爹爹，更何況，妳本身却並沒有錯。」

周巧兒帶淚笑道：「爹，您太好了，對了，您是怎麼樣證實我是您的女兒的？」

「猜猜看。」

「我是猜不着才問呀！」

「那妳去問問小桃好了。」

「哦……我明白了，您是在小桃口中證實我左足上的特徵？」

「也由小桃口中，證實妳胸前的玉珮，是心形的玉珮。」

一頓話鋒，又含怒地接道：「巧兒，對於妳的過去，爹雖然已經諒解，也諒解了，但有一點，却沒法諒解妳。」

周巧兒一楞，道：「是那一點兒？」

周倜道：「就是妳已明明知道我是妳爹，也明知道爹找得妳好苦，却還忍心不承認，我問妳，如果不是我由小桃口中證實，妳還要胡鬧到什麼時候？」

周巧兒帶點兒撒嬌的口脗，道：「爹，您已經諒解我了，幹嘛還要算那陳年的舊帳？」

周倜這才展顏一笑道：「好，不算陳年帳可以，但必須做點補過的工作。」

「如何一個補『過』法？」

「發揮妳的影響力，遣散妳所糾集的那個班底。」

「這個……恐怕不容易。」

「盡力而爲，能做多少就多少，爹也在一旁助妳一臂之力。」

周巧兒點點頭道：「好，女兒一定全力以赴就是了。」

「對，這才是我的乖女兒。」周倜慰然一笑之後，又輕輕嘆着接道：「巧兒，不是爹强人所難，我想，妳跟那批元廷遺老都心中明白，元廷氣數已盡，朱明朝是天命所歸，逆天行事，只有徒使生靈塗炭而已。」

* * *

當周倜父女倆刦後團圓，娓娓地密談之間，馬嘯天跟杜沖、諸光斗等三人都也在一戶借住的農民家中閑聊着。

這一戶農家，是屬於小康之家，不但一切陳設都頗爲講究，連所供應的飲食也似很豐盛。

馬嘯天等三人所圍坐的八仙桌上，不但有自釀的美酒，還有鷄、鴨，魚肉和兔肉。

不過，美酒已盡，佳餚已殘，他們三個，已經是酒醉飯飽了，又應該說是四個，因爲八仙桌上，空着一位還有一副用過的筷碗，那顯然是馬勝男所用的。

現在，馬勝男獨個兒在外面的小院落中，面對一個小魚池，默然

沉思着。

這位跟丁玫一樣，豪邁不讓鬚眉的馬勝男大小姐，居然很文靜地獨個兒觀起魚來了，的確令人意外。

她是眞的來觀魚？

還是有着某種的心事呢？

* * *

馬嘯天忽然苦笑着一嘆道：「杜沖，一切都過去了，忘了她吧。」

杜沖也苦笑道：「姨丈，你能忘得了她嗎？」

「站在我的立場，忘不了也得忘。」馬嘯天苦笑如故地說道：「你想想看，做姨丈的與甥兒成爲襟兄弟，傳將出去，豈非笑話。」

原來他們說的是紅娘子。

杜沖不以爲然道：「那是過去，我們雙方都不知道。」

「不錯，現在，已經知道了，就必須忘掉了她。」

「可是，我忘不了，現在，我才懂得，什麼叫『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了。」

「所以，你決定不跟我去？」

「這是主因。」

「還有次要原因？」

「是的，那批購自羅刹國的火器，我一定要設法收回來。」

馬嘯天沉思着道：「杜沖，你有沒有想過，這兩個目的，都不易達到的？」

杜沖道：「我了解，但不論有多少困難，我都要設法克服，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但我提醒你，儘力而爲，不要太勉强。」

「我懂。」

「我也讓諸兄和你表妹留下協助你吧。」

「多謝姨丈。」

「不用謝，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要提醒你。」

「噢……」

馬嘯天向透過窗口可以看到的馬勝男的背影呶了呶嘴，壓低語聲道：「杜沖，丫頭自從見到你之後，整個人都變了，你有否察覺得到？」

杜沖一楞道：「沒有啊！」

在一旁的諸光斗插口笑道：「你老弟身在福中不知福，只想着紅娘子，自然不會覺察到這些呀。」

杜沖楞了一楞，道：「二位老人家，別再打啞謎好不好？」

馬嘯天苦笑道：「好，我明白的告訴你，丫頭之所以留下來，不是我的意思，是她自己請求的。」

杜沖仍然有點兒惑然地道：「這有什麼不對呢？」

諸光斗道：「也沒有什麼不對，只不過你這位小表妹的一縷情絲，已經縛在你的身上了。」

杜沖不禁啞然失笑道：「這怎麼可能呢？」

「怎麼不可能？」

「在我的心目中，她一直是一個還在地下爬行的小丫頭呀！」

「小丫頭已經長大了。」

「諸老，我比她大多少歲，您老知不知道？」

「不論大多少歲，都不是問題。」

「諸老，我比她足足大了十七歲。」

「我再說一遍，這不是問題，問題是：你愛不愛她？」

馬嘯天接口說道：「杜沖，別爲難，說老實話。」

杜沖苦笑道：「姨丈，這問題來得太突然了，我沒法適應，同時，您也明白，我心中……我心中……」

「只有一個紅娘子，是不是？」

「姨丈，這是愛情。」

「我了解，但你也必須了解，丫頭很死心眼，我希望你認眞考慮一下，妥爲處理，不要迫她走極端。」

這幾句話，顯然有「威脅」的味道。

男女之間的事，是沒法勉强的。

這道理，馬嘯天不可能不懂。但，在愛女心切的情況之下，他却是不計後果，毫不考慮地說了出來。

杜沖却洒脫地一笑道：「姨丈，請放心，我會對她好好地加以開導的。」

馬嘯天苦笑道：「那沒用，我已經對她懇切地開導過了。」

「姨丈，你的開導跟我的開導，是不同的，您且等着瞧瞧吧。」

馬嘯天說走就走，他是由前院走的，但這時候的前院中，已不見了馬勝男的芳踪。

馬嘯天猶豫了一下，可能是還想向愛女交代一番，但略一猶豫之後，却是苦笑着搖搖頭，匆匆地走了。

站在馬嘯天的立場，杜沖對紅娘子不死心，並不足取，但杜沖要設法收回那批火器的決心，却是值得讚許，也應該協助，加以成全的。

但馬嘯天却匆匆地走了。

爲什麼？他要去哪兒呢？

* * *

馬嘯天離去之後，馬勝男却由小院旁的一株大樹後拐了出來，步向室內。

杜沖含笑說道：「小表妹，來這邊坐，咱們聊聊。」

「小表妹？二十歲的大姑娘，還算小？」馬勝男眉梢一揚了一

下，在杜沖對面坐了下來，道：「聊聊？聊你那位夢裡情人紅娘子？」

諸光斗很識趣，連忙站了起來，道：「二位好好談談，我去看看劉老去。」

「劉老」姓劉，名布雷，也是元廷供奉之一，一身武功，跟諸光斗比起來，只强不差，對元廷的忠貞，也不在諸光斗之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布雷」就是「布鼓雷門」，在雷公公館門前，擺上一隻大鼓，豈非是囂張得令人可笑。

也由於劉布雷對元廷的忠貞，一心想扶助鐵木巧兒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復興大業，所以，鐵木巧兒的眞正身世揭開了之後，他心靈上所受的打擊，尤甚於杜沖。

從昨晚到現在，他一個人悶在房間中，不言也不動地在發呆。

當然，在這一段時間中，他也不曾吃過任何東西。

因此，一經諸光斗提起，杜沖即含笑說道：「對了，二位是老朋友，你應該開導開導他，先吃點東西，至於鐵木巧兒，我們認定她是元廷公主，周侗是什麼東西，怎麼配有這樣的女兒……」

在一旁的馬勝男，爲之披唇一哂，一臉不屑之神色。

但杜沖跟諸光斗二人都沒注意到。

杜沖還是口沫四濺地說：「請告訴他，我一定設法將巧兒弄回來，她還是元廷的公主，也還是支持元廷復興大業的精神支柱……」

馬勝男忍不住的插口嬌笑道：「好一番慷慨激昂的說詞，只可惜這兒的聽衆太少了。」

諸光斗笑着向杜沖擠擠眼睛，悄然退出。

杜沖也苦笑道：「表妹，別老是跟我找碴，好不好？」

馬勝男道：「我不是找什麼碴，我說的是實情！」

杜沖道：「我明白，妳一聽我提起了巧兒，心中就不舒服。」

馬勝男笑問道：「你以爲，我是在吃醋？」

杜沖欲言而止。

對於這個問題，杜沖實在不便回答，也不敢回答。

因爲，他明白，只要有一個字回答得不妥當，就會引起一場大風波。

杜沖不答話，馬勝男却並不因此而放鬆。

只見她眉梢一揚，注目笑問道：「怎麼不說話？」

杜沖苦笑道：「我的姑奶奶，妳要我說些什麼呢？」

馬勝男狡黠的一笑道：「好，你不說，那就由我來說好了。」

此情此景之下，杜沖明知馬勝男不會有什麼好話說出來，却也只有苦笑着靜聽下去的份兒。

馬勝男目注窗外天空，幽幽的道：「方才，我爹跟你說的話，我都聽到了。」

「噢……」

「現在，我要告訴你，你上了我爹的大當了。」

「怎麼說！」

「那完全是我爹自作主張，自說自話，跟我不相干。」

杜沖目光爲之一亮，道：「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他說完之後，還如釋重負地長吁了一口氣。

馬勝男又道：「杜沖，你確具有男性的魅力，也確有吸引女性的優越條件，但我馬勝男可不是沒見過世面的黃毛丫頭，世間也不是只有你這一個寶貝男人，所以，不論由那一方面來說，我都不可能愛上一個已近中年的老男人。」

人人都說，姑娘家的說話中，十句中有一句眞話就很不錯了。

那麼，目前馬勝男的話中，又有幾句是眞話呢？

已經算是老玩家的杜沖，居然被一個黃毛丫頭弄得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楞了一下，才苦笑道：「不管怎麼樣，小表妹，我都會將妳當作親妹妹一樣的愛護。」

馬勝男淡淡地一笑道：「多謝，我也要走了。」

杜沖聽得一怔，問道：「走？妳要去哪兒去？」

馬勝男道：「你管得着人家嗎？」

杜沖道：「我當然要管，姨丈臨行的時候，把妳交給我，我怎能不管？」

馬勝男披唇一哂，道：「省省吧，我又不是三兩歲的小娃兒，我會自己照顧自己，不用你瞎操心。」

話聲中，一扭腰肢，腦後長辮一甩，就揚長而去了。

杜沖忙道：「表妹，慢點……」

等他趕到門外時，已不見了馬勝男的踪影，不由頓足一嘆，道：「這丫頭，可眞任性。」

他背後傳來了諸光斗的語聲道：「老弟台，年輕人行桃花運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同時也麻煩多多，却也是一件苦事。」

杜沖頭也不回的，苦笑道：「諸老，何以教我？」

諸光斗也苦笑道：「這一方面，我老人家經驗不多，實在沒法子教你怎麼樣，一切只有靠你自己妥善處理了。」

一頓話鋒，又道：「不過，我可以站在旁觀者清的立場，提醒你一聲。」

杜沖道：「小侄敬謹受教。」

諸光斗道：「不用那麼隆重，我只不過是提醒你一聲，勝男這丫頭，人如其名，有時候，比男孩子還要蠻，如果處理不得當，眞如她爹所說，走向極端，那時候就不好辦了。」

杜沖沉思着道：「她一定去周家集，我這就追上去。」

諸光斗道：「好，你先去，我跟『劉老』隨後就來，老地方碰頭。」

* * *

由於因山崩而中斷的官道迄未修復，押運珠寶的主力人馬仍然未到，因而形成滯留周家集中的羣俠，也感到閑得無聊。

但這情形，對周侗來說，却是求之不得，他大可利用這時間，跟他的愛女多聊聊。

當然，由於馬嘯天、諸光斗、杜沖等强敵也還在周家集附近，因而杜介夫夫婦，丁玫等人於無聊中却並未鬆弛戒備。

尤其是由於影響正邪雙方實力甚鉅的那批火器，對方決不會就此死心，因此，杜介夫等人不但不會鬆弛戒備，並且對一切飲食也特別小心，都是先用銀釵試過才用，以防對方下毒。

夜深沉。

悅來客棧內外一片寂靜。

不遠處，傳來了清晰的更鼓聲——二更二點。

今宵，丁玫輪値，其餘羣俠均已就寢，但周巧兒獨例外。

周巧兒既非輪値，也未就寢。

周巧兒是於乃父一再叮囑早點安歇，退回自己房間之後，才悄然穿窗而出的。

穿過天井，再經過一道廻廊，就是後園。

那批噴火器，已由後園中移往杜介夫夫婦的上房中。

所以，此刻的後園中沒有什麼戒備，因而周巧兒得以自由自在地信步徜徉。

當然，周巧兒前往後園，輪値警戒的丁玫是知道的。

悅來客棧的後園，不是後花園，是菜園。

但對目前的周巧兒來說，後花園與菜園，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因爲，她所求的，只是心情的平靜，和精神上的鬆弛。

由一位雄心萬丈，叱咤風雲的落魄公主，一下子變爲一個平民的乖女兒，任何人處於她的立場，都不是在極短時間所能適應的。

而這，也正是她獨個兒溜到後園中來散心的原因。

星月微光之下，就像有一道幽靈，在菜畦間信步而行。

她的俏臉上，一片冷漠，沒有任何表情。

可能她芳心中也是一片空白，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因而，她後面出現一道幽靈也似的人影，她也好像不曾察覺。

但周巧兒畢竟曾經有過頗爲響亮的「紅娘子」的稱號，儘管她目前心事重重，也儘管那跟踪她的人輕功是一流的，但她還是察覺到了。

當對方跟她到背後五丈距離時，她突地的旋身叱喝道：「你跟着我……」

說話半句，又語氣一變，道：「你是誰？」

原來盯在她後面的竟然是悅來客棧中的一個店小二。

店小二不可能盯着她，店小二也不可能會有那麼高的輕功。

所以，毫無疑問，目前這個店小二，絕對是假的。

也所以，周巧兒本來是想問「你跟着我幹什麼？」的，但話出一半之後又改問「你是誰」來。

那「店小二」並未因對方的叱喝而停了下來，還邊走邊笑問道：「猜猜看？」

這嗓音，這神態，都絕對是杜沖。

因此，周巧兒嬌軀忽然地一震，道：「你……」

杜沖一直走到她身邊才停了下來，道：「妳感到很意外？」

周巧兒俏臉一沉，說道：「你好大的膽子！」

杜沖道：「藝高才能膽大，妳說對不對！」

「你太狂了，還不快走。」

「走？我此行所爲何來？」

「有什麼目的？」

「巧兒，妳這話，教人多傷心。」

杜沖的話聲中，居然充滿了感情，也好像有着無窮的感慨。

周巧兒漠然地道：「我不懂。」

杜沖道：「你懂的，巧兒，別人可以問我此行目的何在，只有妳不該問，就像我不問妳，爲什麼半夜三更跑到菜園中散步一樣。」

周巧兒沒接腔。

杜沖又道：「巧兒，妳我都是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的人，此生，我不再對別的女人有興趣，妳能說妳心中還能容納別的男人嗎？」

周巧兒像一尊塑像，仍未接腔。

杜沖輕輕一嘆道：「巧兒，妳我都不是十七八歲的少年男女，因一時之感情衝動而結合……」

周巧兒忽然斬釘截鐵的對杜沖道：「別說了！」

杜沖道：「好，我不說，但妳必須跟我回去。」

「回去？回到哪兒去？」

「自然回到原來的地方去。妳心中明白，我需要妳，元廷的遺老和志士也都需要妳。」

「那些，都已經過去了。」

「沒有過去，妳還是元廷的公主，退一步說，就算周倜所說是實……」

「我爹所說的，當然是實情……」

「但是，至少妳也還有一半的元人血統。」

周巧兒截口一嘆，道：「別提這些了，過去的就算是一場春夢，你還是快點走吧！」

杜冲堅定地道：「我是不會走的。」

周巧兒冷笑道：「你是活膩了！」

杜冲笑笑道：「正由於我還不會活膩，所以才必須把妳請回去……」

話聲中，出指如電，一下子點了她前胸四處要穴。

周巧兒怒聲道：「你……」

但她只說出一個「你」字，啞穴也被點制住了。

杜冲歉笑道：「很抱歉，我必須這樣，才能將妳請回去，也才能達到我另一個目的，妳知不知道，我的另一個目的是什麼？」

周巧兒啞穴被制，想問也不能。

杜冲又說道：「我可以告訴妳，巧兒，我的另一項目的，就是要收回那些火器。」

於「情話綿綿」中，突然被對方出其不意制住穴道的周巧兒，可能氣得根本沒聽到對方在說什麼，眼淚都急了出來。

杜冲柔聲說道：「別怕，也別哭，巧兒，不論過去，現在，和未來，妳我永遠都是同命鴛鴦，我決不會虧待妳……」

突然一支長劍抵住他的背後「靈台」大穴，並傳出一聲清叱道：「放開她！」

那是「紫丁香」丁玫。

以杜冲身手之高，又是身在龍潭虎穴之中，按說，他不會如此輕易受到「黃雀在後」的挾制。

但杜冲畢竟是受制了。

杜冲之所以受制，是不是由於一舉制住周巧兒之後，得意忘形，並說話分神所致？

但杜冲雖然受制，却並未受到對方的要脅。

他不但不曾放開周巧兒，反而笑笑道：「丁玫，妳畢竟太嫩了。」

丁玫沉聲叱喝道：「少廢話，快點放開周姑娘。」

「如果我不放呢？」

「我不相信你是銅鑄鐵打的。」

「我固然是血肉之軀，一劍就可以刺個對穿，但是，我却很自信，妳絕對不敢下手。」

「我沒工夫跟你說廢話……」

「我可有的是工夫。」

「我給你由一數到五的時間內，放開周姑娘，一……二……」

杜冲又截口笑笑道：「妳應該大聲一點，讓杜介夫兩口子聞聲趕來支援……」

「就是我一個人，也定能擺平你。」丁玫冷笑着數下去「三……四……」

她才數到「四」字，人已一個跟蹌，如非是杜冲及時一把將她扶住，必然會倒了下去。

杜冲得意的笑道：「一箭雙鵰，妙極，妙極了。」

接着，却在丁玫的俏臉上吻了一下，道：「丁玫，妳知不知道，爲什麼妳會突然昏倒？」

丁玫銀牙緊咬，美目中幾乎噴出火來，却沒接腔。

「所以，方才我說妳太嫩了。」杜冲含笑接道：「丁玫，妳想想看，我能冒充店小二混到客棧中來，豈有不知道是妳輪値之理？」

丁玫仍未接腔。

杜冲又道：「丁玫，如果我自已不說，妳永遠想不出爲什麼會上當的原因。」

一旁傳出了劉布雷的話聲道：「杜老弟，老朽眞服了你。」

不但劉布雷來了，馬勝男也緊隨在劉布雷的身邊。

馬勝男並接口嬌笑道：「丁大小姐，想不到妳也會有『馬失前蹄』的時候。」

杜冲咧嘴一笑道：「劉老、表妹，來得正好，這兩個人質，暫時請兩位看管。」

馬勝男道：「看住這兩個失去抵抗力的人，我一個人足能勝任，劉老還是準備協助你去斷殺吧！」

杜冲道：「有這兩個重要人質，目前，不可能會有斷殺了。」

「對了，好的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劉布雷含笑接道：「杜老弟，你制住了丁玫這一招，眞高，到現在，老朽還沒有想透其中的奧妙來。」

杜冲訕然一笑道：「其實，說穿了，可不値一文錢。」

馬勝男媚笑道：「眞難得，你也懂得謙虛起來。」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表哥，你那『謙稱不値一文錢』的奧妙，我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你信不信？」

杜冲道：「表妹冰雪聰明，我自然相信。」

馬勝男道：「表哥，你一向就喜歡偷香竊玉……」

杜冲截口笑道：「表妹，別說得那麼文雅，偷香竊玉的行爲，在

正派人物的心目中，就是一個採花大盜。」

馬勝男道：「表哥，你眞的變了，不但懂得謙虛，也坦白得可愛起來了。」

杜冲訕訕一笑，沒接腔。

杜冲也不是不接腔，而是一時之間，想不出適當的措詞來。

至於他之所以這麼「坦白」，也是有深意的——目的是在醜化自己，以免馬勝男再糾纏他。

世間上最沒道理可講的，就是男女之間的感情。

平心而論，馬勝男各方面的條件都很優厚，比起周巧兒來也都絕不遜色。

更難得的是，馬勝男自動將一縷情絲縛在杜冲身上。

但很不幸地，杜冲却對馬勝男缺乏胃口，而要想法子擺脫她的糾纏。

目前，杜冲之所以坦白地醜化自己，自以爲是「高招」，却沒想到，這一「高招」却收到了反效果，馬勝男居然說他「坦白得很可愛」。

此情此景之下，試想想杜冲該如何接腔？

馬勝男又道：「敢做敢當，這才是男子漢的本色，退一萬步說，也比那些暗地裡無惡不作，表面上滿口仁義道德的去敎訓別人的僞君子要高明得多了……」

杜冲接口苦笑道：「表妹，夠啦！」

劉布雷拈鬚微笑道：「其實，老朽倒很欣賞勝兒的這一番高論。」

杜冲也含笑點頭道：「是的，舉世滔滔，像表妹口中的那種僞君子，實在是太多了。」

馬勝男含笑接道：「多謝二位，現在言歸正傳了。」

一頓話鋒，又道：「表哥，身爲採花大盜的人，身邊一定有不少的邪門玩藝兒，是不是？」

「唔……」

「你明知丁大少姐會趕來上當，所以，早就有了安排，而且，事先站在上風位置。」

「不錯。」杜冲苦笑接着道：「我知道瞞不過妳這個鬼靈精。」

馬勝男道：「其實，你也瞞不過丁大小姐。」

杜冲說道：「但是丁大小姐畢竟是上當了。」

馬勝男道：「那是丁大小姐心急救人，一時之間疏忽所致。」

接着，又向丁玫笑問道：「丁姑娘，妳說是嗎？」

丁玫披唇一哂道：「馬勝男，妳有這樣的表哥，很光彩？」

「當然，方才，我已經說過了，至少，他敢作敢當，具有男子漢的氣概。」馬勝男忽然眉頭一皺，道：「好奇怪……」

杜冲接問道：「什麼好奇怪的？」

馬勝男道：「爲什麼杜介夫那兩口子還沒有來？」

不遠處的暗影中，傳來了杜介夫的語聲道：「如果杜介夫兩口子還不來，豈非成了死人？」

話落一現，杜介夫夫婦已緩步而來，止於三丈之外。

跟杜介夫身邊的，還有個周倜。

這三位，不愧是見過大風大浪的老江湖，儘管自己人被對方所劫持，而處於極端不利的地位，但個個都是神態安然，表情淡定，一點也看不出有什麼焦急的神情。

杜冲扭頭向馬勝男道：「表妹，小心看着兩個人質。」

馬勝男道：「放心，人質在我手中，縱然是大羅金仙，也別想搶走。」

杜介夫却向杜冲注目一笑道：「咱們杜家出了你這樣敢做敢當的男子漢，我杜介夫也覺得與有榮焉。」

杜冲一楞，道：「你好像一點也不着急。」

杜介夫道：「我爲何要着急？」

「你們不打算救回這二位人質？」

「誰說的？」

「既然要救人質，那就好辦了。」

「哦，你的意思，還是要用火器交換？」

「當然。」

「很可惜，那批火器，已經不在我這兒了。」

杜冲臉色一變，道：「你是說，那批火器，已經不在這兒了？」

杜介夫不置可否地道：「你說呢？」

杜冲冷笑道：「那你是不打算救回人質了？」

杜介夫道：「據我猜想，你對周姑娘，是志在必得的。」

「不錯。」

「那麼，即使我交出那批火器，也只能救回丁姑娘一個人？」

「救回一個人總是比全部救不回的好。」

「我的意思是，人質全都要救回，但那批火器，却是談也不要談！」

「就憑你這句話？」

「也憑我的信心。」

杜冲冷笑一聲，道：「你以爲，我不敢對她們兩個怎麼樣？」

杜介夫含笑說道：「杜冲，你對任何人都可以『怎麼樣』，但是我膽敢斷定，唯獨對目前的兩個人質，你不能夠『怎麼樣』。」

杜冲臉色陰晴不定之間，身爲人質的周巧兒、丁玫二人忽然同時雙雙飛起，射落在杜介夫身邊。

杜介夫又笑問道：「杜冲，我沒說錯吧？」

杜冲臉色大變，向馬勝男怒聲道：「表妹……妳……」

情況很明顯，周巧兒、丁玫二人之所以能脫險，是馬勝男在暗中做了手脚。

馬勝男是負責看住兩個人質的，誰也沒想到她會來上了這麼一招「監守自盜」，將人質放走。

對於杜冲來說，目前情況之下，失去人質，等於叫化子失去打狗棒，沒什麼好玩的了。

所以，也難怪杜冲急憤之下，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不但杜冲被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連劉布雷也爲之在一旁生悶氣。

這時候，可樂壞了丁玫，她回到了杜介夫夫婦身後之後，回身嬌笑道：「馬勝男，記着，我欠妳一份情。」

馬勝男也嬌笑道：「小意思，算不了什麼，請不必掛齒。」

杜冲忍無可忍地沉聲說道：「表妹，妳這是什麼意思？」

「我高興。」馬勝男似笑非笑地回答道：「同時，我也看不慣那些不光明的手段。」

杜冲道：「現在，我不跟妳胡扯，這筆賬，且等到妳爹面前再算。」

一直冷眼旁觀的周侗，也沉聲說道：「杜冲，可否聽老朽說幾句話？」

杜冲微微一楞，道：「說吧！」

周侗正容道：「杜冲，你跟小女巧兒，雖無夫妻之名，却有夫妻之實，這一點，你該不否認吧？」

「我不否認。」

「現在，我已經了解，巧兒對你，是一往情深。」

「我也了解。」

「那麼，你對巧兒，有多少誠意呢？」

「老人家，所謂誠意，不是空口白話可以證明的。」

「你是說，要以行動來證明？」

「是的，方才，我已經用行動來證明過了。」

「方才，你志在交換那批火器，不足爲證。」

杜冲冷笑了一下，道：「那要怎麼樣才算呢？」

周侗答非所問道：「杜冲，我跟你姨丈的淵源，你聽說過麼？」

「聽說過。」

「在令姨丈面前，我雖然是一直以老僕自居，但令姨丈却一直將我當成朋友，勝男一直叫我周伯伯的。」

「這些我都知道。」

「那麼，不論由那一方面來說，我都算是你的長輩。」

「我承認。」

「對於長輩所說的話，該不該聽？」

杜冲怔了一怔，道：「這個……那就要看是屬於那一方面的話了。」

「哪一方面的話都該聽。」周侗沉聲接道：「做長輩的，總不致要你去做作奸犯科的事吧！」

杜冲苦笑了一下，沒接腔。

周侗又道：「杜冲，你過去做過一些什麼，已經過去了，我不再計較，所以，我也並不反對將女兒嫁給你，但有一個先決條件，你必須做到。」

「什麼條件？」

「從現在開始，改過自新，重新做人，這也就是你表現誠意所必須做到的具體行動。」

杜冲苦笑着忙道：「兜了這麼大一個圈子，就是爲了說這一句要我『改過自新』的話？」

周侗注目問：「你不同意？」

杜冲道：「也不是不同意，只是，老人家，『改過自新』四個字說來容易，但做起來可並不簡單！」

周侗道：「只要你有決心，我認爲做起來更容易。」

「噢……」

「眼前，你可以先脫離這一個奪寶行列做起。」

「老人家，你該明白，在奪寶行列中，我不過是一個小嘍囉。」

「我了解，在令姨丈面前，由老朽說明。」

杜冲沉思着道：「好，這問題，我可以考慮。」

周侗道：「你必須冷靜的思考，善加抉擇，對了，還有，方才你表妹爲什麼要吃裡扒外，你明白個中原委嗎？」

這時，馬勝男悄然退後，起身疾射而去。

杜冲訕然一笑道：「她已經跟你說過了？」

周侗道：「不錯，杜冲，你也該知道，勝男自小喪母，你姨丈又經常外出奔波，所以，勝男是由我將她帶大，也所以，她心中任何秘密，都會跟我商量。」

馬嘯天跟木明珠雖然是夫婦，但馬勝男却不是木明珠所生。

還有，杜冲是木明珠姐妹的兒子，但木明珠自動過繼與木姓一家，故杜冲這位姨母不姓杜而姓木。

杜冲點點頭，道：「這些我大致都知道。」

周侗正容道：「杜冲，你很幸運，但你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杜冲苦笑着沒有接話。

周侗輕輕一嘆，道：「人生在世，得一紅粉知己，可以無憾，杜冲，你雖然不走正路，却能獲得巧兒和勝男兩個紅粉知己青睞，古人說得好，最難消受美人恩，你懂不懂？」

「我懂。」

「那麼，我重新提醒你，從現在起，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巧兒跟勝男都會成爲你的如花美眷，否則，後果你自己明白，老朽也不再饒舌了。」

「老人家，我已經快要進入中年了，我會愼重的考慮的。」

「希望你別讓老夫失望，也別讓對你一往情深的兩個女娃兒失望。」

杜冲訕然一笑之後，向杜介夫沉聲說道：「杜介夫，這是我第三次在你面前栽觔斗。」

杜介夫笑笑道：「閣下的記憶力很不錯。」

杜冲道：「你知不知道，我很是不服氣的。」

「我了解。」

「第一次第二次，你都是沾着那批火器的便宜。」

「第三次却沾了你表妹的光。」

「你明白就好了。」

「所以，你決定憑眞本事跟我好好較量一番，看看是木家門下强，還是大悲門下强？」

「不錯。」

周侗截口沉叱道：「杜冲，老朽以長輩身份，命令你立刻離開這裡！」

劉布雷忽然插口沉聲道：「杜冲，別聽周老兒那一套。」

也不知什麼時候，諸光斗已悄然跟劉布雷併肩站在一起了。

杜冲一怔之下，苦笑道：「那我該聽誰的話？」

「聽老夫的，」劉布雷正容說道：「現在，老夫是木家跟大悲兩大勢力以外的第三者勢力。杜老弟，老夫要你跟我走，固然是看中你是個人才，同時，也算是你個人的幸運。」

「幸運？」

「不錯。」

「我不懂。」

「因爲，你跟着我比跟着你姨丈更有前途。」

杜冲沒有接話。

劉布雷笑問道：「你不相信？」

杜冲道：「我眞是有點不相信。」

劉布雷道：「那麼，當老夫加以說明，並以事實證明之後，你一定會相信老夫的。」

杜冲道：「好，我洗耳恭聽。」

劉布雷道：「本朝開國之初，我說的本朝，是元廷。」

「我知道。」

「當時，有一位武功天下第一的全眞道長，在暗中替本朝立過了不少汗馬功勞……」

「是的，我知道，那道長是長春眞人邱處機。」

這時，周巧兒插口道：「劉老請聽我一言。」

劉布雷漠然地道：「很抱歉，現在，妳已不是公主的身份，我不會再聽妳的話了。」

周巧兒一怔道：「那麼，劉老意欲何爲？」

劉布雷正容道：「周姑娘，有兩句老掉了牙的俗語，『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妳該懂了吧？」

「我懂。」

「老實說，當時老朽承令輔助妳的重責大任時，已經知道，元廷氣數已盡，朱明是天命所歸，當時，所以勉膺重任，無非是盡盡人事而已。」

「原來你早就存有異心。」

「這也是人之常情，既然元廷復興無望，我就不能不爲自己着想了。」

「你如何打算？」

「我的打算很簡單，我要成爲武林第一人，也等於過一過江湖上皇帝的癮兒。」

「你已經決定這麼做了？」

「不錯。」

「你自信有幾成成功的希望？」

「當然是十成十。」

周巧兒冷冷地一笑道：「劉老，你有沒有考慮到失敗的結果。」

劉布雷充滿自信心地道：「我用不着考慮什麼。」

「咱們那批人，也都聽你的？」

「當然，妳既已失去公主的身份，我就成了他們的當然首領，他們不聽我的聽誰的？」

周巧兒轉向諸光斗問道：「諸老，你也聽劉老的？」

諸光斗正容道：「是的。」

周巧兒道：「那麼，諸老也算是跟馬嘯天那班人拆夥了？」

諸光斗點點頭道：「不錯。」

劉布雷接口笑道：「方才老朽說過了，咱們是木家、大悲門兩大勢力以外的第三勢力，當然要跟馬嘯天那批人劃清界綫。」

周巧兒正容說道：「劉老、諸老，我希望兩位重新考慮。」

劉布雷笑笑道：「咱們早就都考慮過了，」他轉向杜冲問道：「杜老弟，方才咱們說到那裡了？」

杜冲道：「說到長春眞人邱處機。」

「對了。」劉布雷含笑接道：「本朝江山大定之後，邱眞人功成身退，但却在宮廷中挑選一位資質俱佳的武士，傳授他的曠世武學，這位武士被尊爲供奉，世代相傳，而

老夫我，就是元廷中最末一個獲得邱眞人武學的供奉了。」

這在武林中的確是一個聞所未聞的最大秘密。因此，不但杜冲聽得精目異彩連閃，連本來圍着周巧兒在低聲密語着的杜介夫夫婦，周侗、丁玫等人，也都爲之悚然動容。

劉布雷得意的笑道：「杜冲，你覺得很驚奇嗎？」

杜冲點點頭，道：「我是很驚奇。」

劉布雷道：「你說，邱處機眞人的武學，跟大悲、木家的武學，誰優誰劣呢？」

杜冲道：「那當然是邱眞人的武學較爲高明。」

劉布雷道：「這就行了，我還沒有徒弟，你跟着我，就是我的徒弟，我翹了之後，你就是天下第一人了。」

杜冲笑笑道：「我已經有點兒心動了，但我這個人很死心眼……」

「你是要我拿出事實來證明？」

「不錯。」

「你對木家武學，是否已獲得全部眞傳呢？」

「是的，所欠缺的只是火候。」

「那麼，你自己已有幾成火候？」

「八成至九成之間。」

「很好。」劉布雷笑笑道：「現在你聽着，我要在二十招之內，讓你口服心服，接招……」話出招隨，向杜冲發出一連串迅電奔雷似的搶攻，那招式的奇幻與速度之快，眞是令人目不暇給。

但杜冲也不含糊，不但從容地見招拆招，而且還有攻有守，看起來雙方是難分高下的平局。

在快速之下，二十招很快的就已打完了，劉布雷沉聲一喝：「停！」

這實在是一場武林難得一見的精彩搏鬥，但由於二十招的時間，實在太短促了，因而使得旁觀的羣豪都有不過癮之感。

劉布雷目注杜冲淡淡的一笑道：「杜冲，服不服氣？」

杜冲漠然道：「勝負未分，你教我如何服，服什麼氣。」

劉布雷含笑道：「老弟台，你何不低頭看看你的前胸。」

杜冲臉色微變地低頭一看，却一下子愣住了，原來他的前胸衣衫上已被對方的指力洞穿了五個小洞。

劉布雷笑問道：「老弟台，如果我懷有敵意，那是什麼樣的後果呢？」

這問題，只要不是白痴，都能回答，如果劉布雷對杜冲懷有敵意，杜冲必然是胸腹洞穿，當場斃命。

這情形，對一向眼高於頂的杜冲來說，實在是太不光彩了，因此，他一楞之後，臉上窘成了豬肝色，但他却未接話。

劉布雷又笑道：「老弟台，現在，是否口服心服了？」

杜冲抱拳長揖道：「『承受天威，南人不復反矣』！」

周巧兒俏臉一變，道：「杜冲，你眞的這麼決定了？」

「當然！」杜冲含笑接道：「換上任何人都會這樣決定的。」

「不再更改？」

「不更改。」

「也不後悔？」

「不後悔。」

周巧兒冷冷一笑道：「你馬上就會後悔的……」話落，「鏘」然震聲中，長劍已經出鞘了，目光移注一臉得色的劉布雷道：「劉布雷，現在，我要以長春眞人嫡傳弟子的身份清理門戶，接招。」

話出招隨，身隨劍進，但是她所施展的，却是一招最平凡的「卡莊刺虎」，而且，速度奇慢，就像是師傅傳授徒弟時所使的「分解動作」一樣。

周巧兒目前所言所行，使劉布雷大感意外地爲之微微一楞。也就當劉布雷微微一楞之間，周巧兒的「卡莊刺虎」於半途中有驚人的變化。

就像暴雨中的閃電閃得一閃，劉布雷手中長劍被震飛，人也被一劍穿心。

劉布雷左胸鮮血狂噴，徐徐的倒了下來之間，周巧兒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杜冲制住，然後臉容如冰地沉聲叱道：「杜冲，現在，什麼話都是多餘的了，你已失去了功力，也失去了糟蹋女人的能力，留你一命，好好閉門思過吧！」

緊接着，又向諸光斗正容說道：「諸老，劉布雷留下的爛攤子，你必須負責收拾，然後，你也該重回大漠去了。」

「老朽遵命。」諸光斗正容接道：「姑娘，老朽能否請教一個問題。」

「問吧。」

「有關姑娘與長春眞人的淵源……」

周巧兒截口接道：「事情是這樣的，當時，邱眞人功成身退時，曾留下一個錦囊，密呈太祖皇帝，並鄭重說明，錦囊必須由皇帝世代密傳，當有一天錦囊上所綉的五爪金龍突然自行消失時，才可打開。」

諸光斗接問道：「這是說，那錦囊是一直到先皇帝時才打開的？」

「是的。」周巧兒幽幽地接道：「錦囊中有一遺柬和一招劍法，遺柬中說明，元廷氣數已盡，須早作安排，那招劍法爲『驚天一劍』，並指定由我練，代爲清理門戶。」

「也說明清理門戶對象是劉布雷？」

「沒有，只是說明，到時候，有人企圖以長春武學危害江湖時，那個人就是清理門戶的對象，並說，在叛徒惡跡未露之前，要絕對守秘。」

諸光斗長嘆了一聲，道：「對於將近百年以後的事，推算得如此的準確，長春眞人不愧是胸羅萬有，學究天人的一代奇人。」

不遠處，傳來了丁爲元的蒼勁歌聲：

今宵歸去，
做個閑人，
對一張琴，
一壺酒，
一溪雲……

歌聲未歇，人已到了現場，丁玫像一隻乳燕似的飛投入乃父懷中，仰臉嬌笑道：「爹，那批元廷珠寶已運達京城了？」

丁爲元笑道：「當然，有你身兼師傅的伯父在暗中維護，那還有什麼問題……」

接着，丁爲元說出一番原委來。

原來那批元廷珠寶，就在到達湖邊時，就由事先秘密安排好的船隻接走，押運人員，除了朱烈，和兩位朝廷大員之外，並有一心大師在暗中主持全局。

至於路上所有安排和措施，都是幌子，目的不過是用以瞞敵，免其騷擾眞的運寶人員而已。

這是一種運用得非常成功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連親自出手的木明珠，也不能不上當……

聽到這兒，諸光斗忍不住問道：「木明珠怎樣了？」

丁爲元道：「木明珠已經達到了劫寶的目的，不過，她所得到的，却是一箱一箱的大石頭。」

諸光斗道：「她會善罷甘休？」

丁爲元道：「她當然不會善罷甘休，但咱們這邊，有大悲神尼坐鎭，木明珠也祇好認了。」

諸光斗「哦」了一聲，道：「丁大俠，有沒有見到馬嘯天？」

丁爲元道：「沒有，但方才碰到馬勝男，已請她將上述情況轉告乃父，不要再興風作浪了。」

「那麼太好了！」丁玫笑問道：「爹，那批珠寶已有運達京城的確實消息？」

丁爲元道：「丫頭，妳師傅以飛鴿傳書寄來的親筆函件和蓋上戶部大印的收據，那還錯得了。」

杜介夫緊擁着嬌妻的腰肢，插口笑道：「謝天謝地，玲玲，這回咱們可以放心地暢遊全國名山大川了。」

宋玲玲嬌笑道：「丁大哥也可以眞的做個閑人了。」

「是的。」丁爲元也緊摟愛女香肩，呵呵一笑之後，又唱起：

今宵歸去，
做個閑人，
對一張琴，
一壺酒，
一溪雲……

（全文完）

血劍追魂

湖海俠義奇情故事／鐵馬・文 可飛・圖

寶劍贈友 得報家仇

「的得，的得」馬蹄聲由遠而近。

身穿青衣，腰帶左右分插兩把長短雙劍的少年，英風颯颯的的策馬而來，那匹馬四蹄翻飛，奔馳甚疾。

轉瞬間已馳入林間小路。

陡地聽見「噗」地一聲響，那馬雙前蹄一軟，想是踏進了鋪滿了樹枝草皮的陷阱。

看來是人馬雙雙準要陷入坑中。

「嘶」的一聲，怒馬嘶鳴。

那少年已機警地手勒韁繩，馬兒被扯得雙足人立，當堂刹住了去勢。

說時遲，那時快，「嘩啦」一聲，見一灰濛濛的大網迎頭罩下，「颼颼颼」地亂箭隨即向四方八面激射而出。

倉卒之間，眼見少年要被困於大網之中，傷於亂箭之下了。

不料少年雙足在馬背上一點，整個人已宛如彈丸般往橫激射，直飛三丈之外，待他身形甫一站定，見那大網罩住的馬兒，遍體插滿亂箭，已然倒斃了。

少年怒極，手一揚，射出幾縷銀光，便聽得怪叫連聲，樹上接連跌落了幾個人來。

這時，樹林四周已湧出數十名漢子，各持兵刃，把少年緊密地圍困着。

少年神態冷靜，卓然獨立。

「是那一道上的朋友？」

他低叱一聲，透過密林的斜陽映着他那瘦削突起的稜形臉龐輪廓，他的鼻管像刀削般的筆直，眼睫低垂，看不見他雙眸子的神色，只是那吐出一句話，聲音像寒冰的淅瀝。

「小子，別多問，快納命來吧！」

一個虬鬚漢子擺動着一柄月牙鏈斧大踏步上前，他圓睜環眼，月牙斧閃耀着縷縷青光。

「朋友，既然要取在下的一顆頭顱，又何妨報上個名號。」少年嘴角隱現着一絲兒冷笑。

那虬鬚大漢也不多打話，環眼珠兒滾動，向左右打個眼色，那數十人便作勢要撲攻過去。

突然，那少年頭一揚，眉毛一挑，一雙俊目暴射出兩道精光，恍如電閃一般。

那數十人當堂嚇得窒步，楞在那裡。

一時之間，空氣好像凝住似

的，只聽人們沉濁的呼吸聲。

也隱約聽見那些漢子的心跳，「噗通，噗通」的聲響。

竟沒有一隻飛螢越過。

風好像也已止息了，樹葉不再颯颯作響。

良久……

虬鬚漢子臉漲得通紅，眼睜得更大，胸腹之際急劇起伏。

突然他大喝一聲：「上！」

手一揚，月牙鏈斧已飛射過去，有如一匹白鍊傾瀉，身形一晃，竟是借勢撲出，直向少年面門攻去。

其他漢子也刀槍並舉，分襲少年左右及背後的。

少年游身一轉，左手已拔劍揮出一團劍芒，竟然在刀槍紛裂空隙中連點起數十朶劍花，那些漢子齊齊覺得冷風襲臉，急退數步之外時，各自摸摸鼻子，都被削得平平的，摸上去是濕濕一片，想是血了。

那虬鬚漢是躲閃得快，頭一仰時，鼻子堪堪保得住了，頷下却被劍花削得光溜溜的，一副滑稽的樣子。

少年仍是左手握劍，右手不動，插在腰際的短劍仍在那裡，神態悠閒，他又是低垂眉睫，看不見他雙眸的神色。

只是一出招之際，虬鬚漢和這幾十名大漢連人家的兵器也沒碰上，便已吃了個大虧，各人也知道少年身手極高，不敢再上前去送死，於是呼嘯一聲，各自回身逃命。

虬鬚漢正望向林間拴着的一匹白馬，驟然聽得頭頂上飄過一陣衣袂颯颯之聲，已見一條人影飛過，虬鬚漢子身子一矮，手中月牙鏈斧往上揮削過去，堪堪趕得上那人影，却聽得「刷」一聲，也不知道少年凌空怎樣出劍，竟把鏈斧削斷，虬鬚漢子手中只留着半截輕輕的鏈子，嚇得當堂楞住了。

這少年應變身手迅速無比，既能凌空抽身出劍，又能在凌空之際，施出渾厚內力，直透劍刃，把這條精鏈烏金斧鏈子削斷，實在令虬鬚漢子驚駭之極，不由得冷汗汨汨而下。

少年已安坐白馬之上，劍亦已還鞘中，他冷冷地對虬鬚漢子一笑。

「朋友，你還是活動一下雙腿吧。」

少年正要抖韁策馬而去。

突然他臉露訝然之色，眼睛瞪視住前面。

原來，他眼前出現了兩個蒙面人，身材一高一矮，都穿着灰袍，像白日幽靈似的。

一時也不知道那二人是怎麼來的，是從樹上飛下，還是從樹叢中閃出的，只是由身形之快，可知其輕功造詣甚深。

那高瘦的蒙面人上前一拱手，問道：「閣下是飛龍血劍申少俠？」

看見對方如此有禮，少年也只好在馬上一揖的還禮道：「正是在下，請教二位是……」

話未說完，申無畏突地身形一拔，直飛起一丈，刹那間，底下那匹白馬已嘶鳴哀號，輾轉地上，想是中了暗器。

原來這兩個蒙面人是綽號「鬼影雙魔」的卡志卡忠兄弟，二人一身詭異迅疾的輕功有如鬼影，又擅於發出「無聲鬼影飛刀」這種歹毒的暗器，這暗器是薄如柳葉的淬毒小刀，發射毫無聲息，令人不易發覺，難以防備。

剛才是卡志上前問話，卡忠趁着申無畏分神回話之際，便猝然發射出「無聲鬼影飛刀」，虧的是申無畏一眼雙觀，見卡忠手指一彈，兩縷藍光閃爍，申無畏忙即飛身閃避，那向他射來的兩柄飛刀已是落空了，另一柄却射中了那匹白馬。

申無畏的身形像一片枯葉飄落地上，臉有愠色。

「原來兩位是『鬼影雙魔』。」

「正是。」

只見二人把蒙面布除去，露出兩個猙獰之極的臉孔，那高瘦的有一個大頭，臉如圓盤，眼鼻口却擠在臉的當中，臉色是白中透青，十分詭異。

那矮子的頭却很小，像普通人的拳頭那麼大小，却露出圓睜睜的怪眼，仰天兩個鼻孔，唇厚口闊，把小小的臉龐擠得滿滿的，臉色却是紅澄澄的，十分恐怖。

「怪不得兩位以布蒙面，原來是見不得人。」申無畏冷冷的訕笑道。

鬼影雙魔二人當堂被氣得青的臉也更青了起來，紅的臉也更紅了起來。

「小子你是活得不耐煩了。」那矮子冷哼了一聲，突然雙手各自彈出三柄飛刀，電射襲向申無畏的全身要穴。

這回申無畏再也不敢托大了，身形一轉，左手已拔劍掄起一圈劍芒，那六柄飛刀全被砸飛了。

只是卡忠彈出飛刀後，身影一晃，又掠到申無畏之左側，甫站定，右手一彈，只見一條銀光燦然的軟索直纏向申無畏之腰際。

幾乎是同時間的，卡志亦已欺身攻進，右手已「颼」然一聲地刺出一劍，原來卡志袖中藏有彈簧軟劍。

突然暴長三尺，那是攻向申無畏的上盤。

申無畏不敢硬接卡忠的銀索，

身形往上一提，躍起一丈，却剛巧碰上卡志刺來的一劍。

眼見申無畏要濺血當場。

幸虧是他技藝不凡，瞬即劍交右手一擋，「錚」的一聲，兩劍相交，卡志蹬蹬蹬一連退了三步，申無畏已凌空借劍勢一彈，斜飛開三丈之外。

卡氏兄弟一出手便落空，當然不肯善罷，二人又叱喝一聲，一扭身形，竟似鬼影似的直追了過來。

此時，申無畏甫一站定，旁邊的虬鬚漢子已不知死活，撿了一把鬼頭刀，迎頭劈去。

申無畏憤怒之極，左踏步斜出一閃，右手劍已反手一掃。

虬鬚漢劈了個空，回勢已來不及，竟被申無畏攔腰削成兩截，鮮血噴向正衝了過來的卡志兄弟一身都是。

二人見申無畏劍招奧妙神奇，亦各自吃了一驚，收住了去勢，駐足而立，手中執軟劍隨即便擺出個守勢的姿式，四隻怪眼緊緊盯着申無畏。

申無畏仍是雙目低垂，徐徐地把劍交回左手，左手持劍高舉，擺出個「丹鳳朝陽」招式，中門大開。

他的嘴唇蠕蠕而動，低聲說出兩句話，雖然聲音低得像喃喃自語，「鬼影雙魔」却聽得很清楚。

「朋友，再追上來就莫怪我手下無情了。」

顯然是一個警告。

只是「鬼影雙魔」仍是冥頑不靈，二人又互打眼色，突然又不約而同地以鬼影輕功直掠過去，一柄軟劍，一條軟索，齊向申無畏中路攻去。

申無畏右手一按短劍的劍柄，身形一扭，迅速地從雙魔當中掠過，驟見銀光一閃，血光湧現。

「鬼影雙魔」已慘叫一聲，二人雙手掩住心窩，指縫滲出血水，雙眼睜得大大的，嘴唇嗡動，喉頭「咯咯」地響，驟地二人各自雙腿一軟，跌在地上死去。

「錚」地一聲，短劍已然入鞘，申無畏的手仍穩穩地按住那短劍的劍柄，眼往前視，也不回望一下，似乎是肯定剛才施展的「血劍追魂」招式已經把雙魔殺死了。

那一劍的招式如此迅速無倫，快得簡直令人看不見他是怎麼出劍的，他的神態，雍容鎮靜，左手持着的長劍緩緩地往空際一圈，「錚」的一聲，回劍入鞘。

看得出那長劍上毫無血漬，雙魔是他的短劍刺死的了。

「好劍法！」

聽到的是嚦嚦嬌聲，申無畏微微一怔，抬起頭來，看見遠處樹下站着一位少女。

那少女身穿綠衣，年紀不過是十七八歲，却是十分俏麗，一張嫩白臉兒，襯着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瑤鼻櫻唇，身段不高不矮，十分窈窕婀娜。

申無畏臉上一紅，便踏步往斜走去。不料那少女身形一晃，已擋在申無畏的前面，「刷」一聲，她已拔出背上寶劍，劍尖直指申無畏。

「別走！」她眉毛一挑，冷然一笑，雖然如此，模樣兒却是嫵媚已極。

申無畏愕了一會兒，陪上笑臉道：「姑娘，妳這是什麼意思？」

他猜忖跟前這位少女不是鬼影雙魔一夥的，但看出她的身手不弱，却纏住自己不放，眞令他有些糊塗了。

「拔出你的劍。」

「爲什麼要拔劍？」

「本姑娘跟你比比劍。」

申無畏聽了又好氣又好笑，上下打量她一下，覺得她是個天眞的女孩子。

「姑娘，刀劍無眼，妳我無仇無怨，還是免了吧。」

「不，我非跟你比高下不可。」

她還是固執地說。

申無畏覺得她是無可理喻的，只好微微的一笑，掉頭走了。

突覺得腦後有一縷冷風襲到，申無畏頭一偏，利劍已直削過去，却在中途收住了勢，少女手腕一抖，圈出劍花朵朵，直把申無畏全身大穴罩住，劍勢是淩厲之極。

申無畏身形一扭，竟像是一尾魚的從劍網中滑溜了出來，往後急退一步。

「快出劍！」少女又嬌叱一聲，便接連「刷刷刷」二劍刺出，申無畏左右騰閃。

少女心一狠，手中劍施展得更爲緊密，倒是申無畏毫不在乎的挪動身子，左右閃避，也不出劍迎擋，把那少女氣得牙癢癢。

她突然一收劍，申無畏以爲對方不再與自己爲難了，也算鬆了一口氣。

却不料少女却暗中運勁於劍上，徐徐的揚起長劍來。

申無畏禁不住受了吸引，凝神地注視着。

少女指劍直刺申無畏之左側。

申無畏乃輕輕挪動身形，往右一閃。

誰料少女剛才刺出一劍是虛招，待申無畏不愼中計往右一閃，少女隨即變招往申無畏之右側刺去，疾如電光火石。

申無畏一怔之下，往右一閃之勢已用老，再亦不容躲閃，乃本能地右手一抽懷中短劍。

「刷」地一聲，銀光一閃。

少女的長劍已被削斷。

仍見申無畏的右手仍穩定地按

住短劍的劍柄，動也不動的。

少女明知自己的長劍爲申無畏的短劍削斷，却只是銀光一閃，他的手仍按住劍柄，動也沒動的，根本不易看清他是怎麼出劍的，而申無畏出劍的快疾，實在駭人。

那一柄短劍削鐵如泥，定是非凡的寶劍了。

少女好生納悶。

申無畏一時被迫之下，把少女的長劍削斷了，也頗甚歉意。

「姑娘，多得罪了。」言罷，正要踏步走開。

「別走！」

又是那一句話，少女又跟了上來。只見她的臉上一臉笑嘻嘻的，好像對申無畏全無恨意。

申無畏停了下來，打量着她，倒是臉紅紅的靦覥着。

「你這柄削鐵如泥的寶劍，可否給本姑娘開開眼界？」她用手指指那柄短劍。

覺得她是天眞爛漫，他似乎陶醉於她的美，他竟然躑躅起來。

他這柄寶劍從不輕易示人，如今這位少女要看，也就叫他爲難了。

削斷她的長劍，心中已有歉意，終於也不忍拒絕她。

他緩緩的把短劍解下來，遞給她。

他的手碰着她那柔軟的玉手，心中油然生起一股妄念，忙深深吸了一口氣，重又鎭攝心神。

「果然是柄好劍！」她拔出短劍來把玩着，只見短劍的劍背上有斑斑血點，像朵朵梅花似的，劍身透着閃閃亮光，其薄如刄，定是鋒利之極。

她剛將劍插回鞘內，他便情急地一伸手，已把短劍搶回，插回腰帶內。

「姑娘，後會有期了。」他一拱手，便回身向那邊竄去，幾個起落，便竄出林外去。

「這少年的身手不在爹之下，他又懷着這柄斑爛的血劍，莫非眞的是……」少女沉吟地思索着，心中不覺怦然。

* * *

黃昏。

申無畏已風塵僕僕的趕到了黃沙鎭，這正是他要來的地方，輾轉打聽多時，總讓他知道那人是躲在這個鎭甸上。

申無畏踏進一家小客店。

店小二領他走進後院，替他開了一間整潔的客房。

申無畏回顧打量了一下，覺得滿意，便隨手掏出一錠銀子，交給那店小二。

「這是五天的房錢，餘下的就煩你替我點幾個小菜，打一斤好酒，送進這房裡來好了。」

店小二接過銀子，嘻嘻連聲稱是，心中却在不停地揣測着，這客人眞要在這寒傖的小鎭呆上五天，又見他形跡神秘，連飯菜也要端進房中裡吃，這是什麼原故？

他拿着銀子走了出去。

在店堂中見了掌櫃，店小二鬼祟祟地湊過頭去：「掌櫃的，東廂天字號房來的客人說要住五天。」

「哦！」掌櫃一怔，神色不安，他忖想着來這裡投宿的都是些過路客，多是住一夜便趕路的，多年來少有客人住上三天以上，如今來了這位客人，竟說要住上五天。

掌櫃正預感着有什麼禍事發生。

店小二又低聲的說道：「掌櫃的，那客人還吩咐我把飯菜端進他房間裡吃喝。」

掌櫃的想了一想，只好吩咐道：「那你就把飯菜端進去吧。」

店小二忙躬身稱是，放下了銀子，便跑進廚房裡去吩咐着。

申無畏坐在房中椅子上，緩緩地打開揣在懷裡的黃綾包，裡面正是放着那柄斑爛的血劍，他在半路上便用一塊黃綾把短劍包好，仍然插在腰帶上，只是旁人看來，不知道這是包着的一柄短劍。

他緩緩的拔出短劍，劍身上斑斑的血漬，活像一朵朵的鮮艷梅花。

他嘆了一聲，這柄劍是帶給他一段滲着血淚的回憶。

* * *

十年前，申無畏是無父無母的孤兒，依着族叔申宏略生活。

而申宏略待他很好，勝似親生兒子一樣。

申宏略是武林名家，外號叫「飛龍三絕掌」，以掌法馳名江湖。

申無畏年幼已跟族叔練武，才十二歲已練得一手好劍法和好掌法。

正是這一年的夏天，申宏略得了一柄寶劍，也就是斑爛血劍，他珍如拱璧，那是有一天晚上，申宏略留着申無畏在房中談話。

「無畏，你練武的根基好，人又聰明，雖是小小年紀，已把申家三絕掌的精髓全部都領悟了。」

「叔叔，侄兒還差得遠啦，叔叔要說這些話幹嗎？」

申無畏年紀雖小，却很懂事，一聽族叔如此說，已知內有因由。

果然見族叔從床底暗櫃裡拿出一個黃綾包袱來，緩緩的打開，裹在黃綾包袱內的是一柄短劍。

申宏略緩緩的拔出短劍，光華閃耀，却映着朵朵鮮艷的梅花。

「無畏，這是『斑爛血劍』，是一口寶劍，不但削鐵如泥，更是吹毛可斷。」

「叔叔，這一口劍是怎麼來的？」

「前年我在濟南救了一家人的性命，那人上月送我這一口寶劍以作爲酬謝，我再三推辭，那人却堅持要我收下，也只好收下了。」

申宏略輕嘆了一口氣，又繼續的說下去。

「只是我對劍道涉獵不深，所以這口寶劍也轉贈給你，後天我帶你持此劍往勞山杏隱谷拜見飛靈子師伯，他的劍術造詣甚深，亦會答允收你爲徒。」

聽族叔這麼一說，申無畏想起了年前隨族叔往勞山的事。

飛靈子鬚眉俱白，却是精神旺盛，會表演一劍穿三燕的絕技，申無畏甚爲欽佩。

這對熱心習武的申無畏來說，是一大好機會，只是申無畏是個心地純良的小孩，對相依多年的族叔依依不捨。

「叔叔，侄兒情願長依膝下，不願遠離。」

說着，申無畏便雙膝跪地，申宏略伸出雙手把他扶起，說道：「無畏，自你父母身故，你我相依爲命多年，情同父子，我又何忍讓你遠離，只是……爲了你的前途……」

話未說完，但見申宏略臉色慘白，冷汗直下，原來胸前中了飛刀。

申無畏愕然回望。

赫然見門外站着一個人，猙獰狂笑。

想是剛才族叔跟自己談話之際，那人發出暗器的。

那人踏步入房，十指箕張，又發出幾把飛刀，疾速無比，申宏略右手抄起短劍，一輪銀光，竟把那些飛刀全部砸飛了。

這時，申宏略以大敵當前，乃順脚將申無畏掃滾在房角帷後。

申宏略左手捂心，右手持劍，勉力站了起來。

「宮天南，是你……」他的喉嚨好不容易擠出這句話，却「哇」地吐出一口鮮血。

「申宏略，十年前舊賬今天要跟你算清楚了。」

那人相貌威嚴，身體魁梧。

申無畏在房角帷後，正要爬起來。

已見那人倒提尖鈎劍劃向族叔的右手，重傷的申宏略臨危不亂，手腕一沉，「噹」的一聲，手中短劍已將那人的尖鈎劍削斷了。

短劍連消帶打，往上撩去，那人身形一矮，堪堪避過，借勢一個倒滾。

又是幾縷閃光，那人又射出幾柄飛刀，重傷的申宏略手中劍勢一慢，頸項又中了一柄飛刀，悶哼了一聲。

那人伏在地上的身形突然一彈，竟連斷劍一起激射過來，申宏略避無可避，竟被那人用斷劍削個正着，那人的右手亦執住申宏略的握短劍的手，正想奪去那口斑爛血劍。

「蓬」地一響。

突然那人整個身軀被打得飛起，原來申宏略蓄勁用左掌把那人打得重傷。

但見那人胸前衣衫碎裂，現出一個瘀黑的掌印，那人坐在地上，嘴角流血，喘息不已。

申宏略此時全身虛脫，眞元已洩盡，也萎頓在血泊之中，喘息不已。

此時那人勉强又爬站起，要爬過去搶那口短劍，幸虧是申無畏已冒險撲出，抱起血泊中的申宏略。

「叔叔，叔叔……」他悽然的呼叫着。

申宏略的雙眼已渙散無光，他顫抖的手把短劍放在侄兒手中。

那人剛撲過來。

申無畏反手一劍劃去。

「哎唷」那人狂叫一聲，肩胸之際被劃破一道口子，鮮血直冒。

申無畏年紀雖小，却仗着寶劍在手，接連刺出幾劍，「刷刷刷」的直逼得那人連退了數步。

大概他也身受重傷，不敢惡戰，便狠狠的奪門而逃了。

申無畏也不敢去追趕，回身要救治族叔。

「找飛靈子師伯……」申宏略咿唔地說出幾個字，終於傷重倒斃在血泊之中。

申無畏撲倒在族叔的屍體上，痛哭悲慟。

禍起蕭牆，頃刻之間，慘遭巨變，申無畏祇好含淚埋葬了族叔，乃獨自携着那柄短劍，往勞山投奔飛靈子去。

* * *

短劍「錚」的一聲插回鞘中。

申無畏的眼眶悠然滾下了兩行淚珠來，淌在臉上，涼冰冰的。

他又想起了飛靈子盡將秘傳劍術傳授給他，九年師滿，臨別之時，飛靈子再三叮囑於他。

「徒兒，以你現在的劍法，配合這口斑爛血劍，雖不足言無敵天下，然爾行俠江湖，鋤强扶弱，綽綽有餘了。

「只是，斑爛血劍不宜輕於示人。『血劍追魂』招式亦非到萬不得已，不可輕易施展。」

申無畏唯唯稱是。

他下山之後，遊俠江湖，也到處尋訪殺族叔的仇人。

仇家一直沒有露面，只是幾個黑道上著名的大魔頭先後伏擊申無畏，都似是仇家在那幕後指使的。

也爲了這幾個魔頭武功甚高，申無畏逼得施展出「血劍追魂」招式應戰，連敗了「天山三煞」、「毒龍尊者」等多人，一年之間，年輕的申無畏英名四播，因爲他除以「血劍追魂」招式震驚武林之外，又善於施展「飛龍三絕掌」，所以江湖人士也尊他一個「飛龍血劍」的外號。

申無畏四處尋訪，終於訪出仇人躲在豫北河洛平原之間，他就輾轉追查來到黃沙鎮。

在鎮外四十里處又遭遇了「鬼影雙魔」及虬鬚漢等多人伏擊，更令申無畏確信仇人可能就躲在黃沙鎮附近。

想到這裡時，店小二已捧着酒菜走進房中來了。

「客官，請用飯菜吧！」

店小二放下酒菜回頭便走，却被申無畏一把拉住，嚇得那店小二一怔。

「小二哥，這裡附近有沒有一處宮家莊的？」申無畏臉上是和顏悅色的。

店小二鬆了口氣道：「回客官的話，這兒附近沒有宮家莊，倒有一個左家莊。」

聽了店小二的話，申無畏猜忖着宮天南可能改名換姓，會不會改姓左的呢？

他決心偷偷去左家莊窺探一下。

「小二哥，左家莊在什麼地方？」

「就在往南七里處。」

申無畏默記在心，就放店小二走了。

店小二又匆匆去找掌櫃的，把申無畏訪查宮家莊的事告訴他。

「這姓申的在這裡住上幾天，果然是存心惹事，待會兒我要上左家莊稟知三爺一聲才是。」掌櫃神色慌張地說道。

* * *

左家莊的護院武師燕子李三聽了客棧掌櫃的稟告，心中不禁一怔，立即吩咐道：「這個姓申的賴在黃沙鎮不走，似有惹事之嫌，我自有處置辦法，你且先行回去吧！」

說完，便吩咐莊丁打賞了這掌櫃的一錠銀子，掌櫃連聲道謝而退。

原來左家莊財雄勢大，只有一點令人難明的，便是除了莊主左權及女兒雪心之外，其他莊丁管事及武師等均是外姓人。

左權通常是深居簡出，不大露面，對外的事也交護院武師李三處理，近些月來，左權心血來潮，命李三加緊注意附近鎮鄉是否有陌生人出現。

李三待掌櫃的離去之後，也連忙整衣走入後堂裡稟告去了。

經過數重院落，李三走到一護衛森嚴的廳堂外，垂首階前，等候召見。

好一會兒，一護衛走出領李三走入。

內廳處，當中坐着一個中年人，赫然就是殺死申宏略的宮天南，只是頷下留着五綹長鬚，雙眉低垂，顯得是慈眉善目，臉相是改變了，而且他不叫宮天南，他是莊主左權。

「李三，有什麼事？」

「剛才福來客棧掌櫃來報，說有一陌生少年要在棧內居住五天，小的覺得事有蹊蹺，特來稟報。」

左權聽了，沉吟了半晌，眉毛一挑，問道：「只有一個人嗎？」

李三恭謹地垂首回答道：「是，只有一個人。」

「那不必打草驚蛇，暗中派人盯緊就是了。」

「是。」

「你先退下吧。」

「是。」李三行禮躬身後退去。

內堂走出二名勁裝佩劍的中年人，二人腰幹穩健，雙目藏神，看得出是內外功修爲極高的高手。

左權執禮甚恭，起立揖坐。

二人坐定。

「剛才李三前來稟報，說福來客棧來了一名少年，要在黃沙鎮住上五天，我想前來黃沙鎮的多是過路客，住上五天的便有可疑了。」

左權首先開口說道。

「莊主。」那蟹面的中年人圓睜怪眼，說：「今晚我就去客棧把他做了。」

「那倒不必急於動手，我怕是范陽派來的人。」左權有所顧忌的說，顯然那話中的范陽，來頭是不小的。

「那更是來得好，給范陽一個下馬威。」是一個馬面的中年人冷笑一聲，陰惻惻的說道。

那兩個勁裝的中年人是左權禮聘前來助陣的高手。

原來左權與黑龍會的會主千手毒蟒范陽，爲了一件買賣交惡，范陽說要找他理論，左權知道黑龍會高手如林，因此乃重金聘請來「飛天靈貓」牟沛和「七毒劍客」辛獨二人。那蟹面的中年人便是牟沛，馬面的叫辛獨，二人都是江湖上挺有名氣的人物。

至於申無畏幾次給人伏擊，倒不是左權所爲，而是范陽主使。

原來申宏略之死，眞正的主兇是范陽，那時范陽要設立黑龍會，乃派出宮天南去擊殺申宏略和幾位武林正義之輩。

宮天南是匿跡江湖已久的巨兇，當時他已殺了左家莊的莊主左謀，還冒了左謀堂弟之名，據佔了左家莊產業，還據佔左謀之妻蓮花

仙子喬小雪，喬氏為了保護幼女雪心的性命才忍辱委身事敵，只是這十多年來，喬氏還把眞相對愛女隱瞞着。

所以，左權就是宮天南的化名，他是存心冒名去做個現成的財主老爺，嬌妻美妾，生活優悠自在，後來，范陽迫他去刺殺申宏略，宮天南身受重傷，調養了兩個多月。

此後，宮天南與范陽分手，倒安靜了多年，直到范陽要做一件大買賣，去年又把宮天南拉了出來。

范陽已查訪清楚，一名京官要告老還鄉，在開封城外郊建巨宅，私囊中金銀珠寶無數，宮天南為巨利所誘，乃答應再作此案。

後來分賍不勻，范陽一口咬定宮天南私吞了兩寶物，翡翠玉馬和辟水夜明珠，雙方鬧得不歡而散。

因為宮天南獲悉范陽要糾結武林黑道多人前來向自己理論，所以他近來是有些提心吊膽，左家莊處處戒備森嚴。

「七毒劍客」辛獨要往施下馬威，宮天南細想之下也不反對。

* * *

夜。

月明星稀。

牟沛和辛獨夜奔黃沙鎮，要夜探福來客棧，打算擊殺申無畏的。

却不料申無畏也在夜探左家莊的。

他翻牆越屋，疾掠如飛，已避過重重守衛，直撲後院而去。

却不料在西廂後院中碰上了林中相遇的少女來。

她就是左雪心，她在園中練劍，也在思念邂逅中的申無畏。

心存雜念，劍便練得不好了。

她仰頭輕嘆了一聲。

那時，躲在暗處的申無畏也看得忘形失神，不小心脚下踏碎一片瓦片，發出了聲音。

「誰？」她輕叱了一聲。

「姑娘，是我。」他緩步走出，似是按捺不住思慕之情，也為了怕少女大聲喊叫，那時若驚動了全莊，事情反為不美。

「是你……」少女臉泛紅霞，又驚又喜。

「姑娘，在下是來查訪姓宮的朋友，想不到誤闖貴莊，眞是抱歉。」

「這裡沒有姓宮的。」少女訕訕地說，嬌羞無限。

「請教姑娘貴姓？」

「我叫左雪心。」

「原來是左姑娘，失敬失敬。」說着，便拱手為禮，逗得左雪心心花怒放。

「少俠貴姓？」

「在下申無畏。」

二人話說得投機，不料左權已掠身而至，身形迅疾之極。

「雪兒。」

「爹！」左雪心忙向父親斂衽為禮。

申無畏一時愣住了，看來這左雪心的父親是有八分相似當年擊殺族叔的仇家，却又多了五綹長鬚，眉目眼神也不一樣，慈眉善目，倒像是個忠厚長者。

又兼以是左雪心之父，不然眞想削破他的衣衫，看看他胸膛有無掌印，肩胸之際，有沒有疤痕，便知道他是否是宮天南了。

「雪兒，這位是……」

但見左權和顏悅色的指着申無畏在詢問他的女兒。

「爹，他就是我告訴過你在林中獨力殺死『鬼影雙魔』的少年人。」左雪心對她的父親訴說着。

「哦！」左權讚嘆了一聲：「果然是英雄出少年。鬼影雙魔是黑龍會的左右總巡，二人輕功武功都稱得上一等一的高手，想不到讓申少俠一舉殲滅，殺掉了。」

「老前輩，」申無畏拱手為禮：「在下當時是被二人率衆伏擊的，也痛惡二人為害江湖，所以痛下殺手的。」

「爹！」左雪心也插口道：「申少俠有一口斑爛血劍鋒利無比，當時女兒在旁觀看，二魔已然斃命，申少俠出劍之快，眞算得上是天下無雙呢。」

原是一片讚賞之意。

左權一聽，當下臉色微變，雙眼竟注視申無畏腰間的黃綾包。

「申少俠，閣下既有斑爛血劍，不知可否給老夫開開眼界！」

「抱歉之至，那柄血劍並不放在在下身上。」

申無畏察言辨色，又覺得左權形態可疑，他打算先行告辭，便向二人拱手道：「老前輩，左姑娘，深夜打擾，眞是得罪之極，在下告辭了。」

身形一晃，已飛越高牆而去。

左權看見申無畏的身手不凡，暗裡一怔。

左雪心却臉有幽怨之色，在奇怪為什麼申無畏腰插黃綾包，却偏不肯把寶劍呈給爹看？為什麼他一見爹面，便急急要離去。

這是無可剖解的啞謎。

「雪兒，料不到申少俠這一來，倒讓你爹想出個救命的妙計了。」

左權突然大笑，倒令左雪心感到愕然不已。

「爹，什麼救命，是怎麼一回事？」

「雪兒，妳既然要問，爹亦不妨告訴妳。」左權長嘆一聲，捋着長鬚，說道：「妳大概聽說過黑龍會會主千手毒蟒范陽之惡名吧。」

「爹，范陽是黑道上首惡元兇，誰人不知呢？」

「這回爹就是跟范陽對上了，他傳言要糾結江湖黑道人物，前來屠殺妳爹全家。」

「爹，可是眞的嗎？」左雪心嚇得瞪大了一雙眼睛。

「爹就是怕妳擔心，所以才沒跟妳說。」

左權又是捋鬚長嘆。

左雪心沉思片刻，悟出父親的眞意。

「爹，你是要找申少俠助你對付范陽麼？」

「正有此想，只是……」左權故作沉吟難決。

「爹，既然你有為難之處，那麼就由我去找他好了。」左雪心情急的說了。

* * *

申無畏終於沒有碰上牟沛、辛獨二人，因為他二人摸到客棧時，不見申無畏的踪影，便猜忖可能夜探左家莊，二人又匆匆忙忙地趕返左家莊去。

申無畏也沒有立即返回客棧，他靜靜的躲在湖畔樹下，在沉思着。

在他來說，這眞是一段令他感到為難的時刻了。

假如宮天南就是左權，那怎麼辦？

他的心中已深印着左雪心的倩影了！一種朦朧恍惚的戀愛滋味正滋潤着他的心頭。

申無畏在河畔徘徊了半夜，才返回客棧。

翌日，申無畏醒來，店小二來通報說左姑娘在外邊飯堂等他相見。

申無畏連忙整衣走出。

飯堂內，左雪心笑盈盈的相迎。

「左姑娘是找在下？」

「是的，申少俠，請坐下再談吧！」

二人坐下，店小二奉上香茗，左家莊是豫東的首富，有財有勢，如今左小姐親自前來拜候，這客官定是大有來頭的了。

掌櫃及店小二都在旁邊嘻嘻笑地獻殷勤，左雪心把手一擺，二人也忙退了出去，讓左雪心和申無畏在靜靜談心。

「家父近來遇到一件扎手的事兒。」左雪心一開口便直說。

「什麼事？」

「黑龍會范陽與家父有隙，這次糾結江湖黑道中人，要與家父為難……」

「眞有此事？」

「難道我跟你誑言來了。」左雪心呶着小嘴，裝出生氣的樣子。

申無畏見她生氣，一時倒慌了手脚。

「申少俠，你這是見死不救了。」左雪心又是滿面憤怒的說。

「什麼見死不救？」申無畏有些弄糊塗了。

「我問你，假如你看見有人加害我，你肯否出手相救？」

「這……這自然要出手相助了。」

「范陽要害我全家，你是答允助家父，對付范陽了？」

「這……」

申無畏一時之間，頗感為難地愣着。

「申少俠，你知道『鬼影雙魔』是黑龍會的人嗎？」左雪心陡地如此的問。

「不知。」

「鬼影雙魔半途設伏，要殺你，也是范陽預謀的。」

聽左雪心這麼一說，申無畏倏地心生一計，他決定先助左權對付范陽。

一方面是為了范陽會主使鬼影雙魔對付他，那麼范陽對申宏略被害之事可能是有關連的，申無畏也曾久聞范陽的惡名，也着實想替武林除去此害。

另一方面為了要弄清楚左權是否就是宮天南其人。

想到這裡，申無畏仍沉吟無語。

「申少俠，千手毒蟒范陽此人，陰險歹毒，創下這黑龍會，對武林人橫加殺戮，難道你也坐視不理？」左雪心再三激勵。

「好吧，在下祇好聽從姑娘吩咐，助令尊一臂之力，將范陽剷除就是了。」

申無畏終於應允左雪心的懇求。

* * *

左權設宴款待申無畏，並介紹牟沛、辛獨二人與他認識。

酒過三巡，申無畏也問起左權一事。

「左前輩，有一事想請教。」

「少俠是要問及令叔父申老英雄被害之事麼？」

申無畏料不到這話竟讓他先說，乃點點頭道：「正是。」

「哈哈……」左權乾笑了一聲：「老夫對江湖之事稍有涉獵，對此事亦有聽聞。」

「請問前輩，家叔父是否被宮天南所殺的呢？」

「不錯。」左權捋鬚微哂道：「申老英雄的確是為宮天南所殺，而宮天南受了范陽指使，才去暗殺令叔的。不過宮天南亦傷重斃命，少俠之仇人，如今只留下范陽一人而已。」

「宮天南眞的已死了麼？」

「他中了『飛龍三絕掌』，又中

了令叔一劍，傷勢沉重不治身亡，這是江湖中人確信的事實。」

雖然經左權這麼一說，申無畏仍然是半信半疑。

傍坐的左雪心也開口道：「申少俠，原來令叔亦爲范陽所害的，那麼申少俠若殺了范陽，也算是替令叔父報仇了。」

申無畏聽了，只是點頭。

左權在心裡暗笑，他以爲申無畏已中計，已爲己所利用。

左權是打算趁申無畏與范陽鬥個兩敗俱傷，自己坐收漁人之利。

其實申無畏心裡何嘗不明白，他也是將計就計，伺機要揭發左權的眞面目。

＊ ＊ ＊

寒傖的黃沙鎭陡地來了好幾幫人，那些人個個都是勁裝佩劍，有些是佩帶其他兵刄的，個個殺氣騰騰。

小小的福來客棧，也擠滿了客人，掌櫃和店小二看見每個人都是兇神惡煞的，知道事情有些不妙了，除了稟報左家莊的李三外，二人也只好戰戰兢兢，小心侍候着那些勁裝大漢。

因爲房間不夠，一名身佩飛叉的粗漢，還逼申無畏讓出房間。

申無畏仍在元龍高臥，驟聽拍門聲，他也毫不理會。

房間「碰」地一聲，被踢開了，擁進來粗漢和店小二。

店小二的衣領被那粗漢提了起來，臉色一片青白，顯然是被脅迫進來的。

「什麼事？」申無畏懶洋洋的坐在床沿，不經意的出聲問道。

「客官，你這間房可否讓出來與這一位大爺呢？」

店小二苦口苦臉，期期艾艾的說，說時用手指指背後。

那粗漢眉濃環眼，紫醬臉膛，虎背熊腰，提着一柄五六斤重的鑌鐵飛叉，很是威武。

「小伙子，放聰明點，就把這間房子讓給本爺。」那粗漢一開口也毫不客氣。

「不讓又怎麼樣？」申無畏又慢條斯理的回答着。

「要是不識趣，本爺這柄飛叉要將你砸成肉醬。」那粗漢勃然大怒，左手將店小二一推，店小二連滾幾個觔斗，撞在屋角，直撞得他鼻青臉腫。

那粗漢揮舞着飛叉，虎虎生威。

「我看未必吧。」申無畏懶洋洋地穿上了靴子。

那粗漢怒極了，圓睜怪眼，大聲叱喝道：「你是讓也不讓？」

申無畏冷哼一聲：「不讓！」

粗漢再不打話，大喊一聲，掄叉直撲了過來。

申無畏避也不避，伸手抄去，已把那柄飛叉抄在手中。

那粗漢拚命力搶，却不能動得分毫，急得滿頭汗水，狠狽不已。

「去！」

申無畏手一送，那個粗漢便連人帶叉被他直拋出窗外，「嘩啦」一聲，窗框也被砸得粉碎了。

那粗漢躺在院中，跌得渾身酸痛，爬不起來，直是呱呱怪叫。

一時擁來了幾個他的同夥。

「老孟，吃了誰的虧？」

「誰吃了豹子膽，敢跟咱們作對？」

七嘴八舌的，已把那粗漢扶了起來。

「那小子，非宰了他不可！」粗漢好不容易才說出這句話來，手往房裡指着。

衆人提着兵刄，一起湧進房裡去。

看見申無畏依然坐在床沿上，一雙眼睛開闔如電，衆人突然停步，怔在那兒。

其中一人是在林中給申無畏削去鼻子的大漢，他認出是申無畏，知道他的厲害，便發抖的對旁邊的人耳語了幾句。

那人陡地一怔，與大漢回頭鑽出人羣之外便逃。

其他的人猜忖事情不妙，也一伙四散了。

申無畏冷冷的一笑，站起來拍拍衣衫，便腰插雙劍走了出去。

走出後院，遠遠站着觀看的幾個勁裝漢子，也嚇得四散而逃。

飯堂中，也有幾個勁裝佩刀的漢子據案大吃大喝，一見申無畏隨着那十多個狠狽奔逃的同夥走了進來，也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齊齊嚇得扔下碗筷，各自越窗奪門而逃了。

申無畏神態悠然地揀個空位子坐下。游目回顧，看見偌大的飯堂中，只留下角落座位上獨自斟酒自飲的一位白衣中年文士，那文士儀容飄逸，只是臉上有個疤，像是被刀削傷的，他的眼眸光華內蘊，看得出是位內功修爲極深的高手。

申無畏瞟了他一眼，剛巧他也正望向申無畏，四道眼神甫一接觸，各自心內打個機伶伶的顫抖。

申無畏對那文士的底細捉摸不清，因爲看那人容貌，五官端正，像是忠厚的老好人，只是臉上那道刀疤，却令他顯得正邪莫辨的。

這時掌櫃的上前躬身招呼着申無畏，在房間裡跌得鼻青臉腫的店小二也走了出來。

掌櫃的强陪笑臉地對申無畏問道：「申少俠，要吃點什麼嗎？」

「我就是想喝些酒。」

「好酒是有的，要吃點素嗎？」

「不吃了。」

申無畏揮揮手，掌櫃也就退了下去，剛迎上來的店小二在他耳邊低語了幾聲，掌櫃的聽了吐吐舌頭，也忙扯着店小二入內捧酒去了。

申無畏也自覺好笑，時候還早，肚子也不餓，就在這裡喝喝酒，消磨那難度的時光吧！

看見鎭上突然出現了大批陌生人，又多是勁裝佩刀的，猜想那千手毒蟒范陽眞的要來了，那麼眼前，這飯堂那白衣中年文士是黑龍會的人麼？

若然不是黑龍會，又不會在左家莊碰見過的，那麼他到底是誰？

正在猜忖着，眼前一晃，申無畏伸手一接，是隻空酒杯。

「這位朋友，既然你的酒還沒有來，就先喝我敬你這一杯吧！」

但見那中年文士抱拳一拱，隨即雙手握住酒壺，一運內力，竟將壺中的酒逼出，像一支酒箭般射了出來，一條酒柱，不偏不倚，直注入申無畏桌前的酒杯上，剛滿一杯，也無一滴溢下。

他露出這一手，實在令申無畏敬服之至，當即舉杯一飲而盡。

那人剛放下酒壺，不提防一股吸力，將整壺酒半空吸去，原來是申無畏暗運內勁，把酒壺攝取過來，申無畏露出這一手凌空攝物，也令那中年文士暗吃一驚。

申無畏持壺倒酒，陡地又將酒壺輕輕的一拋，酒壺拋到中年文士跟前，却只懸空沒有跌下，原來是申無畏遙遙運勁把酒壺凌空托住。

「借敬了。」

但聽得申無畏低叫一聲，酒壺已微微傾斜，壺嘴的酒瀉出，直注入文士跟前的空杯中，也是剛剛斟滿了一杯，酒壺便緩緩的落下，仍好好的平放在桌上。

顯然地，申無畏露出這一手，功力更是比那中年文士爲高。

中年文士臉色微微一變，便也抱拳一揖，隨即持杯一飲而盡。

申無畏只是微微一笑。

「請問閣下是黑龍會的什麼人？」那中年文士遙遙相問。

申無畏只是輕輕的搖頭。

「然則是左家的人？」中年文士又問。

申無畏略想了一下，也隨即搖搖頭。

「那就好了，」中年文士不期然地說了這句話後，鬆了一口氣。

「閣下是誰？」申無畏覺得有些奇怪，也開聲問道。

「不是黑龍會，也不是左家莊，哈哈……」

那中年文士哈哈一笑，像是喃喃自語，又像是把話說給申無畏知道。

只是這句話，又像是說給自己，也像是說給申無畏的。

話一說完，中年文士放下了一塊碎銀在桌上，身形一拔，脚尖在桌面一點，已凌空翻了一觔斗，躍出客棧門外。

不料正碰上一名紅臉老者率着一羣人走來，那老者也不打話，上前便是雙掌一推，氣流激盪，風沙翻湧，勁風直迫中年文士身上，中年文士甫一站定，見對方沒頭沒腦的雙掌打來，竟是有心要取自己的性命，心中一驚，立時雙掌翻出往前一迎。

「啪」地一聲巨響，兩個人四隻手掌正對上了，二人「蹬蹬蹬」地各退三步。

外表上是分不出勝負，但明眼人是容易看得出，中年文士只用了八成眞力，那老者出其不意，全力出擊，仍不能取勝，中年文士的功力是高出一籌了。

紅臉老者氣得滿面血紅。

申無畏悠哉站在一旁，冷眼旁觀。

也不知道他是何時走了出來。

紅面老者正要蓄勁對中年文士出手，却被頷下削去的虬鬚漢攔住了。

「荊護法，不是他，是那小子。」

虬鬚漢拉着紅面老者的衣袖，他一手指着停立的申無畏。

申無畏仍是站着在咧嘴冷笑。

那紅面老者是個個性魯莽，脾氣暴燥的傢伙，見是剛才打錯了人，也不再去理會那中年文士了。

紅面老者踏步衝近申無畏的跟前，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說話。

「小子，你知道我是誰？」

「你是個丟人現眼的老傢伙，老不死！」

「哼，你敢罵我？」

「剛才你罵我又如何？」

申無畏神態悠然，毫不在乎的冷冷的譏諷他。

那紅面老者氣得跳脚：「告訴你，老子就是黑龍會的首座護法『摩天龍手』荊天健。」

「倒是第一次聽見。」申無畏嘴角仍是一抹冷笑，好像毫不把這小老兒放在眼中似的。

「什麼第一次聽見過？」紅面老者的肺也幾乎被申無畏氣炸了，跺着脚，臉紅如血，渾身發抖的道：「老子大名，江湖上無人不知，武林上誰人不曉，你看不起老子，老子就要用摩天龍手教訓你了。」

「倒要領教！」申無畏仍然臉露不屑，站着不動。

荊天健暗運氣勁於掌，陡地一伸手，化掌爲爪抓向申無畏迎頭抓去。

「來得好。」

申無畏的話未說完，人已不見

了。

荊天健一爪抓空，暗吃一驚，回頭一望，看見申無畏笑嘻嘻的站在自己背後。

荊天健換步回身，雙掌推出，施展「雙龍掠月」招式，只見掌影漫天，四方八面向申無畏襲去，挾着虎虎風聲，掌勁是凌厲之極。

申無畏左右閃騰，步步後退。

荊天健心中得意之極，掌勢施展得更是綿綿密密的凌厲，招招殺着把申無畏迫近虬鬚漢那一羣人去。

虬鬚漢見荊天健佔了上風，也是興奮萬分，一聲吶喊，便圍攻了上去。

申無畏被圍在當中，仍是神態悠悠，臉露冷笑的。

荊天健見機不可失，「摩天龍手」掌法施展得更疾，暗運氣勁，貫注了十分眞力於右掌之上，左掌虛晃了一招，右掌瞬即猛力推出，有如天崩地裂的霹靂一聲。

眼看申無畏要立斃於荊天健這一招「摩天龍手」絕招之下。

不料申無畏雙掌輕輕往下一拍，竟迎着荊天健掌下翻起的狂飆，身形往上飛起，避過了荊天健一掌。

荊天健眼見申無畏飛身避過，自己凌厲的掌風要把衝來的一羣屬下擊個正着，也嚇得大驚，忙收住掌勢，却感到背心一熱，全身不由自主的，掌勢已綿綿吐出。

幾聲慘叫，衝近來的幾名漢子被掌勢擊得飛了起來，七孔噴血而死。

這時，荊天健的背心已被申無畏一掌印住，一股熱流綿綿的將荊天健的體內眞力迫出，片刻之間，荊天健的紅面變了紙般白，「哇」然一聲，鮮血就由口中直噴而出，當堂暈倒在地上了。

申無畏掌勢一收，輕輕拍手，回頭一望，那中年文士已不見了。

黑龍會的徒衆也只遠遠的站着，眼巴巴的看着首席護法，竟然在十數招之內，便傷在這年輕人的手底下。

＊　＊　＊

那荊天健是黑龍會裡僅次於范陽的高手，這次敗在申無畏的手下，也算是滅了黑龍會的威風了。

已有人通報給左權知道，所以申無畏一抵左家莊，左權便降階相迎，也奉承了申無畏幾句。

傍立的牟沛、辛獨臉上是羨慕、嫉妒、悻然，也不敢小覷申無畏了！

這時，左雪心也聞訊迎了出來，看見申無畏安然無恙，也是芳心竊慰。

跟着，左權便迎申無畏進入內廳，各人便分別坐下。

左權乾笑了一聲，便開口道：「申少俠，范陽已派人來下戰書，約我明天早晨到黃土坡決鬥。」

以爲申無畏一定有話說，誰料他默然不作聲。

「申少俠，請你看一看，這就是戰書了。」

左權從袖中取出一封戰書，左雪心還雙手遞給申無畏看，他只是略略看了一下。

他仍然沉吟無語。

「申少俠，爹這次希望你能夠傾力相助。」

左雪心脈脈含情地望着他。

申無畏又似乎又受了感動，點了點頭。

「申少俠，這范陽的武功十分高强，老夫亦非其敵，所以，明天這一戰，尚望少俠戰住范陽，只要范陽一死，黑龍會便潰不成軍了。」

左權是想誘出申無畏與范陽相鬥，然後坐收漁人之利的。

不料申無畏亦非常之機警。

「左前輩，若是一開始便由晚輩鬥范陽，只怕有些不妥。」

左權臉色一變，問道：「請問有何不妥？」

申無畏微微一笑，「江湖上人人皆知前輩是個成名人物，范陽又是逕向前輩求戰，按理由應前輩接戰，又焉能讓晚輩越俎代庖哩？」

此言一出，左權及牟沛、辛獨三人臉色大變，以爲申無畏改變了主意，不肯相助。

左雪心亦覺不妥，訕訕的問道：「申少俠……」

「左姑娘，在下之意是先由左前輩接戰，略鬥十回合之後，再由在下飄身而出，范陽猝不及防，到時亦逃不出在下劍鋒了。」

這話雖然是對左雪心說，其實也是對左權說的。

牟沛這時忍不住了，朗聲道：「申少俠，施以暗襲，恐怕勝之不武？」

申無畏微微一笑，「並不是暗襲，只是在下陡然現身而出，范陽定然一怔，也正合乎兵法，所謂攻心爲上吧！」

左權也不敢與申無畏齟齬，乃朗聲大笑。

「好吧！申少俠既然想到這個好主意，那麼明日少俠可來敝莊，結隊前往黃土坡吧。」

申無畏搖了搖頭：「晚輩獨自前往可也。」

左權又是一怔：「少俠此言……」

「晚輩不是左家莊人，結隊前往有不妥。」

左權心頭一凜，臉上仍是堆着笑意。

「申少俠，老夫心儀你是英雄年少，已決定待范陽伏誅後，便把雪兒許配給少俠你，以後是一家人，又焉可分彼此？」

這句話是說中了申無畏和左雪心的心中事，左雪心是心頭一甜，心頭頗是喜悅，又對申無畏有些埋怨之意，一雙水靈靈的眼睛用幽怨的視線睨望了申無畏。

＊　＊　＊

「申少俠，你難道有什麼難言之隱，或心事？」

申無畏默默地俯視着小河的流水，他正和左雪心在河畔談心！

「左姑娘，有句話說來唐突……」

「你說好了。」

「左莊主眞是妳生身之父？」

她一時楞住了，她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這十多年來，還是頭一次有人對她如此的問。

「你的意思是……」她囁嚅的說着。

「我猜他不姓左。」

「爲什麼？」

「我認得一個姓宮的人，跟他一模一樣。」

「是你的仇人嗎？」

「嗯！」

她早已猜出申無畏與父親之間定有些不可告人之事，却料不到是仇家。

左雪心當場楞住了。

「左姑娘，姓宮的曾殺死我叔叔。」

「我爹平日很少外出，我也不相信他會做出這傷天害理的事。」

「既然如此，他又怎會惹來千手毒蟒范陽這夥人？」

「正因爲我爹爲人正直，范陽這夥黑道才不肯放過他。」

「左姑娘，我已查出牟沛、辛獨二人也是黑道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言下之意，似說是左權既然正直，又怎會交上這些黑道的魔頭呢？

左雪心無詞以對，沉思着。

「左姑娘，左家莊少有姓左的人，實爲奇事，我猜這黑道魔頭，當年殺死左家莊莊主，盡殺莊中老幼，自己便冒認姓左，好霸佔左家莊產業，因爲妳年幼無知，便收妳爲女，藉以掩人耳目罷了。」

申無畏一口氣把他的猜想說了出來，左雪心聽了半信半疑。

她自幼是跟着母親長大成人的，稍長時，母親送她出外追隨幾位名師學武，正是離家時日多，在家時日少，父女感情也不甚濃厚。

她忽然想起去問母親。

「申少俠，也許我去問問家母，她老人家近年來獨處經樓，茹素唸佛，似有滿懷心事，我誠懇相問，她或許會把眞相告訴我。」

「好吧，不過此事需要小心，切莫讓姓宮的知道，否則，對妳我都有不利之處。」

＊　＊　＊

左雪心的母親心如枯木，對一切的事都痲木了。

「孩子，你胡思亂想幹嗎？」

「娘！告訴我，他是不是姓宮的？」

她母親聞言臉色一變，顯然心頭一陣震驚，陡地的站了起來，話也說不出來。

「娘，妳不敢告訴我眞相，是怕我武功不是他的敵手？」

左雪心人很聰明，也想到母親在維護她，不想她吃虧。

「娘，妳送我出外訪師學武，是要報這大仇，爲何如今又遲遲不肯把眞相相告呢？」

「孩子，別胡思亂想，況且妳這些年學武，唉……」老人家也說不下去了。

左雪心的疑慮更深，正要再問，却聽見有人上樓的聲音。

是左權和牟沛、辛獨走上經樓。

「雪兒，原來妳在這裡。」

左權大踏步走過來，又問道：「跟妳娘親說些什麼來了？」

左夫人强顏一笑，搶着說道：「沒談什麼，她來問候我呀。」

左雪心也抬起勉强一笑，點點頭。

左權在那邊一張椅子坐下，捋鬚沉思半晌才說話。

「夫人，明天我到黃土坡與范陽決戰，可不用擔心。」

「是。」左夫人柔順地回答着。

「雪兒，剛才李三探知黑龍會已派人潛入黃沙鎮，他們打算趁着明晨，殺進莊來了。」左權轉頭對左雪心說。

「那是要趁我們去了黃土坡，他們便趁虛攻入我左家莊。」

左雪心爲了母親的安全而擔心起來。

「此事我已有安排早作準備，今夜我帶領人馬攻入黃沙鎮，先把那批人殺個乾淨，免了後顧之憂，雪兒，妳學武多年，正是給妳一顯身手的時機了。」

「好吧，爹，我跟你們一起去。」

左雪心是想念着福來客棧的申無畏，便答應了往黃沙鎮去。

＊　＊　＊

夜裡的黃沙鎮一片靜寂。

潛入鎮裡的黑龍會人馬雖有數十人，武功高的荊天健受了重傷，餘下的都是二三流人物。分成五股人，分別由香主余洪、張超、麥明、焦壯、薛南五人帶領着。

左權率領左家莊大批人馬分別

把這五股人包圍起來，一聲令下，雙方接戰時，黑龍會的人猝不及防，兼以衆寡懸殊，開始便處於下風。

這時，住在福來客棧的申無畏聽見四處殺聲兵器交擊之聲，正待起來觀看，却在黑暗中看見窗口掠進二條人影，身形十分迅捷，二人掠入時，二件兵刄已趁機揚起，都是使劍的，兩口劍如靈蛇吐信，直扎向床上的申無畏。

申無畏自床上一滾落地，兩掌左右開弓，向二條黑影打去，不料兩人變招甚快，翻觔斗齊齊一躍上床，雙方竟對換了位置，二人各自揚手，射出暗器，「颼颼颼」的四蓬毒針直射向申無畏身上。

申無畏脚一挑，將房中圓桌挑翻，剛好射來的毒針被擋住了，「刷」地拔出腰中短劍。

突然黑暗中銀光一閃，申無畏身形撲至二人之間，哎喲怪叫着，二人算是閃避得快，各自往斜滾開，却已雙雙中劍。

門被踢開，左家莊的李三及莊丁持着火把走入，後面走入的正是左權和左雪心。

「咦！是你？」左權故作驚訝的說。

這時火把的光已照耀出負傷臥在地上的人正是牟沛、辛獨。

「怎麼回事？」左權臉色驚惶地向申無畏問道。

「你問問他們吧！」申無畏冷冷的答。

牟沛和辛獨閃避得快，沒被刺中心窩，却已嚇得冷汗直淌，二人狠狽的爬了起來。

「莊主，我們奉命來捕殺黑龍會的人，誤闖進這裡來。」牟沛喘息地回答。

「怎麼這樣的魯莽？」左權對二人輕叱了一聲，接着便轉頭對申無畏說：「申少俠，只是一時誤會，請不必介意。」

申無畏也不想就此拆穿他的陰謀，只是微微一笑。

左雪心瞟了申無畏一眼，從她那關懷而默默含愁的眼神中，申無畏感到安慰。

「潛伏在黃沙鎮的黑龍會人馬已被我們一網打盡，明日上黃土坡會那范陽時，便少了後顧之憂了。」左權又說着。

這時候，瓦面上躲着一個人，他已拔出劍，正擬飛身撲下時，聽見范陽之名字，他陡地又改變了主意。

這人是中年文士，原來他正是左家莊的莊主左謀，十八年前，宮天南糾結范陽，在澇河橋邊截殺左謀，左謀重傷墜河，宮天南以爲他已死去。

後來左謀已傷癒，却探悉宮天南霸佔了左家莊，屠殺了全莊老幼。

左謀便矢志報仇，訪師學藝，這十八年來，他已學得天山玄眞劍法，便跑回家鄉，伺機要向宮天南算賬，不料遇上了申無畏，發現申無畏的功力較己爲高，很是震驚，不知道申無畏會否是宮天南的人？

現在看見宮天南跟申無畏談論着范陽的事，左謀知道事有蹊蹺，便耐着性子聽下去。

冒充左權的宮天南只顧和申無畏談着，也沒有留意瓦面上有人竊聽。

「申少俠，明天你多賣點力氣，把范陽宰了，替叔父報仇嗎？」

「左前輩，殺了范陽，我還要跟宮天南算賬哩！」申無畏冷冷的說。

伏在瓦面上的左謀，這時才知道申無畏是跟自己同在一條路上的，心中暗喜。

他決定待宮天南離開之後，他便去跟申無畏好好的談一談。

這時，假冒左權的宮天南，聽了申無畏的話，也暗自心驚，覺得這年輕人比范陽更難對付，也更爲可怕。便盤算着明天怎樣好生應付的事。於是他聊了幾句，便借故向申無畏告辭，帶着負傷的牟沛和辛獨等人離去了。

留下了左雪心和申無畏。

「左姑娘，剛才牟沛及辛獨暗算我之事，妳也看見了？」申無畏問着。

左雪心無言以對。

「妳問過妳的親娘，宮天南是否就是他？」申無畏再問道。

「問是問了，娘親好像滿懷心事，欲言又止，我猜，大概娘親是嫌我武功不高，不敢告我眞相。」左雪心回答道。

瓦面上的左謀越聽越肯定左雪心是自己分別十八載的女兒，忍不住飄身而下。

申無畏一怔，抬頭喝問：「是誰？」

「在下左謀，特來拜見申少俠。」

見悠然走來的正是那中年文士，申無畏一聽他的名字叫左謀，頗覺愕然。

「剛才我躲在瓦面上，看見那正是十八年前害我全家，傷我奪我妻女的宮天南，恨不得立即飛身而下，手刄此獠，只是細心一想，此事仍有待與少俠從長商議之處，所以當時我只好啞忍了。」左謀說着，一面用眼打量着左雪心。

左雪心好生納悶，出於父女天性，竟對這中年人楞楞地凝視着。

左謀也沒有說什麼，只是拿出一塊玉珮，左雪心看了，陡地一

呆。

「你是誰？怎麼會有這玉珮？」她神色惶然地問道。

「女兒，我是妳十八年來未見過面的父親。」左謀凄然苦笑。

左雪心也拿出自己懷中的玉珮，一看，這兩塊玉珮是一雙的，併起來是對鴛鴦。

「女兒，這玉珮大概是妳娘親給妳的吧。」

「你怎麼知道？」

「妳不妨去問問娘親，就會明白一切了。」

＊　＊　＊

左夫人一看見女兒交給她看的玉珮，當時臉色大變，顫抖地跌坐在椅上。

「雪兒，他……他還沒有死？」

「娘，妳說的是誰？」

「還有誰？是妳生身之父！」

「娘……」左雪心也是萬分震驚，料不到這竟然是事實，又有着一份莫名的喜悅。

原來自己生父並不是申無畏的仇家！

宮天南反而是自己的仇人，那麼自己跟申無畏是同一條命運的了。

「他，他在那裡？」左夫人好像從迷惘中醒悟過來，她向女兒問着。

「夫人，我來遲了。」左謀從窗外飄身而入。

一對劫後重逢的夫婦，經過十八年辛酸痛苦的歲月再見面，彼此都有恍如隔世之感，滿懷心事，又不知從何道起。

「你……你沒有死……我知道你不會死。」左夫人的聲音顫抖，眼眶含淚。

「小雪……」左謀親切地叫着他妻子的小名。

「道謀……」她也低喚着他。

她撲進他的懷裡啜泣着。

好一會兒，她又推開他：「不，道謀，妾身已屬殘花敗柳，再配不起你了，我太對不起你！」

左夫人狂哭着，她想起自己忍辱偷生，這些年來，過着偷彈珠淚，痛苦不堪的日子，心坎中堆積了太多的寃枉，又想起了太對不起夫君，心情更是萬分難過，淚水更是奪目而出，汩汩流着。

「小雪，此事也不能怪妳，我知道妳忍辱偷生，也是爲了雪兒……」左謀也是悲慟得說不下去。

旁邊的左雪心，這時才知道眼前這人才是自己生身之父，她也痛哭流涕地跪在地上。

「爹，娘，孩兒不孝，孩兒太沒有用，這些年娘叫我出外學藝尋師，還是那麼不長進，要不然，我該可以報仇，娘也不必要受那麼多的委屈。」

左謀扶起女兒：「雪兒，妳也不必太難過，現在爹回來了！爹跟妳聯手，該可以把宮天南這賊子逮住，報這血海深仇。」

不料宮天南冷峻的聲音已在旁邊響起。「恐怕未必吧！」

三人一怔，抬頭一望。

只見宮天南及兩個陌生人已站在眼前，他們什麼時候走入這經樓裡的，令人看也看不清，身法之快，實在是駭人之極。

宮天南獰獰一笑，手往旁一擺。

「這兩位是勾漏山的鐵氏兄弟，本來是留着明天去對付申無畏的，今晚算是碰個巧，先成全你們父女了！」

左謀一聽是勾漏山鐵氏兄弟，便知道二人就是勾漏山雙毒鐵奇英、鐵奇雄二人了。這二人不但武功高深莫測，而且善於用毒，心底便是一慓，倒後悔不讓申無畏一起來，左雪心的武功差得遠，他自己一人獨戰宮天南及鐵氏雙毒，這個虧是吃定了，只是他仍鎭定心神，盤算着如何應付之策。

「宮天南，你我血海深仇，今天非算清了不可，可是這經樓地方狹小，咱們還是到外面比劃比劃！」

在左謀的想法，是希望別在這經樓中動手，怕傷及妻女。

宮天南却不肯上當，冷笑道：「哼，你也休想活着跑出這個經樓！」

話剛說完，瞟了鐵氏兄弟一眼，二人便手一抖，一個抖出條烏溜溜的長鞭，一個抖出一柄漆黑的緬鐵毒刀。

「上！」

二人互相打個招呼，兩件兵器直向左謀砸去，那歹毒長鞭有如毒蛇吐信般的飄舞，攔腰纏去，挾着陣陣腥風。

那緬鐵毒刀也是翻湧起刀光波浪，發出一股難聞的惡臭，直向左謀身上捲來。

左謀手一抖，「嗡」地一聲震出了長劍，輕輕的往前兩點，圈出兩朵劍花，硬生生地將二人的長鞭和毒刀硬迫回去。

鐵氏兄弟各自手腕一麻，知道左謀內力深厚，知非用毒取勝不可，便各自手一揚，撒出兩把「七毒神砂」。

那「七毒神砂」是鐵氏兄弟賴以成名的暗器，武林中不少英雄豪傑，就栽在這一把「七毒神砂」之下！

突然看見兩縷烟霧自二人手中吐出，左謀便情知不妙，連忙閉住氣息，手中劍左右一撩，便硬攻了過去。

左謀是要速戰速決，先行擊殺勾漏雙毒，然後再去對付宮天南的。

料不到左雪心已急不及待，持劍撲向宮天南，二人已戰在一起。

宮天南使的是一對鐵筆，表面上是平平無奇，其中却是十分奧妙，宮天南可以將鐵筆射向敵人，隨發隨收，簡直有如飛劍的一樣。

左雪心自然遠非宮天南的敵手，十數招之下，便給宮天南的一雙「飛旋鐵筆」迫得手忙脚亂了。

左謀是迎勢硬攻過去，他的一把長劍，倒把鐵氏兄弟迫得連連後退。

左謀也要奮起神威，待施展天山玄眞劍法的精妙招數，正要把勾漏雙毒了結的。

突地一聽左雪心一聲驚呼，隨着左夫人一聲慘叫，左謀心神一分，手底一慢，便給鐵奇的鞭梢掠過左臂，一陣火辣辣的酸痲，左謀知道着了道兒。

只是電光石火之際，緬鐵毒刀又已倒捲削至，左謀不敢戀戰，翻身一滾，便滾到左雪心母女跟前，一劍刺去，宮天南往後一躍。

剛才是宮天南用「飛旋鐵筆」迫得左雪心手忙脚亂，左夫人愛女心切，不顧自身安危撲前助戰，正巧迎上宮天南飛射而來的這支鐵筆，當堂貫胸而出，慘受重傷。

左雪心扶起重傷的母親。

「娘，娘……」她叫喚着。

「雪兒，我不成了……快，快跟爹逃走……」左夫人艱難地說道。

「小雪，忍一忍，我帶妳一起走。」

左謀用劍刮破左臂傷口，傷口處流出汚黑的毒血，自己亦知道毒性不淺。

「不，道謀……我……我不成了，快帶雪兒走……我……我對不起你，來生結草啣環，再來圖報好了！」話才說完，左夫人已雙眼直瞪，氣絕身亡。

「娘……娘……」

「小雪……小雪……」左雪心與左謀難過萬分。

「哈哈哈……」宮天南在狂笑着。

「左謀，你休想帶女兒逃出這經樓，我看你還是乖乖的自行了斷，追隨那賤婦於九泉之下吧！」

左謀氣很怒火塡膺：「姓宮的，今天我跟你們拚了。」

他正要撲去，却被女兒拉着。

「爹，你還是快點兒逃，找着申少俠來吧。」左雪心低聲說道。

左謀也覺得很對，只是不忍心留下女兒，便說：「雪兒，我們一起衝出去。」

誰料宮天南三人已合攻過來，這回是宮天南與鐵奇雄雙戰左謀，一雙鐵筆和一口緬鐵黑刀，直把左謀封得密密緊緊的。

鐵奇英的一條長鞭翻湧起波濤駭浪的鞭影，也把那左雪心迫得手忙脚亂了。

左謀雖然受了傷，却是功力深厚，仍堪堪把宮天南和鐵奇雄二人敵住。

左雪心就遠不是鐵奇英的對手，不小心被鐵奇英滾地龍一鞭揮向下盤，整個人軟倒地上，當堂被鐵奇英擒住。

「爹，你快逃，快去找申少俠。」左雪心掙扎的大叫。左謀不敢戀戰，也知道獨力難戰宮天南二人，乃把心一橫，賣個破綻，待宮天南持雙筆攻來時，他騰身一躍，直竄出窗外，瞬息之間，已消失在夜色迷濛之中。

宮天南頗爲失望。

「宮大哥，他中了我一鞭，明早辰時三刻，便要毒發身亡，何必擔心。」鐵奇英走過來洋洋自得地說。

「鐵老弟，我是怕他找到了申無畏。」宮天南臉有憂色。

「哼！咱們兄弟就不怕那小子，他再厲害也防不了咱們兄弟使毒的手段！」鐵奇英安慰着宮天南說。

* * *

左謀負傷走到福來客棧。

申無畏見他受傷，知道情形不妙。

「左姑娘？」他首先關心左雪心的安危。

左謀嘆了一口氣，把女兒被擒，妻子身亡以及自己受傷的事說了一遍。

「這毒性很劇，我還是先替你療治，再去把左姑娘救回來。」

申無畏說着，便把一顆護心袪毒神丹給左謀服用，然後亮出那把短劍。

「咦，是追魂血劍？」

「前輩眞識貨，這劍不但削鐵如泥，吹毛斷髮，而且能解毒辟邪，眞是神物。」

說着，申無畏貫注眞力於劍身之上，斑斕血劍的劍身騰起一陣烟霧，突地申無畏持劍向左謀傷處扎去，立見汚血流盡，傷處痛楚全消，申無畏便用袪毒散把左謀的傷處敷治，隨即用布包紮好。

「走吧，救人要緊。」

兩人便身形一拔，齊齊騰越而去，便各施展出絕巧輕功，風馳電掣直掠左家莊而去。

只是一盞茶工夫，兩人已抵達左家莊，脚往地上一點，有如兩隻大鳥般，直飛上一丈高的牆上。

二人過廊穿廡，直撲經樓而去。

經樓中，不見有人，連左夫人的屍體也被移走了，申無畏和左謀均覺有些不妙。

「颯颯颯……」

四處亂箭射來，密如急風驟雨。

申無畏和左謀二人出劍左右招架，兩輪銀光，竟是潑水不入，亂箭紛紛被砸飛了。

「跳下去！」申無畏招呼一聲，便翻一個觔斗，竄窗而出，身形凌空翻了兩個滾，輕輕由高逾二丈的經樓上跳了下來。

甫一下地，兩蓬牛毛毒針已撲面而至。

申無畏拔出短劍一掃，這「追魂血劍」也眞神奇無比，竟有攝鐵之能，將那些牛毛細針全攝在劍背之上。

鐵氏兄弟仍不知厲害，一個鞭一個持刀，分從左右黑暗之處撲出。

一條毒鞭攔腰砸至，一口毒刀迎頭砍下，眼看申無畏避無可避之際，不料他身一矮，毒鞭堪堪從頭上掠過，他又縱身一彈，直射鐵奇雄方向，手中短劍往上一迎，「毒刀」竟被削斷，短劍變招刺去。身劍合一，直射鐵奇雄身上，嚇得他連忙滾身閃避，肩際却已拉出一道口子，鮮血直湧出。

這時，申無畏身形如彈丸激射，亦撞向牆上去，待碰牆上時，雙足一翻一點，竟在牆上一彈，飛射過來，在呆楞着的鐵奇英待要閃避時，已來不及了，突見銀光一閃，血光立現，鐵奇英一顆頭顱直飛上了半空。

鐵奇雄已嚇得魂不附體，忙撒出「七毒神砂」，却不料申無畏運勁一掌擊去。「蓬」然巨響，他的「飛龍三絕掌」果然厲害，把那蓬「毒砂」倒射過來，直把鐵奇雄渾身滿臉打得斑斑點點的血肉糊爛，申無畏又往前一掠，短劍一起，鐵奇雄的頭顱立時飛出。

只不過三數回合之間，申無畏已把名震江湖的「勾漏雙毒」盡殲於短劍之下。

由經樓躍下的左謀，對英雄少年的申無畏亦敬佩之至。

不幸的是二人到處搜索，却找不到宮天南和左雪心。

「申少俠，姓宮的帶着雪兒溜了。」

「七成是溜上黃土坡。」

* * *

宮天南和牟沛及辛獨，押着左雪心往黃土坡上，他把翡翠玉馬和辟水夜明珠獻給范陽，卑詞厚顏的請范陽把申無畏殺死。

「申無畏，就是申宏略的姪子了。」

范陽雖然是武功高强，却是個粗魯的漢子。

「是的，范老大，當年我奉你命，去殺申宏略，如今申無畏找我們復仇了。」

「這事我早有留意，我曾命鬼影雙魔去截殺他，不料給他漏網逃走。」

范陽雖然知道鬼影雙魔已爲申無畏所殺，嘴上却不肯滅自己的威風。

「范老大，不瞞你說，小弟在左家莊，全部人馬亦給姓申的小子殺得七零八落，不但如此，就連大哥你派往黃沙鎭的荊天健等數十人，都被申小子殺光了。」

宮天南將殺死荊天健的賬算在申無畏的頭上，直氣得范陽「哇哇」大叫。

「什麼？荊天健也毀在他手中？」

「范老大，這事我怎敢騙你，姓申的小子武功十分高强，我跟他們鬥了一百回合，也不是他的對手，除非是大哥你親自出手，不然，眞是無人制得住他了。」

宮天南故意說自己跟申無畏鬥了一百回合，又奉承范陽幾句，說若他親自出手，一定可以制服申無畏的。

范陽一向自視甚高，以爲自己武功是天下無敵，也中了宮天南的激將之計。

這時，申無畏及左謀二人已如飛而至。

范陽把手中的黑龍會旗一展。

突然四方八面湧出數百名黑龍會人馬，如潮水似的湧向二人，緊緊把二人困住。

申無畏和左謀二人，仍然毫不在乎的，臉上神色不變。

「姓申的小子，你死期到了。」

范陽上前大喝一聲，隨手從一護衞手中取來一雙赤金銅人。

「范陽，你莫口出狂言，想你黑龍會爲害江湖，殺戮武林中人，正是罪大惡極，今天遇上了本爺，還是乖乖的伏地投誠，饒你不死吧。」申無畏持劍指罵道。

范陽怒喝一聲，手中赤金銅人一擺，圍在無畏和左謀的黑龍會人馬紛紛持兵刃撲攻。

突見兩團銀光，申無畏及左謀才一施展手中的劍，已有七八個人中劍慘號。

申無畏身形一拔，直撲范陽，范陽料不到申無畏身手如斯之迅疾，略吃了一驚，手中一雙銅人往上連環點去，挾着凌厲的勁風，威勢十分驚人。

申無畏暗忖這范陽的武功是較宮天南等人高得多，心中隨即改變了主意。手中往上一迎，頭上脚下的。

「噹噹」兩聲，范陽手中兩個銅

人把申無畏的劍勢一彈，申無畏竟借勢飛出數丈，表面上似乎是范陽把申無畏打得凌空翻飛。

但其實是申無畏借勢凌空翻兩個觔斗，竟飛到宮天南身旁。

「着！」

短劍揮出，宮天南閃避不及，胸口中劍，雙手捧心，一縷血注往掌隙中溢出。

「是追魂血劍！」

他瞪大雙眼，吃驚地望着申無畏手中的短劍。

「正是。」

申無畏冷笑了一聲，身形遊身一轉，「刷刷」兩聲，牟沛、辛獨二人亦各雙手捧心，中劍倒地。

只不過是一個起落之間，電光石火般的，已殺了三名高手。

范陽當堂也已嚇傻了。

其實申無畏亦有取巧之處，他故意讓自己給范陽砸得飛了出去，待宮天南看得得意忘形失神之際，便凌厲地擊出三劍，尤其是牟沛、辛獨已嚐試過「追魂血劍」的滋味，已嚇得七魂出竅，也難怪終作劍底遊魂了。

這時，申無畏解下被綁綑的左雪心。

「申少俠……」她喜極流淚。

「左姑娘，這劍交妳。」申無畏把左手的長劍交給了左雪心，自己却持短劍，步步進迫范陽去。

左雪心一劍在手，她如出柙之猛虎，聯同父親左謀，把黑龍會的人劈殺過半。

申無畏步步迫近，范陽臉色變得一片白一片青的，惶恐驚心不已。

申無畏臉露殺機，步步迫近。

范陽突然雙臂一抖，「蓬」地一聲，衣袖之內直射出暗器無數，彷如急風驟雨般直灑了過去。

料不到申無畏手中這口「追魂血劍」却是專破暗器的，只見申無畏掄劍一圈，那迎頭射來的大大小小暗器，是砸飛了的被砸飛，攝住的被攝住，一枚也沒砸中申無畏的身上。

「呔！」

范陽幾乎同時射出兩枚赤金銅人，他知道眼前這位勁敵是非出絕招不足以取勝，於是，連手中的武器也疾射而出。

申無畏已扭身一閃，堪堪閃過。

范陽又突然地手一揚，射出一條綾帶，這正是「千手毒蟒」的絕招殺着。「毒蟒漫天」，那條綾帶竟像是千百條毒蟒仰頭吐舌似的，四方八面向申無畏襲去。

綾帶竟把申無畏手中的「卸魂血劍」，纏個正着，范陽大喜，却不料那「追魂血劍」竟似長有眼睛似的直向范陽射去。

范陽扭身一閃，來一招「卸袍讓位」却剛好被申無畏一掌擊個正着。

范陽料不到自己金剛般的身軀，竟也捱不了申無畏一掌，喉頭一甜，「哇」地吐出大口鮮血：「是三絕掌？」他環瞪怪眼，似有不信之意。

「我是來替家叔報仇的。」

申無畏又加了一掌。

「蓬」地一聲，直把范陽打得有如斷線風箏似的直飛開去，正迎上左謀一劍刺出，利劍穿心把范陽斃於掌劍之中。

「申少俠，你沒有事嗎？」

「沒有什麼，雪心。」他不自覺地流露出情意，她幸福地笑了笑。

左謀在地上撿起那柄「追魂血劍」，捧着走了過來交給申無畏。

「奇怪，這柄劍是我送給一位友人的，何以又落在賢侄的手中？」左謀由此訝然地說。

「前輩，這是個謎哩。」申無畏笑着說道。

* * *

朝晨的霧靄已被吹散。

黃土坡上走下左謀和相偎着的申無畏和左雪心。

（全文完）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虎雙雄

上文提要：岳秦嶺仍要擒蕭逸飛上京，兩人爭執中，又遇羅綉春一夥追來圍殺，蕭逸飛義不容辭，全力搏殺，終因寡不敵衆受傷，連屋子也被燒燬，危在一髮中皇甫雪現身救援，殺退惡魔。皇甫雪帶他們二人回家中，並爲蕭逸飛療傷，蕭逸飛一而再救了岳秦嶺，究竟岳秦嶺還否堅持要將其逮捕回京……

同舟共渡下江陵　患難之中生情愫

小舟在湍急奔騰、水流多變的三峽中，顛簸起伏，份外刺激。

船頭船尾均站着精壯的船伕，船篷中只坐着一男一女，探頭仰望兩岸峽谷景色。料不到高聳畢直的山上，竟然有人家，梯田處處可見，間還可見耕牛及果樹。

皇甫一香訝然道：「那些耕牛是如何上山的？」

「大概是牛犢時被扛上去的！」蕭逸飛道：「你看，有人搖船過江，對面山上有位姑娘是否在向他招手？」

「他是她的情人，眞是可憐，每次見面都得冒一次險，他倆一定相愛極深了！咦，那男的在唱山歌哩！」

果然小舟上那男的一邊搖櫓，一邊唱歌，却不敢抬頭，雙眼只顧望着江上之水流。

「蕭壯士，小妹問你一件事，若你心上人住在山上，你會像那人般冒險搖船去與她相會麼？」

蕭逸飛毫不猶豫地道：「那當然會！人生於世，知己難求，紅顏知己更難求！不過在下猜想，像我這種凡夫俗子，又是到處爲家的男人，恐怕心上人不會住在這種地方！你說是否？」

皇甫一香雙頰微紅，低聲道：「我怎知道……我，我只是假設……如果你心上人住在此處，她唯一條件是要你在此陪她一生，你肯麼？」

「如果她是個值得在下犧牲的人，在下毫無疑問會答應她！」

「她要有什麼條件，你才肯爲她犧牲？」

「這很難說，最低限度彼此需要心有靈犀一點通，互相欣賞，互能體諒，當然文武雙全更佳！」

皇甫一香失笑道：「你準備隱居於此，她武功高又如何？與不通武事有何分別？」

「這很難說，像我這種人，仇家不少，要緝我殺我的人也必不少，我死不足惜，若她能武，最低限度還能保護自己和兒子，還不致於連累她！你說然否？」

「有點道理！」皇甫一香轉頭問道：「你眞的還想重操舊業？」

「是的，賺點錢做點善事，濟貧救困，還有點意思！」

「不，殺人賺錢，再用這種髒錢周濟貧困，毫無意義！你不想想被你殺死的人的家人，也可能因此陷於困境！」

蕭逸飛反問：「皇甫姑娘學識不同凡響，可否指我一條明路？」

皇甫一香雙頰發熱，道：「你不要對我獻諂詞……我什麼也不懂，在離家的日子總共不超過六個月，有什麼學識？何況我爹又不是什麼飽學之士！」

「學識未必由書本上得來。有的人讀了一輩子書，還渾渾噩噩哩！」

「家父及郎四叔說你若重操舊業，必定……失敗。」

蕭逸飛好奇心大盛，忍不住問道：「令尊及郎前輩如何說？」

「他們說你身上之殺氣，一日淡過一日……說什麼殺手若沒了殺氣，便像失去一條胳膊……這還能成功麼？」

「哦？令尊眞的這般說？姑娘又認爲如何？」

皇甫一香粉臉湧上紅潮。「我……我不懂……我只是覺得殺人不好……殺人爲業更不好！」

忽然船家回首道：「客官，快到神女峯了，就在前面山上！」

遊巫峽看不到神女峯，總是件令人遺憾的事。兩人便集中精神起來，只見江水至此流速更快，當眞是一瀉千里，小舟迅即抵神女峯下，仰頭望去，兩旁山壁雄奇壯麗，高聳入雲，烟雲飄渺之中，隱約見到一個淡淡的影子，似個美女俯視大江，待要看清楚，江水因被兩旁的大山擠得咆哮起來，怒奔而下，眨眼之間，小舟已下瀉數十丈，使神女峯更添幾分神秘。

皇甫一香幽幽一嘆：「可惜看不清楚。」

蕭逸飛哈哈笑道：「若能讓人仔細瞧個夠，人們便都覺得不美了！在下覺得已很足夠了，此生無憾！」

「唷，你看！山上有許多猿猴哩！」

「這說明詩倒不欺人，他的確來過！」

忽然，船家大叫一聲：「小心！」小舟突然打橫起來，皇甫一香慮不及此，失却重心，竟然跌在蕭逸飛懷中。蕭逸飛輕輕將她扶住，道：「小心。」

話音未落，小舟再一側，兩人同時被拋進江中！皇甫一香只略懂水性，吃驚之餘，不由自主地緊緊抱住蕭逸飛！蕭逸飛急道：「放鬆，別怕……」他一張開嘴巴，便咕嘟嘟地喝了幾口江水，身子似被人拉扯般，向下流急漂！

此刻，蕭逸飛因被皇甫一香抱住，手脚施展不開，情勢非常危險，他極力掙扎，不料皇甫一香抓得更緊，她已飲了不少江水！

說時遲，那時快，兩人疾如星丸般，向一塊礁石撞去！

好個蕭逸飛，不愧是久歷風浪的殺手，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上身後仰，雙腿猛地一蹬，踢在礁石上，兩人身子一偏，又順流而下，避過一次粉身碎骨之厄！

幸好此刻皇甫一香「清醒」過來，放鬆手脚，蕭逸飛將她托高，讓她喘了幾口氣，然後道：「皇甫姑娘，你必須把身子放鬆，只拉着我一隻手，否則今天大家便得葬身江底了！」

皇甫一香慢慢放開蕭逸飛，讓他握住一條手臂，蕭逸飛另一隻手輕輕托着她，浮出水面，然後叫她雙腿輕輕划動。如此一來，蕭逸飛便輕鬆多了，稍能控制住方向。

人如皮毬般在江濤裡起伏奔騰，眨眼間，巫峽已過，未進西陵峽前，江面較寬，水流緩了下來，蕭逸飛忙向岸邊划去。皇甫一香也鎭定下來，用一條胳臂划水，兩人遂慢慢向岸邊划去。

岸邊水流較急，兩人被冲出好遠，才扳住岸邊一塊大石，止住去勢，再慢慢爬上岸去，只累得蕭逸飛像離水的魚兒，大口大口的喘着氣，儘管尚未脫險，但最危險的已過，不由慶幸江水有情，未將他倆吞噬。

* * *

日已偏西，兩人渾身盡濕，連包袱也留在船上，但覺又餓又渴，不由相對苦笑起來。俄頃，皇甫一香低聲道：「是小妹連累了你，眞對不起。」

蕭逸飛失笑道：「你如何連累我的？船要傾側，誰都控制不了！」

「不，若非小妹……小妹碰到你，也許你不會被拋出船去……咱們在這裡，遲早也得餓死，這不是我連累你麼？」

蕭逸飛含笑道：「死不了的，大不了咱們爬上山去，上面一定有人家，給他們銀子，大概能得到溫飽。」

「但小妹的銀子全在包袱內，這個……」

「你丟失了，但在下還有，足夠維持到明春開船，咱們可乘舟到江陵！」

「到了江陵又如何？沒有銀子……」

「沒有銀子可以賺！」

皇甫一香大着膽子道：「你做什麼都可以，却不許你再去殺人！你若再用殺人賺來的錢請我，我……我是寧願餓死，也不會吃一口的！」

「你這般痛恨殺手？」

「也不全是……但小妹痛恨爲錢而殺人，這種男人不長進！」

蕭逸飛含笑問道：「長進的男人是怎樣的？」

「他必須行俠仗義，鋤强扶弱，保護忠良孤寡，那才是好漢子！」

蕭逸飛輕輕嘆息道：「若連吃飯也成問題，何來閑情行俠仗義！比如說，在下去當鏢師，身上護着一批紅貨，碰到兇人却唯恐避之不

及，還敢去招惹是非麼？失去了鏢，可要連累鏢頭身敗名裂，家破人亡！」

「若你是個不理會情勢，一味蠻幹的人，也不是眞好漢！誰都是量力而行，按自己之條件，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古往今來，多少俠義之士，均不是武人，他們又如何行俠仗義？難道他們都是家產萬貫的人？」

蕭逸飛想了一下，擊掌道：「眞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在下受教了！」

皇甫一香又忸怩起來，道：「咱們還是趕快上山吧，天快黑了！」

「好，在下在前領路！」蕭逸飛覓路攀登，兩人互相支援，慢慢爬到山頂。不料到了山頂，又有山頭，當眞是山外有山！不過那些山頭，已不如臨江的陡直險峻。

兩人翻過兩座山頭，方見到前面有三戶人家，屋頂正冒着炊烟。當下上前敲門，向主人說明情況，並掏出一塊碎銀，要求他們收留幾天，及供食物。

山野村夫雖無甚見識，但老實樸素，聽他倆是落難人，不但不收銀子，還熱情招待。蕭逸飛硬要他們收銀子，屋主人却把鄰居都喚來了，他們三家決議輪流負責他倆食飯，因地方有限，兩人須分開居住。

蕭逸飛和皇甫一香自無意見，當下先換下濕淋淋的衣服，不久，主人便招呼他倆吃飯。飯是高粱，菜是青菜，却有一大碟肥美的魚，原來是長江之特產：江豚。

山上用水困難，全靠江水食用，蕭逸飛便負責替他們到江邊挑水。不久便過春節了，三家人合在一起吃飯，弄了許多菜，有雞有魚有肉，肉是薰肉，魚是抓的，雞是自己飼養的。雖是一般菜色，但衆人吃得津津有味，還喝着火辣辣的自釀高粱酒。

山上無事可做，蕭逸飛和皇甫一香天天在一起，蕭逸飛把自己之往歷全告訴皇甫一香，使她增加了不少江湖知識，兩人感情亦一日比一日深厚。但蕭逸飛却無膽向皇甫一香示愛。皇甫一香是黃花閨女，更不可能先向他有所表示。

過了初七，蕭逸飛和皇甫一香每天便到江邊看看有沒有經過之客船。一連等了五六天，方有一艘較大的船，可容納他們兩個。

兩人上了船之後，却發現船上乘客共有五個人，一望便知是武林中人，那五個人見他倆身穿農家衣服，但步履沉穩，眼神充足，也都暗暗留意。

蕭逸飛藝高膽大，只與皇甫一香指點兩岸景色，不理他們。到了晚上，船泊在三斗坪。船伕取出爐子來，架上鍋，在鍋裡丟下幾條江魚及辣椒。一干人便圍在一起等水開。

其中一個左頰有三顆痣的中年漢子忍不住問道：「兩位是什麼人？」

蕭逸飛道：「咱倆是湖廣人，來此探親。」

「兩位是什麼關係？」

「表兄妹。諸位呢？都是一家人麼？」

一位濃眉的大漢道：「師兄，這小子會裝蒜！」

頰上有三顆痣的轉頭問一位長着短髯的中年漢：「楊兄，這是你們『金沙幫』的人？」

短髯漢反問：「田兄何以你有此問？你認爲他是敝幫的細作？還是怕他倆在江中做手脚？」

這一問，倒使蕭逸飛將他們之關係及身份猜着幾分了。短髯漢是長江上游「金沙幫」的副幫主楊嘯江。那有三顆痣的中年漢，大概是活動在嘉陵江段「鐵船幫」二幫主「三顆星」田尚飛了！

風聞這兩個幫會常因利益而分分合合，只不知道這次又有什麼勾當，要聯合出動了。

只聽田尚飛冷冷地道：「若你們非金沙幫的人，爲何你讓他倆上船？」

楊嘯江哈哈笑道：「田兄疑心何其重！本幫在此一帶活動，一向與兩岸百姓情同魚水，遇到這種情況，必讓人上船，此乃敝幫之規矩，田兄若是不相信，大可去打聽打聽！」

蕭逸飛瞇着雙眼，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皺眉道：「大爺說什麼，爲何咱們聽不懂？」

田尚飛冷哼一聲：「有得你吃，你便多吃一點吧！」

鍋裡的水已開了，船伕把蔬菜、豆腐、江魚還有豬肉都倒進鍋裡，又熬了一陣，水重開了，船家道：「青菜豆腐可以先吃了！」

衆人舉著便挾，吃得津津有味。皇甫一香見他們粗魯，要她跟他們同用一鍋，心有疙瘩，本想不吃，但蕭逸飛却替她挾了塊豆腐。「表妹，不吃肚子會餓！」

皇甫一香勉强吃之，豆腐十分嫩，但入口又痲又辣，嘴唇及舌頭更似火燒，把她的眼淚都擠了出來，那幾個大漢看得哈哈大笑，道：「這娘兒果然不是咱們巴蜀人！」

蕭逸飛道：「咱們本就是湖廣人氏嘛！」

皇甫一香吃他們一笑，激發傲氣，便忍住一切，也學人大吃起來。奇怪，越吃越不辣，越吃越覺好吃，只吃得汗流浹背，連鼻頭及額頭都冒出汗來。江風一吹，但覺

透體清涼舒服，眞乃怪事。看官，如今之四川麻辣火鍋，本就是船伕及苦力所創，起初之做法有如一品鍋，把什麼東西都丟進鍋裡，又因船伕在江上對話，濕氣重，天氣寒，氣壓低難以出汗，故在鍋內放下大量辣椒、花椒、八角。也可說此本是一道下里巴菜，如今却成爲四川名菜矣。

吃過晚飯，衆人都坐在艙裡或打瞌睡，或運功調息。皇甫一香一個姑娘家，厠身羣雄當中，自然而然地靠着蕭逸飛養神。

次日天亮，船伕煎了燒餅，讓大家吃過之後，才再開船，船過三里坪，江水寬闊，流速改緩，船行十分平穩，去勢也稍慢，直至晚上方泊岸，一問方知已至江陵，舟上搭客魚貫上岸。

* * *

由於身上銀子不多，蕭逸飛和皇甫一香不敢住豪華的客棧，而是入住一家比較乾淨的小客棧。放下行李，兩人便上街買衣物。

此時，正好華燈初上，街上行人如江中之鯽，好不熱鬧。那江陵地處要衝，長江上來來往往之客商，均在此打尖，商店林立，十分繁盛。兩人買了兩套外衣，兩套內衣，再找家小飯館吃飯。

店內食客雖多，但都在「埋頭苦幹」，是故甚是清靜。蕭逸飛叫了兩個菜，然後是一碟餃子一碟炒麵。他倆在船上吃了幾天船伕燒的飯，乍吃到這種菜，都是胃口大開，一眨眼，便吃得碟底朝天。

皇甫一香道：「這副狼狽相，若讓熟人看見，可要羞死了！」

「笑罵由他，咱們只管吃自己愛吃的東西！最重要的是塡飽肚子！」蕭逸飛道：「咱們還得去買兩把趁手的劍！無此傍身，心裡始終不踏實！」

當下會了賬，到兵器舖買了兩把長劍，再折返客棧。不料在街上，却見行人不是快步奔前，便是急急而退，有人叫道：「『醉不倒酒樓』有人在打架！」

想看熱鬧的人，未等他把話說畢，已蜂湧而上。蕭逸飛心頭一動，道：「皇甫姑娘，咱們也過去看看！」

兩人暗中使勁，分開四周看熱鬧的人羣，到了裡面，看清楚打架的其中兩個竟是同舟的「鐵船幫」二幫主田尚飛與他手下，對方有四五個人，將其圍住。田尚飛人雖少，但對方武功較差，仍稍佔上風。可是想脫離包圍圈，也不容易。

蕭逸飛低聲問旁人，方知那四五個大漢是當地「飛舟幫」的人。「別看那兩個人凶，『飛舟幫』在本地勢力極大，支援人員很快便到，屆時只能作階下囚了！」

蕭逸飛頷首，猛聽田尚飛大喝一聲：「你們再不住手，便休怪田某無禮了！咱被迫殺人，屆時貴幫可不要見怪！」

「跟咱們去見熊副幫主，咱們自不會爲難你！」

田尚飛道：「聽說貴幫分成兩派，田某跟郭幫主比較熟悉，可否請他老人家來一趟，有什麼事都好商量！」

「咱們只聽令熊副幫主！」

「田某再問一句，熊副幫主何事要見咱們？」

一個長着于思的大漢道：「說得眞好笑，你們『鐵船幫』來到敝地，難道不該拜碼頭？」

田尚飛道：「誰說咱們不去拜碼頭？敝幫與貴幫向來有交情，拜碼頭也得用此手段？田某吃軟不吃硬，再不住手，可不再顧情面了！」他刀法一變，虎虎生風，結果把兩個大漢迫得連連後退。

就在此刻，忽聞一聲斷喝：「住手！」接着人羣之間，走進幾名漢子來，爲首那個白臉無鬚，眉宇帶着幾分陰隲，年約三十七八。「爲何田二幫主大駕光臨，你們不及早通知，却對他無禮！回去之後，自己到刑堂領罰！」一拱手尚對田尚飛，「在下熊大圭，久聞田副幫主大名，早有拜見之願，惜不從人願，屢失良機，今日一見，二幫主果然武功高超，在下佩服之極！至於下面弟兄無禮，尚請兩位海量包涵！」

田尚飛在人家的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忙回禮道：「豈敢豈敢！田某是次有事要到漢口，因船家只到寶地，故棄舟登陸。剛上岸，未及拜見，便遇到貴屬，一點小誤會，幸勿介懷，也不必處罰貴屬！」

熊大圭忖道：「這廝倒會演戲，鐵船幫船隻大大小小何止數百，居然去乘客船，分明另有圖謀！今天非好好問個水落石出不可！」表面上不動聲色，轉頭喝道：「你們還不多謝田副幫主的海量包涵！」

待那幾位大漢向田尚飛哈腰行禮之後，熊大圭又道：「熊某已吩咐手下，整治酒席，恭賀兩位大駕光臨，諒二幫主不會不賞個薄面！」

田尚飛是次與「金沙幫」副幫主楊嘯江秘密到江陵，的確另有圖謀，且必須避過「飛舟幫」之耳目，料不到剛吃了飯便遇上麻煩，然已騎虎難下，只好硬着頭皮道：「副幫主這般客氣，田某若拒絕，便太不近人情了！先此多謝！」

「二幫主請！」

「還是副幫主先請！」

「如此有僭！」熊大圭轉身在前帶路，人羣亦隨即散去。這剎那，蕭逸飛却發現一對熟悉之極的眼神，當蕭逸飛目光與其相遇後，那人的眼神即隱去，鑽進人叢中，隨人流而去。

蕭逸飛心中大奇，不由駐足望望。皇甫一香問道：「大哥，你看什麼？」

「沒有，咱們回客棧吧！」蕭逸飛拉着她，覓路回客棧。「奇怪，那厮的眼神爲何這般熟悉？我在何處見過？怎地面目五官，絲毫沒有印象？」當下把情況告之皇甫一香。

說着已至客棧，皇甫一香對他回眸一笑，道：「小妹已猜出那人是誰了！」

蕭逸飛心頭一跳，脫口道：「莫非是岳秦嶺？他，他怎會來此？」蕭逸飛邊說邊請她進房坐談。

「你那天高聲吟哦，耳聾的也聽到，傻子也知道你會來此！」

「就不知他是由白帝城跟踪至此，還是在此等候？」

「這就難說了，有小妹在，我敢說他不會在我面前緝你！」

蕭逸飛輕笑道：「他有本事抓我麼？在下才不怕他！」

「郞四叔說，顧叔叔之徒弟中，數他最出息，你可不要大意！」

蕭逸飛見她如此關心自己，心裡甜滋滋的，連忙致謝。

皇甫一香問道：「咱們下一步去何處？漢口？」

「不，荊州就近在咫尺，豈能不去？先到荊州遊兩天，再去漢口吧，然後在下送你回家！」蕭逸飛恐她害羞，忙加上一句：「懷內銀子不多，兩人同路，比較節省！」

皇甫一香不置可否，長身道：「到了漢口再說吧，小妹累了，想早點休息！」言畢告辭回房。

* * *

蕭逸飛躺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成眠。腦海裡忽而浮現皇甫一香之倩影，忽而掠過岳秦嶺那張一本正經，凜然不可侵犯之臉龐。

他心中暗問：「我有資格去愛一位冰清玉潔的姑娘麼？就算她也對我有意，但他父親義動朝野、功在朝野，他肯讓他女兒嫁給一位殺手？」

忽然另一個念頭出來：「她是她，她爹是她爹，她有手有脚，難道皇甫雪還縛得住她？人誰無錯？哼，只要我以後改邪歸正，她愛我何奇之有！」

半晌又忖道：「蕭逸飛啊蕭逸飛，你臭名昭彰，殺人無數，你若是眞心愛她的，又何苦連累她之清譽？」

想到此，不禁氣沮之極，眞想立即抛下身上之銀子，悄然離開。就在此刻，窗口突然被敲響。蕭逸飛心頭一跳，一骨碌坐了起來，掛上長劍，低聲問道：「誰？」

「蕭兄，是小弟，快開窗！」外面傳來一個低沉的男子聲音。蕭逸飛認得是岳秦嶺的聲音，不禁猶疑起來。

「蕭兄，小弟不是來緝你，而是有事求你，請勿疑！」岳秦嶺的聲音有點焦急：「速開窗！」

蕭逸飛只好把窗子打開，岳秦嶺「颼」地一聲跳了進來。蕭逸飛暗中戒備，嘴上問道：「不知岳兄夤夜來訪，有何貴幹？」

「小弟正要捉一起劫鏢的人，但人孤勢單，敵人又分成幾處，分身乏術，是以來求蕭兄相助！」

蕭逸飛失笑道：「在下自身難保，尚要助你？不可忘記我自己也是逃犯哩，却要去捉劫鏢的人？眞是賊喊捉賊了！哈哈……」

岳秦嶺正容道：「小弟不是與兄台說笑！永福鏢局保了一趟價值連城的紅鏢，不知是何原因，居然走漏了風聲，引起『金沙幫』、『鐵船幫』、『飛舟幫』、『三斧幫』之垂涎，均派出高手，暗中跟踪，伺機劫鏢！由於是次永福鏢局總鏢頭王重銘恐單靠平日之朋友及黑白兩道之關係，未必能順利過關，故他親自帶貨上路，採取鏢局常用之『暗鏢』手法送貨……」

蕭逸飛接腔道：「就算是採取『暗鏢』，永福鏢局也該派人暗中保護及踩道。」

「說得不錯，事實上王重銘亦按兄台所說辦了，奈何賊勢太强，行踪又已落在人家眼中，變成敵明己暗，焉不危險？故小弟擬改變行裝，陪王重銘上路，其他人便請兄台暗中解決之！」

蕭逸飛忽然大感興趣來，架起雙臂，側頭問道：「在下幫你有何好處？你又爲何要幫王總鏢頭？」

「第一，王重銘對小弟有恩；第二，出錢僱王重銘保護的物主又是在下之救命恩人！你說在下能袖手旁觀麼？蕭兄若肯相助，需要什麼條件，大可以提出來商議商議！相信永福鏢局一定肯付酬金！」

「眞是好笑，昔日神捕要緝我，今日却來求我，世間奇怪之事何其多！」蕭逸飛反問：「你以爲蕭某要錢便肯殺人？嘿嘿，對方人數這般多，你要我殺幾個人？又能出多少銀子？」

岳秦嶺一怔，抓抓頭皮，他自己也說不出來。忽聞外面有個女子的聲音道：「蕭大哥，你應該問他，若你再幫他，他是否可以不緝你，或將功贖罪，可免被捕！」

蕭逸飛知皇甫一香被吵醒，忙開門揖請。岳秦嶺奇而問之：「皇

甫師妹，你怎會與他在一道？」他狠狠地瞪了蕭逸飛一眼，道：「有的人說話十分動聽，但所謂桐油瓶始終是裝桐油！正所謂狗離不開吃屎，你千萬不可誤信人言！」

蕭逸飛怒道：「既然如此，你又何必來求我？」

皇甫一香道：「岳師兄這樣說便不對了！其實是小妹自願跟他的，因爲我不愼跌落長江，失去銀子，是他救小妹上岸，沿途負責小妹的衣食住宿，怎可說是誤聽人言？」

「哦？這倒是岳某失察了，多謝蕭兄照顧敝師妹！」

蕭逸飛哈哈笑道：「何需你多謝？皇甫前輩曾救過你我，在下回報一下，乃理所當然之事！」

皇甫一香道：「蕭大哥，你應該要岳師兄給你一點比較實際的答覆！最低限度若緝到劫鏢者，應該功過相抵！你是男子漢，要那些髒錢作甚？」

「妹子說得有理，不知岳兄意下如何？」

岳秦嶺聽他倆大哥小妹的叫得親熱，自己厠身其中，反而似個外人，心中不樂，冷冷地反問：「你拔刀便一定能助在下完成任務？」

「這個在下不敢說，不過總會盡力而爲！萬一在下幸不辱命呢？在下能否功過相抵？」

岳秦嶺故意道：「你做了幾宗案子？幫官府一次，便能完全化解？人命不是太不值錢了麼？」

蕭逸飛心中有氣，亦還以顏色，冷冷地道：「依你所訂之標準，需要助官府多少次，方可功過相抵？」

「這可得視實情而定，何況此般事，亦非岳某這種小吏能予決定！尚須向上申報，再由府台上報刑部，方能作準！」

「還這般痲煩，倒不如不幫算了！岳兄幾時要向小弟動手，便請隨便，在下反正已久候了！」

「你眞是冥頑不靈，死不悔改！」

「在下久有改邪歸正之志，奈何時勢不助我，迫我繼續爲非作歹！」

皇甫一香道：「大哥，你聽小妹一句話，這次你還是助岳師兄吧，他剛才也說得合情合理，他那官兒實在太小了，作不得主！不過，小妹又相信師兄不是無情無義之人，他公私分明，恩怨分明，絕不會讓你吃虧！岳師兄，你說是不是？」

岳秦嶺忖道：「這小妮子爲何全護着他？哼，有機會見到皇甫叔叔，尚須提醒他老人家一下！」嘴上却道：「師妹此言十分中肯！」

蕭逸飛道：「瞧在皇甫妹子的金臉，蕭某答應你！請問如何幫你？他們已動手了否？」

「此事在下尚須與兩位商量，請坐下詳談。」岳秦嶺取出一張自繪的簡單地圖來，蕭逸飛和皇甫一香便圍上去，聽他解釋。

* * *

永福鏢局的歷史並不太久，但只七八年時間，便已成爲全國數一數二之大鏢局。她尚有一個與別不同之處，一般鏢局老闆都是兼任總鏢頭，換而言之，十位總鏢頭，有九位是老闆，但永福鏢局不是，老闆是李財佳，一個很通俗的姓名，却是位很聰明的人，總鏢頭王重銘號稱「智多星」，也願意受聘於他，其能力可想而知。

論資歷、年齡、出身，「智多星」王重銘都在李財佳之上，江湖上人緣亦好，人面又廣，但他不喜當老闆，這亦是他願意受僱於李財佳之原因，外人却不了解此乃性格所然。

永福鏢局最初一年由李財佳自任總鏢頭，初上軌道之後，即退居幕後，改聘王重銘任總鏢頭一職，憑其人面，數年來，已羅網了十五位鏢頭，各鏢頭又帶領着幾位鏢師，下面還有趟子手。而今在全國已有四間分局，與歷史悠久之四海鏢局分庭抗禮。

是次王重銘孤身所保之鏢，價值連城，據說酬金雖高，但若萬一丟失，縱使永福鏢局實力雄厚，亦將從此一蹶不振。因此，自從王重銘接了此鏢之後，儘管他天性樂觀，也心頭忐忑，食不下咽。

這趟鏢十分秘密，只有李財佳及王重銘兩人知道，却不知因何竟然會走漏風聲，待他來至江陵，已是四面楚歌，進退兩難。他多次發出暗號，暗中保護他的幾位鏢頭及鏢師居然沒有出現。

這使王重銘心頭更加沉重，說明他們可能比自己更早「失手」，陷於孤軍作戰，王重銘精神幾乎崩潰，却無意中遇到神捕岳秦嶺。

王重銘與岳秦嶺結下交情，始於岳秦嶺剛進六扇門不久，爲他提供了幾條破案之重要線索，使他順利將兇手送進大牢，因而聲名大噪，爲此，因公因私，岳秦嶺都非幫他不可！

* * *

王重銘所住之江景客棧，距蕭逸飛住所頗遠，是故岳秦嶺一路上心急如焚，生恐在離開期間出事，幸好返回客棧見到王重銘，見他獨自一人坐在房內喝茶，沒有絲毫異狀，這才放下一顆心。

「神捕此行，收穫如何？」

「敝友答應暗中相助，但只有兩個人，再加上咱們，總共只有四個，力勢仍太單薄。」岳秦嶺道：「

請總鏢頭再易一次容，換一套衣服，天亮之前，咱們便離開客棧！」

王重銘苦笑道：「雖然未必有效，但在下仍樂意遵命！不過，此去江夏，快馬一日能抵，尚有成功之機！到了江夏，交了鏢之後，王某便不管他娘的了！」

岳秦嶺問道：「收貨者是誰？」

「江夏的沈百福，相信神捕必聞過其名。」

「聽說他是江夏首富，在下只略有耳聞而已，對其人不甚了了。」

「委託者是原吏部尚書大人，由此可知此人之地位，他不單止富，而且樂善好施，頗得百姓愛戴，在江夏，他的話有時比府台老爺還管用！」王重銘道：「聽說此是沈家之聘禮，異常名貴，奈何尚書千金福薄，去歲秋病歿，來不及出嫁，便香銷玉殞，尚書夫人不願躭誤沈家少爺之婚事，故解除婚約，並送回聘禮！」

岳秦嶺再問道：「聘禮是什麼名貴東西？」

「此點在下眞的不知道，也不敢亂拆！」

岳秦嶺道：「時間差不多了，請總鏢頭易服，在下略懂化裝易容之術，好替你改造改造！」

王重銘對他言聽計從，立即更了衣，岳秦嶺依其衣服質料，款式，先爲他易容化粧，然後自己也對鏡易了容。最後收拾了東西，擱下銀子，推開窗戶，雙雙跳了出去。

* * *

春寒料峭，仲夜氣寒，天上不見星月，四周一片寂靜，漆黑。岳秦嶺轉頭向四處看了幾眼，便快步竄進一條小巷。王重銘尾隨其後，亦步亦趨。

當岳秦嶺閃進第二條小巷，他立即後退，低聲道：「屋頂上有人！」他動作快捷，隨即快步改了個方向，竄進另一條小巷。王重銘雖是老江湖，但重任在身，心頭忐忑，失去了平日之鎭定。

岳秦嶺表面鎭定，內心亦十分緊張，未能到達與蕭逸飛及皇甫一香之約定地點會合，他有落單之感覺。今日在江陵，覬覦這趟紅鏢的人不少，那些亡命江湖，終日在刀頭下舔血的漢子，對他這個小小的捕頭，根本沒有顧忌，甚至爲了避免痲煩，說不定更會殺人滅口，是故對方的手段必會十分殘酷。

當他倆到巷口，只聽岳秦嶺叫道：「快！」兩人急竄一步，到了較寬闊之地，但見屋頂上躍下數條大漢，攔在面前。

岳秦嶺抱拳道：「在下凌霄，乃關北人氏，向與貴地好漢沒有過節，只想知何事攔截？並請賜告大名！」

爲首那人十分粗壯，年在三十多歲，哈哈笑道：「在下乃『三斧幫』老大周北城，今日率弟兄在此求賞一口飯吃，希望不要令咱們兄弟失望！」

王重銘道：「咱們跟江上之朋友並無來往，不知幫主爲何說這等話？」其實「三斧幫」雖在江陵一帶活動，但其主要基地，不在江上，而在陸上，專幹一些欺壓善良、暗中搶劫、勒索的事，人數雖不多，但因組織嚴密，不但官府莫奈之何，且江陵一帶的幫會，亦對其刮目相看。

「三斧幫」之老二及老三是一對兄妹，哥哥喚羅淇，妹妹叫羅琳，三人結義，情比親手足，合作無間，使「三斧幫」近年來威名大盛。

當下羅琳冷笑一聲：「姓王的，你不必裝蒜了，乖乖把紅貨獻出來，咱們便放你倆人一條生路！」

王重銘裝糊塗裝到底：「老漢姓梁，不姓王，草字表彰，尚未請教姑娘芳名！」

羅琳冷冷地道：「姑奶奶不把底盤亮出來，只怕你倆死不瞑目。你倆所住的江景客棧，乃敝幫暗中經營的店子，你倆一切行動均落在咱們眼中！」

岳秦嶺故意大笑，道：「若咱們有什麼紅貨，貴幫爲何不在客棧內動手？」

羅淇道：「此乃咱們三兄妹不是此處，如今方得訊趕來。但兩位之行動，一直在咱們監視之下，閣下好像是河南捕頭岳秦嶺！嘿嘿，不知捕頭何時改當鏢頭的保鏢？哈哈……捕頭又如何？你敢從中作梗，咱們照殺如儀！」

羅琳又道：「咱們三兄妹耐性有限，可等不了啦！」

周北城道：「周某只求財，不願多殺生，但兩位如果執迷不悟，老子……」

話未說畢，只見岳秦嶺伸手悄悄拉一拉王重銘之衣袖，又大叫道：「好，三位乾脆，咱們也不含糊！」忽然「颼颼」二聲，三柄飛刀射了出去，他人隨之撲向左首人羣！

王重銘亦隨之行動，待左邊的大漢全神戒備，右邊的人圍上去時，岳秦嶺倏地一個風步大轉身，向圍上來的右邊大漢迎上去！同時又三把飛刀脫手！

這一着大大出乎「三斧幫」幫徒之意料，「哎唷」連聲中，已有人中飛刀倒地，岳秦嶺如餓狼衝進羊羣，寶刀急揮，喀嗤一聲！一顆腦袋飛起，頸下鮮血隨即便如烟花般噴出！

周北城大怒，喝道：「弟兄們，不必手下留情，先把人殺了再取貨！」他自己摸出一對斧頭，衝了過去！羅淇及羅琳也沒閑着，衝了過去。羅淇使的是一柄長斧，羅琳使的則是一對柳葉刀。

這三人一動手，岳秦嶺和王重銘的心頭均是一沉，蓋他們之武藝居然不差，兩個人都不在田尚飛之下！今夜要突圍，除非有奇跡，此時不由想起蕭逸飛！他無暇分析，為何與蕭逸飛並肩作戰，便信心增强百倍！現在他只顧左右穿插，避重就輕，與王重銘合作，殺了七八個大漢，漸漸向巷口退回去！

對方人多，若到小巷內，反對己方有利，不過羅琳十分伶俐，見狀已先踏一步，繞到巷口，揮刀守住，叫道：「弟兄們加勁快一點！得了這趟鏢，咱們十年都不愁吃喝，以後要過什麼日子都行！」

王重銘久歷風浪，很快便鎮定下來，他老謀深算，九環金刀極力抵擋周北城之雙斧，顯得十分吃力，以痲痺對方。其實王重銘之武藝雖然不是很出色，但勝在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他身懷紅鏢，自然懷內亦藏了不少救命寶物。只見他悄悄摸出一管精巧的機簧噴筒握在掌中。

時羅淇正與岳秦嶺惡鬥，王重銘不着聲息地換了一個方位，正好兩人以背對背，只見他左手伸後按動機掣，「嗤嗤」兩聲，筒裏噴出六七枝鋼針射進後背。

羅淇虞不及此，直至鋼針射進後背，他方知道，不由自主仰身舉起大斧，露出空門。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岳秦嶺豈會輕易失之交臂！只見他踏步伸臂，刀尖扎進其胸膛！

慘叫聲起，羅琳方知道乃兄遇害，呼叫了一聲，奮不顧身撲過去，道：「姑奶奶跟你拚了！」

岳秦嶺故意嘆息道：「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姑娘為何不為羅家着想？全家死絕，對得起歷代祖先麼？」

羅琳雖然是女子，但性烈如火，聞言只氣得七竅生烟，雙刀亂舞，失却分寸，周北城急喝：「老三，沉住氣！不要自亂腳陣！」

羅琳却似發瘋般，咬牙道：「姑奶奶不殺死這狗雜種，誓不為人！」

周北城道：「老二是俺弟弟，我也要為他報仇，咱們換個位子如何？」他覺得王重銘比岳秦嶺弱，互易位置，可保護羅琳。不料王重銘趁他說話分神時，再按一次機掣，噴筒內的七八支綱針，在斧下射出，原來他這管噴筒打造得十分精巧，藏在筒內鋼針，可達十五六支，可一次全部射出，也可分兩次射出。適才王重銘被射時，因為手臂伸到後面去，周北城視線受阻，根本不知道羅淇是先着了其道兒，才被岳秦嶺殺死的，是故他完全沒有提防！

待他小腹一陣微痛之後，才知道中招，而王重銘一改打法，如狼似虎，招招拚命！

周北城心膽俱寒，忙退了兩步，下令道：「風緊，扯乎！快！」

羅琳道：「老大你要退自己退吧，小妹寧願戰死也不會放過這狗雜種！我就算死也要在他身上咬下一塊肉來！」

她說得凶狠陰森無比，令人聽後毛孔直豎，但周北城堅持要退：「愚兄受了傷，先退下再說，所謂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三妹，你今日一定要聽我的！」

岳秦嶺道：「周幫主，你何必多費唇舌？讓她戰死在此，她會更感激你！你自己還是留得青山在，否則稍候咱們援兵一至，你想走都走不動！」

羅琳氣炸了胸膛，尖叫一聲，道：「狗雜種，姑奶奶先殺了你再走！」

岳秦嶺用意正想激怒她，此刻，猛見他寶刀用力一砍，擊在羅琳的右手刀上，只聽「噹」地一聲響，伊人右手的柳葉刀應聲落地。她不由自主地側身彎腰欲去拾，可是一動又猛覺危險，是以又隨即站了起來，說時遲，那時快，岳秦嶺寶刀過處，已將其舉高之左臂砍落塵埃！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若白駒過隙！只見羅琳左臂斷口鮮血如噴泉一般湧出。她怪叫一聲：「姑奶奶跟你拚了！」揮着臂撲了上去！

岳秦嶺見她像鬼魅一般，心底發毛，不敢攖其鋒，連忙閃避。周北城果然是位狠人，見狀知道再不能瞎纏，猛地喝道：「弟兄們快接應三幫主！」同時他又指揮兩名手下，掩護自己撤退！

羅琳尖叫道：「你們退開，不要擋住姑奶奶！」她忽然搶下手下的一柄單刀，又殺上去，叫道：「姓岳的，姑奶奶就算今夜要死了，也要砍你一刀！」

她狀若瘋虎，全然不顧自身安全，所謂一夫拚命，萬夫莫擋，岳秦嶺被她這種打法，弄得手足無措，好幾次差點被「三斧幫」幫徒所傷。

王重銘只想突圍，不想多殺人多結怨，見狀只好摸出兩把飛刀，射殺了一名幫徒，暫解其圍。周北城叫道：「快把三幫主架回去！三妹，你再不聽話，大哥可要生氣了！」

羅琳失血太多，經過這一番狠鬥，氣力已衰，被手下架着回去。

王重銘道：「咱們走吧，不要追！」

忽然屋頂上有人道：「老周，此番是你能力不夠，自己退出去的，可別說咱們橫插一腳呀！」

* * *

適才岳秦嶺被羅琳打得心底發毛，她被架走，剛鬆一口氣，此際一顆心又再懸起，忙拉王重銘退後三步，貼牆而立。

屋頂上「颼颼」地躍下二三十個人來，裡面有岳秦嶺見過面的田尚飛及熊大圭，看來「鐵船幫」與熊大圭之「飛舟幫」合作了，兩家聯手，實力自然在「三斧幫」之上。

適才那一戰險勝，這一戰將更危險艱難，岳秦嶺和王重銘都沒有一分把握。這剎那，岳秦嶺又想起蕭逸飛：「那小子怎地還沒動靜？他是否反悔？」可是又覺得蕭逸飛不是那種人：「莫非他也遇險？」

剎那間，一個倩影闖上心頭，他忽然煩躁起來：「那斷一定是重色輕友，哼，說不定還在溫柔鄉中！」猛覺心頭一陣痛裂，妒火熊熊。

只聽周北城吩咐了手下送走半昏迷的羅琳回去後，便抱拳道：「熊幫主說什麼話？所謂天下財，天下人得之，還分什麼先後？敝幫無能為力，貴幫大可大展神威，一舉成功！」他粗中有細，話中隱藏玄機。

熊大圭冷哼一聲，道：「周兄不去照顧義妹，雄伺在側，是欲分一杯羹？」

周北城打了個哈哈掩飾窘態，冷冷地道：「在下為幫主押陣耳，如此而已，豈有他哉？幫主再不動手，提防煮熟的鴨子也會飛上天去！」

「好教周兄知道，從來沒有煮熟的鴨子，能在某家眼皮底下飛上天，何況是在某家掌中！」熊大圭轉頭道：「兩位久歷江湖，自都是識時務之輩，彼此都把話挑明如何？某是次與『鐵船幫』聯袂而至，為的就是你們身上的暗鏢，而兩位今夜亦走不掉，可否免傷和氣？」

王重銘故意問道：「如何能不傷和氣？」

熊大圭臉色一沉，道：「你以為熊某是三歲小孩？別在眞人面前裝蒜，速把紅貨交出來，還有一條生路可走，否則，明年今夜便是你的忌辰！」

王重銘故意嘆了一口氣，道：「你們都中計了，其實王某只是一個幌子，紅貨在敝東家身上，此時只怕他已把貨交給貨主了，否則為何無人暗中保護王某，此道理至淺，不必多言！」

熊大圭不由怒道：「你奶奶的熊，你為何不早說？」

「早說遲說還不是一樣？貨主是誰，送到何處連我都不知道，王某只是奉命由四川到江夏走一趟，亮亮相，然後回河南總局！」

田尚飛冷冷地道：「你這套鬼話，騙得了別人，但騙不了我！首先，你肯不肯把包袱打開來看看？」

熊大圭也道：「不錯，老子差一點上當！你若不敢打開包袱，便說明你心中有鬼！」

田尚飛接道：「就算包袱內沒有東西，抓住了你，也得叫李財佳吐出一點東西來！」

「敝東家未必肯吐東西，但包袱却可打開讓你們看看！」王重銘言畢把背後的包袱解開，慢慢解開。

田尚飛和熊大圭等人不由走近去看。說時遲，那時快，但見王重銘左掌一翻，一陣「嗤嗤」聲響，十五六支鋼針，全向他倆噴去！原來他身上常備兩具噴筒，以防萬一！

與此同時，岳秦嶺也脫手飛出三把飛刀！他倆事先並無打招呼，但配合得絲絲入扣，就像是經過無數次練習般！熊大圭虞不及此，被幾根鋼針射中，田尚飛比較狡猾，一見對方翻掌，立即飛身躍起避過。三把飛刀及幾根鋼針，在其腳下飛過，却賠上兩位「飛舟幫」幫徒的性命！

熊大圭大怒，猛鳴一聲，抽出刀來，向王重銘撲去，怒道：「老不死的，老子送你上西天！」

岳秦嶺早已掠出，攔在其身前，揮刀擋住。王重銘迅速將包袱紮好，來不及將之縛上，其他人亦已圍了上來，他只好揮刀應戰。

熊大圭狠，但田尚飛善使陰謀，他避過岳秦嶺，繞路上前，纏住王重銘不放，岳秦嶺與王重銘，寡難敵衆，只好邊戰邊退，一直至牆壁之前，免去後顧之憂。

熊大圭及田尚飛之武功在「三斧幫」三位幫主之上，是以兩人頗感吃力。王重銘邊鬥邊問道：「神捕貴友到底來不來？」

「也許他們不知咱們改了地方！」岳秦嶺嘴上說得輕鬆，心裡却將蕭逸飛罵得一文不值。「哼，當殺手說的話怎能作準！我是所託非人了，人家正在風流快活哩！」

他分神之下，幾乎着了熊大圭一刀，連忙集中精神應戰。

他倆被困一隅，雖然沒有後顧之憂，但要突圍談何容易？熊大圭及田尚飛每人帶一名手下，以二敵一，已穩勝不敗，何況背後尚有二三十名大漢，虎視眈眈？王重銘幾乎絕望，心想就算蕭逸飛趕至，三個人有多大力量？

（未完・四）

上文提要：葉壁天和無敵獅王鍾海嘯拚鬥，他戰敗匿藏於翡翠城下的地下秘道，它不但隱藏着翡翠城主，也隱藏着另一個秘密，隱藏着一對老年夫婦，他們爲了要償還一個心願，爲了鑄劍，男的叫邪雲，女的個叫異火，是六十年前便已名震江湖的俠侶，邪雲是魔宗最大叛逆，異火是天一宮唯一活下來的聖女，邪雲被萬冰寒橫刀奪愛，二男爭一女……

天王傳奇

惜玉天王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明珠殿上慶功宴　翡翠城下有洞天

萬冰寒仍在笑，邪雲仍然漠不關心，小二的一顆心彷彿早已跳出口腔之外……

萬冰寒的笑容終於僵硬。

他的臉色，已因鮮血濺濕了一身衣衫，而漸漸變得雪般蒼白。

但面具一直遮掩着他上半部的臉龐，於是，他這蒼白的臉色，看來更是詭秘可怖。

小二終於忍不住叫了兩聲：「飽鬼！飽鬼……」

匕首再深入萬冰寒的咽喉。

魔宗七大魔使之首的萬冰寒終於長長吐一口氣，然後倒下。

他一倒下，一直看來漠不關心的邪雲，突然撲在屍身上，用力撞擊屍體的每一寸地方！

邪雲是個廢人，但只殘廢了一半，仍然有另一半殘餘的力量，可以爲自己「報仇」！

萬冰寒却早已死了，眞正殺了他的人，既不是邪雲，也不是異火，而是他自己。

只有異火，曾在一天之前聽萬冰寒說過：「明天，妳可以恢復自由了，因爲我已活膩了，活得太膩……

「我是魔宗七大使之首，但這四年來，一直都在逃避魔宗。

「我若不逃避，魔宗門規森嚴，絕不容許有妳這樣一個女子存在。

「我是一個混世魔王，生平殺人如蔴，滿手血腥，我以爲再也沒有任何人，任何事情可以把我這個人改變……

「但我錯了，妳就是一個能令我徹底改變過來的人。

「很好！眞的很好！很感謝妳帶給我四年愉快的歲月，但我知道，妳心中最痛恨的人，也就是我！

「明天，我們會到渭南。

「渭南的水晶餅，天下馳名，很好吃。

「明天，我會吃五十個水晶餅，吃得飽飽之後，才好做個飽鬼上路。

「明天，妳用匕首刺我咽喉吧！

「但不要刺得太快，因爲刺得越快，痛苦越短。

「妳是痛恨我的，由第一天我侵入妳身體的時候，妳就已經極痛恨極痛恨我。

「爲了要補償妳的一切，請妳慢慢刺！一分一分的刺，儘量讓我感受到更長更多的痛苦……

「否則，我不能原諒妳對我的寬大。

「還有，在我死了之後，妳和邪雲必須鑄造一件兵器，去對付魔宗的『天極』！

「只有滙合天地陰陽精華的神

兵利器，才能抵擋『天極』、甚至消滅『天極』！

「『天極』必將降臨大地，但沒有人會知道是在什麼時候……

「也許在明天……也許在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之後……但它一定會出現，要是沒有神兵利器和眞正的强者與之對抗，勢必生靈塗炭，整個天下陷入萬刦不復的境界！

「異火妳明白了沒有？……」

她沒有任何表示，只是挺起酥胸。

萬冰寒自面具中透射出火熱的眼光。

他明白她的意思。

他把她身上的衣裳一件一件褪掉。

四年來，這胴體不但沒有令他感到厭膩，反而越看越是沉醉，難以克制心中的情慾。

只可惜，她的心早已給掏空。

萬冰寒一切都很明白。

人生，本來就是由歡樂和哀歌一起譜奏而成的。

有喜有哀，每一個人莫不如此。

萬冰寒抱着這美麗的胴體，兩人的身子都在發熱。

四年前，萬冰寒是個色慾狂獸。

但四年後，他已變成了一個君子。

只要她不願意，他絕不勉强。

但她願意！雖然，她的面容還是一片冷漠，但她願意讓他進入自己的身體。

她只等明天！

* * *

明天已變成今天。

令人難以置信的諾言，已變成鐵一般的事實。

萬冰寒在吃飽之後，心甘情願地死在異火手下。

異火是痛恨他的，說不出的痛恨。

因此，她完全遵照萬冰寒的囑咐，用最緩慢的手法刺穿他的咽喉。

萬冰寒終於倒下。

但他死得並不痛苦。

也許，他肉體的痛苦，遠遠比不上心靈獲得解脫的安慰。

能夠令異火滿足，也就是萬冰寒心裏最大的滿足。

這種事，很難向局外人解釋。

小二是局外人，就算有人向他解釋三天，他也不會明白，甚至永遠都不能明白。

他既是局外人，他不是情慾羅網中的男女。

但邪雲却不然。

這四年以來，他一直緊緊跟隨在萬冰寒和異火的背後。他看似廢人，但一顆心却比火山熔漿還更燙熱。

只是，他掩飾着，痛苦地，殘酷地掩飾着。

然而，這種虛偽的掩飾，怎瞞得過萬冰寒？更怎瞞得過異火？

瞞是瞞不過的，但瞞不過也要瞞。

但萬冰寒並不如他外表那樣堅强壯茁，縱使他曾經滿手血腥，一身罪孽。

他無疑是可怖的魔王，但天外有天。

他闖不過魔宗這一個關口。

他走上了邪雲的舊路，他背離了魔宗，也和邪雲般過着亡命天涯的日子。

而這一切一切，都只是爲了異火。

他爲了異火，完全改變了他的一生，但異火並不愛他，而且恨他！說不出的痛恨他！

於是，他「活膩了」，死了，死得緩慢但並非眞的痛苦。

他臨死前沒有說什麼，他要說的話，都已在一天之前說得明明白白。

他的眼神，只是不斷地在告訴異火：「妳一定要記住『天極』！也一定要對付『天極』！」

天極！

天極是什麼東西？是一個人？一件武器？還是一個傳說？

萬冰寒沒有進一步言明。

他彷彿要帶着這個秘密走上黃泉之路。

黃泉路上，他是一個飽鬼。

吃了五十個水晶餅才上路的飽鬼……

* * *

都已經幾十年前的往事。

邪雲走了，異火也走了。

邪雲當年所受的傷害，似乎已在這數十年中，逐漸逐漸地，一點一點地痊瘉過來。

但那只是他的肉體，他在當年心裏所受的創傷，是否也已有所彌補？

沒有人知道答案，就算是邪雲也不知道。

歲月一天一天流逝，在邪雲和異火之間，又發生了大大小小數之不盡的怪事。

這對男女在最初相識、邂逅的時候，都充滿着生命的熱誠，但歲月混和着血肉一起輾碎他倆清清白白的心。

那些血血肉肉，既有他倆的血肉，也有無數其他江湖人的血肉。

當然也有萬冰寒的血肉，甚至是他的骨肉。

異火三度懷孕，但也三度毀滅了腹中肉塊。

直至萬冰寒死後，邪雲再度回到她的生命裏。

然後她再度懷孕了。

邪雲和異火，終於孕育了下一代。

那是一個兒子。

一個與生俱來，便已經很寂寞，很傷心的兒子……

他是誰？他是誰？他究竟是誰？

……

他似乎並沒有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

然而，他絕對不是一個平凡的人。

他活着的時候，沒有什麼人會知道，這人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但總有一天，人們會漸漸明白眞相。

這人，畢竟是邪雲和異火生下來的兒子。

* * *

歲月無聲，烘爐有火。

翡翠城下，另有地下城。

地下城遼闊，雖永暗無天日，但卻地下有風。

風，來自神秘的通道，雖不大，但已足夠維持生命的延續，也足夠讓烘爐的火燃燒下去。

地下城，並非死寂的城，它有另一種形態，另一種正在奮鬥中的生命。

翡翠城上，怒獅伏誅，獅王鍾海嘯意氣風發，神秘的主上暗中操縱大局，宛如在黑洞裏的巨蟒，只向人們露出可怖的目光。

甚至連目光都隱藏起來，只有無窮殺機籠罩在每個人的心裏。

葉璧天，這位翡翠天王，惜玉憐香不敗戰神，已被鍾海嘯形容爲懦夫，一隻藏頭露尾的鼠輩！

鍾海嘯在演武場上，足踏遍地屍骸，咬牙切齒地在吼叫：「葉璧天，難道你只配藏在地底下像耗子般閃動嗎？」

鍾海嘯吼聲震天，但卻震不入地底之下，傳不到葉璧天耳中。

葉璧天、琴琬、鐵艷初在琴橋擊殺怒獅後，隨即潛入地底秘道。

八招！

三大高手，前後總共動用八招，終於殺了怒獅。

戰果完全在葉天王意料之中，但他並不寫意。

他以琴琬之巨斧，在「第八招」之上，全力撲殺兇猛暴戾的怒獅，雖然畢竟全功，把怒獅置於死命，但這位惜玉憐香的翡翠天王，也同時因爲功力虛耗過甚，觸發早已沉重的傷勢，差點一口眞氣逆轉堵塞胸間，就此嗚呼哀哉魂歸西方極樂世界。

在此最兇險關頭，一隻原本在武林中微不足道的手掌，抵在葉天王背後。

但手掌把一股暖和的內力，輸入天王體內。

這內力，在往昔的葉璧天而言，是不值一哂的。

但在這生死關頭，縱使杯水車薪，已足可扭轉乾坤。

葉璧天全憑這一股平和內力，保住最後一口氣，使生命之火得以繼續燃燒，不致熄滅。

這是鐵艷初的手掌，鐵艷初的內力。

他若是翡翠城中人，單此一次援手，已足以在功過簿上記一大功。

誠然，這還得看「主子」是否胸襟闊大之人而定。

若是胸襟狹隘，不能容物之輩，未必會把此擧視爲救命之恩。

反之，將會耿耿於懷。

堂堂城主，竟要倚靠武功平庸之輩送內力，始能保存性命活下去，豈非恥辱？豈非笑話？

若要保守這恥辱的秘密，不使笑話流傳徒惹天下英雄引爲笑柄，只有一個法子。

殺人滅口！

雖有活命之恩，仍得殺了以保威信！

但葉璧天並不是這種小人。

他感激鐵艷初。

他不但感激鐵艷初，也知道鐵艷初的身世。

他知道鐵艷初許多不爲外人知曉的秘密，而這些秘密，就算是鐵艷初自己也不知道。

怎會這樣的？

事實的確就是這樣，因爲鐵艷初的父親，就是葉璧天的授業恩師——傷心老人！

傷心老人，一個自出娘胎，便已又寂寞又傷心的人。

他在四十歲的時候，早已傷心得沒法子再活下去。

但他仍然活着，活得愁雲慘霧，活得滿頭都是銀白長髮。

傷心老人，他傷心是眞的，但「老」卻半眞半假。

論年紀，他當然不能算「老」。

但若論心境，他卻是太老太老了。

他又老又傷心，他終於再也活不下去。

但他有一個很出色的弟子。

葉璧天。

他也有一個連他自己也想忘掉的兒子，那是鐵艷初。

艷初，他不跟父親姓。

他父親是傷心老人，傷心老人姓李，但艷初跟他娘親姓鐵。

江湖上的男女，江湖上的父子，江湖上的母子……這種種骨肉相連的關係，當中曾經蘊藏着幾許蕩氣廻腸的故事？

又有誰能計算得清清楚楚？

在翡翠城地下，葉璧天抱着「斧霸」琴琬，背後跟着一個「風流俠盜」鐵艷初。三個失魂落魄的人，似是漫無目的地在秘道內鑽來鑽去。

葉璧天太虛弱，傷勢也因屢戰强敵而變得更沉重。

但猶不及琴琬。

琴琬曾與怒獅硬拚受傷。怒獅是强大的，恐怖的，她根本抵擋不住。

她氣若浮絲，葉璧天雖餵她服下三種活命靈丹，仍然奏效不大。

更非憑鐵艷初之功力，便可爲琴琬起死回生。

鐵艷初抱住這個翡翠城的名妓，心頭百感交集。

這女子，是城中三霸之一，她曾把艷初玩弄於股肱之間。

艷初曾以爲自己痛恨這女子。

但其後冷靜一想，卻深覺自己沒有資格去痛恨別人，更尤其是琴琬。

歸根究底，始作蛹者，還是鐵艷初，與人無尤。

是他不自量力，自以爲武功蓋世，風流艷屑更可灑遍天下，媲美翡翠天王。

但一入城中，才知道相差遠之極矣。

琴琬本是强者，巾幗不讓鬚眉，只是怒獅太可怖，這斧霸才致陷入如斯劣境。

「誰能救琴琬？有誰能？」他再也沉不住氣，他大叫。

地道中，微弱呼吸聲也可彼此聽聞。

他這一聲大叫，不啻是地底下的焦雷。

焦雷乍響，葉城主竟抵受不住，「咕咚」一聲栽倒下去！

艷初呆住了，他抱住氣若浮絲的琴琬呆住。

葉璧天，這個不敗的戰神，竟然虛弱至這等境界！

如非親眼目睹，誰會相信？

即使艷初親眼目睹了，他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倏地，琴琬一拳揍在他的鼻子上，同時怒罵：「你是個……混蛋！」

拳力不大，聲音更細小，但那並不是手下留情，而是因爲佳人筋疲力竭，傷勢異常沉重。

艷初看得出，她是憤怒的，她十分憤怒。

城中三霸，除了智霸之外，其餘二霸，都對葉城主忠心耿耿，忠心得死心塌地。

艷初歉然。

他並沒有存心傷害葉城主，他那聲大叫，是無心之失，又有誰知道，葉璧天竟已虛弱至此？

地道中，葉天王臉如金紙，只怕快要死了，甚至是已經魂歸極樂……

艷初懷抱內的琴琬，也是神智迷糊，雖偶然也會清醒片刻，卻非佳兆。

艷初心中紊亂，不斷自己問自己：「怎麼辦？怎麼辦？」

地道似乎永無盡頭，這是一個深沉不見天日的迷宮。

他不認得地道，這樣子再走下去，也許一輩子也走不出地道的範疇。

艷初並不怕死，他體內流着他父母的血液。

鐵恨春不怕死，傷心老人更不怕死，只是他並不清楚自己的身世。

死便死了，死有何懼？

但若眞的就此死在這地道內，不嫌死得太鬱悶麼？

「不！不能就此死掉！」艷初求生慾念陡起，他不但要自己活下去，也要葉璧天和琴琬都活下去。

反正自己一輩子都比不上葉天王，將來更要看看，這個不敗的戰神可以威風到怎樣的地步。

總得闖過這一關再說。

可是，怎樣才能擺脫這個危局？

似乎費煞思量。

他陷入了進退維谷境地，他的腦袋一片混亂，然後又由一片混亂變成一片空白。

就在他腦袋一片空白之際，前面忽然亮起了燭光。

燭光並不明亮，但卻有如苦海明燈。

有人來了，是誰？

是人？是鬼？是友？是敵？

艷初屏息呼吸，佇立恭候，他不能退，也不想貿然上前。

燭光漸漸移近，越來越近。

一個朦朧的身影，由朦朦朧朧的遠方，漸漸清晰地出現在鐵艷初眼前。

艷初抱着琴琬，她已昏迷，她的腦袋比艷初更空白。

但艷初空白的腦袋，忽然不再空白了。那是因爲一個女子，一個美麗之極的女子，正站在他面前不足三尺。

他甚至可以嗅到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幽香。

地道裏沒有月亮，只有燭光。

但這美麗的女子，卻似是站在月光之下。

月光皎潔，她的人彷彿在閃動着銀白的光。

她的神情，一派冷艷。

冷艷也是艷，而且比一般的艷麗更能令男人心頭怦然跳動。

但艷初只是怔呆，只是驚艷，他並沒有衝動的感覺。

這是因爲她太美麗？還是因爲她的出現太突然？

她已來了，但她是誰？是人？是鬼？是友？是敵？

還是天降謫仙？

艷初不曉得，他只知道自己的舌頭彷彿打了七八十個結，竟連半個字也說不上來。

他是「風流俠盜」，但他卻風流不起來。

他不再風流了？

他不知道，他只感到疲倦，但覺前路茫茫……

連眞正風流，眞正瀟灑的翡翠城主都已疲不能興，區區一個鐵艷初，又還能有什麼作爲？

艷初沒有問眼前的女子是誰。

她也沒有說一個字。

她俯下了身子，抱起了葉璧天。

葉璧天沒有任何反應，連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給葉天王抱過的女子，太多太多了，想不到他也會給女子抱在懷中。

但這並不令人艷羨。

這並非風流韻事，而是生死邊緣的掙扎，惜玉天王憐香客的一闋哀歌。

甚至可能會是最後的輓曲。

美麗的女子抱着他，一步一步在地道裏走。

她腳步輕盈，但艷初心頭沉重，似有萬斤鉛鐵墜着，墜着……

他抱着琴琬跟隨在後。

地道錯綜複雜，美麗的女子抱着葉璧天，帶引着鐵艷初和斧霸琴琬，來到了一塊石壁前停下。

石壁粗糙，石壁似是地道的盡頭。

但不旋踵間，這「盡頭」緩緩打開。

是一道石門。

石門後，是個詭異的世界。

在這裏，到處都是藥料。

藥味撲鼻而來，似是清香，似是澀苦，更似是把生命煎熬的巨大烘爐，且看誰個瀕臨死亡邊緣的可憐男女，前來尋找最後的一線希望。

烘爐！

這巨大的石室中，果然有巨大的烘爐。

不是一座，而是九座。

是煉丹爐！這裏的煉丹爐，竟比翡翠城上面的金壺觀更多，也更具瞄頭。

但金壺觀的半壺道長，已遭不測。

半壺道長已遇害，卻有一個假冒的半壺道長，仍在道觀中「主持大局」。

海鏡大師就是給這假冒的半壺所殺。

在這石室主持大局的人又是什麼人？

* * *

九座煉丹爐，只有一座仍然生火。

其餘八座煉丹爐，冷冷清清。

唯獨中央一座煉丹爐，爐火旺盛。

煉丹爐後，盤膝坐着一個人。

一個左邊太陽穴插着折扇的老胖子。

這老胖子並不是個道士。

他穿一件十分闊大的皮袍，皮袍極殘舊，但他腰間卻繫着一條用黃金、白玉和瑪瑙做成的腰帶。

這腰帶極其珍貴，但卻遠遠及不上那一把折扇。

折扇，正名謂之曰「折疊扇」，又稱「聚骨扇」或「撒扇」。

明朝劉元卿在「賢奕傳編」記載：「折疊扇一名撒扇，蓋收則折疊，用者撒開。」

蘇軾亦曾有云：「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

名貴折扇，以金、銀、玉、象牙、雕漆等爲扇骨，更鏤刻花卉或詩文，極盡精美瑰麗之能事。

而老胖子左邊太陽穴上插着的折扇，乃是以犀角作爲扇骨。

扇，只是摺合着，斜斜地插入老胖子左邊太陽穴，扇面上的製作如何，並未得見。

這一把犀角折扇名貴之極，殆無異議。

但一個人如何能在太陽穴上插着一把折扇而仍然活着？

端的耐人尋味。

只見這老胖子，鬚眉銀白，笑容可掬，倒不像個長年累月在地底過活的人。

鐵艷初驚詫極了。

這老胖子究竟是什麼人？

在這暗無天日的地方，又有什麼事情好笑的？

就在鐵艷初驚詫莫名的時候，老胖子突然一躍而起，跳到他的面前。

他這一跳，當眞快如流星，只是在一彈指間，他那又胖又怪異的臉龐，已差點沒鼻尖碰鼻尖地緊貼着鐵艷初的臉。

鐵艷初眼色一變，終於問：「前輩高姓大名？」

「高興。」

「高興？前輩姓高名興？」

「好說，我沒有外號，只要我高興，什麼事情都可以幹。」

「要是不高興又怎樣？」

「一不高興，什麼事情都不幹，只管睡覺。」

「你現在高興不高興？」

「我現在什麼事情都不想幹，只想睡他媽的一大覺。」

「既然這樣，爲什麼還不躺下

來？」

「因爲你帶來了兩個死了九成九的人，而在這地底之下，除了我高興之外，再也沒有人可以爲這一男一女起死回生。」

「前輩是一代名醫？」

「不是名醫，是神醫中的神醫！只要我肯伸手，這一男一女保証死不了，可是……我現在一點也不高興！」

「要怎樣才能令前輩高興？」

「玩玩就高興了。」

「玩？這裏有什麼好玩？」

「這裏什麼都不好玩，唯一還可以玩玩的，就是人命！」

「人命？玩命？」

「對了，只有玩命才最過癮，最刺激！」高興嘿嘿一笑，忽然指着左邊太陽穴上插着的犀角折扇，「這就是玩命，這玩藝兒已插在這個地方十二年，任何人都以爲我死定了，但我仍然活着，你懂不懂？」

艷初搖頭，拚命地搖頭。他不懂，就算眞的懂，也得搖頭裝蒜，萬萬不能說：「我懂！」

高興瞪着他，瞪視了很久很久才冷笑：「你是不是以爲我是個瘋子？」

艷初這一次卻在點頭：「是的！你是個老瘋子，但我也許比你老人家更瘋！」

高興的臉色倏地大變。

他顯得很不高興很不高興，他怒聲叫道：「你敢玩命嗎？」

「你老人家既然玩得起，我爲什麼不敢玩？你要怎樣玩，才算能刺激過癮？」鐵艷初不甘示弱。

高興冷哼一聲，命令他把琴琬擱在一旁。

然後，這老胖子就帶着艷初，來到石室的另一角。

「來！咱們比一比，看誰的腦袋堅硬一些！」記着，向前一撞，腦袋撞在石壁上。

這一撞之力，猛烈異常，高興立刻頭破血流，但他卻高高興興地在大笑。

艷初卻寒着臉：「這算得了什麼，看我的！」

竟向後倒退十步，然後才身形如箭，腦袋恍似箭鏃般，向石壁直撞過去！

高興的臉色又再變了。

這算是玩耍？不，這簡直是不要命！這小子果然比自己更瘋！

只要他這樣子一頭撞實，又焉還有命？

高興很不高興，但他再不高興，到底還是在最後一刹那間，伸出了他又肥又厚又多肉的右掌。

這肥厚的手掌，好比一塊柔軟的厚墊，擋住了鐵艷初的天靈蓋。

否則，他定必「腦漿塗壁」，當場慘死！

鐵艷初這一撞之力，非同小可，要是眞的撞向了石壁，恐怕連如此牢固的石壁也會爲之震動。

但胖老人的肉掌，卻紋風不動地救了艷初一命。

艷初險死還生，卻在怒喝：「高前輩，這算是什麼規矩？」

高興也在盛怒之中，甚至比鐵艷初更憤怒。

他在怒氣陡生的時候，太陽穴上的犀角折扇不住巍巍地在顫動，更顯得這胖老人怪異莫名。

高興極不高興，艷初嗓門扯直大叫，他叫得比艷初更響亮十倍：「這是我老人家的臭規矩！你要死，找別的地方去！」

「放你老人家的臭狗屁！這玩命的比拚，是你老人家提出來的，怎見得我會一撞便死？」

「死定了！死定了！你這樣撞，根本就是他媽的臭鴨蛋不想活！」高興怒不可遏。

「且先別窮吼，這一次比拚，究竟是誰贏了？」

「你沒有贏！我沒有輸！」

「放屁！是你輸了！」

「輸個屁！頂多只能算是平手，咱們拚出了一個和局！」

「就算是和局，你救不救人？」

「他媽的臭鴨蛋，我是神醫中的神醫，豈有見死不救之理？就算臉上十萬個不高興，說到底也是會手癢的，這一男一女，我是救定的了，你少在我老人家面前嚕嚕嗦嗦……

一面吵吵罵罵，一面怒氣沖沖的救人去了。

這個神醫中的神醫，他的名字就叫——高興。

這裏是翡翠城地底下的世界。

翡翠城上面，情況又已變成怎樣？

明珠殿，燈火輝煌。

夜已深，城中殺戮之聲已漸不復聽。

城中三霸，死的死，逃的逃，一個不賸。

風流瀟灑的葉天王神秘失踪，沒有人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但他已失敗，徹底失敗，除非出現奇蹟，否則，這位不敗的戰神，將會永遠被逐出翡翠城外。

「無敵獅王」鍾海嘯大勝！

東海羣雄大勝！

還有，神秘莫測，力量深厚得難以估計的「主上」也大勝！

勝利可以衝昏任何人的頭腦，但也同樣可以帶領勝利之師爭取更大更成功更不可一世的勝利。

鍾海嘯深信自己屬於後者。

雖然，在這一役之中，他損折了一員猛將怒獅，但那仍然是值得的。

任何戰爭，總得犧牲某一些人。

一將功成萬骨枯，此理千古不易。

血肉橫飛的大厮殺已成過去，東海羣雄在各個大大小小戰場上，左點右算。

無論怎樣點點算算，都是己方大勝，葉天王那邊大敗。

這無疑是令人振奮的重大勝利，更打破了葉璧天永不戰敗的神話。

此際，正是鍾海嘯必須穩定陣勢的時候。

他要見「主上」。

主上早已在明珠殿擺下盛宴，酒池肉林，應有盡有。

更有來自波斯的女奴。

不是一個、兩個。

是三十六。

三十六個衣着誘人，身段足以令男人爲之發狂的波斯女奴，正在扭動蛇腰，爲羣雄重大的勝利載歌載舞。

神秘的主上，一貫如常地面罩黑紗，錦衣華服地高高在上，俯視場中衆男女諸般色相。

人人都很想揭開主上的黑紗，看看這位在武林中迅速崛起的强人，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但人人都只是在心裏這樣想。

沒有人敢開口叫主上把黑紗除下，更沒有人斗膽試圖挑開主上的黑紗，去看一看主上的廬山眞面貌。

既看不見主上的廬山眞面貌，只好目光集中在那些波斯女奴身上。

宴上，鍾海嘯大杯酒，大塊肉，左擁右抱，好不風流，好不快活。

只是，這年逾花甲武林大豪的眼神，是有點異樣的。

問題是誰能看得出來？

他已經掩飾得很好，人人都認爲鍾老太爺今夜興高采烈，定必不醉無歸。

只有極少數極少數人，看穿其中破綻。

鍾海嘯在憤怒的時候，他的一雙耳朵不住的在扭動。

就像場中波斯女奴不住扭動着的蛇腰。

酒過三巡又三巡，鍾海嘯紅光滿臉。

他與高采烈地抓住了兩個女奴，呼朋引類離開了明珠大殿。

主上沒有强留他。

他要喝酒，任由他喝。

他要女人，任由他要。

沒有人能管得了「無敵獅王」，也正如沒有人能管得了「主上」一樣。

* * *

甫離大殿，鍾海嘯已抓住兩個波斯女奴，身如怪鳥飛越重重院落高樓，棄其餘人等不顧。

沒有人能追得上。

縱使追得上，也不敢追上去。

兩個波斯女奴開始花容失色。

這男人雖老，但仍是威猛絕倫的雄獅。

鍾海嘯本來就是威猛可怖，殺氣騰騰的獅王！

翡翠城內，庭台樓閣觸目皆是，又見假山石階彎曲，園林小徑通幽，處處生氣盎然，不落俗套。

鍾海嘯挾着兩個最好的波斯女奴，穿過賞翠樓，飛越秀氣閣，在秋霞亭兜轉片刻，再渡碧荷小湖，來到了景色雅緻的半月軒。

翡翠城不少樓台築物地勢，鍾海嘯早已瞭然於胸。

圖謀已久之地，豈有不及早探察之理。

在東海戰船上，鍾海嘯有數十卷精細的「翡翠城地勢圖」。

甚至還有城底下地道圖譜，只是……並不齊全。

他只有三卷地道圖譜中的一卷！

要是他擁有其餘二卷，定必揮軍直入，把葉璧天揪出來，死要見屍，活要見人。

葉天王「神秘」失蹤，此事根本並不神秘！

他在地底之下！他在喘息！他只能像耗子般躲藏在黑暗的角落裏！

但鍾老太爺並不因此而滿足。

他要幹掉葉璧天！無論用任何手段，付出任何代價，都不能讓這人苟存於世上！

但目前，鍾海嘯沒辦法，眞的沒有辦法，除非……

他能夠得到翡翠城地道圖譜的其餘兩卷。

否則，他絕不可以貿然揮軍殺入地道，因爲那是太危險了。

但鍾海嘯心中的憤怒，尚有其他原因。

兩個波斯女奴匍匐在他脚下，閃動着野貓般的眼睛，仰視着這個來自東海的武林大豪。

他突然伸出雙掌，把個波斯女奴身上又短又薄的衣衫震碎。

女奴哆嗦着，不敢反抗，也不敢逃避。

鍾海嘯揪起其中一個女奴。

她叫寶石，另一個叫金美。

寶石有野性的唇，修長美麗的大腿。

當她在明珠殿內載歌載舞的時候，鍾海嘯已看上了她。

如今，她身無寸縷，誘人胴體盡現在他眼前。

寶石詫異地望住這老人。

鍾海嘯獰笑：「婊子！有什麼

值得大驚小怪？且看老夫把妳弄得三魂去二，七魄去五！」

寶石聽不懂他說的話，但覺這老人並不眞的很老。

她閉起了眼睛。

金美頓感不妙，轉身便欲逃離此地。

但她跑得再快十倍，也及不上獅王疾迅兇悍的一擊。

「砰！」一聲巨響，她背上中掌。

一掌已震碎了她五臟六腑，她狠狽倒下，死不瞑目。

寶石大吃一驚。

這老瘋子是個狂魔！是一個吃人不吐骨的野獸！

但前車可鑑，逃走並不是辦法。

只好目露哀求之色，乞求獅王憐惘憐惘，別對她也大開殺戒。

鍾海嘯回眸，目光如刀，令她遍體生寒，渾身顫抖。

是生是死，全繫老人瞬間一念。

頃刻之後，鍾海嘯發出了一聲巨吼，揚長而去。

寶石已滿臉是汗。

汗冰冷，彷彿冰冷得足以冰死一切生命……

* * *

翡翠城內遽生鉅變，但在金壺觀內，早已恢復平靜。

海鏡大師死了，他死在冒牌半壺道長之手。

這假冒的半壺是誰？

海鏡大師在臨死前知道了，但他也要死了。

他知道這人是誰。

這人的易容術，堪稱天下無雙，但卻還是未能完全瞞騙得了海鏡。

到最後，海鏡終於知道這個假冒半壺道長的是什麼人。

只是，爲時已晚。

到了這個晚上，假冒半壺道長的人已在金壺觀三德殿內，回復了她的本來面貌。

竟是藥王仙山的優秀仙子。

她在，媞眉和小藍也在。

優秀雖已回復了本來面貌，但她卻不像仙子，而是彷彿變成了一個兇暴的妖女。

她的臉沒有笑意。

她的臉沒有感情。

她的臉冰冷，她的臉雪白，她的眼神充滿兇暴，充滿殺機。

媞眉望着師父的臉，只是輕輕一瞥。

她不禁憂心忡忡。心想：「師父變了……她以前不是這樣子的……」

只有小藍，她還是那樣淘氣，那樣天眞。

她是感覺不到師父的變化？還是故作天眞？

沒有人能看得出來。

* * *

天邊雲漸淡，星更稀。

已將破曉時分。

明珠殿內，只賸下杯盤狼藉，原本喧鬧的人羣早已四散。

天下本無不散之筵席。

江山每有改朝換代之日，在兩天之前，翡翠城仍是葉璧天的江山，惜玉天王的天下。

可惜早已危機隱伏，終於一觸即發。

翡翠城的歷史已被改寫，今天高高在上的人已不再是葉璧天，而是「主上」。

但主上是一個怎樣的人？甚至……他究竟是不是一個人？還是一個妖魔的化身？

殿內，靜靜寂寂，冷冷清清，只有主上獨自居中而坐，似乎有所盼待。

主上在等候着什麼？是不是一個人？

果然，她來了。

她孤孤單單地走了進來，她的臉冰冷，她的臉雪白，她的眼神不帶一絲感情。

優秀甫現身，主上發出了笑聲。

這笑聲也同樣不帶一絲感情。

但卻似蘊藏着野獸般的慾念。

笑聲並未使優秀的臉龐有任何變化，也沒有令她的脚步遲緩下來。

她自中間一直走向主上。

兩人距離越來越近，最後僅相距咫尺。

主上笑聲再起。

這笑聲沙啞、可怖、淫邪、不懷好意。

優秀卻似渾然不覺。

主上伸出了手，一雙强而有力的手。

他伸手撫摸優秀的臉頰。

她的身體倏地一陣顫抖，但臉色不變，眼神不變，站立姿勢也不變。

主上的呼吸，仍然柔和細長。

「好女人！」主上讚賞眼前美麗的仙子。

優秀終於開腔：「今晚，我是屬於你的。」

主上笑聲更淫邪：「春宵一刻值千金，連天都快亮了，妳還在等什麼。」

優秀默然半晌，主上在催促，她不能再等待。

她在權勢滔天，神秘莫測的主上面前，寬衣解帶。

她秀髮如雲，櫻唇細腰，膚色欺霜賽雪。

她婉然呈露皓體，肌膚柔滑晶瑩。

（未完・二）

上文提要：袁天行、席美姬等五人，一路抵擋西陵堡追兵，一路走，花子幫幫主席美姬還攙扶着和本初對他好生照顧。原來這五人聽信了和本初之言，一心嚮往去老爺嶺七王爺陵墓裡盜寶，在和本初帶領下，五人進入了墓穴，見了玉棺下面金光閃閃，頓時在玉棺前爭執取寶的先後次序，却沒留意和本初已溜出墓外，關上了石門……



虎嘯來如風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巧匠坑人復攻堡　俠盜洞察欲施救

袁天行道：「老實一句話，我盜寶為的是殺韃子，而你們又為了什麼，嗯？」此刻這話有點多餘，但也算一吐內心之語了。

成青就雙目一挑，道：「咱們又何嘗不是為了驅除韃虜，復我華夏呀！」

小脚和尚道：「而我，只為報仇而已，比之你等又差遠了呀！」

席美姬道：「也罷，臨死吐眞言，咱們花子幫哥兒們才眞的要大幹一場了，各位當知最近南邊有人造反了，其中有不少我幫之士也。」

這幾個被困之人，如今才把盜寶的目的全透露出來了，竟然是殊途同歸，只有一個目的。

殺韃子！

＊　＊　＊

袁天行幾人已被困在七王爺忽必顯的陵墓中了，他建造陵園，其目的只不過是為了要囚死當今江湖上武功最高的七個厲害人物而已。

如今雖只囚了袁天行五人，但忽必顯已覺滿意了。

忽必顯並沒死，一切全是在他的安排之中。

也可以說全在他的掌握之中。

忽必顯的貼身大將，七王府的大總管和本初以「西域巧匠」之名而引來袁天行等幾人爭奪，他扮演得十分成功，直到此刻。

直到他走出陵墓，他都很成功。

當他把話說出來又送進袁天行幾人的耳中，他果然是志得意滿，高興得依照計劃往後山奔去。

和本初的這一切，却逃不過一個人的眼睛，那個人早就守候在老爺嶺了。

那人不是別人，來如風是也。

當來如風守在老爺嶺附近聽到幾聲「轟隆」响，他便暗中潛到七王爺陵墓附近來了。

和本初自暗道走出來的時候，來如風暗中等候席美姬等五人，但沒發現任何一人出來。

來如風這就要現身攔住和本初了，偏在此刻自樹林中衝出十幾個韃子軍官來。

來如風吃一驚，他按捺住性子不貿然現身。

月光之下，只見和本初變了一個人似的，令來如風大吃一驚。

十幾個韃子軍官對和本初恭敬有加，其中一人高聲對和本初道：「大總管果然妙計，咱們恭喜大總管立下不世之勛功了。」

和本初却沉聲道：「血洗西陵堡！」

這幾乎是在發號施令，和本初像變成了另一個人。

十幾個大漢齊應是，有人已把

坐騎拉到和本初的面前了，那股氣勢，比之七王爺忽必顯所差無幾。

於是，有人自懷中取出號角對着天空吹了一長聲兩短聲，號音在山谷之中迴盪，却也令人大吃一驚，因為斜刺裡衝來一隊人馬。

為首的一個騎馬大漢還牽着一匹駿馬，當這批人快到和本初面前的時候，那大漢只一聲叫：「大總管接住。」

轡繩剛抓在手，和本初天馬行空的已然坐在那匹看來是狂野的大紅馬背上了。

便在這時候，只聽得有個軍官模樣的漢子，狂傲的一聲厲吼：「血洗西陵堡！」

「哈……」

催馬之聲此起彼落，雄壯的馬蹄聲宛如西天打雷般直往老爺嶺的谷口傳去！

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來如風也幾乎以為自己在做夢！

和本初這幫人的行動全看在來如風的眼中，當他自一塊巨大的岩石後面站直身子的時候，忍不住遙看向遠方的峽谷口，那宛如一條巨蟒在游動的韃子兵隊伍個個騎術精良，身手矯健，他們腰掛彎刀，頭紮灰帶，個個都是挑選出來的高手。

來如風忽然冷笑了！

「娘的，我就說嘛，你和本初裝着要回家鄉的樣子，一而再的走走又回回，回回又躲躲，却不見王府對你的加以保護，再說你這老小子既然為七王爺造了陵園，便七王爺也不會輕易叫你落入外人之手，哼，原來呀……」

來如風自言自語却沒走遠，他走到陵園正面去了。

＊　＊　＊

陵園依舊，看不出有甚麼可以移動的！

來如風看看兩邊的石像，他也每一個加以搖晃，都是搖不動。

他相信這座陵墓是坑人的，而席美姬等五人也正在墓中某一個地方。

來如風想到席美姬，他不由得急躁起來了。

便在這時候，斜刺裡忽見人影一閃，來如風看得眞，拔身上了樹。

就在來如風剛把身子穩住時，那條黑影便也到了陵墓正面的石像前面。

這黑影是個女子，這女子的背上插着一把刀，左面鬢上插着一朵絨花，身穿短衫，燈籠褲腿紮得緊，一雙亮晶晶的薄底快靴十分俏麗的樣子。

天就快亮了，來如風只看清這女子的背影，但當他正欲仔細看這女子的行動時，便聽得女子在低聲的道：「個死來如風，你在那兒？」

來如風聽得清，便也吃一驚，他却也相信這女子絕不是席美姬，因為席美姬等五人正在陵墓之中沒出來。

來如風見那女子伸手摸着大石像，他笑了！

當他看清來人是誰，便笑了！

那女子在八尊石像附近看了一遍，她轉身對着陵墓正面站定了。

「來如風呀，你們不是打主意要奪忽必顯的寶物嗎？怎麼不見你們的人呀！」

「咱們的人在這兒呀！」

這聲音不高，那女子却嚇一跳。

「誰？」

她往四下看着，但甚麼也沒有。

「誰？出來！」

「我……是鬼……就在妳身邊呀……」

女的猛一跳，低呼道：「鬼！」

「嘻！」

這雖然是嘻笑，但却令女子全身發毛，因為她感到耳邊有人吹冷氣，但她又看不到人。

她以為眞的遇上鬼了。

處身在一座新墳前面，如果遇鬼那也是有可能的。

這女子在旋身幾次之後，反手拔出背上的鋼刀，她沒被嚇昏那已經夠大膽的了。

「嗆」聲甫起，一個人影往林中躍，這女子發現了，不由尖叱一聲，道：「站住！」

那影子根本不站住，一頭扎入林子裡，還發出「嗚嗚」之聲如鬼叫。

女子只是稍遲疑，便仗刀追進林中了。

於是林子裡傳來叫聲不斷，聽得人心驚膽顫，但那女的却一面追趕一面叫：「跑到天邊也要把你追到，看一看厲鬼是甚麼樣。」

然後她又追了半里遠，跨過一座山脊，遠處的林子更密了。

那女子似是下了決心，非追上前面的厲鬼不可！

於是，她再追入另一片林子裡去了。

太可惜了，當她追入林子之後，那一個鬼影却又不見了。

就在一棵大樹下，女子遙望着林外，從灰濛濛的天色看來，似已五更將盡了！

這一夜眞長啊！

再看那女子却正在四下望着，口中喃喃的說話，不知是在咒罵還是在說些甚麼。

她好像就要往林子外面走了，不料忽然一片落葉往她的頭上打

來。

「颯」的一聲正插在她的秀髮上，那女子忍不住抬頭望，不由得「咦」了一聲。

「是個甚麼呀，馬蜂窩有那麼大呀！」

那當然不是馬蜂窩，那是一隻大蔴袋，在晨曦之中一眼便看清楚。

女子怔了一下，口中發出吃驚的「咦」一聲！

她還未反應過來吶，忽自蔴袋一端伸出一條粗腿來，於是一隻脚丫子就那麼搖呀搖的可舒服吶！

樹下的女子一瞪眼，心想：「怎麼，這隻蔴袋之中還有人吶，誰出的這點子，把睡的地方擺在這上面。」

女子不上樹，她冷笑了。

因為她忽然想到一件事，五更前裝神弄鬼嚇她的人，八成就是樹上這傢伙。

她冷冷的想着：「你嚇我不是？老娘砸死你！」

她果然在地上找了兩粒拳頭大的石頭，單臂用力把一顆石頭砸上去。

她還眞準確，只聽得「彭」的一聲響，她手中第二顆石頭又出手了。

「颼！」

「彭！」又是一聲，只見蔴袋中的人伸頭往下面瞧！

蔴袋中的人大叫：「誰？」

他當然是來如風，雖然他叱叫是誰，其實他早已知道是誰在砸他了。

他也曾以樹葉擲那女子。

樹下面的女子吃一驚，大叫：「來如風！」

來如風道：「嗨，是妳呀，包家妹子！」

不錯，那女子正是包成玉！

包成玉自在丁家集遇上來如風後，見來如風跟着席美姬而去，心如刀割，等到花子頭丁太乙把那羣花子們哄散，她便發狠的找來老爺嶺了！

她來得晚了一天，可也在此刻碰上來如風！

只要碰上來如風，她的一切煩惱全都沒有了。

來如風在樹上呼叫一聲「包家妹子」，嚄，包成玉全身的骨頭都酥了！

包成玉指着樹上吃吃笑，道：「來如風呀，我終於找到你了，嘻！」

來如風道：「大妹子，妳在找我？」

包成玉道：「快找瘋了，喂！來如風，你為甚麼裝鬼嚇唬我？」

來如風道：「鬼？甚麼鬼！妳呀，嗨，妹子呀，妳不怕人却怕鬼，眞是怪啦！」

包成玉道：「人有甚麼好怕的，鬼才會嚇死人，來如風，你不怕鬼嗎？」

來如風道：「我不怕鬼，因為我沒見過鬼，我怕人，因為人會害死人，人是製造鬼的主宰呀！」

包成玉當然不會知道，來如風說這話是甚麼意思！

她哈哈的一笑，忽然拔身攀上大樹，直往來如風的大蔴袋缺口處攀過來了！

來如風道：「包大妹子呀，我累了一天一夜，我實在需要大睡一覺，如果妳……」

他話沒說完，包成玉「噗」的一聲已跌坐進大蔴袋中了，包成玉左右搖晃，笑道：「也只有我的來如風才會想出這樣的妙點子！」

「妳的來如風？」

「是呀，我再也不離開你了！」

就在來如風吃驚時，包成玉又道：「我跟你在一起，我為你做飯洗衣之外，晚上也侍候你，嗯，夏天天熱了，我坐在床邊為你打扇子，冬天天寒沒關係，我在床邊升炭火，把炕燒得熱熱的，冷被窩我先躺，暖好被你再睡，要洗澡我用最好的香料為你擦身子，你喜歡娃兒嗎，要幾個？生上一打我也不嫌多！還有……」

來如風搖頭，道：「得，別說了，再說我會眞的跟妳跑了！」

包成玉道：「那最好不過了！」

她不搖晃了，爬在來如風的身上又道：「不過現在不走，我要同你睡在一起！」

來如風道：「包大妹子，你那幾個虎兄呢！」

包成玉道：「他們在商量大事情呀！」

來如風道：「大事情？」

包成玉道：「是呀，你應該知道的！」

來如風指指對面的老爺嶺，道：「忽必顯的寶物？」

包成玉哈哈一笑，道：「難道你不是為寶而來？」

來如風哈哈笑道：「包大妹子，如果妳能聽我一言，你們壩上就太平了！」

包成玉一瞪眼，道：「這是甚麼話！」

來如風道：「這不是普通話，金玉良言是也！」

包成玉道：「你也會說金玉良言呀！」

來如風道：「這是甚麼話！」

包成玉手指頭戳在來如風的臉上，笑道：「你呀，誰不知道你專門胡說八道，專攪茅缸，然後伸手弄幾個錢，你沒有正經話！」

來如風道：「依照妳這麼說，我豈不成了混帳王八蛋了！」

包成玉道：「混帳不足，王八蛋倒有餘！」

來如風道：「得，妳找我這王八蛋豈不辱沒你這位寒山公主了，妳還是請吧，妳去尋你們的寶，我睡我的覺！」

他推包成玉走了！

包成玉一笑，反而抱緊了來如風，道：「我呀，我却偏偏喜歡你這個王八蛋，嘻……」

來如風道：「還有妳這種人呀！」

他只說了一半，嘴巴便被堵住了。

堵住來如風嘴巴的是另一張更俏美的嘴巴。

包成玉吻上來如風了！

來如風頓覺口中多了一件小如小蛇的滑滑東西，那當然是包成玉吐出來的巧舌！

包成玉不但伸舌頭撥弄，也發出「嗚嗚」之聲，怪逗人的。

來如風忍不住摟住包成玉的柳腰了！

包成玉慢慢的，慢慢的，她……得寸進尺了。

來如風發覺他的下面被人捉住了，當然這個人是包成玉。

包成玉的雙目也閉上了。

來如風掙扎沒掙脫，他有被人强暴的感受。

强暴，不一定就是男人的專屬，這世上也有不少女人對男人施以强暴的。

來如風在扭動了。

吃不消而又忍無可忍便會扭動，他用盡力氣的道：「包大妹子呀，你小心掉下去呀！」

「就算摔死也甘心！」

* * *

包成玉的語音十分微弱，似蚊蠅在來如風的耳畔响起，但聽進來如風的耳中，倒也有幾分吃驚的感動。

「包大妹子，妳好像眞的吃定我了！」

「你說呢！」

來如風道：「小心吶，我也是個大光棍呀，光棍見色似虎狠，妳眞的不怕我把妳吃掉？」

包成玉道：「那就吃吧，來如風，誰吃誰？還早吶！」

來如風笑了！

包成玉動了！

* * *

來如風的回應雖然不强烈，但包成玉已滿意了，因為她相信來如風只要有表示，便是愛上她了。

包成玉扭得更勁了。

來如風却在這時低聲道：「包大妹子，妳不累嗎？」

包成玉道：「我快樂呀！」

包成玉又吻上來如風了。

來如風却對包成玉道：「包大妹子呀，如果妳聽我一句話……」

「我以後全聽你的呀！」

「那麼，快回去壩上別外出。」

「怎麼，你打算上門求親呀？」

「大妹子，妳別想別的，快帶着妳那四個似老虎的哥哥回寒山，回去得早少損失，回去晚了損失大。」

包成玉道：「來如風，你在說什麼呀？」

來如風道：「我問妳，妳的哥兒們可知道陵園是何人設計建造的？」

包成玉道：「知道，『西域巧匠』和本初。」

她頓了一下又道：「咱們也曾找過姓和的，却又無法找到他。」

來如風道：「事到如今，連我也不知道那老小子是不是眞的西域巧匠。」

包成玉吃驚道：「你發現什麼了？」

來如風道：「我發現五個江湖梟霸被困在這座陵墓之中了。」

包成玉大吃一驚道：「眞的？」

來如風道：「本不想同妳提起這件事的，但妳却對來某用眞情，只此一事，我便對妳明說了。」

包成玉道：「我眞的愛你的。」

來如風道：「妳別愛我這個人，人喊打的人物，妳會忍受不了的，所以……」

包成玉道：「我們已經……」

來如風笑笑，道：「我知道，也明白，但那要有緣份，天下就快大亂了，包大妹子，我來如風更不能拖家帶眷了，妳要諒解！」

包成玉道：「你……不要我了？」

來如風道：「至少我關心妳。」

他指指對面老爺嶺上的陵園，看見如今那兒平靜極了，八尊石像也清晰可見。

誰又會相信那地方如今囚了五個厲害人物？

包成玉道：「來如風，你說陵墓中囚着五人，他們是誰？」

來如風道：「長安關洛鏢局的袁天行、三江萬船幫女當家的江彩雲、五台山小脚和尚果然大師、十方瘟神成青，另外一人你聽了一定很高興。」

「誰？」

「花子幫八袋幫主俏佳人席美姬呀！」

「嘻！」

包成玉笑得花枝亂顫，快笑歪嘴了。

「活該，叫她死吧！」

她突然看着來如風，又道：「席美姬與你交情深厚，你不急呀？」

來如風道：「乾着急有什麼用？」

他遙看遠方，又道：「當時我就要下手捉拿和本初，他娘的，突然來了韃子兵，有上百名之多。」

「所以你不出手了。」

「我聽人叫和本初王府大總管，令我大吃一驚。」

包成玉也吃一驚：「姓和的會是大總管呀！」

來如風道：「他率領韃子兵血洗西陵堡去了。」

包成玉更驚駭了。

她驚訝得挺直身子，道：「姓和的還會武功呀！」

來如風道：「他根本就是高手。」

他頓了一下，思忖着道：「我在老爺嶺有兩次發現有高手出沒，總是追之不及，如今想來，八成就是這姓和的。」

包成玉道：「姓和的率人攻打西陵堡去了，來如風，你打算守在這兒嗎？」

她哈哈一笑，又道：「你想留在這兒，打算救人呢，還是等着有人把七王爺的寶弄出來以後你撿便宜？」

來如風道：「妳以爲我想幹什麼？」

包成玉道：「你心中只有銀子。」

來如風道：「那是因爲我太需要銀子了。」

包成玉道：「我有個提議，你琢磨琢磨。」

來如風道：「說！」

包成玉道：「你跟我一起，我老實對你說，我四個老哥就在這附近，正打算設法進入墓中去尋寶，你若加入咱們，變成壩上的金龜婿，最好的寶物由你挑。」

來如風哈哈笑了。

「我的包家大妹子呀，我勸你們別再尋寶了，快快回去寒山吧，回得早了保老窩，回得晚了準後悔，我以爲，姓和的血洗過西陵堡之後，下一個目標不是那萬家莊便是壩上妳的家。」

包成玉道：「你不會唬人吧？」

來如風道：「但願我這話不成眞。」

包成玉頓了一下，道：「那寶物怎麼辦？」

來如風道：「我以爲墓中根本沒有寶，那是個坑死活人的地方。」

他扶正包成玉，緩緩的爲她拉上褲子，而包成玉……

包成玉不忸怩，任由來如風幫她把衣服整好。

來如風一邊爲包成玉繫腰帶，一邊又道：「別再做尋寶夢了，人活着才最重要。」

包成玉道：「如果這是個大陰謀，一心想殺光中原江湖人物，忽必顯太可怕了。」

來如風道：「這根本就是個大陰謀。」

包成玉突然抱住來如風狂吻起來了。

來如風用力推開包成玉，道：「妳怎麼又要……」

哈的一聲笑，包成玉道：「來如風，人說你是鬼機靈，一些也不差，忽必顯就拿你沒辦法。」

來如風嘿嘿冷笑了。

他咬牙帶笑道：「我如果上當，我的那些可憐兒由誰照顧呀？」

包成玉道：「傳言你養了不少吃飯的娃兒，我怎麼就沒見過？」

來如風道：「包大妹子，回去吧，你們兄妹快回去，我得好生想一想，如何下我的下一步棋了。」

包成玉露出依依不捨的樣子，半帶可憐半帶無奈的往樹下躍去。

包成玉到了地面，她攏攏秀髮拍拍衣褲，抬頭道：「來如風呀，莫忘了去寒山找我呀！」

來如風把頭伸出來，他揮揮手，道：「會的，會的，大妹子快回呀！」

包成玉半不高興地跺脚道：「盡趕我走不是！」

來如風道：「我彷彿已聞到了血腥了。」

包成玉忽的拔身而奔，刹時間她的人不見了。

來如風在樹上的蔴袋兜內大大的喘了一口氣，他的雙目睜大了。

* * *

來如風匆匆的走了。

他先是奔到七王陵園四週看，只不過他實在找不出什麼破綻。

但來如風明白，這陵墓之中囚了五個江湖一流高手，如果不及時把他們救出來，十天八天之後他們必餓死在墓中，而五個人之中，席美姬是他最不放心的人。

席美姬把她一生中最寶貴的貞操交給了他，如今席美姬被囚在墓中，怎不令來如風急躁難安。

來如風終於想到一個方法了。

來如風決心去找和本初，即使拚老命，也要幹上了。

* * *

江湖上武功高的人不一定命長。

江湖上機智才重要，如果這個人武功高與有機智，這個人就可怕了。

和本初就是個可怕的人物，但這樣的人物又爲他人所用，那麼，七王爺忽必顯就更上層樓了。

原來忽必顯設計的高山陵園，不但要一網打盡江湖上覬覦他寶物之人，更將爲禍天下的根源除掉。

南方已有人造反了。

* * *

來如風一路快馬奔馳一路想，姓和的還會有動作，他裝得似老實人，自己還幾次出手去救他。

來如風便是三番四次的出手救姓和的，才引起來如風的注意。

來如風不與袁天行等人一同進入陵墓中，便是因爲由這些疑點起了戒心。

來如風心中不知是喜還是憂，因爲陵墓中還有個花子幫幫主席美姬。

* * *

奔向西陵堡一共有兩條路，一條是大道，那適合大隊人馬行，另一條是丘嶺高原與山野小徑，只要幾條小河橋未塌，走小徑比走大道要短一百里。

來如風便是走這條路，他拍馬疾馳。

來如風走了不到一半路，他發覺有個土窖往外冒黑烟，左看右看這地方不應該有人烟，荒涼的山林一大片，這地方會住人？

這地方會住什麼人？

來如風不走了，他看看天色已將黑，便下馬，吃點東西，便小心翼翼地走向那土窖外面了。

他尚未看進去，便聽得從土窖內傳出哼唧聲。

來如風一聽吃一驚，這是男女之間辦那回事情才會有的怪聲吶。

這土窖之中會是誰？

來如風並不急於進去看，他站在一邊吃肉乾，一邊吃一邊聽，聽得他幾乎全身發了熱。

那種死去活來的低呼小叫聲，就如同聽到老母狗生了一窩小狗仔的叫聲。

「呢……哦……」

「啊……啊……」

「啊……呢……唉……」

來如風兩口便把肉乾吞下肚，他明白，裡面有對男女在好合。

這可不能大吼一聲打散人家的「美夢」，這很缺德呀！

雖然不去打散一對鴛鴦，偷偷的看看應該是可以的了，只要不驚動他們。

來如風身子矮了半截，貼着土窖洞斜目看。

他看到了，嚄，嚇一跳。

先是看見洞口裡面有一堆火，火堆之上架着一個橫棒子，有兩隻山鷄正在火上烤，那紅了的小鷄肉還滴油吶。

來如風無心看這些，他常如此煮食。

他看的是窖裡面，火光照着一男一女兩個人。

男的抱緊了女的不動了，雙腿直哆嗦。

女的便在此刻用雙手托住男的臉頰吻又啃的直叫好。

於是，來如風看清楚是何人了。

只一看清是何人，來如風便再也忍不住的哈哈笑了。

「哈……」

笑，當然會出聲了。

「誰？」

「誰？」

男的叫，女的也一樣的叫起來。

這男女二人一邊叫一邊急忙穿褲子。

來如風開口了。

「二位，別急呀，小心中風不能動。」

「噗嚕」之聲傳來，土窖內奔出兩個握刀的人直往來如風衝去。

「噹！」

「啊！」

男的幾乎挨鐵棒，那女的已驚呼了。

「是你，來如風！」

男的一聽是來如風，不衝了，他退到女的身邊，雙目之中流露出既是驚又是怒的神色。

「你……來多久了？」

來如風笑道：「很久了。」

男的吼道：「你都看見了？」

來如風道：「娘的，你們可以亂搞男女遊戲，我就不可以瞧瞧呀！」

女的尖聲道：「你……缺德呀！我會告訴我姐的。」

這女的，嚄，敢情就是萬家莊的萬二小姐，「半敞門」萬小彩。

那男的當然就是「花花公子」梁上青了。

* * *

原來萬小彩與梁上青二人自與袁天行搏鬥受傷以後，兩個人逃入密林中，却偏巧發覺大樹上有人拴了一隻大蔴袋當兜床，這二人忍着痛苦躲在上面了。

天下的倒楣人都不幸，二人才剛睡在樹上面，不料席美姬找來了。

席美姬不找梁上青，她找的是來如風，於是梁上青與萬小彩二人合力又與席美姬幹上了。

他們二人受了傷，便不受傷也不是席美姬的對手，被席美姬的打狗棒打得落荒而逃。

二人這一逃就是一百里，再也不敢到老爺嶺了。

偏就這麼巧的找到這個土窖，他們二人又饑又餓，身上還有傷，就在這土窖中休養吧！

算一算這日子，已有四天了。

不料來如風經過此地，雙方這才碰上了。

* * *

萬小彩大叫要告訴她姐萬小紅，來如風一聲冷笑，他「呸呸呸」連呼三聲呸，道：「我倒楣呀！」

萬小彩道：「你倒什麼楣？你

偷看……」

來如風道：「萬家二小姐呀，你沒聽人言，人若要倒楣，那是有預兆的。」

他涎着臉，嘿嘿道：「出門踩在牛糞上，走路鳥糞落頭頂，野地遇上男女睡，山中看到蛇交配，這些只要碰上一件，就會倒楣，我這是在山野地發現你們二人那麼的哼呀嗨的亂搞一通，我倒楣呀！」

萬小彩跺脚叱道：「你……氣死我了！」

梁上青怒道：「來如風，別過份逼人，欺人太甚！」

來如風一聽火大了！

「你們兩個不知死活的東西，我沒有在你們慾火燒得最旺的時候出手收拾你們，那已經是仁至義盡了！」

他重重的哼了一聲，又道：「娘的，天就要塌了，萬家莊就將淪爲萬劫不復之地了，你們兩個還在這兒搞這些惹人眼睛冒火的勾當呀！」

萬小彩吃驚也忿怒的道：「來如風，你說甚麼？」

來如風道：「萬家莊就快完了！」

梁上青拉過萬小彩，道：「姓來的只會叫人啼笑皆非，他的歪點子一籮筐，別信他的話呀，他放狗屁，咱們聽了他的狗話準上當。」

萬小彩道：「我爹他們就快來了，他這是開咱們大玩笑，鬼才信他的話！」

來如風道：「再不聽我的話，你們將變成是鬼了！」

梁上青氣得直瞪眼，他明白，憑自己的武功絕非來如風的對手，便是加上個萬小彩也不行！

他這是暗中咬牙在忍着，而萬小彩……

萬小彩早就按捺不住了。

「來如風，別以爲我姐喜歡你，你就可以過份了，出去，就不信咱們兩人打你不過！」

來如風身子一閃，手又伸，冷笑道：「好哇，想打架不是？」

萬小彩躍出了土窖，那梁上青也跟着跳出外，只不過梁上青拉住萬小彩，道：「小彩，別衝動，咱們先聽聽，他憑甚麼說萬家莊快完了！」

萬小彩氣得臉色泛青：「來如風，你說！」

來如風遙指百里外的老爺嶺，道：「七王爺的寶藏全是假的，那陵園是個坑人陷阱呀，如今袁天行五人全被囚在陵墓裡，那個姓和的老傢伙已率領大批韃子兵殺奔西陵堡去了，我聽得清，姓和的對大批韃子下達捕殺令，血洗西陵堡與萬家莊，他們這是一網打盡江湖人，然後往南邊去平亂！」

他咬咬牙，指着吃驚的二人，又道：「我這話你們若不信，你們就是王八蛋！」

「怎麼辦？」萬小彩驚道。

來如風道：「妳說怎麼辦？你們應該怎麼辦？」

萬小彩道：「來如風，你怎麼不早說呀？」

來如風道：「早說妳更恨我了！」

他這話有意思，正在打得火熱的男女二人，當然忘了一切的演奏着做愛的進行曲，那是不容許外人打擾的！

忽然，梁上青哈哈大笑了！

來如風不高興的瞪一眼。

萬小彩急道：「上青呀，人家急死了，你還笑！」

梁上青道：「我忍不住呀！」

萬小彩道：「忍不住甚麼了？」

梁上青道：「聽說袁天行那老兒與席美姬二人被囚在陵墓之中，再加上小脚和尚與成青，這些人全完了，妳說，我怎麼會不發笑呀，哈……」

來如風叱道：「娘的，幸災樂禍不是？」

梁上青道：「對於一個敵人被囚，我能不樂嗎？何況一下子完了四五個，姓來的，換是你只怕你已樂昏了！」

來如風道：「如果再加上我一個，梁上青，你會不會樂死呀？」

梁上青立刻回應：「會！」

來如風叱道：「你這小子倒也誠實，只不過，嘿……」

萬小彩猛可裡尖聲道：「別胡扯了，我要回家了！」

來如風道：「那妳聰明！」

梁上青道：「小彩，你眞信他的鬼扯？」

萬小彩道：「不信也得信！」

梁上青道：「妳走了我怎麼辦？」

來如風似乎知道萬家莊的人不喜歡梁上青，而梁上青曾被萬寶山用繩子綑在柴房裡！

萬小彩不知如何是好！

來如風却冷笑道：「花花公子，你這小子怎麼如此說話呀！」

梁上青道：「要怎樣說話？」

來如風道：「萬寶山的二姑娘已經同你睡過了，好歹也算是萬家莊的未來女婿，怎麼了？女婿怕見丈人哪！」

梁上青道：「萬寶山不認我呀！」

來如風道：「那是你的作爲令人厭惡，如今萬家莊有危難，你如果在這節骨眼上爲萬寶山出力氣，爭面子，娘的，你就是萬家莊的女婿了！」

他此話一說，萬小彩也直點頭。

梁上青道：「萬一萬寶山仍對我不客氣……」

來如風道：「你他娘的怎麼不開竅呀，天下那有人出手打幫助他的人呀！」

梁上青思忖着，萬小彩已拔身往路上奔去了！

「上青，隨便你了！」

她走得眞快，刹時間已在二十幾丈外了。

那梁上青「咯」的一咬牙，對來如風道：「江湖上不少人上過你的當，來如風，就算我梁上青倒一次楣吧！」

他不等來如風開口，拔身便往萬小彩追上去了！

來如風眞想狠揍梁上青一頓，但他還是忍住了。

「娘的，如果不是爲了對付韃子兵，你看我今天怎麼收拾你！」

＊ ＊ ＊

來如風不去萬家莊，他拍馬直馳西陵堡！

出乎來如風意料之外的是，想不到和本初這批韃子兵竟會比他早到西陵堡！

來如風尚未到，便聽得一片喊殺聲，他怔住了！

他忘了，韃子兵個個馬術精，大隊人馬就如同龍捲風，兩百里地他們何需幾個時辰才跑完。

來如風下馬不走了，他找了一處高地往這處瞧，嚄，西陵堡火光衝天了！

＊ ＊ ＊

原來和本初率人馬直攻西陵堡，中途沒稍停，他似乎熟知「兵貴神速」這句話！

要知道，七王府中共有內總管與外總管兩人，內總管名叫戈幹，也是個心狠手辣的人，外總管便是和本初了！

七王陵園的設計並非眞的由和本初設計，那位眞的「西域巧匠」是甚麼模樣，只有七王本人才知道。

這眞是一個大騙局，更是要命的陰謀！

＊ ＊ ＊

來如風吃驚的把馬藏在林子裡，穩一穩他腰上的傢伙，拔身往附近的丘壑地弓腰撲去，只見西陵堡門已開，幾個西陵堡的男女豁命的同十幾個韃子兵狠幹着，有尖嗥聲傳來，好像是娃兒叫！

來如風聽得頭皮也炸了，慘吶！

＊ ＊ ＊

天就快黑了，西陵堡連堡主萬子才在內，他們原是受了傷，才剛傷養得差不多了，正準備召集人馬前往老爺嶺，因爲萬子才手中有着和本初繪製的七王陵墓圖！

萬子才是不會放棄盜寶的，把西陵堡的可用之人全都集中在一起了，算一算也有八九十人之衆。

萬子才也相信，他如此大張旗鼓，絕不會再怕袁天行那幾個人。

他是抱定必勝把握的！

這一晚西陵堡也備了大魚大肉的上好酒席，全堡的人先吃個痛快，然後連夜往兩百里外的太行山老爺嶺走去！

人多夜行軍，誰會知道這批人是西陵堡的人！

萬才才早就準備大幹了，到時候如果沒辦法弄開陵墓，他便命人挖掘，他有的是人！

不料西陵堡內的人馬剛剛吃飽喝足要出發了，突然間守堡樓門的堡丁奔進正大廳上來。

「稟堡主，外面來了一個人！」

「來了甚麼人？」

「好像是上一回被人中途救走的韃子！」

萬子才一聽，猛一楞，道：「甚麼？韃子？」

那漢子道：「就是那個老韃子呀，曾爲咱們繪過一張地圖的！」

萬子才道：「和本初？」

「就是他。」

「他一個人來嗎？」

「只見他一個人，騎着馬。」

萬子才哈哈一笑，道：「娘的，送上門來！」

西陵堡師爺尹正道：「這事有些反常，堡主，咱們不可不防呀！」

萬子才道：「防他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老人？嘿！」

他把手一指，對那大漢道：「叫他進來，也許……也許這老小子想開了，打算同咱們一起去弄上兩件寶物吶，哈……我就說嘛，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呀！」

那漢子回頭就往堡外走去。

師爺尹正又道：「咱們還是多加小心才是！」

萬子才道：「咱們這就要出發了，帶着這老小子前往，咱們省事多了！」

尹正道：「小心他把咱們帶入死地！」

萬子才道：「那他就先死吧！」

大廳上大伙等着和本初的來臨了！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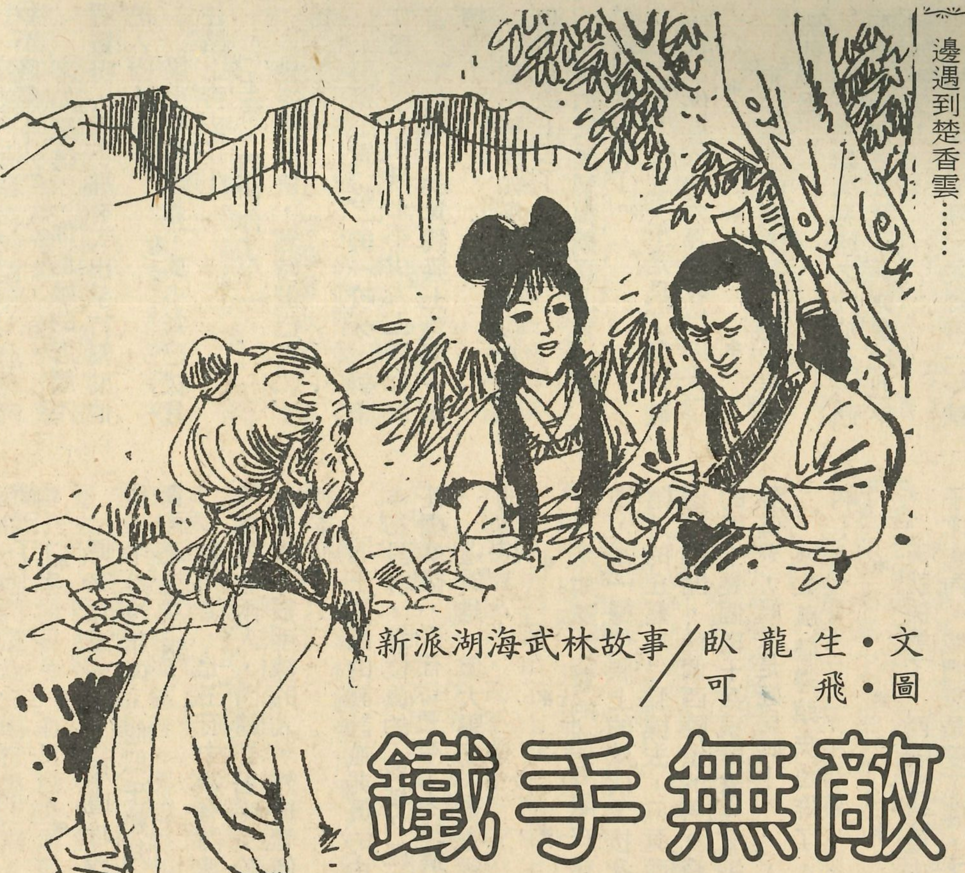
那漢子奔到堡門下，他大聲吩咐：「開門，放外面的和老先生進來！」

「吱吱」聲起處，兩扇既厚又高大的堡門被四個大漢向兩邊推開了。

傳話的大漢站在中央對堡外騎在馬上的和本初直招手，道：「進來吧，咱們堡主正等在大廳上吶！」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蕭越的身份經龍天南證實後，整個孤堡之人與奮莫名。蕭越因與奮喝酒醉了，誤將蘇小羽當成玉潔同牀共眠，蘇小羽坦告其是西域索薩藍圖的公主。龍天南帶堡主去見老堡主生前的好朋友「遠香閣主」，詎料閣主一見蕭越之面，便抱着他哭泣，却被蘇小羽撞見，忿而離開，蕭越因追小羽，竟然在金陵秦淮河邊遇到楚香雲……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鐵手無敵

孤詣罡氣殺淫魔　無限相思湧心頭

而冰清的功力雖是較弱，但她使毒的本領却是極高，簡直是令人防不勝防。

而此刻寒雪兒又能以一己之力，力拚「天魔居士」，立時使空晦大師一干人等有了轉機。

倏地，兩聲長嘯遠遠傳來。

「天魔居士」面露喜色，他驀地發出一聲長嘯，與那兩聲長嘯遙相呼應。寒雪兒心頭一沉，她知道幽靈教又有高手趕到了。

她心念動間，那兩條人影已瀉落場中，但見那人所到之處，慘叫聲不絕。

寒雪兒不由驚怒之極，叱聲道：「用『寒月梅花陣』絆住他們！」

她話音剛落，那兩人已奔到她跟前。

「哦！」「啊！」

「大哥，這該不是天女下凡吧？」

「嘿，嘿，想咱們『溫柔雙劍』一生不知玩過多少女人，這等傾國傾城之貌倒是頭一次見到。」

「天魔居士」知道「溫柔雙劍」兄弟兩人好色，不由笑道：「兩位，既然這般看重，老夫成人之美，便交給你們了。」

話音未了，人已倒躍而出。

寒雪兒正要追上，「溫柔雙劍」攔住了去路道：「美人，那老傢伙沒味，還是我們兄弟能讓妳享盡人生之樂……」

「住口，無恥淫徒！」寒雪兒氣得鳳眉倒豎，長劍凌厲無比地攻出。

「溫柔雙劍」兄弟同時出手，雙劍合璧，威力極大，不過五十餘招就已令寒雪兒香汗淋漓，嬌喘吁吁了。

「大哥，美人兒好像有些累了。」

「沒關係，等她累倒了，咱們哥倆包管把她服侍得好好的。」

這兄弟倆，你一言我一語的，令寒雪兒又惱又羞，只是她適才力拚「天魔居士」，如今又與這兩名難惹的魔頭纏上，功力損耗甚巨，她已感力不從心了。

空晦大師猛然高叫一聲，道：「各位兄弟，報答老堡主大恩之時到了，拚啊！」

他銀髮白鬚，身上鮮血點點，這一聲高叫顯得極爲悲壯。

羣雄齊聲呼應，頓時這支疲頓之師再度爆發出生命力，羣雄個個如猛虎下山一般。

「天魔居士」冷哼道：「困獸猶鬥，哼！老夫倒要看看你們到底能夠鬥多久？」

說着，他一雙肉掌運足功力，殺向羣雄，所到之處，慘叫之聲不絕於耳。

寒雪兒此時已經左支右絀，可

是「溫柔雙劍」並不想殺她，因此沒有下殺手。

可是寒雪兒知道最後的結果是什麼，這兩兄弟都是江湖上淫名久著之輩，落到他們手中……

「今日想是不能倖免了。越哥，咱們來生再見了！」

寒雪兒心念動間，猛然間揮劍割向自己的咽喉……

「住手！」一聲長嘯，這個熟悉的聲音使寒雪兒停住了手。

「越哥……」她大叫道。

* * *

正當寒雪兒絕望想自盡之時，一聲叱喝「住手！」傳來，聲到人到，來人一身黑色勁裝，如玉樹臨風一般卓立場中。

整個場面立時停住，所有的人全都把目光投在了這個黑衣少年身上。

「蕭堡主！是蕭越堡主到了！」余莫塵喜極叫道。

「越哥……」寒雪兒一聲急呼，便閃電般地奔向蕭越。

「溫柔雙劍」齊齊攔住道：「美人兒，別走啊……」

寒雪兒怒極了，長劍急攻而出。

「雪兒，妳退下！」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來，一條人影已攔在她與「溫柔雙劍」之間。

「臭小子，你滾開，否則別怪我兄弟不客氣。」

寒雪兒怒視着兩人道：「越哥，這兩個無恥淫賊，你一定要殺了他們爲我出出氣！」

「天魔居士」插話問道：「你是蕭越？」

蕭越點點頭道：「不錯，本座正是『孤堡』蕭越！」

「天魔居士」微一頷首，道：「好極了，教主正要找你，你却送上門來，本護法今日可要擒你回去。」

蕭越一笑道：「閣下儘管動手！」

「天魔居士」一呆：「怎麼你不出劍？」

蕭越看了一眼手中寶劍，微笑道：「我出劍之時，那便是你斃命之時！」

「天魔居士」聞言大怒，江湖上敢對他說這種話的人，他只見過兩個，那就是幽靈教教主韓威雲和二十年前名震天下的「孤堡」堡主蕭廷深。

「好小子，老夫不信你有你老爹那麼狠！」

蕭越道：「那你不妨試試！」

「老大，你還與他囉嗦什麼？你纏住他，我們兄弟先把這美人兒擒住再來幫你。」兄弟倆話一說完，人已奔向寒雪兒。

蕭越欲待攔阻，「天魔居士」已然發動攻勢。

寒雪兒一見「溫柔雙劍」心中就有氣，雖然她明知不敵，但想蕭越很快就能解決「天魔居士」前來幫她的。

這兩堆人一打起來，其餘人等也立時動起手來。

「溫柔雙劍」情知蕭越武功極高，以「天魔居士」之力，絕對不是他的對手，他們此番出手，不遺餘力，勢必要拿下寒雪兒，好去幫「天魔居士」。

寒雪兒這才發現這兄弟倆雙劍合璧的眞正威力，不由大驚，一劍未能封住，雙劍已攻到身旁。

「噹噹」兩聲，雙劍全被格開，「溫柔雙劍」一呆，他們實在料不到這一必勝之擊居然功敗垂成，一抬眼，瞧見一名黃衫少女卓立寒雪兒身旁。

「二弟，今日咱們兄弟當眞艷福不淺，這又是從那兒飛來的絕代佳人？」

「大哥，別管它，咱們今日正好一人一個！」

「溫柔雙劍」說完，齊齊撲上。

寒雪兒同樣沒有想到自己能夠倖免，不由向黃衫少女謝道：「多謝姑娘，請問姑娘是……」

黃衫少女一笑，道：「雪兒姑娘，不用客氣，我是楚香雲！」

「哦！原來是香雲姊姊。」

兩人立時聯手對付「溫柔雙劍」。

這邊的「天魔居士」已支持不住。

蕭越冷冷一笑，驀地寶劍出鞘道：「我說過，我出劍之時，便是你們斃命之時。」

聲落劍揚，「大周天幻影劍法」中最厲害的殺招已攻向了「天魔居士」。

「天魔居士」心頭大駭，狂叫一聲，道：「老夫與你拚了！」

於是，他使出十二成功力，雙掌急劈而出！

蕭越倏地身形掠起，「太清罡氣」已然發出，一聲痛苦的慘叫傳來，「天魔居士」已被蕭越一劍劈成兩半。

「天魔居士」是幽靈教總壇十大護法之首，是幽靈教中有數的幾名高手，又是這次行動的頭領，他的死震撼了其餘幽靈教徒，他們全都打算逃走了。

蕭越身形一長，長劍揮灑而出，將逃得最快的幾個人誅殺於利劍之下。

空晦大師見狀，不由慨嘆道：「阿彌陀佛，少堡主果然是神武過人。」

與他對敵的「血雨金鈎」倏然住手道：「老寃家，敢情你投靠了『孤堡』，這位便是『孤堡』蕭越嗎？」

空晦大師一怔，道：「不錯，你想怎樣？」

「血雨金鈎」簡無血道：「我不與你鬥了，『孤堡』上代堡主蕭廷深有恩於我，我不想與『孤堡』作對。」

空晦大師大奇，道：「老堡主也曾有恩於你，怎麼我竟然一點消息也沒聽到過。」

「血雨金鈎」臉現愧色道：「這件事本就是見不得人的事，我又怎願公示於衆呢？總之，蕭老堡主對我恩重如山，我是不會與『孤堡』爲敵的。」

空晦大師道：「阿彌陀佛！早知如此，我又何必與你拚個你死我活呢？」

羣雄此時都已聚在空晦大師周圍，因爲他們的對手全都被蕭越纏住了。

此時，場中一百餘名幽靈教高手全都圍住了蕭越。

蕭越長嘆一聲，道：「看來今日我只有大開殺戒了！」

他緩緩舉起寶劍，「太清罡氣」已提聚起十二成功力，驀地，他發出一聲長嘯，寶劍橫劃而出，掀起了漫天劍花，化成一團光亮奪目的光球，這是武學中最至高無上的「身劍合一」的劍法。

這個光球所過之處，無往不利，無堅不摧，一百多名幽靈教高手在此之前都還生龍活虎地圍在蕭越身旁。

經過光球洗禮之後，無一人倖免。

光球逐漸暗淡，最後顯出肅然而立的蕭越來。

羣雄全被這至高武學所震懾了。

「溫柔雙劍」震驚之餘，加緊攻擊楚、寒二女，希望能夠擒住一人，以保他們全身而退。

但是，蕭越已經逼了上來，楚、寒二女同時罷手。

「溫柔雙劍」兄弟倆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知道今日難逃此劫了。

只見蕭越眉宇間泛起青青的煞氣，目光如電似地凝注在「溫柔雙劍」身上，稍頓，他緩緩舉起劍。

就在蕭越舉劍的一刹那，「溫柔雙劍」發起了攻擊，這是他們兄弟倆出道江湖以來，首次使用的雙劍合璧的絕妙劍法。

雙方在轉瞬間已交換了十幾個方位，彼此交手七、八十回合，「溫柔雙劍」仍未顯出敗象。

「溫柔雙劍」兄弟倆十五歲便闖蕩江湖，二十歲揚名武林，此後不知多少武林人物想要誅殺他們，都沒有成功。

甚至於「孤堡」上代堡主蕭廷深都未能找到這兩人的行踪。

「溫柔雙劍」兄弟倆雖都已年近六旬，但駐顏有術，還是像壯年一般臉容。

此刻，蕭越已和他們兩人鬥了三百餘招了，蕭越眉頭微皺，他實在沒有料到這兄弟倆雙劍合璧的威力如此之大。

驀地，蕭越以孤詣罡氣發出了問天指法，右手指力全部凝注劍上發出，而左手五指同時發出五道勁力！

銳嘯之聲連綿不絕，勁氣奪人心魄地發出了。

兩聲慘叫，勁氣穿透了「溫柔雙劍」的劍牆，也穿透了他們的肉體，指力在兄弟倆的右胸、小腹，左肩留下了三個洞，血從洞中泉湧而出。

「溫柔雙劍」臉色蒼白地相互望了一眼。

倏地，兩人同時出劍，不過，不是刺向蕭越，而是刺向彼此的體內。

兄弟倆抱在一起，道：「好兄弟，咱們死在自己的劍下也可瞑目了。」

這等死法確也悲壯之至，令人不由生出一股崇敬之情。

蕭越倏地長嘆一聲，道：「眞想不到『溫柔雙劍』竟也是這等血性之人。」

「越哥……」

蕭越抬眼一看，香雲、雪兒、冰清三人齊齊站在他的面前。

蕭越百感交集道：「雪兒、冰清，我很抱歉，讓妳們到處找我，眞過意不去。」

寒雪兒道：「越哥，沒關係的，我們願意。」

冰清只見蕭越一人，心中隱隱感到不安，她猶豫了一下，還是開口問道：「越哥，玉潔呢？」

蕭越一怔，長嘆了一聲，道：「一言難盡，稍時再敍吧！」

他走到空晦大師前道：「大師，你的傷……」

「少堡主，老衲沒事。今日天幸少堡主能及時趕到，否則，莫塵的苦心就白費了。」

「莫塵呢？」蕭越急問道。

「堡主，我……我在這兒……」

余莫塵在兩人攙扶下越衆而出，來到蕭越面前。

只見他身上鮮血沾滿了衣服，身上少說也有十幾處傷痕。

蕭越心頭激動地道：「莫塵，辛苦你了。」

他回頭又道：「冰清，妳是大國手，大夥的傷勢還需要麻煩妳了。」

冰清道：「什麼麻煩不麻煩？越哥要我做的事都沒有麻煩。」

說完，她便首先從余莫塵開始醫治起來。

白馬寺中血流成河，屍堆如

山，那是一點也不誇張的。

這一戰，幽靈教三百之衆全部覆滅，羣雄亦損失了過半人數，僅剩一百來人。

善後之事整整花了一天一夜，方算忙完。

在這一天之中，蕭越已對這一百餘人都熟悉了。

他很感動，這些人當年雖然都承受過他爹的恩惠，但二十年後，自己出面招之即來，爲自己甘灑熱血，這份情誼的確難能之極。

這一天忙下來，也的確夠累人的。

蕭越回到房中，閉目運功調息之後，方覺疲勞消除，正要起身出外察看，却見寒雪兒、楚香雲、冰清三人一起來到房中。

蕭越問道：「有什麼事嗎？」

冰清道：「自然是玉潔的事，她……她到底出了什麼事？」

蕭越長嘆一聲，便將大漠中自己如何中毒，如何毒發而亡，如何遇救脫險，玉潔爲救自己投身「蘭花教」之事細述了一遍。

楚香雲奇道：「蘭花教？這是個什麼教派？武林中從來沒有聽說過。」

寒雪兒道：「我們在塞外，曾遇到一些信奉蘭花聖母之人，這些人都自稱自己是蘭花聖母教的信徒，莫不是『蘭花教』就是蘭花聖母教嗎？」

「一定是的。」冰清雙目含淚。

她稍爲鎭靜一下，又道：「這個神秘的教派，妹妹在教中不知會怎樣呢？」

蕭越安慰道：「冰清，妳也別太難過，等中原事了，咱們還是要去找她的。」

「可是，我現在一刻也安不下心，我要去找她。」

「冰清，我知道妳們姊妹從未分開過，這兩次分別都是因爲我。可是，妳也不能急在一時，中原武林正值多事之秋，我是不能聽任幽靈教在江湖中唯我獨尊的。」

冰清氣極道：「可是你就不管我妹妹的死活了？」

因爲，她與玉潔是手足之情，自然極爲擔心，才一時方寸大亂。

她又氣極地道：「哦，我明白了，中原武林有楚香雲姑娘，你自然不在乎我妹妹的。哼，玉潔眞傻，她爲了你居然肯進入那神秘的『蘭花教』，却不知你心中早有所愛，她眞是太傻了，我也太傻了！」

冰清痛苦地說着。

「冰 清，妳 怎 麼 會 這 樣，我……」蕭越想勸她。

「你住口！我們姊妹爲了你，甘願犧牲一切，可是你却是這樣薄情，我妹妹爲你加入『蘭花教』，而你根本就不想把她找回，便獨自返回中原，甚至把我和雪兒姊姊也扔在大漠，你……」

「冰清！」蕭越大叫道：「妳不要這麼激動！」

他心中痛苦之極，冰清這樣罵他，實在令他傷心之至。

冰清點點頭，道：「不錯，我罵你又有何用？你不去找玉潔，我自己去。」

說着，她狂奔出房。

的確，玉潔與她姊妹情深，玉潔的離去對她的打擊實在太大了，她能不痛心嗎？

寒雪兒也急忙追了出去。

蕭越呆了，頹然地坐在椅子上，他忽然間覺得自己好累，幾乎要倒下了。

「越哥，別太難過。」楚香雲勸道：「冰清她是受到意外刺激，你別……」

「我知道。」蕭越點點頭道。

他頓了一下又道：「香雲，妳讓我一個人靜一會。」

楚香雲嘆了一聲，退出房去，正巧遇上寒雪兒。

她急問道：「雪兒，怎麼沒追上冰清？」

寒雪兒一嘆，道：「眞奇怪，明明見她朝西奔去了，可是我追了半天，居然連個人影也沒見到。對了，越哥怎麼樣了？」

楚香雲道：「他想一個人靜一會。其實，他並不是有意撇下妳們，獨返中原的，只不過玉潔之事當時對他刺激很大，他傷心之餘才返回中原的，之後又遇上了一系列事情，也就無暇顧及了。」

寒雪兒點點頭道：「其實我也知道，在越哥心目中，玉潔很重要，玉潔的離去，越哥的傷心並不在冰清之下，不過是他深埋於心底罷了。」

「妳說得不錯，這一點我也感覺到了。」

* * *

房中的蕭越默然坐在桌旁，桌子上放着一柄劍和一包青絲。

「越哥，你不要來找我，你不可能找到我，即使找到我，我也不可以隨你而離開『蘭花教』的。」玉潔那封信中的話又浮現在他的腦海裡。

「不！玉潔，我一定會去找妳，我絕不放棄妳。」蕭越自言自語地道。

* * *

在這同時，幽靈教總壇之中，韓威雲聽完了陳天雷的報告。

「蕭越，想不到你居然功力全復，放眼當今江湖，唯有你才是我唯一的勁敵，我眞後悔當初沒有殺死你。」

「師父，如今你也一樣可以殺

他！」

「不錯，我同樣可以除掉他，我不僅要除掉他，還要將武林中敢反對我的人通通除掉。天雷，傳告天下武林，本教定於下月十九日於七星坪大會武林同道，不來者本教將全力對付之。」

陳天雷莫名道：「師父此舉有意於翦除異己嗎？」

韓威雲笑道：「也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爲師此舉意在蕭越，他一定會來，來到我會讓他嚐嚐『劫月寒刀』的厲害！」

陳天雷驚喜道：「師父的『劫月寒刀』神功練成啦？天底下將再無一人是師父的對手了。」

「不錯，天雷，昨天我傳你的心法便是『劫月寒刀』第一層心法，你可要多多習練，不要辜負了爲師的期望。」

「弟子遵命。」

韓威雲倏地揮掌擊向窗子，「啊」的一聲慘叫從窗外傳來，兩人趕到屋外。

陳天雷一呆，道：「魔刀范護法！怎麼……」

韓威雲怒道：「范文遠！你膽敢偷聽，定是心懷異謀，速速說出主謀的人，否則，你身上的『劫月寒刀』傷勢發作起來可不好受。」

范文遠臉色蒼白，倏地從懷中摸出一物，按動機簧。

「陰風柔雨」韓威雲見機得早，一見范文遠摸出此物，他立時一拉陳天雷迅即閃開，「陰風柔雨」所發暗器全數落空。

范文遠大驚，這「陰風柔雨」只能用一次，他一咬牙，運功至掌中，剎時「陰風柔雨」化爲碎片。

「范文遠！你竟敢毀了本教的『陰風柔雨』！」韓威雲怒極，一掌擊向范文遠！

此刻，范文遠雙掌一翻，迎了上去。

「砰」的一聲，范文遠被震出七、八丈外，他半支着身子，望着韓威雲道：「可惜讓你躲過了……」

范文遠身形猝然倒下。

韓威雲餘怒未息地重重哼了一聲。

一條人影奔來，陳天雷急道：「秦護法，什麼事？」

「邪劍」秦不悔望了一眼地上的范文遠，道：「屬下接到訊傳，六大門派重組盟約，由江雲楓主盟。」

韓威雲冷哼一聲，道：「江雲楓老不中用，成不了大氣候，本座唯一勁敵乃是蕭越。」

說着，他語氣微頓，又道：「護法范文遠私盜『陰風柔雨』，刺殺本座不成，又毀了『陰風柔雨』，罪不容赦。」

「邪劍」秦不悔道：「范護法也眞是膽大包天，竟然敢做出這種犯上之事，本當處死才對。」

韓威雲道：「好了，這裡沒你的事了，你可以下去了。」

韓威雲看看遠去的秦不悔，不由慨然道：「十大護法只剩六個了，唉！看來我得物色新人了。」

* * *

洛陽，白馬寺。

寺內近來更見熱鬧，只是只有進去之人，却沒有出來之人。

寒雪兒飛鴿傳書，將寒月門中全部高手調來，而「孤堡」弟子也齊集於白馬寺中，「遠香閣主」亦率領屬下趕來了。

羣雄齊集白馬寺，少說也有二千餘人。

偏殿之中，蕭越正與衆人商議掃滅幽靈教之事。

龍天南道：「各位既然全力推崇堡主，我看不如共推堡主爲盟主，以免世人以爲武林盟主是江雲楓那老賊了。」

快刀門掌門人陳嘯宇道：「不錯，六大門派能結成武林盟，我們也同樣可以結盟。」

衆人皆點頭稱是。

蕭越起身道：「各位說得不錯，目前形勢，幽靈教欲獨霸江湖，六大門派的武林盟，想要與之抗衡，而我們團結起來的實力足以對付這兩股勢力的任何一股。」

語聲微一頓，目光掃過在座羣雄，朗聲接道：「本座認爲，咱們結盟是必須的，本座提議定名爲『霸王盟』。」

空晦大師道：「阿彌陀佛，『霸王盟』三個字最恰當不過，當今武林，也唯有堡主才能領袖羣倫，主盟武林！」

「遠香閣主」帶着欣賞的目光望着蕭越，心道：「越兒眞有廷深當年之雄風，『孤堡』重振江湖指日可待了。」

當下，羣雄定了盟規等諸多事務。

這一消息迅即在寺內傳遍，羣雄極爲振奮，尤其是「孤堡」弟子最爲欣喜，這預示着「孤堡」重振江湖的時刻來到了。

九名紅衣人來到白馬寺前，兩名大漢從隱身處閃出，攔住了紅衣人的去路。

「請問閣下是誰？」

爲首一名紅衣人道：「在下『孤堡』風無忌！」

大漢微一頷首，讓開了，問話的人便引着九名紅衣人走入白馬寺內。

紅衣人風無忌入寺之後，沒有看到一個人，但是他却感覺到陰暗處藏有高手，這等安排的確很高明，這使得外來的人根本無法摸清寺內的虛實。

風無忌不由暗暗佩服那位從來沒有謀面的堡主蕭越。

一行十人來到偏殿之中。

龍天南倏地站起道：「無忌，你來了！快，這位就是二公子堡主蕭越。」

風無忌向蕭越施禮道：「屬下『快劍堂』堂主風無忌，帶領『快劍八子』見過堡主。」

蕭越起身道：「風堂主好說，『快劍堂』職責所在，風堂主一定有事！」

風無忌怔了怔，道：「不錯，屬下最近查到，幽靈教定於下月十九日在七星坪大會天下武林同道。」

龍天南道：「竟有這等事？哼，本盟正好趁機掃滅幽靈教。」

風無忌看了一眼坐在楚香雲身邊的龍小影，那知龍小影頭一偏，看都不看他一眼。

風無忌心中納悶道：「小影怎麼了？」

「風堂主，你一路辛苦了，如今在座各位都已結成了『霸王盟』，從此便是一家人了。伍護法，你帶風堂主下去歇息。」

「魔爪毒刀」伍天時應了一聲，便領着風無忌等人走出了殿門。

風無忌臨走又回頭瞧了龍小影一眼。

「原來如此，風無忌想是愛慕着龍小影的。」蕭越看在眼裡，心中頓時有了打算。

* * *

「風堂主！」蕭越走入風無忌的房間，正見他躺在床上出神。

風無忌一見是蕭越，立時翻身而起，道：「屬下見過堡主！」

蕭越不禁含笑道：「這裡不是辦公事之所，不必如此稱呼，你比我大，我稱你一聲『風大哥』可好？」

「屬下不敢！」風無忌猜不透蕭越來此目的何在。

蕭越含笑道：「風大哥，我說過你不必拘泥，有一件事我想問你。」

「堡主有什麼事，但請詢問。」

「風大哥，這二十年來，你爲『孤堡』可以說是風來雨去，不畏艱難，不懼強敵，『孤堡』能有今天這份實力，有你的一份功勞。」

「屬下身爲『孤堡』弟子，理應如此，絕不敢居功。」

蕭越道：「二十年，人生有幾個二十年？風大哥，你心中可有喜歡的女孩嗎？」

這句話問得實在突然，令風無忌語塞了半天。

「堡主……屬下，屬下身爲『孤堡』的弟子，『孤堡』未復，我何敢談婚論嫁呢？」

「風大哥此言差矣，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如今已有二十七、八，爲『孤堡』在刀光劍影中過了十年。如今，我『霸王盟』人才濟濟，破滅幽靈教指日可待，『孤堡』自然也就恢復了。」

蕭越說到這裡看了風無忌的神情，心下明白了。

接着又道：「風大哥，我知道你心中早有合適之人，如果你不好意思開口，那麼這個大媒我做定了。」

「你知道？」風無忌詫然道。

蕭越笑了笑道：「我看得出來，你很喜歡龍小影，是不是？」

風無忌一怔，臉紅道：「是的，不過……」

「不過什麼？」蕭越含笑道：「風大哥，你與小影很合適，她是龍總管的獨女，而你是風三叔的愛子，當年龍虎風雲四大總管可是江湖上敬仰的高人，他們的後代能成親，那是最好的事了。」

風無忌道：「好倒是好，只不過小影是怎生想法，我却不知道。」

蕭越道：「風大哥，你只管放心，這件事我既然過問了就一定辦成！你靜候佳音吧！」

* * *

同時，在龍小影房內。

楚香雲也在探問龍小影。

「小影，這麼說你們也是一起長大的，這叫做青梅竹馬，兩小無猜……」

「香雲姊，妳不要胡說嘛，風大哥的心事我從來都猜不到的……」

楚香雲一笑道：「小影，妳說心裡話，對於風無忌，妳是怎麼看的，又是怎麼想的？」

龍小影猶豫了半天，道：「說實話，他的確是個不錯的人，心地好，又很會做事，本來我一直都認爲自己心目中愛他，可是……哎呀，我不說了。」

楚香雲微微皺眉道：「可是什麼呀？莫非妳發現自己並不愛他？」

龍小影爲難地道：「不是，唉，總之，我自己也說不出是否愛他，香雲姊，妳別問了吧！」

楚香雲心頭泛起了疑雲，道：「莫不是因爲蕭越，才把她的心給攪亂了？」

她起身告辭了龍小影回到房中，正見蕭越在房中等着她。

「怎麼樣？有希望嗎？」

楚香雲道：「本來是有希望的，只是因爲有人突然插入，使龍小影的內心泛起波瀾，她不知是否愛風無忌了。」

蕭越道：「什麼人攪亂她的心呢？」

楚香雲盯着蕭越，蕭越問道：

「香雲，妳看我幹什麼？」

楚香雲一嘆，道：「越哥，那個人就是你！」

「是我？」蕭越頗爲吃驚。

蕭越道：「我竟有這麼大的魅力嗎？」

「不管你信不信，我都是這句話。」

楚香雲微頓，又道：「解鈴還需繫鈴人。我看，只有你親自去對她說明，才會使她幻想破滅，回到現實中來。」

蕭越一嘆，道：「好吧，唉！有時太多情了也不是好事！」

他說完便走了出去。

「多情反被多情誤，越哥他的心目中有我嗎？」楚香雲心中昇起了一片疑雲。

* * *

龍小影獨坐房中，對着燭火喃喃自語：「龍小影啊龍小影，妳這是自作多情，既然說恨人家，怎又說愛他呢？他身邊已有香雲、雪兒，又怎會想到妳呢？風大哥對妳鍾情，妳該接受才對啊！却偏要自尋煩惱。蕭越，你這個壞蛋……」

「小影，妳又在背後罵我了！」

蕭越推開了房門。

龍小影嚇了一大跳，站起身來，嗔道：「你……你幹嘛要偷聽……」

「沒有啊！我正好來到了門口，這可不算是偷聽。」蕭越含笑道：「小影，妳在背後罵我，我怪妳。」

蕭越言語微頓，道：「不過……」

龍小影問道：「不過什麼？」

蕭越道：「不過呢，我仍然要替妳做媒！」

這一句單刀直入的話，令龍小影一呆。

片刻，她又問道：「做媒？你要幹什麼？」

蕭越道：「小影，我瞧妳與風無忌很相配，所以想做一次月下老人。」

龍小影立時明白了，何以適才楚香雲會那樣問她呢？

龍小影道：「我可不想嫁人！」

蕭越笑道：「莫非妳想做尼姑？只怕妳爹不會答應。」

龍小影道：「誰要做尼姑？爲什麼你突然對我和風無忌的事熱心起來了？」

蕭越道：「我做爲一堡之主，自然要體察下情，既然知道有這麼一對天合地對的情侶，自然要撮合囉！」

「你！」龍小影氣得說不出話來。

「小影，」蕭越柔聲道：「其實我知道妳的心，不過妳應該明白這是不可能的。風無忌對妳眞情一片，妳應好好把握，這是妳一生的幸福關鍵，妳仔細想想吧！」

蕭越說罷，轉身離去，留下龍小影一人痴立着。

蕭越剛回到自己房門口，便見「血雨金鈎」簡無血急急奔來。

「簡護法，有事嗎？」

「血雨金鈎」道：「屬下已經查過了，七星坪周圍空曠之極，不是埋伏的好地方，而且也沒有埋炸藥。」

「哦！這麼說來，韓威雲此番是要以武功懾服羣雄了。」

「屬下也這般認爲，這次屬下能夠探查成功，全是得『幽靈教』總護法『邪劍』秦不悔之助，屬下很奇怪他爲何助我，而且他還將一封書信交給我轉呈於盟主。」

簡無血將信遞給蕭越，蕭越一笑道：「簡護法辛苦了，下去歇息吧！」

「是，屬下告退！」簡無血轉身離去。

蕭越進入房中，點燈將書信看了一遍，不由拍案道：「好毒辣的韓威雲。唉！可惜范文遠爲我而亡，『劫月寒刀』神功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武學？它眞能擊敗我嗎？」

「秦不悔絕對不會說假話，看來七星坪之會，不是件容易對付的事，我要重新估計韓威雲了。」

「什麼人？」蕭越倏地掠出房，但見一條人影急速向西南方向掠去，「我倒要瞧瞧你能否跑得過我！」

蕭越猛提一口眞氣，身形急速追了下去。

這一追直追出三十餘里，他暗暗佩服來人的輕功，能夠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入白馬寺，絕對不是等閒之輩。

蕭越忽見前面那人停住了。

蕭越追上去道：「閣下是誰？」

那人緩緩轉過身來，卸下蒙面紗巾……

「韓玉華，是你！」蕭越重重地哼了一聲，轉身欲走。

「蕭越，你站住！這次我來不是爲了別的，而是七星坪之會我爹一定會勝利，你將不是他的對手。」

蕭越頭也不回地道：「妳不用威嚇我，不管我是不是韓威雲的對手，我都會去七星坪，而且，七星坪之會，韓威雲死定了。」

韓玉華長嘆一聲：「既然你執意不信我的話，我也無法，不過『劫月寒刀』的確是一種極爲霸道的武學，專破各種罡氣，你的『太清罡氣』亦在其中，我只是給你個警告，另外，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

「快說吧！本座已有些不耐煩

了。」

韓玉華目光倏地閃出點點淚光，淚水從臉頰上流下來：「蕭越，我已爲你產下一子，你給他取個名吧！」

蕭越大驚，倏地轉過身來，道：「妳說的是眞的？」

「不錯，是眞的。本來那回我們相見，我就打算告訴你，可是沒想到我爹利用我，使你喪失武功，後來竟然忘了告訴你。」

蕭越道：「妳帶我去見見我兒子！」

韓玉華呆了呆，轉身奔去，蕭越跟了過去。

兩人奔馳了三天，來到河南、湖北交界處。

蕭越猛然一窒，道：「妳竟然……竟然住在這裡。」

原來，他們來到了蕭越當初和韓玉華生活時住的那幢山脚的木屋前。

「不錯，這裡是你我定情成婚之處，曾有過一段美好的時光，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韓玉華滿含深情地道。

「娘……」一條人影電閃而至：「咦！爹，是你，你可回來了。」

「小偉？」蕭越怔住了。

「小偉也算是你我愛情的見證，我待他如親兒子一般。」

木屋已重新修繕過，而且又加蓋了好幾間，一名婢女模樣的人走出木屋，見到韓玉華，不由歡叫道：「小姐，妳回來了！」

頓時木屋中奔出十幾名少女，圍住了兩人。

「這些女孩都是我親手從教裡調出來的，我不想讓她們在『幽靈教』，免得與你作對。」

蕭越生硬地道：「我兒子呢？」

韓玉華領着蕭越進了木屋，走入內室。

只見一具搖籃放置在床邊。

蕭越來到搖籃邊，只見一名嬰兒正睡得香甜。

韓玉華道：「他長得多像你啊！」

蕭越道：「我倒希望他像妳！」

「爲什麼？」

「如果像妳，那麼將來他一定不會被女人欺騙！」

「越弟，你……」

蕭越仔細地看着兒子，他心中波動着一股從未感受過的情感，這是父親看到兒子時才會有的情感。

「兒子，原諒爹不能照顧你！爹還有許多事要辦，等辦完事之後一定來接你，你生於這種環境，爹希望你永遠快快樂樂，逍遙自在。爹就給你取名『蕭遙樂』吧！」

蕭越俯身在兒子額上親吻了一下，舐犢之情溢於言表。

蕭越站起身來，轉身欲走。

韓玉華傷心道：「越弟，你就這樣走了嗎？」

蕭越好像沒有聽見她的話，逕直走出木屋，屋外那些少女們好奇的望着他，他當作沒看見，身形倏地加快，轉眼走得無踪無影。

這是愛情的悲劇，抑或是什麼？

總之，夫妻反目，父子別離都是件令人傷心之事。

* * *

七星坪不過是一處荒野之地，空曠無物，實在算不上什麼好地方，一向是少有人跡。

但是，今天這裡却突然熱鬧起來了。

天下武林羣雄齊集於此，這是自從「幽靈教」立足江湖，君臨武林一年來最大的武林盛會。

三山五岳，天南地北的武林人物都趕來了，因爲，「幽靈教」那句「不來者，本教將全力對付之」的話迫使他們不能不來，不敢不來。

「幽靈教」橫掃六大門派及「楓葉山莊」，一舉稱雄武林，所到之處，莫不所向披靡，俯首稱臣。

沒有人敢把「幽靈教」那句話當成耳邊風。

而且，據傳六大門派重組「武林盟」，意欲在會上向「幽靈教」發難，這使得許多孤直高傲之輩也來了，好奇之心人皆有之。

更何況，還有傳聞「孤堡」將重現武林呢。

羣雄齊集，「武林盟」也到了，各大掌門簇擁着江雲楓來到七星坪，佔據了東北角的桌椅。

只是那傳聞中的「孤堡」堡主蕭越却未現身，「幽靈教」教主也沒現身。

大會預定於午時三刻開始。

羣雄紛紛議論着，揣測着。

驀地一條人影瀉落場中，坐在尚無人敢坐的正對着主席的桌椅中央。

數千雙眼睛一齊凝注在這人身上，只見他一身白衣，臉上也套着白色面罩，渾身上下透出一種詭秘的氣息。

一名「幽靈教」徒奔至他面前，問道：「請閣下報名！」

「討債鬼！」白衣蒙面人朗聲道。

「幽靈教」徒轉身奔去。

羣雄皆議論紛紛，都認爲此人便是那位「孤堡」堡主蕭越。

猛聽三聲鐘響，七條人影瀉落在主席位上，爲首一人便是「幽靈教」教主韓威雲，其餘六人都是總壇大護法。

韓威雲目光掃過全場，頓時全場鴉雀無聲。

韓威雲目光在白衣人身上停了停，又掃視了過去。（未完・十三）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胭脂奴

上文提要：斷劍老人白不光因與屈仙姑結不成夫婦，幾十年來獨守龍門峽山洞中煉劍，故有斷劍老人之稱。他爲屈仙姑的秦川幫製造了鋼丸兵刃。此日於河岸，屈仙姑之子手執鋼丸欲取其命，因白不光洩露了秘密，白不光求屈思仁發誓，是其母要取他老命，結果白不光上當毅然跳進黃河，生死關頭之際，白不光却有了新的決定……



諄諄善誘耳邊風　苦苦相逼命歸陰

鐵豆子諂媚道：「是好笑，哈……」

小叫天一瞪眼，鐵豆子急忙以手捂口不笑。

却又聽小叫天道：「可笑還在其次，等咱們抄了秦川幫老巢，他們不難知道我小叫天的厲害了。」

於是，小叫天一拍鐵豆子的肩頭，哈哈大笑起來！

鐵豆子也笑了，因爲他見小叫天笑，他不能，也不敢不笑，當然小叫天是因爲心中的如意算盤正敲得脆響而發笑……

這天方溫中尚未趕到潼關，却在一條山道上，遇見了從太行山那面轉過來的馬嶺關秦家寨的人。

秦二壯、秦二國、秦二大兄弟二人，另外尚有總管秦和之，尚有一個山東口音極濃重的闊嘴大漢，經過介紹，才知道是頂頂大名的快刀關玉。

只見這人是個標準的山東大漢，膀寬腰細，身高七尺，雙手奇大，却不見他帶兵刃，胯下一匹關外大馬，一副雄赳赳樣子，在他身後，尚有五六個背着大砍刀的，那刀把上的紅緞綢子迎風抖動，更顯得幾人威猛，那樣子使人想起了山東響馬，不過他們並不是響馬，而是快刀關玉的手下。

秦二壯一見來了方溫中，不由高聲歡叫道：「方大俠也來了。」

哈哈一笑，方溫中翻身下馬。

於是，一衆人等到了一片山邊林中相偕坐地。

秦二壯招呼總管秦和之把酒袋取過來，大家先潤潤喉，這才激動的對方溫中道：「方大俠，咱們江南回來後，我在大名府順便邀來了關大俠，當時關大俠正要出關，到關外押一趟山貨呢，一聽說秦川幫要興風作浪，當即把事情交給手下去辦，帶着他的得力人手，跟我上路。」

他喝了一口酒，又道：「事情說來也眞是湊巧，就在那天二更不到，我們一行趕到我那秦家寨的時候，才過了寨前那條半里寬溪流，寨墻外就聽得一片喊殺聲，我們一行衝過去看，正遇見四個戴瓜皮帽的相公，舞動手中鋼丸，與我們寨裡的幾十個寨丁廝殺在一起……」

秦二壯喘了口氣，又道：「我一見是秦川幫的相公，不由高聲對大夥叫『住手』，只見那四個相公，却滿面不屑的樣子，而我們寨中已有幾個受傷，只是我秦家寨一向防守嚴密，就算是我沒有趕到，不見得他們就能抄了我的老家！

「於是，我就告訴他們，還是早日回轉鎖龍嶺，大家準備七月十五日八斗山一拚，想不到他們竟要我交出神偷毛幹，否則絕不離開。

「我當即告訴他們，要找毛幹，何不等到七月十五，況且毛幹又不在我秦家寨。

「可是那四個相公却自命不凡，有恃無恐，一副飛揚跋扈，橫行無忌樣子，早惹得關兄忍無可忍，立刻下馬準備給那四個年輕人一點教訓。

「正好我三弟二大，領了二十多名强弓手，早從寨裡衝出來，立刻迎着四人佈成陣式，準備亂箭射死他們！

「面對秦家寨上百人，且又有我們自外趕來，他們這才快快而去，不過我看得出來，他們走的十分不甘心！

「於是，我們把幾個傷的抬回寨裡，又把寨中防守特別加强，這才與關兄幾人跨馬南下。」

方溫中一聽，還眞替秦二壯捏把汗。

於是，他也把鎮江林浩然的遭遇詳細的加以說明，並說這次來，是爲了林浩然的兩個兒子，更爲了「大閃刀」花冲花大俠的兩個女兒，並且約定大家在長安外的灞橋相會。

秦二壯一聽，當即道：「三位灞橋相會，我等藍關等候，七月十五日大家八斗山十八盤嶺，重溫當年血戰舊夢！」

方溫中笑道：「何不同方某一同前往灞橋，一路上也好查尋林家兩個小兄弟的下落！」

「快刀」關玉當即道：「這樣也好，大夥盡早聚在一起，也好早早籌商對策。」

秦二壯自然不會反對。

終於一行人又登程了，只是他們一路出潼關入秦川，並未遇上可疑的人物，也未見到林氏兄弟，而使得方溫中黯然爲林浩然廣仁二人擔心不下。

就在一行人走出潼關的第二天，蔡龍王與毛幹，以及花氏姐妹，領着一幫太湖水寇，也來到了潼關，就在風陵與潼關的黃河岸上，蔡龍王毛幹等人又遇見了丁成濤。

大家把臂言歡，哈哈大笑。

花家姐妹也在笑，但却含有冷笑成份。

這天雙方面的人，就在這黃河岸邊的數艘大船上，開罈喝酒，大鍋燉肉，歡笑聲與河浪爭鳴，舉杯稱兄道弟，光景還眞的表現出一副相見恨晚的樣子。

也許蔡龍王酒興大發，突見他高聲叫道：「十二金剛全都過來！」

喝叫聲中，早見附近在一堆喝酒的壯漢，高聲應了一聲，幾個縱躍，已到了蔡龍王面前，數一數正好十二名。

只聽蔡龍王得意的對丁毛二人道：「前些時咱們吃了秦川幫鋼丸的大虧，幾乎老命不保，回去後，老子左思右想，這才想到一個絕妙的法子，如今我就叫他們演練一遍，也算是給大家助助酒興！」

丁成濤一笑，對毛幹道：「蔡兄不愧雄才大略，叫人佩服！」

毛幹也道：「能尅制鋼丸，可不簡單，就讓我等拭目以觀吧！」

這時候，端坐在附近艙裡的花氏姐妹，早已聽到，二人放下碗筷，坐在艙門邊觀看蔡龍王究竟研究出什麼絕妙的方法，能尅制住秦川幫的殺人利器——鋼丸。

於是大船上空騰出了一個五丈方圓的場子，所有的人皆集中在船頭船尾觀看。

十二名灰短衫褲壯漢，看上去本來是各自在肩上搭着一條布袋，突然間，十二個布袋口打開來，立刻就見每人拉出一副光滑無比的魚網，那魚網看來不大，但挽在網上的絲繩却有兩丈長，一網撒開，直徑五尺的網面散開來，發出「咻咻」之聲，光燦燦有如金陽當頭洒下來。

這時候只見十二個壯漢掄動空中旋動的漁網，繞圈遊走，看起來比之歌姬起舞，又見一番情調……

不旋踵間，金網疾收又撒，然後彼此交叉互爲迎撒，就在舞到分際，突又見這十二人在空中漁網的滾動中，各自掣出一柄鋼叉，分擊向不同方向，看上去是那麼的快捷，不由使得觀看的人，大聲喝起采來！

蔡龍王大樂，一拍毛幹肩頭，道：「怎麼樣，如果秦川幫再來，看我怎麼收拾他們。」

毛幹不解的道：「十二金剛陣如果眞能尅制秦川幫的鋼丸，咱們在樊城的時候，蔡兄爲何不用？」

蔡龍王一哂，道：「殺鷄焉用牛刀！」

於是一衆人大樂，立刻舉杯痛飲起來……

只是那躲在艙門邊觀望的花巧巧與花圓圓姐妹二人，却正在愁腸百結，不知在想些什麼！

難道她們眞的在想她們失散二十年的老父花冲？

雖然她們想些什麼，難以令人猜透，但他們的老父花冲，這位當年聲震關洛的大閃刀，却正在肝腸欲裂，欲哭無淚的催馬加鞭在秦嶺的山道之上……

他像在拾取當年那種轟轟烈烈搏殺場面，屹立在一塊突出的懸崖上！

馬在啃吃着地上的溼草，廣仁那寬鬆的僧衣，在山風的吹送中，飄起衣袂一片，遙望着八斗山的十八盤絕嶺，廣仁有着慨嘆，想不到秦川幫竟會捲土重來，當年虎牢關花家莊的毀滅，自己幾乎在快意的

報仇雪恨之後而自殺，所幸天可憐見，自己出家汴梁大相國寺，想不到自己的一雙女兒，竟還在人間，眞算得我佛慈悲！

廣仁就在這十八盤嶺上背手而立了半個時辰，今夜快馬應可趕着在藍關住下了，只是這一路趕來，並未見到可疑的篷車，心下自然相當失望……

也就在這時候，遠處有了馬蹄聲，只是聽起來好像只有一匹！

這會是誰呢？

廣仁從沉思中回到了現實，他轉身往山下彎道看去，只見一騎馬，不疾不徐，自藍關那個方向馳來，只見到這人蓄了一副呂仙鬍子，精神奕奕，胯下一匹白色川馬，筆直的朝嶺上馳來。

於是，又繞了一個山路彎道，廣仁看得更清楚了，只見是個身穿青色綢緞短衫漢子，大草帽頂在頭上，看不清他的面貌，連原來的鬍子也看不到了，只是這人好像沒帶什麼兵器。

終於，小川馬把那漢子拖到嶺上來，也終於令廣仁大吃一驚！因爲，那個窩藏在汴梁城馬道街老鳳祥大銀樓的「巧諸葛」令狐智，不知怎麼的，竟然會來到這八斗山的十八盤嶺上來了。

只見令狐智一開始，發覺一個和尚，看似遊山玩水般的遙望遠方，探勝尋幽一般的站在山崖上，他不由對這大和尚多看了一眼！

於是，他不由大吃一驚，不及翻身下馬，早自馬背上彈身而起，一個空心觔斗，人已卓立在廣仁前面。

「你……」

「阿彌陀佛！施主別來無恙！」

「你是花……」

「貧僧廣仁，卓錫在大相國寺。」

「巧諸葛」令狐智一怔，道：「不，你是『大閃刀』花冲，原來你沒有死！」

微微一笑，廣仁道：「施主不是也還活在這花花世界上嗎？」

令狐智冷冷道：「你以爲我在二十年前，就被你們砍殺在這十八盤絕嶺之上嗎？」

廣仁道：「過去是這麼想，不過自從你施主汴梁城大相國寺前一場搏鬥，最後又鬧個落荒而逃之後，貧僧才知道施主仍然在爲禍武林。」

「爲禍武林？」令狐智仰天哈哈大笑，又道：「令狐智不管你是當年的大閃刀也好，還是如今的廣仁和尚也罷，有一件事，却必需要加以釋明的……」

廣仁打個稽首，道：「貧僧正洗耳恭聽着。」

令狐智冷然道：「武林不統一，禍事日日起，那天不見血腥，秦川幫的宗旨就是把天下武林統一起來，在一個大纛之下共生共存，豈不比一盤散沙要好得多……」

哈哈一笑，廣仁道：「施主說的十分動聽，只是那統一武林的手段，却令天下人齒冷，你們那種順我者生，逆我者死的做法，又如何能令天下武林中人信服，而我……」

令狐智道：「你怎麼樣？」

「貧僧就是受害最大之人，當然受你們傷害的不只我一人而已！」

令狐智冷然一笑，道：「花大俠，這你就不懂了，要想統一武林而成霸業，掃除障礙那是必然手段，殺幾個人又有什麼大不了的！」

廣仁一嘆，道：「服人以德者，衆信之，你們却以武力征服，每到一地，鷄犬不留，比之强盜土匪還狠十分……」

他一頓之後，緩緩走近令狐智，而使得令狐智不自主的往後退了兩步！

廣仁道：「你們原本已被消滅，如得活命，就該體念上天好生之德，深山修心養性，平安的活下去，却不料你們凶殘成性，處心積慮，還要稱霸武林，領袖江湖，如果貧僧猜得不錯，你們這次捲土重來，必滲雜着報仇的火種……」

令狐智道：「不錯，是有復仇成份在，你姓花的修行二十春，難道不是不遠千里的來參與這次盛會不成！」

黯然一嘆，廣仁道：「不！貧僧已是出家人，不會再動刀槍，只是爲了一雙女兒，才千里迢迢的趕來此地……」

「巧諸葛」令狐智呵呵笑了。

廣仁見令狐智大笑，不由一怔，道：「施主爲何這樣發笑？」

「巧諸葛」令狐智道：「二十年前你已家破人亡，然後才然一身出家爲僧，怎麼還會有什麼一雙女兒，難道你六根不淨，又製造了孽種不成！」

廣仁臉無表情，道：「請施主口上留德，貧僧一雙女兒是在你們秦川幫當年血洗我那莊院時候失踪的，如今有了下落，貧僧特來一見的！」

令狐智一怔，却極爲巧妙的問道：「這麼說來，在下可得恭喜花大俠了，但不知兩位千金可曾見到？」

輕搖搖頭，廣仁道：「尚未見到！」

冷然的，却也是殘酷的一哼，令狐智道：「如果我是你花大俠，就捨棄這塵世的恩恩怨怨，心無旁騖的一心禮佛。」

廣仁道：「人非草木，豈能無情，出家人也難例外。」

令狐智當然知道花冲要找的人是誰，如今秦川幫正全力準備應付七月十五八斗山大會，也許就在這次大會上，秦川幫就能一舉而奪得武林盟主之尊，但却想不到當年關洛道上的「大閃刀」竟然沒有死而找上秦川來，顯然他在找花氏姐妹。

但那花氏姐妹是幫主跟前得力也得寵姑娘，怎能讓花冲去相認？

當然，這時候令狐智還以爲花氏姐妹已對林浩然的兩個兒子得手，正趕回鎖龍嶺呢！

他心念及此，當即又嘿嘿笑道：「事隔二十年，你花大俠能指出何人是你女兒？你那一雙女兒，又如何會對一個大和尚叫爹的。」

廣仁道：「天性是難以被邪魔所磨滅的，有道是父女心一根筋，只要我父女見面，貧僧不難會認得出來的！」

令狐智道：「聽你的口氣，好像你的一雙女兒是在我們秦川幫了？」

「不錯！」

「不錯二字的理由安在？」

廣仁道：「當年秦川幫在各地造下了罪惡，却對一歲以上三歲以下的小兒，加以收養，處心積慮的要調教出一批秦川幫死士工具，我的一雙女兒正是一歲半，却被你們在血洗虎牢關花家莊以後帶走，請問施主，貧僧說的對否？」

令狐智道：「嗯！有此一說！」

廣仁面露祈求，道：「還請令狐施主成全，容我父女一見如何？」

令狐智冷笑，道：「如果我拒絕呢？」

廣仁稽首道：「阿彌陀佛，施主慈悲爲懷！」

令狐智嘿嘿一陣笑，那令人起鷄皮的笑聲，被他爆發的內力，凝聚在嶺上空谷上方而久久不散，笑聲中，只聽他意氣跋扈的道：「聽口氣，這可是你花大俠有求於我了！」

「令狐施主你發慈悲！」

令狐智抖然一捋長髯，面露冷酷道：「要我慈悲可以，花大俠，你總得爲我們秦川幫做點事情吧！」

廣仁一怔，道：「要貧僧替你們做何事？只要不違悖天理，又是順乎人情，貧僧必全力施爲！」

冷冷一笑，令狐智道：「就算你花大俠所找之人眞的在我秦川幫，但花大俠不要忘了，二十年養育之恩何其之大，所謂生之養之，教之導之，你姓花的只是生了她們二人，最重要的三項，你花大俠一樣也沒做，如今突然要把她們領走，換來的只是請你花大俠替我秦川幫做點小事，應不爲過吧？」

廣仁道：「令狐施主請講。」

令狐智道：「替我們殺了方溫中與林浩然二人！」

廣仁一驚，雙目精芒怒射，道：「爲什麼要殺他二人？」

令狐智臉無表情的道：「花大俠不應有此一問。」

「爲什麼貧僧不能問？」

令狐智不耐的道：「雙方各有立場，基於立場才開出條件，盡是爲什麼，豈非多餘。」

廣仁忿然道：「就算走入你們所開的人頭店，也要對價碼提出意見吧！」

搖搖頭，令狐智道：「人頭店是不減價的，因爲那是合理的價碼，就如同現在咱們所談條件，也是合情合理，是一樣的。」微微一頓，令狐智輕柔的旋動着左手掌上的兩個鋼丸，又道：「事到如今，令狐智就直說了吧，不錯，秦川幫是有你花大俠的兩個女兒，她們在這二十年裡，已由幫主調教成爲一流高手，爲的是希望她姐妹能爲秦川幫重振基業，眼前也才開始呢，你花大俠就要找上門要人，天下會有這等便宜事嗎？」

廣仁一臉痛苦的道：「如果貧僧不答應呢？」

令狐智冷笑，道：「你非答應不可。」

廣仁一怔，却又聽令狐智道：「你花大俠總該知道，秦川幫的規矩，不爲己用，就得毀去，如今既然知道你花大俠仍然在這世上，那麼花家姐妹對我秦川幫已構成威脅，也只有因你的出現而殺了她們，要知道目前秦川幫的人，全都是無親無故無牽掛的人，你應該知道爲什麼吧。」

廣仁木然的道：「只有無牽無掛的人，才能夠全心全意的爲你們效死！」

呵呵一笑，令狐智道：「不錯，而且也只有用這種人，才能對我們忠心不二。」

廣仁有着太多無奈，道：「恐怕貧僧仍然無法答應你的條件。」

冷冷一笑，令狐智一扶草帽，道：「你不去殺林浩然與方溫中沒關係，我們可以派花家姐妹二人去殺！」微微一撇嘴角，又道：「當然，在搏殺途中，我們還會告訴方溫中與林浩然二人，這一對姐妹花就是你花大俠的親生女兒。」

廣仁全身一震，道：「心腸狠毒，天理難容，手段辛辣，必入阿鼻地獄，多行不義必自斃，令狐施主何不及早回頭！」

令狐智不悅，道：「花大俠，你也不過是兩手血腥，半路出家，心中有愧，自顧不暇，再說呢，這是什麼場合，還要對我令狐智說

教，我勸你回回口吧，到底答不答應，你也該快做決定，令狐智還有正事要辦呢！」

廣仁嘆口氣，道：「就算貧僧答應，只怕事成之後你們也不會放過我父女三人的。」

令狐智一正臉色，道：「這是什麼話，只要你花大俠把方溫中與林浩然二人的頭割下，我令狐智拍胸脯保證，一定為你花大俠重修虎牢關花家莊院，八抬大轎，送她姐妹二人回歸故里……」神秘一笑，令狐智低聲又對廣仁道：「我可以告訴你花大俠，你那兩個女兒，可眞是冰雪聰明，秀外慧中，模樣兒可眞的是晶瑩如月，嬌艷似花，像那般絕色美女，一旦被殺……」

廣仁心如刀割，精神幾乎錯亂，長袖一撩，喘氣有聲道：「我答應你，不過我得要先見見我那一雙可憐的女兒。」

令狐智心中暗喜，聞言笑道：「花大俠，如果短暫的一見，何不及早取下方溫中與林浩然二人的項上人頭，用兩個與你花大俠不相干的人頭，來換回你的兩個心肝寶貝女兒，圖個永久團圓，豈不比這短暫一會更美好！」

廣仁道：「貧僧已是出家之人，但為了骨肉，只得重開殺戒了！」

令狐智哈哈一笑，道：「花大俠為了自己女兒，重操舊業，這是人之常情，恁誰也會體諒，令狐智套句你們佛家的話：佛在天上，靈在心中，天心合一，才會有靈。」嘿嘿一笑，又道：「他娘的，如果你不信，也就沒有那個事了！」

「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廣仁滿臉痛苦狀……

令狐智不悅，道：「花大俠，在下只不過叫你幫忙殺兩個人，等事一完，如果心中有愧，那就為他二人多誦上幾本金剛超生經也就是了，何需表現出這般痛苦，惹人心厭！」

就像是天外閃電，又如流星一點！

金陽當空照射中，卻怒射出一股晶瑩剔透的彩芒！

一股血雨，配合着應有的一聲哀號，一聲單調的，但卻是發自人性原始的哀號，只見令狐智的一條旋轉鋼丸膀臂，像被砍落的一根柴薪般跌在地上！

令狐智跌跌撞撞的靠在一塊山石上，斷續的道：「姓花的，你好狠，你竟敢偷襲你家令狐大爺！」

廣仁稽首道：「阿彌陀佛，貧僧這是不得已而為之，望施主成全！」

令狐智冷汗涔涔，全身哆嗦，右臂血如泉湧，破口大罵道：「姓花的，你今天廢了令狐大爺，我就要你那兩個寶貝女兒拿命來換，你應該知道秦川幫的人，皆睚必報，連你也休想逃出我們的掌心。」

這時候，只見廣仁手中不知何時，竟多了一把彩霞遍佈而又閃閃耀目的鋒利鋼刀，那只是一把打造細膩精巧的薄刃鋼刀，比之當年花冲所使用的四十八斤重大砍刀來，不知輕了多少倍。

如今這把精巧的鋼刀，看上去比劍稍寬，卻又比劍稍短，青鋒一閃之間，令狐智那臂骨連聲音也未發出來，而廣仁的鋼刀上，更連一點血跡也未沾上……

緩步向令狐智移去，廣仁大師蒼髮輕抖，滿臉痛苦道：「如果在二十年前，貧僧絕不會花那麼多唇舌同你這種人物在這十八盤嶺上閒磨牙，二十年後，貧僧才會一直苦苦相求，你卻替貧僧出了個永遠難以履行的條件，殺一個惡人，活兩個好人，我佛慈悲，必不見責，令狐施主，你該上路了吧！」

令狐智一驚，怒指廣仁道：「怎麼的，你把我廢了還不夠，難道還要趕盡殺絕，姓花的，你不要忘了，你是幹什麼吃的！」他一面繞着山崖邊退避，邊又吼道：「你老小子現在可是大相國寺的和尚，那有和尚殺生的，你這算什麼和尚，難道你是冒牌和尚……花和尚……」

廣仁道：「為了我那兩個女兒，為了我自己，更為了天下蒼生，所以只委屈你令狐施主了！」

廣仁已把令狐智兜在一個崖角，那兒上面峭壁千仞，難以攀登，若想逃，只有從廣仁身邊溜過去。

但令狐智心中十分清楚，大閃刀的威名，絕非浪得，就以剛才那一刀，自己還未會過意來，一條臂已被砍落。

心念間，令狐智立刻想到，當務之急，必得先保住老命，命若沒有，一切全都烏有。

「慢着！」令狐智似已智窮，聲音聽起來像哭。

「施主還有何話說？」

「除了要命之外，難道就沒有其他辦法了嗎？」

廣仁一嘆，道：「剛才可以，現在怕已晚了。」

令狐智急道：「不晚，如果花大俠聽一聽在下之言，就知不晚！」

廣仁一聽，微微一笑，道：「那就長話短說！」

令狐智道：「總得容在下先敷上傷藥，否則話未說完，血已流光，就算你花大俠不要我的老命，我令狐智也要曝屍這十八盤嶺上了。」

廣仁輕點着頭，道：「那就快點吧！」

於是，令狐智如獲大赦般，急急自懷中一陣掏摸！

看樣子還眞是不少包包塞在懷裡，只見他先是打開一個淡紅色布包，立刻就有一股香氣外洩。

令狐智急忙一把抓起藥包，連那塊布，一起捂在斷臂處，一條汗巾，一頭用牙咬頭，左手猛拉，把傷處包起來，這才又緩緩的蹲在地上，打開另一布包，只見是一些白色粉末。

令狐智以祈求的眼神，對一旁臉無表情的廣仁道：「花大俠，如今令狐智已是陰陽橋上亂晃蕩，鬼門關前正徘徊的半個死人了，可否請你花大俠為在下弄些水來，容在下把這些藥吞入腹中，咱們再談正事！」

廣仁道：「說的還算合理，要求也不過火，貧僧這就去為施主取些山水吧！」

廣仁才剛剛轉身，突又聽令狐智輕聲的道：「花大俠請等等！」

廣仁這才剛又回轉身來，「何事」二字尚在口中呢，就見一把白色粉末，有如風吹迷霧般當頭罩來……隨着上面的白粉，下面一足暴踢而來……

這是雙管齊下，皆是要命招式，廣仁如果躲過上面白粉，就得承受下面一足，否則，就要受那白粉一罩了。

廣仁連哼的機會也沒有，鋼刀出手如電，迎着烈陽，酷似天外那彎曲的閃電般，「噗咻」一聲怪響……

廣仁雙目金星直冒，慢慢的，慢慢的金星變成了灰芒，然後是茫茫一片，他似乎是進入了一個沒有方向的遠方。於是，「噗通」一聲，跌倒在一堆肉紅骨白的屍體一旁，從屍體上流出來的鮮血，流過了廣仁的臉頰一側，然後在頸下面流向低窪的山溝……

那屍體當然是令狐智的！

他本來有活命的機會，但是他卻心有不甘，他不但要以迷粉迷倒廣仁，更且下面加上一脚，總以為二者必有——至少有一招擊中廣仁，但他再也想不到大閃刀的威名，並非因二十年未在江湖上出現而稍見遜色，相反的，廣仁的出手更快得難以令人想像……

於是他眞的失算了！

一個一生算計他人的人，終於還是死在自己唯一的一次失算中，而失算的代價，卻是丟掉人頭與斷去一臂。

一個人，這麼零碎的死去，令狐智是永遠難以相信的！

廣仁無法躲避已經襲上臉的白色迷粉，於是，他也倒下去了……

於是，就在這十八盤嶺上，天空中有了黑點，漸漸的看得清楚，那是一羣禿鷹，大自然的清道夫，牠們正「噗嚕嚕」的往下面飛來，長在牠們嘴上的如鋼鈎般尖嘴巴，並不比一把小小匕首差到那裡，光景比劊子手高明多了。

也就在這時候，突然自藍關那個方向，蹄聲雷動，勁急的往這八斗山的十八盤嶺上衝來！

於是，一大羣剛要落下來的禿鷹，「叫罵」着各自又振翅飛上半天，交互盤旋着，不「忍」離去！

這時候，從第十二盤嶺上，早看到兩個騎馬人，一衝而到了八斗山的第十八盤嶺上來……

要知這八斗山的十八盤嶺，山勢陡起，像壁立，又像刀刻，但山高遮不住太陽，水大滿不過橋面，人還是把山道從這些峭仞的山上開過去。終於兩騎馬來到廣仁大師倒地的峭壁旁。

「師父，你看！」是個年輕人聲音。

「我的媽呀！把個人砍成那模樣，誰幹的？」

「師父！咱們快走吧！這還不是附近土匪幹的，快走！」

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道：「阿根，看到沒有，那可是一把絕世寶刀，單就那柔中帶剛，剛中透着光華的焰芒，就與衆不同！」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康世澤想用家法嚴懲女兒康雪梅，被總管何三清挺身勸阻，不愼將其左臂斬下，康世澤扔下家法寶劍，去而復返將拿來的丹丸爲他治傷。康雪梅見父親絕不饒恕，連何三清早先贈送的銀子也奪回，便和兒子小峯悽然離去。半途，又遇黑虎莊主趙峯偕同女兒趙婉君，外孫楊明截住去路，何三清帶傷趕來勸阻……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兩世家觸法受誅 勾魂令震懾武林

扭頭朝雪梅母子招招手，又道：「來，咱們走，老奴今天就是拚着這條老命不要，也會護送你們母子平安離開。」

當即邁開大步，領着雪梅、小峯昂首闊步的向南走去。

趙一明、趙一清昆仲首先發難，騰身撲阻。

何三清怒溢雙眉道：「閃開，誰敢阻攔，就要誰的命！」

趙家兄弟不退反進，橫立面前，將進路封住。

何三清知已難善了，當下翻腕吐力，以開山裂石之勢攻出一掌。

情急之下，趙一清亦將鬼谷的禁令置諸腦後，怒吼聲中，振臂運掌，疾迎而上。

彭！兩掌相撞，人影倏合乍分，雙雙仰身退後，難分軒輊。

發掌之初，趙莊主原想出言制止，怕的是弄巧成拙，做了鬼谷令下的冤魂，今見一掌對過，動靜全無，頓生及時趕盡殺絕之心，揮手率眾一湧而上，將對方重新圍住。

何三清與雪梅、小峯知道一場生死之搏已是無可避免，在追風劍俠的指揮下，三人背貼背緊依在一起，準備放手一拚。

就在雙方短兵相接，惡戰一觸即發的一瞬間，夜空中傳來一聲金風破空之聲。

噗！驀見一物飛來，落在何三清和趙一清的中間。

定目處，立見雪地之上多了一個鐵製骷髏，骷髏頂端插着一面血紅如火的三角小紅旗。

此乃「鬼谷勾魂令」，大家皆耳熟能詳，不禁心頭一涼，臉如死灰，不由自主的向後退了好幾步。

鬼谷勾魂令從天而降，康少峯東張西望，但見四野一片雪白，那有半點人影，左側密林內亦無任何發現，心說：「怪事，這面小旗子是怎麼來的？難不成鬼谷之人已經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多少年來，凡是違反鬼谷律令的人，從來沒有一個能夠逃得活命，鬼谷勾魂令被人視作死神的化身，追風劍俠何三清睹狀自知必死，心念電轉，對雪梅母子道：「你們快走，老奴命在旦夕，決定和他們同歸於盡。」

猛可間，飛雲堡主隆中俠隱康世澤彷若一陣風般狂奔而來，老遠便氣虎虎地吼道：「何三清，你好大的膽子，竟敢背着老夫給逆女送錢來，還不快給我滾回去！」

餘音未落，人已奔至切近，冷厲的眸光從眾人身上一掃而過，拉着何三清就走。

黑虎莊主鐵掌趙峯見他神色冷傲，對自己這般簡慢，心中甚爲氣惱，冷語相向道：「既然來了，何必急着走，本莊主還有幾句話想說。」

康世澤停身扭頭，吐字如刀：「話不投機半句多，咱們之間沒有甚麼好談的，何必浪費唇舌。」

趙峯揚眉翻眼道：「不見得吧，令嬡天生狐媚，水性楊花，專挑有婦之夫來勾引，拆散別人的恩愛夫妻，康堡主乃一代宗師的身份，理當還黑虎莊一個公道，如果父女情深，下不了手，老夫倒可以幫忙，不知康兄意下如何？」

言詞刻薄，有如萬箭穿心，康世澤聽得渾身發抖，怒不可當道：「小女是好是壞，是康家的事，輪不到外人來管，趙兄若是閒來無事，該好好的管教你自己的寶貝女兒。」

蛇蠍美人趙婉君愈聽愈火，如非碍於康世澤的盛名，早已發作。

康雪梅眼見老父爲了自己，受盡別人譏嘲，芳心已碎，黯然淚下。

隆中俠隱康世澤此刻才注意到雪地上的鬼谷勾魂令，臉色微微一變。

鐵掌趙峯道：「康兄，鬼谷谷主素來令出如山，一絲不苟，爲了你這位千金淫女，已有兩個人上了鬼谷生死簿，最好趁早自清門戶，以免禍及無辜。」

康世澤怒氣益熾，語冷如冰：「老匹夫住口，康家的事別人無權置喙！」

眼見雪梅母子仍在身旁，又道：「還不快走等甚麼，再不滾老夫就一掌把你們劈死在這裏，免得再丟人現眼。」

一側身，揚掌待發，看來小峯母子假如不走，老堡主當眞會出手殺人。

知父莫若女，雪梅對老父的性情知之甚深，凡事說得出，便做得到，聞言那敢怠慢，拉着愛子就走。

走？趙家可不答應，狂笑聲中，趙峯已率衆圍上來，聲洪氣壯道：「家門不幸，女婿跟別的野女人跑了，爲了此事，老夫苦追數年，今天好不容易才和你們父女母子遇在一起，怎可一走了之，除非淫婦能把我那女婿交出來，否則，黑虎莊絕不善罷甘休。」

女兒遇人不淑，使康世澤羞憤難當，咬牙自忖道：「家門不幸，出了這種不肖女，使祖上蒙羞，乾脆先把她斃掉，一了百了，然後再與趙老兒一拚。」

此念一生，當即駢指如戟，疾點雪梅的「命門」穴，另一隻手則點向康少峯的「中府」穴。

何三清大吃一驚，沒命似的撲過去搶救，急聲哀求道：「老爺子手下留情！」

康世澤臉色一沉，道：「爲了這個逆女，你已經斷了一條左臂，莫非連老命也不想要了？」

話雖如此，他眼見何三清左肩頭劍傷未癒，不無幾分疚悔。再者，他畢竟是位宅心仁厚的長者，老伴早死，晚景愴涼，怎忍再手刃自己的獨生女。

趙峯本來心中竊喜，原以爲他這一出手，不僅可將雪梅母子除去，甚至康世澤自己也可能因而死在鬼谷的魔掌之下，果眞如此，豈非一舉兩得？

孰料，事與願違，康堡主又臨時改變主意，方待出言再激他幾句，長子金扇銀筆趙一明已搶先說道：「怎麼？老堡主又後悔了？是不是覺得妖女還沒有爲你丟夠臉，想再讓她多勾搭幾個有婦之夫？」

康世澤是何等身份，怎能嚥得下這口氣，吼道：「無知小輩，休得口出狂言，不給你點顏色看看，你是不會知道天高地厚的。」

招出「推山塡海」，攻出驚天動地的一掌。

說時遲，那時快，趙一德還沒有想到該不該出手反擊，强勁的掌風已撞上身來，當場被震倒地，滾出去三丈多遠，人也昏迷不醒。

乖乖，飛雲堡主好深的功力，一招便將黑虎莊的大少莊主打倒在地，在場之人全都呆看傻了。

昆仲情深，趙一明、趙一清豈肯坐視，哥兒倆相顧一瞥，前後夾擊，一口氣連攻三掌，將康世澤罩在掌影强風之中。

然而，康世澤武功太高，縱然二人聯手合擊，亦非老堡主對手，康世澤打得火起，奇招迭出，哥兒倆那能抵擋得住，哇哇怪叫聲中，向後退去，身似弱柳般搖來晃去，差點栽倒下去。

父子連心，趙峯怎敢袖手，大發雷霆道：「康堡主以老欺小，休怪老夫要以多爲勝，咱們今天不死不散，索性打個痛快吧！」

話落人起，衝至場中，準備出手發難。

蛇蠍美人趙婉君母子不甘寂寞，與趙峯站在一起。

雪梅、小峯又豈是貪生怕死之輩，也挺身而出。

兩派壁壘分明，全體總動員，眼看一場混戰即將揭開序幕。

卻不料，就在這個時候，夜空中突然傳來一聲嬌叱：「住手！」

聲音不大，清脆悅耳，蘊含着一股令人無法抗拒的力量。

接見麗影一閃，從左側密林中射來一條血紅似火的人影。

來人快如電閃雷奔，眨眼工夫大家面前已多了一位鳳目朱唇，全身一色血紅勁裝，連腳下快靴，肩上披風也都是紅色的，年約十三四歲，眉宇之間瀰漫着一股嬌嗔冷傲

之氣的小姑娘。

天哪，此姝小小年紀，輕身功夫已至爐火純靑之境，目睹之人俱皆嘖嘖稱奇，沒人敢再輕舉妄動。

鐵掌趙峯瞄一眼她身後的玉簫，道：「風聞鬼谷有個『神簫玉女』，可是這位小妹妹？」

紅衣小姑娘人小口氣大，端足了架子，以嬌冷而又尖酸的語調回說：「看不透你這個呆頭呆腦的糟老頭子眼睛不怎麼亮，耳朵倒蠻長的，算你說對啦。」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神簫玉女」四字彷若洪水猛獸，大家臉有驚容，滿臉驚惶，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神簫玉女八面威風，大模大樣的前行數步，往何三清與趙一清的面前一站，左手叉腰，右手食指指着地上的鬼谷勾魂令道：「這是甚麼？」

何三清一臉肅穆，正經八百的回道：「此乃鬼谷勾魂令，小姑娘何必多此一問。」

神簫玉女冷傲之氣更盛，詞鋒咄咄逼人：「既知是本谷勾魂令，當知鬼谷嚴禁鬥毆，違者殺無赦，兩位自行解決吧，別客氣！」

好刁蠻的丫頭，年歲不大，一派大人口脗，江湖經驗似是十分老到。

趙一清硬着頭皮抗辯道：「女娃兒少說大話，鬼谷律令天下，不准殺伐毆鬥，用意固善，但也不分是非黑白……」

神簫玉女打斷他的話，道：「鬼谷之內是非分明，鬼谷之外不問是非，誰敢公然違抗，誰就得死，你今天是死定啦，趕快自殺吧，省得小姑奶奶動手腳。」

這話口氣太大，根本沒把他放在眼內，趙一清怒極而吼道：「賤婢休得狂妄，先把妳宰掉再找鬼谷主算賬去！」

說幹眞幹，雙掌齊揮，「春雷乍展」、「風起雲湧」，以電閃雷奔之勢猛攻兩招。

事到如今，只好訴諸一拚，鐵掌趙峯登高一呼，領着兩子一女衝上去，欲以多爲勝，將神簫玉女置之死地。

不幸，爲時已晚，大錯已成，但見烏光劃空，簫聲刺耳，神簫玉女手起簫落，刺穿了趙一清的心窩，連慘叫一聲都來不及，便血流五步而亡。

乃兄趙一明動作最快，當先趕至，發掌强攻，被神簫玉女的簫掃中胸部，當場倒退五步，捧胸嘔血，慘叫連聲。

好傢伙，出手一簫，連傷兩人，趙峯堂堂一派掌門之尊，竟連人家用的是甚麼功夫都沒看清，儘管羞憤難當，奈何自知技不如人，只好忍氣呑聲，未敢妄動。

神簫玉女一招得手，越發飛揚跋扈，扭頭瞪視着追風劍俠何三清，道：「現在輪到你啦，是自己動手，還是要小姑奶奶幫忙？」

隆中俠隱康世澤喝道：「女娃兒簡直欺人太甚，老夫……」

神簫玉女截口道：「老頭子也上了死亡簿，等一下就會輪到你，別忙！」

此女絕技驚魂，震駭全場，何三清心裏雪亮，自知在劫難逃，求生無望，不等老堡主開口，便連說了三聲：「罷！罷！罷！」轉身對康世澤深施一禮，道：「生而何歡，死而何憾，老爺子別爲我費心，老奴就此永訣！」

訣字出口，招已出手，舉掌擊頂，立時骨碎腦溢，自戕身亡。

直看得康世澤心驚肉跳，痛徹肺腑，想起他過往的諸般忠心不二的事蹟，不禁老淚滂沱，悲傷欲絕。

雪梅、小峯早已撲倒在何三清的遺體前，痛哭失聲。

神簫玉女難得綻露出一絲笑意，道：「看不透你這個獨臂老兒還是一條硬漢，失敬！失敬！」

話完一扭頭，將冷厲的眸光投注在趙一明身上，繼道：「何三清不失英雄本色，已自行了斷，你怎麼樣？」

黑虎莊主鐵掌趙峯爭辯道：「適才動手相搏一事，是姓康的那個老匹夫先動手，我兒爲了自衞才不得已被迫還擊。」

神簫玉女巍然卓立，氣定神閒道：「壞就壞在這『還擊』二字，倘若像你那位寶貝大少爺，一掌就被人家打倒在地，根本無力反擊就沒事啦。」

一揚柳眉兒，又道：「當然，如果心有不甘，想和本姑娘較量較量，就上吧，小姑奶奶保証叫你死得心服口服。」

趙一明身負重創，自知難逃一死，朝趙峯兜頭一拜，道：「忍一時之氣，保百年之身，爹爹千萬要珍重！」

咬緊牙關，狠下心腸，一指穿心而亡。

神簫玉女卓立如故，臉不改色，鼓掌稱讚道：「有種，有種！去到陰曹地府，見到閻王爺的時候，就說我神簫玉女有一事相託，當閣下與何三清輪廻轉世時，一定要選一個大富大貴的好人家。」

瞬息工夫，三子死其二，趙峯晚年喪子，情何以堪？心中惱恨，卻又懾於神簫玉女的威風，不敢硬拚，只好將滿腹的傷悲化作萬點淚珠，哭倒在兩子屍前。

蛇蠍美人趙婉君母子，也悲從中來，痛哭失聲。

場中嗚嗚咽咽，一片哭聲，神簫玉女視如不見，充耳不聞，一聲不響的走向飛雲堡主。

她來幹甚麼？康世澤心知肚明，不待她有任何表示，便自虎吼一聲：「老夫和妳拚啦！」翻腕拔出康家世代相傳的家法寶劍，挽起一縷寒芒，「百蛇吐信」、「丹鳳撩雲」，分心就刺。

老堡主心火大發，攻勢接二連三，一招比一招快，一劍比一劍狠，決心以命相搏，不肯屈服。

這一來，激怒了神簫玉女，稚氣未脫的臉龐上掠過一抹殺機，嬌叱道：「赫！你這個老頭兒膽子可眞不小！本姑娘出道以來還是第一次遇上敢出手反抗的人。」

說話同時，烏光再現，簫聲奪魂，玉簫掃打挑刺，招式辛辣詭異，康堡主的寶劍根本沾不上人家的邊兒，反被困在重重簫影中。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康世澤數十年的性命交修，居然敵不過一個乳臭未乾的女娃兒，僅三四個回合，手中劍便被神簫玉女挑飛。

小峯母子嚇一跳，透體生寒，正要出手相救，突聞「咚」的一聲響，神簫玉女一簫攔肩打下，硬把大名鼎鼎的康世澤打得栽坐在地上。

神簫玉女一擊奏功，未再進招，趨前以溫和的語氣說道：「本姑娘出道至今，像康堡主這樣的高手，還是首次遇上，爲了表示敬意，姑且網開一面，有甚麼遺言後事，給你一個交代的機會，然後再送你上西天。」

飛雲堡乃武林重鎭，康世澤是頂尖人物，做夢也想不到，會在三招之內敗在一個黃毛丫頭手中，他一點也不恨，只怪自己學藝不精，使飛雲堡招致滅絕的厄運。

想至傷心處，不覺凄然淚下，眼見女兒、外孫驚惶失措，淚眼相對，更加心痛如割，招手道：「孩子，過來，快過來。」

康雪梅母子連滾帶爬的來至老人身旁，三個人哭作一堆。

悲傷過度，雖有千言萬語，父女母子三人一時之間卻一句也說不出來，直至聲啞，淚盡，眼圈紅腫才停下來。

還是小峯比較堅强，首先開口說道：「外公，你老人家承認峯兒是您的外孫了？」

隆中俠隱康世澤拭去小峯臉上的淚痕，不疾不徐道：「傻孩子，別說傻話，事實上打從外公第一眼見到你時就已經承認啦，把你們趕出家門並非我老人家本意，其實外公的內心比你們母子還要苦上千百倍。」

康雪梅朝思暮想，日夜盼望的就是件事，一聽老父已親口承認自己母子，喜極之下，哭得更兇，如泣如訴地道：「爹，女兒一時鬼迷心竅，上了惡棍的當，把你老人家害得好苦，太對不起列祖列宗！」

話至此處，但聞嗚咽之聲，再也聽不清楚說些甚麼。

康世澤撫摸着女兒蓬亂的秀髮，黯然神傷道：「梅兒，一切已成過去，還提它作甚，追根究底還是爹娘的錯，錯在太愛太寵妳，養成我兒事事自作主張的倔强脾氣，斷送了妳一生的幸福。」

寥寥數語，前嫌盡釋，三人暫時忘掉一切，沉浸在父慈母愛的溫馨中，互相低訴着心底衷曲。

怎奈死神就在眼前，片刻的歡愉，換來的將是終生的悲痛，雪梅母子十幾年來第一次享受到天倫之樂，恐怕也是最後一次。

不是嗎？神簫玉女不耐久候，已經有了動靜，寒臉道：「喂，老頭兒，有何後事趕快交代，別盡說些婆婆媽媽的廢話。」

康少峯聽得惱火，本欲爭辯，康世澤勸阻道：「峯兒，別胡鬧，這個小娃兒的武功高不可測，逞强等於找死，快去把外公的寶劍取過來。」

康少峯遲疑一下，頷首應諾，强忍住滿腹怒火，往寶劍落地之處走去。

神簫玉女好刁的一張利口，冷言冷語道：「薑是老的辣，老江湖畢竟識時務，但願不是白費力氣，能留下這條根。」

小峯正眼都沒瞧她一下，取回寶劍，雙手交給外祖父，康世澤字斟句酌道：「飛雲堡至此僅僅只剩下你們母子兩人了，這把劍乃是飛雲堡的鎭山之寶與信物，也是康家歷代相傳的家法，梅兒應妥爲珍藏，全心全意教導少峯長大成人，以續康家香煙，重振飛雲堡的威名。」

從背上取下劍匣，一併交在康雪梅手中。

生離死別在即，小峯母子倆早已泣不成聲。

飛雲堡主探懷摸出一串碧光閃閃，璀璨奪目，約有二十餘顆寶珠的鍊子，交給女兒，道：「梅兒，這是咱們康家祖傳的一串寶珠，價值不菲，妳也一併帶去，我死之後，應節哀順變，不可久留，風聞鬼谷之內有一位江湖異人賣藝，可帶小峯去走一趟，假如確有奇功異技，可將寶珠甚至寶劍向那位異人交換一身絕技神功，一來光宗耀祖，二來便於追殺那個十惡不赦的惡棍。」

一派訣別的口脗，雪梅以淚洗臉，痛徹心扉。

小峯打從呱呱墮地起，沒見過第二個親人，好不容易外祖父認了

他這個外孫，卻是在這種死別的場合，一絲喜悅全被痛苦淹沒，哭得像個淚人兒似的。

康世澤反而顯得很平靜，朗聲道：「你們統統給我站起來，康家的人都是鐵錚錚的漢子，沒有哭哭啼啼的懦夫。」

驀覺胸中一陣翻滾，張嘴噴出一股血箭，卻不曾皺一下眉，哼半聲。

雪梅母子看得心驚肉跳，把老堡主叫他們站起來的話也忘了。

飛雲堡主康世澤大爲不快，怒沖沖地道：「站起來，康家的人一定要頂天立地，再不聽話我老人家就一掌把你們劈死在這裏，軟骨頭不要也罷！」

雙掌運勁待發，眸中憤焰如火，母子倆那還敢再遲延，急忙挺身站起。

神簫玉女一揚手中玉簫，道：「老頭兒，後事交代完了沒有，閻王叫你三更死，不能等候到五……」

「更」字未出，康世澤已舉掌擊中自己的「命門」死穴，立告倒地身亡，可憐他一代奇俠，畢生忠義雙全，竟落得如此下場，寧不叫人愴然涕下。

康少峯年輕氣盛，將滿肚子的怒火全部發洩在神簫玉女的身上，暴跳如雷道：「小賊女，你們鬼谷的人是魔鬼，是妖孽，一點人性也沒有，小爺和妳拚啦，今天不是妳死，便是我亡！」

當眞就要不顧一切的往上撲，被康雪梅忙不迭地攔下來，苦口相勸道：「峯兒，不要逞强，你外公都不是人家的對手，你上去等於找死！」

神簫玉女聳一聳雙肩，嬌笑道：「晚啦，妳教子不嚴，小毛頭心浮氣躁，引火自焚，已經上了死亡簿。」

康雪梅一聽可慌了，嚇出一身冷汗，誠惶誠恐道：「我兒雖有反抗之意，但並未出手，請勿亂加罪名。」

「手是沒出，但是動口啦！」

「動口！甚麼意思？」

「辱罵鬼谷的人沒有人性，已經犯下死條。」

「罵一句就得死？這比秦始皇還暴虐？」

「不錯，正是『偶語棄市』，誰敢出言不遜，誰就得死！」

玉簫一振，指向康少峯，又道：「怎麼樣？是自行了斷還是得本姑娘代勞？」

這言詞，這動作，氣得康少峯火冒三丈，拚命之心又生，康雪梅恰恰相反，「噗通！」一聲跪倒在神簫玉女的臉前，哭求道：「姑娘，請發發慈悲，可憐我們康家只剩下這麼一個苦命兒，先父屍骨未寒，千萬不能再奪走我兒的性命！」

神簫玉女冷眼相對：「不行，鬼谷令出如山，絕不更改，我管妳有幾個兒子。」

「那麼，請姑娘高抬貴手，換個人行不行？」

「換誰？」

「我！」

「妳想替兒子頂罪？」

「求姑娘成全！」

「這……」

神簫玉女猶豫再三，勉爲其難的道：「好吧，看妳可憐兮兮的樣子，姑且破一次例，成全妳啦。」

玉腕一轉，手中簫橫移尺許，抵住康雪梅的心窩要害。

小峯抓住玉簫，阻止神簫玉女出招，泣訴道：「娘，好漢做事好漢當，這事與母親無關，應該由峯兒獨自承擔。」

康雪梅不予理會，硬將銀錢、寶劍以及那一串寶珠塞在愛子懷中，淚流滿臉道：「峯兒，娘一身是孽，百死莫贖，早該了此殘生，爲了扶養你才偷生至今。娘死之後，就遵照你外公的遺言直奔鬼谷，以寶珠甚至寶劍，向那位江湖異人換取蓋世神功，藝成之後不論天涯海角，一定要把陷害娘的那個惡魔找到，殺死他！」

他是誰？小峯心裏有數，自然是指他生身的爹而言，愁容滿臉道：「娘，他是峯兒的爹，妳老人家要我殺掉自己的生父？」

「嗯，嚴格說來他是你的生身之父，不過，他始亂終棄，把娘害得好苦好慘，更沒有盡到絲毫爲人之父的責任，他不配，該死！該殺！」

「孩兒也恨他，恨他入骨，但他畢竟是峯兒的親爹呀！」

「不！他不是你爹，是個人面獸心的流氓、惡霸、土匪！想當年他純粹是爲了貪戀娘的美色，所言所行完全是事先設計好的謊言與陰謀，沒有半點眞情實意，打從一開始就沒有和咱們母子長相廝守的念頭。孩子，他不是你爹，是娘的仇人，他斷送了娘一生的幸福，也使我兒蒙受無盡的羞辱，你必須把他殺掉，最好碎屍萬段。」

此乃人倫悲劇，康少峯欲哭無淚，欲語無言，整個生命陷入痛苦的深淵中。

康雪梅喘了一口氣，繼道：「他不是你的父親，也不是娘的丈夫，是娘的仇人，也是你的仇人。咱們娘兒倆十六年的苦難與屈辱，是他一手造成的；別人罵咱們是狐狸精、私生子，是他一手造成的；你外公不認親生骨肉，趕出飛雲堡，是他一手造成的；黑虎莊趙家的人處處爲難咱們，一再興風作

浪，是他一手造成的；你外公和何爺爺的死也是他一手造成，孩子，我可憐的兒啊！娘就是說破了嘴也沒有辦法把心中的苦楚全部說出來，你還小，不懂娘有多苦多恨。」

「娘，我懂我懂，峯兒全懂得。」

「你的意思是說，已經答應替娘報仇，殺掉那個惡魔？」

「是的，孩兒遵命。」

「這還不夠，你必須在娘的面前發下重誓。」

「妳老人家信不過峯兒？」

「不是信不過，而是事關重大，只有如此爲娘的才會安心瞑目。」

康少峯不假思索，立即雙膝面北而跪，一字一淚的起誓道：「皇天在上，康少峯在下，不論山之巓，海之濱，不避艱難險阻，不畏斧鉞橫逆，我決心要置娘的仇人於死地，如有違背誓言，願受天譴，屍骨不全！」

全字甫出，異事陡生，康雪梅已自斷心脈，一命歸陰。

外公新喪未久，母親又代己殞命，一連串的不幸使康少峯變得痴痴呆呆的，來不及流淚，忘記了哭泣，傻乎乎的跪在亡母身旁，一動也不動。

神簫玉女仍傲立一旁，黑虎莊主趙峯正領着女兒、外孫，埋葬次子一明與三子一清，而飛雲堡主康世澤，和追風劍俠何三清則仍僵挺挺的躺在原地，身上已覆蓋了一層厚厚的雪花。

過了好一陣工夫，康少峯才站起來，怒視着神簫玉女，氣忿忿地吼道：「鬼谷君臨天下，橫行霸道，殺人如蔴，卻不許別人動刀動劍，復仇雪恨，難道我們就該含冤終生，永無翻身之日？」

神簫玉女淡淡一笑，道：「那也不見得，我家谷主所以會禁令高懸，旨在以殺止殺，用意至善，你要是覺得嚥不下這口氣，就到鬼谷去，那兒你想殺就殺，想砍就砍，只要有本事，鬧翻了天也沒人管。」

話完，收起玉簫，負手而立，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

康少峯看得不順眼，在心底深處喃喃自語道：「妳神氣甚麼，總有一天我會要妳的命，會殺掉鬼谷谷主，殺得黑虎、白龍二莊人仰馬翻，鷄犬不留，把整個江湖鬧個天翻地覆，現在姑且讓妳神氣一下吧！」

心裏這樣想，氣也消了一大半，惡狠狠地瞪了神簫玉女一眼，含着熱淚，草草地將外公、母親以及何三清就地埋葬。

小峯不想惹事，玉面郎君楊明卻存心找碴，走過來嘲笑道：「小雜種好長的狗命，你那蕩婦老娘替你死了，還有甚麼顏面活在世上，乾脆死在這裏算了，省得本少爺再動手動腳。」

康少峯明白，他，玉面郎君楊明，十之八九是自己同父異母的兄長。不是嗎，他的臉孔、口鼻，和自己的臉孔、口鼻多麼神似。可恨，造化弄人，骨肉成仇，爲了娘，也爲了他自己，他恨透了楊明，也恨透了楊明的父親，他發誓要他們死無葬身之地！聞言勃然大怒道：「姓楊的，別白費心機，趁小爺功夫未成之前，你即管罵，罵破了嘴康少峯也會逆來順受，處之泰然。不過，我要提醒你，他日小俠功成之日，就是你楊明喪命之時，你今天罵我一句，日後要多砍你一刀，不把你碎屍萬段，難消我心頭之恨！」

楊明嗤之以鼻道：「放屁，少吹牛說大話，你他媽的天生是個短命鬼，今天不死明天亡，永遠不會出人頭地，有種就陪本少爺往鬼谷跑一趟，保証打得你屁滾尿流，唏哩嘩啦。」

康少峯不甘示弱，道：「好啊，走就走，誰死誰活還不一定。」

魚兒上鈎了，楊明喜不自勝，正想拉着康少峯走人，蛇蠍美人趙婉君不同意，道：「明兒，別理會這個小雜種，他死期將至，何必白費力氣，就讓他留在這裏凍死餓死好啦。」

趙峯已將兩個兒子的後事料理完畢，與長子趙一德、女兒趙婉君、外孫楊明結伴離去。

神簫玉女從鼻孔裏哼了一聲，道：「這個糟老頭老奸巨猾，是隻成了精的老狐狸，今天便宜了你，被你撿了一條命，借爾之口，傳令江湖，鬼谷禁令如山，違者必死無疑！」

話落人起，瞬息之間便告消失不見。

康少峯亦未久留，拭乾眼淚，收起傷悲，懷着一顆沉重、悲憤而又極其堅强的心，踏上往鬼谷的路。

大地又恢復平靜，所不同的是雪地上增添了五座新墳。

* * *

這是一條廣闊深遠的山谷！

也是一條神秘詭異的山谷！

更是一條陰森恐怖的山谷！

谷名鬼谷！

威震江湖！

多少年來，自從鬼谷谷主在此定居後，便以太上皇的姿態君臨天下，緊握生殺大權，天曉得有多少武林人物慘死在鬼谷谷主的鐵律禁令下。

（未完・三）

上文提要：水道生被小川與田野打得血流披面，因爲他們懷疑水道生與哈大姐分了他們的財寶，幾乎拆了屋仍沒找到才放他走，水道生到賭坊求救，有意邀哈大姐聯手抗倭寇。座中發現又來了古照今的小師叔，水道生眞後悔當初沒能留住古照今這等高手，以至接而連三失去三個高手，因此決定去惠州搬請古照今的師父師娘……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七巧賭坊

襲別墅旗開得勝　獵之物狼狽逃竄

申方艮出刀如風，「噗哧」中他的身子已衝進四把長刀中了。

他好像有意被四個黑衣武士包圍似的，只不過他人剛鑽進刀網裡，只見他身子忽的打旋，手上的天龍軟刀已漫天灑出一片光芒流閃。

那光芒隨他的身子旋動，宛如龍捲風中有閃電，幾聲尖嗥立刻傳來，當人們的目光才凝住，三個黑衣武士已經往血泊躺去，另一人抖手灑着血暴退不已。

尖嗥聲也來自水道生的口中，他的肩頭一刀見骨，大腿一刀肉捲，但他也刺倒兩個黑衣武士。

水道生這一回玩命了。

＊　＊　＊

就在血腥飄灑中，兩團人影忽自半空中當頭落下，於是一陣金鐵交鳴中又見鮮血灑下來。

申方艮的背上一刀眞不輕。

申方艮也咒罵：「操他娘的，眞不要臉，不但乘人之危，也偷襲呀！」

偷襲他的不只是田野，小川也出手，這二人聯手搏殺申方艮一人。

他們二人不去對付水道生，因爲他們二人心中同樣明白，只要殺了申方艮，那麼，水道生也死定了。

小川與田野二人聯手似乎有默契，一人出刀纏住申方艮的刀，另一人出刀往對方的身上刺殺。

申方艮不但出刀對付小川的刀，他也要出刀阻攔田野的刺殺。

他挨了一刀，他雖然也削中小川的左上臂，但那個部位不重要。

便在這時候，水道生一聲吼：「殺！」

他拚命舞動雙刀，不顧自己身上流血，發了瘋也似的往田野殺去。

他口中大叫：「申當家快退！」

申方艮直吸大氣，他明白背上的一刀也夠他受的，他可不想死在這兒。

申方艮揮刀大吼：「咱們合力殺！」

他看來是要向小川與田野再出刀的，但當他剛剛接近水道生，突然伸手把水道生拉住，厲吼一聲：「走！」

水道生立刻明白申方艮的意圖，此刻非走不可。

他咬牙苦撐，直往大門口奔去。

小川先是一怔，田野已大叫：「那裡走！」

立刻間，他與小川加上那個受傷較輕的黑衣武士，三人合力追殺過來了。

三個人的刀舉得高，申、水二人也跑得不太慢，幾個起落間便到

了大門外。

小川大叫：「跑到天邊也要殺了你們兩個！」

田野大叫：「你們跑不了啦！」

眼看着雙方越跑越接近，而一片桃花林也在前面不遠處，忽見自桃花林中奔出五個人來。

這五個人好像早已守候在那兒了。

五個人奔迎過來，有個中年大漢大叫：「不許殺人，不許在這裡殺人！」

申方艮的刀已挽在腰帶上了，水道生一看，心中一緊，不由大叫：「杜捕頭呀！」

是的，閘北有司衙門的杜捕頭帶了四名捕快過來了。

他們怎麼來得如此巧合？

那當然是有原因的，天下沒有那麼多巧合的事！

水道生對於杜捕頭無好感，但此刻杜捕頭如果向他伸手討幾個錢，他可能掏出一大把銀票送給杜捕頭。

於是，小川與田野還有個武士追過來了。

杜捕頭大吼：「你們雖然有治外法權，可並沒有治外殺人法權吧！」

小川一怔，道：「是你，杜大人。」

「怎麼，我不可以來？」

田野指着申方艮與水道生道：「快把他們二人抓走，他們與咱們有交易，如今是他們不履行合約，反而找來我們這裡亂殺人！」

杜捕頭道：「他們來了幾個？」

「他們兩個。」

「兩個敢來殺人？他們已挨了刀，你們還追呀！」

小川道：「中國人幫中國人呀。」

杜捕頭冷冷道：「中國人如果大團結，你們東洋小鬼也不敢在咱們土地上橫行了！」

田野大叫：「馬鹿野狠！」

杜捕頭一聽，火了：「你敢罵我？」

小川立刻道：「別誤會，別誤會。」

杜捕頭道：「聽七巧賭坊說，你們設計坑人，我還不太相信，如今果然叫我逮着了。」

田野道：「你想怎樣？」

杜捕頭沉聲道：「報告有司，限制你們的活動範圍！」

小川道：「那得對咱們幫辦去說去。」

杜捕頭道：「當然去抗議。」

他轉而對水道生，又道：「七巧賭坊說，這兒會殺人，我一聽就趕來了。」

聽了七巧賭坊這名字，小川咬牙切齒。

田野又罵了一句：「馬鹿……」

他沒有再罵下去，因爲杜捕頭厲目瞪着他。

於是，申方艮與水道生二人在杜捕頭的護送下，大搖大擺的走了。

又是七巧賭坊，娘的，小川氣壞了。

＊　＊　＊

「三刀會」大當家「天龍刀」申方艮挨的一刀眞不輕，他由身上挨了兩刀的水道生架扶着往虹橋這邊走來，就在街角處，水道生自懷中摸出一張百兩銀票狠狠的塞在杜捕頭的掌心，道：「杜大人，你們五位這一趟値銀子，請收着，買酒不醉吃飯不飽，也算聊表心意了……」

杜捕頭一把握得緊，道：「這……二位身上還有傷，我的職責是保護人民，這銀子……」

水道生道：「莫非嫌少？」

杜常樂一笑，道：「那我貪財……」

他把銀票往懷中塞，又道：「二位身上有刀傷，快給大夫醫治去。四馬路有一家洋人開的醫療院，很靈光，我不陪送了，我回去，準備調人馬去抓他們……」

他說完便與四個捕快匆匆走了。

水道生心中明白，他永遠也不會去抓東洋人，杜捕頭在閘北有司衙門當捕頭，問他一日薪酬有多少，他根本不知道，因爲他的外快就是個大數目，他不在乎薪水。

他只一聽有殺人的，那可就是他進帳的時候到了。

一百兩銀票他不能獨吞，這情形他比誰也清楚，江湖上吃獨食的人總是吃不長的。

＊　＊　＊

虹橋距離七巧賭坊最近，七巧賭坊就在虹橋西街。

水道生與申方艮二人流了不少血，去找大夫不如奔進七巧賭坊。

水道生對申方艮道：「申當家，咱們去七巧賭坊，至少古照今曾是你三刀會的兄弟，他應該爲咱們找大夫醫傷。」

申方艮道：「好，快去，我背上這一刀不輕！」

這二人相扶着奔向七巧賭坊而來了。

這兩天七巧賭坊不開門，把上一回書寫的「整修內部，停止營業」的字牌又掛在門上了。

水道生與申方艮二人困難的登上十一層大台階，站在門前已是大喘氣了。

水道生用力拍大門：「開門呀！」

他叫了半天沒聲音，急得罵人：「人都死光了！」

「呀」一聲門開了，開門的還在

揉眼睛，他也聽到水道生罵人，不高興的道：「幹什麼？」

水道生已扶着申方艮走進去了，他們二人邊走，水道生邊道：「我們找哈老板！」

那人一聽水道生找老板，又是受了傷，立即知道事態嚴重，忙關上門，道：「我帶路。」

匆匆的走入大偏院，只見哈玉芳的房中全是人物一大堆，老少到得齊，敢情在開會吶。

帶路的走得快，立即把屋內的人叫出來了。

哈大姐只一瞧，就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她對身邊的夏荷道：「快把大夫請來，就說咱們這兒有人受了傷，叫他快來！」

夏荷往外走，哈大姐已迎上來，道：「是三刀會大當家呀，快請到客房中躺着！」

她不把人帶進她房中，一邊的客房有床欖。

古照今奔過來了，他一抱拳，道：「是大當家呀，屬下古照今，給大當家叩頭……」

申方艮重重回眸，眼光閃過古照今，輕描淡寫的道：「是我忽略了你……」

他只說這一句，便走入客房中了。

* * *

古照今陪着哈大姐，二人守在客房中，水道生便把去龍華別墅的事對哈大姐說一遍。

哈大姐一聽立即對水道生與申方艮二人道：「二位歇着，我去收拾他們。」

不料申方艮道：「不必，三刀會自會向東洋倭寇們討回公道！」

聽口氣他不但不打算賠銀子，還準備大幹一場。

水道生道：「哈大姐，申當家有仇必報！」

哈大姐道：「二位只管歇着，我們也與小川有糾紛，如何對付他們，我們一直在策劃！」

水道生道：「也算乘他之危，機會難得！」

哈大姐道：「這原是我預料的，二位盡量養傷，除了大夫我請最好的，另外派人前往三刀會告知他們的當家在這兒養傷！」

申方艮自懷中取出個令牌，道：「拿老夫的令牌，他們馬上會來！」

哈大姐把令牌交在古照今手上，道：「收好，咱們去了龍華以後，你就前往三刀會一趟，你知道三刀會在什麼地方？」

古照今把令牌揣入懷中了。

古照今也對申方艮道：「當家的，你老把此地也當作三刀會，需要什麼只管吩咐！」

申方艮道：「眞有良心，老夫失之交臂了！」

古照今道：「我現在就去三刀會？」

哈大姐道：「不是現在……」

申方艮猛一怔，道：「何時才去？」

哈大姐道：「等我們先毀了龍華別墅以後！」

水道生道：「哈大姐何時動手？」

「就在今夜！」

申方艮道：「不，由我三刀會下手！」

一笑，哈大姐道：「申當家的，我相信龍華別墅只是一個分舵，東洋黑龍會不會只有那麼個小小場面，他們必有更大的組織，只是未被咱們發現！」

她頓了一下，又道：「等我們挑了他們龍華的分舵，眞正厲害的人物就會出面，到時再由三刀會出面也不遲，是不是？」

她這是奉承，也是要把三刀會拖下水，因爲她相信申方艮是不可一世的人物，在他身上放血，這口怨氣他非找回公道來不可！

果然，申方艮嘿嘿笑了。

哈大姐又對古照今道：「咱們回我那裡，準備今夜二更天出發，事情完畢你就別回來，直上三刀會去送信！」

古照今重重點頭，立即跟哈大姐退出客房往偏院的精舍而去。

* * *

方浩與米太郎衝着哈大姐發了牛脾氣。

方浩直嚷嚷，道：「妳太過份了！」

哈大姐木然的搖搖頭，而米太郎大聲道：「丫頭，平日叫慣了哈大姐，眞把妳寵壞了不是？」

哈大姐臉上笑哈哈，她的雙目看地下。

方浩急了，吼道：「眞以爲我們二老骨頭酥筋鬆散呀，丫頭，咱們七巧賭坊被人砍死不少人，其中小劉與小王常爲我們二老捶背捏脚多孝順，如今他們二人也死了，這個仇不能不報呀！」

哈大姐道：「自然報，今夜二更天就去挑了他們的舵口，可是還用不到你們二老……」

米太郎道：「妳呀，沒良心不是，妳小時候我把妳頂在肩頭上在城隍廟看大戲，妳那時候什麼樣？」

方浩道：「這一回不聽妳的！」

哈大姐道：「方大叔，你們二老一心想着要拚命，可是還用不到你們二老出馬呀，我不想你們二老再有什麼不愉快事發生，要不然，怎麼向我死去的爹交代！」

方浩道：「妳不叫我們二老前去，才無法向我們大哥交代吶，丫頭！」

哈大姐道：「今夜有打鬥，二老就聽我一回，如何？」

方浩道：「我們二人不想再看到兄弟們一個一個的倒下去不管，這一回……」

哈大姐道：「方大叔，我派二老一個差事吧！」

米太郎喜道：「這還差不多！」

原來吵了半天，方浩與米太郎一心要去龍華別墅大戰一場，但哈大姐不同意。

三個人已爭得臉紅耳赤了。

米太郎急問：「丫頭，快說，妳派我二老幹什麼？」

哈大姐道：「方大叔，你今夜盯緊七巧賭坊的大門，朱大叔，你老辛苦了，要在各院中巡視着，二位大叔呀，這可是件苦差事呀！」

方浩已吼道：「這算什麼差事？咱們要去拚命！」

米太郎嘿嘿笑道：「好個丫頭，妳消遣大叔呀！」

哈大姐道：「非也，二位大叔，東洋人很狡猾，他們吃了大虧之後，必然把一股怨氣要出在咱們七巧賭坊，說不定他們想反敗爲勝的偷襲咱們！」

她一頓之後，又道：「二老呀，你們要我留下幾人幫你們二老呀！」

方浩一怔，道：「眞有這個可能！」

哈大姐道：「有備無患，安全第一，二位老人家千萬要多加小心吶！」

米太郎道：「留下來的任務眞有那麼重要？」

哈大姐道：「當然重要，而且非二老不行！」

方浩對米太郎道：「明知她騙咱們，這光景也只有接下了！」

米太郎道：「都是你，咱們何必來請纓呀，咱們可以直接找去東洋人住的地方出刀的！」

方浩道：「算了，留下來養養老，精神也不錯嘛！」

哈大姐哈哈笑了。

* * *

月黑風不高，燈草燃燈不用罩，哈大姐這一回鼓足了勁率領她的七巧賭坊一應人員發動攻擊了。

眞準時，二更天剛過沒多久，哈大姐便率領她的人馬出動了。

哈大姐除了調動七巧賭坊中人馬二十八名之外，另由兩條大船上分別由佟大川與杜老三兩人各帶十名兄弟趕來支援，前前後後算一算，人馬差不多五十員！

哈大姐這批人每人一塊毛巾塞腰間，爲的是到了龍華之後，大伙以毛巾蒙面好作戰！

* * *

于不悔陪同哈大姐走在這批人前面，往後看，古照今與小雪姑娘、丘大元與翠竹姑娘分別走在哈大姐的後面，另外便是春蘭等四姑娘。

賭坊裡的基本打手，由關山河與東方亮二人分別率領着，這裡面只少了一個管帳先生丁大發！

丁大發只會撥算盤子兒，丁大發也是老實人，哈大姐就是以爲丁大發老實，才由丁大發當她的管帳。

丁大發躲起來了，他躲在七巧賭坊不肯出門。

* * *

現在，龍華的桃花林中人影兒交互閃掠，宛似地獄開了門，沒聲音，但人們似乎可以聽到聲音，聲音在每個人的心中震動不已，是恐怖之前的縮影，也是生死之間的反應，人們已不再想到別的事情了。

人們心中只有一件事，那便是「殺」，好像除了「殺」之外，別無他途了！

仔細看，還有人在桃花林中打手勢，人們已把蒙面巾匆匆的挽在頭上。

人們也把鋒利的刀子握在手中了。

於是，沒有喊殺聲，也沒有發出大吼的攻擊令，只是黑暗中傳來一聲夜鳥尖叫。

當然，那不是鳥叫，而是訊號，只見黑影一個一個的來到了那座大別墅大鐵柵門前，灰暗中有兩個黑影已拔身越過大鐵柵門躍進大門內。

兩個人這才剛剛用力去推鐵柵門，便聽得門房中傳來一聲吼叫：「什麼人？」

叫喊中，兩個大漢提刀奔出來了，兩人手中除了刀，還提了一盞油燈舉着看！

這二人就快走近兩個黑影了，忽然有個黑影抖手打出兩隻飛梭！

「呀！」兩個黑衣人厲叫着往地上倒去！

於是，就見附近房中傳出怒叫聲：「什麼人膽敢闖入此地？」隨之奔出五個黑衣武士舉刀奔來了！

鐵柵門被推開了，自大門外一擁而進來二十多個黑影，另外二十多人就不知去那兒了。

另外的二十多人由關山河、東方亮帶領，分別到了別墅後面去了。

與哈大姐這面配合的便是佟大川與杜老三這些船上下來的哥兒們。

別墅中只不過殺出來五個黑衣武士，却被于不悔迎面攔下三個。

這于不悔人老實做事不老實，出刀就要命！

追殺而來的兩個黑衣武士幾乎未看清敵人的刀法，又被兩把尖刀

刺進肚子裡！

于不悔出刀比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還快，也許于不悔要在哈大姐面前表現他在功夫方面的能耐，是以出手絲毫不拖泥帶水，當他刺殺兩名武士的同時，側身一個旋踢，直把那個驚怒而上的黑衣武士踢在三丈遠處，被躍上來的冬梅劈手一刀刺死在地！

就在這時候，另外兩個黑衣人也分別被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殺死。

哈大姐看得十分清楚，她愉快的發出嘿嘿冷笑。

冷笑當然是爲敵人的不值一搏而發出來的。

* * *

哈大姐見這別墅內只有這幾人應戰，立即認定小川與田野那些浪人必在房中，不由開聲厲吼：「兄弟們，殺進屋內去呀，千萬不能手軟！」

「殺呀！」

已經從正面殺進來了，而且也已經動上刀死了人，也就用不着閃閃躲躲了，幹吧！

「殺呀！」

東洋人住的木板房不堅固，經不起三脚踢便會牆倒門垮房塌，七巧賭坊的兄弟大妹子們已攻進七間內室了，就聽到內有女子的尖叫聲，也不知這幾個女子叫的是什麼話，五個女人往前面奔過來。

于不悔一見是女人，這些女人走路是碎步，臀部好像怕扭動，盡用足尖跑，她們邊跑邊叫，因爲後面攻進許多大漢追殺她們。

于不悔不殺女人，他往一邊閃，把幾個女人讓過去，她們却被春蘭、夏荷、秋菊、冬梅四人攔個正着。

女人殺女人，也算是異性相斥吧，幾個女人立刻廝殺起來。

哈大姐只看了幾眼，冷冷的道：「平日總叫妳們多練練功夫，妳們敷衍了事不肯吃苦，如今對付幾個東洋婆子就久戰不下，令我失望！」

其實她怎知這幾個東洋婆子也了得，爲什麼往前面跑過來？實在因爲後面一下子出現那麼多大男人，她們爲了自身，也爲了向前面找救兵才往前面來，豈料前面的人更厲害，幾個姑娘就把她們攔住了。

* * *

七巧賭坊的兄弟們自前面衝進房間內，他們一間一間的搜，也搜到一間放置刀劍的房間，更發現獲貝與火葯之類的東西。

哈大姐率人在各屋中搜了一遍，並沒發現小川、田野二人，她多少帶着失望，因爲她這次趁機而來，就不打算要小川與田野二人活，她非殺了他們不可。

七巧賭坊的人馬前後兩批在大院中會合了，便在這時候，忽然傳來幾聲尖叫聲，顯然幾個東洋女人也逃不過圍殺而死在亂刀下了。

哈大姐見人馬集中，她憂喜各半，喜的是這一面自己人馬未有死傷，而且順利的攻入別墅，憂的是不見了小川與田野二人，他們去了那裡？又出海去了？

哈大姐就以爲小川與田野必又去了那荒島上了，因爲幾次搏鬥，東洋人死了不少武士，他們是去搬救兵了。

哈大姐想到這裡，她不由得變了臉色，她在惡向膽邊生了。

關山河走過來道：「大姐，咱們下手吧。」

東方亮也高聲道：「動了手咱們立刻撤回去，神不知鬼不覺。」

佟大川與杜老三也同意動手。

他們已經動過手了，再動手當然是計劃好的策略，那也是計劃的第二步——放火！

七巧賭坊的兄弟們非是殺人放火的惡人，他們也是被逼的。

於是，哈大姐當衆沉聲，道：「燒！」

她話聲甫落，立刻有十幾個大漢已自身邊取出火種來了，他們原是給分派了放火的任務。

十幾個大漢分散開來，他們分頭去放火，哈大姐已率領她的人馬退出來了。

* * *

原是黑黝黝的三更天，但當火苗子從大別墅的房頂上冒出來的時候，龍華的桃花林子立刻被火光照得美艷極了，也好看極了，只不過當火光發出辟哩啪勒响的時候，那個美的畫面消失了，代之而起的乃是恐怖。

附近傳來人們的狂吼：「失火了！」

當許多人往這邊跑的時候，哈大姐已率領她的人馬走到三里外了。

猛回頭，哈大姐望着遠處的一堆烈火哈哈的笑了。

「叫你們陰狠吧，叫你們囂張吧，去你的治外法權！」

她猛回身大步往虹橋這面來了。

哈大姐率領的人走得十分快速，却不料迎面奔來一個人，這個人也發現哈大姐一夥了。

這個人邊奔邊叫：「老板，老板不好了吔！」

哈大姐不用細看，聽聲音便知道是她的丁管帳。

哈大姐冷冷的道：「老丁，何事？」

丁管帳眞的出現了。

丁管帳也累得上氣不接下氣，

半天張口不能出聲。

哈大姐道：「不用慌，有話慢慢說。」

丁管帳側身指着賭坊方向，道：「殺起來了，殺起來了呀，老板！」

「誰殺起來了？」

丁管帳道：「東洋人呀！」

哈大姐急問：「多少人？」

「兩個，只有兩個！」

哈大姐冷笑，道：「兩個？太大膽了！」

她回頭大吼：「快回去，殺了他們！」

誰跑得快？當然是于不悔、古照今與丘大元三人跑得最快！但女人的力量有時候比什麼都大。

這三人身邊的女人早已無形之中控制住他們的心志了，有機會表現總是不放過表現的機會。

要知道這三人雖然習了一身功夫，却也窮苦二十年，他們生活在惠州柳家村，那地方的人們日子過得苦，要不然古照今也不會在三刀會一條船上混上三年也沒出息。

要不然，古照今就不會遇上哈大姐，他以爲自己跳進幸福窩再也不想離開了。

如果當初水道生遇上他的時候，水道生一把銀子送給古照今，再委以重任，而不是只帶他到酒館吃一頓酒菜，也許古照今到現在還是水道生的人。

水道生在七巧賭坊中與「天龍刀」申方艮二人養傷，那水道生便不時的長嗟短嘆。

申方艮還問：「水先生，你嘆個什麼勁？挨刀是平常事，咱們江湖中人，挨刀總是免不了的，莫忘了咱們也放別人身上血。」

水道生道：「我不是爲這點傷，我是想到三國了！」

「三國關咱們屁事。」

「不是啦，我是想到了三國時候有個水鏡先生，他老人家是個智慧高的人物。」

申方艮道：「江湖上智高的人太多了。」

水道生道：「那水鏡先生曾對劉備言道，『臥龍鳳雛得一可安天下』這句話。」

申方艮道：「水先生是說你沒得到古照今？」

水道生深深一嘆，道：「不錯，古照今這小子，他好像窮苦窮怕了，見了銀子宛如屎壳郎踩在牛糞上……不走了似的……」

他頓了一下，又問：「申大當家的，我想問問你，你們那三刀會中，像古照今那小子在船上當一名把子，一個月有幾兩銀子可賺？」

申方艮道：「一月餉銀三至五兩，吃住在船上，幹得好每月有紅利，紅利不超過本薪，這是規定。」

水道生道：「才這麼一點呀！」

申方艮道：「不少了，本身吃住穿已無問題，餉銀寄回家，也足夠養活五六口人了！」

話是不錯，那年頭一斗米不超過一兩銀子，能塡飽肚子算是不錯的了。

水道生一嘆，道：「難怪古照今棄職不幹了，他如今不但又找來他的師弟，甚至還拖來個小師叔，娘的，哈大姐找到一個令她滿意的丈夫，操那娘的，她就快雄霸這黃浦灘上了……」

他忽然不說話了，因爲他聽到了聲音，搏殺的聲音。

是的，二更天才過不久，七巧賭坊中潛來兩個要命的殺人王。

* * *

這事就在哈大姐率人去血洗龍華別墅不久才發生的，眞的是事出奇怪也湊巧了。

原來這二人不是別人，小川與田野是也！

這二人使用的戰術[illegible]麼巧，幾乎與哈大姐攻擊他們龍華別墅是一個樣……

他們人潛入賭坊中殺人，另外還帶來五個黑衣武士，這五人負責在七巧賭坊的後面找他們的失寶，然後放火燒房子。

小川與田野爲什麼要以二人搏鬥賭坊中那麼多的人？無他，二人受到黑龍會總堂口的喝叱，限他們二人立刻前往七巧賭坊把寶奪回來。

那時候東洋黑龍會的勢力大，只不過黃浦灘的黑龍會勢力才剛剛由東北延伸過來，便已令有司啇門頭痛不已！

杜捕頭就煩惱小川與田野二人。

* * *

那小川與田野二人是背水一戰了，他們二人今夜非同哈大姐拚個你死我活不可了。

攻擊的時間幾乎是與哈大姐的同時，如果算得準，也差不過半個時辰。

「彭彭彭」有拍門聲，那是小川在拍賭坊的門。

門後面有人應聲，應聲來自前院的正廳廊上：「誰呀？」

「開門！」

「找人還是來玩兩把？如果玩兩把，改天吧！」

是個蒼老的聲音，是的，這人是方浩，方浩的手上提着酒壺，對於未能前往龍華別墅，他老人家與米太郎二人心中不舒服。

方浩前輩喝悶酒，米太郎在後院直哼哼，他哼小曲，唱的是黃梅小調祝英台，他唱來唱去就是那一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

無盡期呀！我的山伯兄……」

他這一輩子就是會唱這一句，從年輕時的細聲唱到如今的糙音，只一煩惱他就唱，他不滿爲什麼哈大姐不叫他去打鬥？

但他把敵人唱來了。

＊　＊　＊

先說那個叫門的小川，他沉聲道：「開門！」

方浩也回叱：「不開就是不開，誰來也不開，操那娘的拆爛污，方大爺在吃酒吶……」

「開門，查夜的！」

方浩一聽，怎麼的，還有查夜的呀，這是公家在辦事，那得開門應付了。

方浩提着酒壺拿着酒杯便走到門房下去開門，他還不高興的道：「查什麼玩意兒嘛！」

他以左手去開門，因爲右手是個小酒杯。

「吱吱」一聲門開了。

「咻」！好一道冷芒當頭劈下來。

方浩還沒吃太多的酒，他若在此刻帶半醉，這一刀劈來他就會變成兩爿人了。

方浩的手法快，就如同他在賭桌上變戲法那麼快，「颯」的一個急側轉，旋出半丈外，一塊衣衫連着巴掌一片皮肉被利刃切下來。

方浩明白，他的左上臂挨刀了。

心中這麼想，動作可不慢，就在敵人衝進門追殺中，方浩好像年輕二十了歲，「颯」的拔身躍在橫樑上，不料敵人不含糊，彈身半空中還出刀。

逼得方浩沒辦法，他又落在地上了。

黑衣蒙面的小川似乎不給方浩任何機會，他緊追不捨，刀聲「咻咻」。

方浩左閃右躲的跳落在天井，他手中仍然拿着大酒壺，暴閃中，他猛的喝了一口酒，就在閃躍中，張口噴出一片酒霧，於是，他的左手酒杯發出了。

他拿酒杯當暗器，「吧」的一聲打在小川臉頰上。

小川似乎吃一驚，張口把一顆碎牙吐出來。

小川上了當，吃了虧，半邊臉皮痛得發了痲，他惡狠狠的罵：「馬鹿野狠……唔……」

他的一雙手舉得高，不接近方浩他不下刀，光景要一擊而中了。

方浩看得淸，他以手中的酒壺來抵擋，盡量的閃而不退，退而疾閃。

方浩也吃驚，這小子的刀法太狠毒了。

這二人前院幹得凶，後院的客房門口也熱鬧，因爲米太郎以一根鐵杖與田野在那兒鬥得十分慘烈。

原來田野由一邊山墻躍進七巧賭坊的大院時候，眞巧，正聽到申方艮與水道生二人在嗑牙閒聊，他們二人身上的傷才剛醫治包紮，大夫叫二人好好的休養。

田野發覺是這二人，立刻惡向膽邊生，猛的一脚踢開門，舉刀便往屋內殺。

申方艮只一聽，便拔出他腰間的天龍寶刀來，眞快，「噹」的一聲攔住劈頭的一刀。

申方艮不下來，坐在床上幹上了。

他乃三刀會大當家，武功自是一流中的一流，雖坐着，田野也無法一招得手，而水道生也在另一邊出刀迎殺。

也許是打鬥的聲音把米太郎引來了。

米太郎奔來就叱叫：「什麼人跑來撒野？」

他挨到門口已發覺屋內大戰，立刻吼叱：「出來，出來同米老爺大戰三百回合！」

他不能進去，屋內似是「人滿爲患」，不能傷了養傷的人。

果然，田野聽得門外有人吼叫，他又殺出去了。

米太郎接戰田野在門外，那田野凶殘的舉刀狂砍，他還吼叫不已，但米太郎一句也聽不懂。

米太郎也許是眞的老了，也許田野的武功詭異難鬥，幾招下來，米太郎的上衣碎了，他若不是運杖揮拍，他一早已挨刀死在地上了。

雖然他攔得妙，可也被田野殺得他血肉淋漓。

屋內的申方艮氣得大聲吼罵，因爲他實在下不了床，他背上的刀傷太重了。

水道生也急，水道生的腿還用木板夾着，那光景別說是搏鬥了，便走路也得用手杖。

這二人只有乾着急的罵，屋外面，米太郎連吭一聲也沒有，他只要有一口氣在，他就死纏着田野不閃讓。

兩個人與前院中的一對是一樣，一攻一守糾纏得各不相讓，如果兩方都拚命，只怕打鬥早已結束了，什麼一打三百招，自天亮殺到天黑，那是騙人的。

可是此刻不騙人，因爲他們的搏殺是一個攻一個守，這就是不大一樣了。

＊　＊　＊

有五個黑衣武士可忙慘了，他們潛入七巧賭坊的偏大院中，尤其是八間雅室與哈大姐的那間精舍，他們原是每人一間在室中翻箱倒櫃的一陣亂翻騰，他們除了找到一些姑娘們的首飾之外，大批的財寶一箱也沒找到。

他們本來還要放火燒，只可惜寶物未找到，他們是不敢放火的。

現在，五個大漢聚在一起，他們在商量，商量着如何再尋寶。

五個指手劃脚的商量以後，由分散而集中，他們在每間屋內敲牆跺地。

他們這是想到寶物必藏在地下或假牆中了。

其實，他們五人是想通了，但如果想找到寶物，還差上十萬八千里吶，因爲哈大姐她爹設計得十分巧妙，非自己親人，恁誰也休想找到他們哈家的藏寶之地。

五個壯漢幾乎白反忙忽，五個人眞想來個掘地三尺去尋寶了。

＊　＊　＊

七巧賭坊中打得凶，有個人自暗中奔逃出去了，這個人不是別人，乃七巧賭坊的管帳丁大發是也！

丁大發非奔出去不可，他發覺東洋人來得眞是時候，在賭坊中眞空的時候殺來了。

丁管帳只會打算盤不會打殺，不動刀的人命才長，他躡手躡脚的奔出了七巧賭坊，然後便奔往龍華了。

＊　＊　＊

丁管事在半路上遇見哈大姐在愉快的往回走，只是他們未高奏凱歌。

丁管事攔住哈大姐，把賭坊中出事說一遍，嚄，哈大姐可急了，她不但拔腿回奔，而且還叫于不悔等人拚上命的跑。

於是，于不悔老遠的發覺七巧賭坊門大開。

十一層台階那麼高，好個于不悔，他一個觔斗便落在上面了，放眼看，院中兩個人在死纏。

什麼叫死纏？

一個殺一個閃，一個退另一個又追這就叫纏，那也表示兩個人在乾耗吧！

現在，于不悔奔過來了。

「住手！」

于不悔一聲厲吼，古照今與丘大元也來了。

于不悔對古、丘二人吩咐：「快去後面瞧瞧，這傢伙是小師叔我的了！」

院中兩人分開來，小川抬頭看，他的心中一震，因爲他發覺來的這人不簡單，他聽他的人說過，哈大姐手下有個厲害的，出手便整死三個人。

小川的功夫高，如今遇上于不悔了。

于不悔在出招時候幾乎是瘋狂的，也是不顧一切的，就聽他大吼一聲和身直往小川衝去。

小川果然發覺這大個子的氣勢上已叫人難以抵擋。

一個瘋狂的人，總是在出刀之前便會震懾着敵人的。

小川顯然是被于不悔震懾住，但他也不敢稍有分心或大意，因爲他不想死在七巧賭坊。

兩團人影一合又分，半空中响起「噹」聲，是短暫的。

那小川在分開之後左手在腰帶上方抹了一把，那是鮮血，他幾乎閃不開于不悔的那要命一刀。

但他終於還是閃開了，只在肚皮上被扎了一下。

于不悔的左手短刀又不見了，他以左手短刀攔住小川的刀，右手才出刀的。

他也爲小川的急智暗喝一聲采。

但他的口中却在厲吼：「娘的，你不會逃過那二刀的，小王八蛋，你小心了！」

他罵小川小王八蛋，那是因爲小小的東洋人太矮了，而于不悔又太高了，于不悔是六尺大漢，他看小川要低頭看，所以他罵小川小王八蛋。

人小鬼大呀，于不悔就忘了這句話。

只聽小川大吼一聲刀指于不悔狂劈而上，于不悔錯身在大轉身，而小川已颯的一聲上了屋頂。

他心中明白，單只附近傳來的聲音，便知道大批人馬趕到了。

小川不是傻子，他不會等着挨亂刀，單只眼前的大個子，他也寒心了。

小川躍上屋頂，于不悔也追上屋頂。

小川忽然在房上轉身揚手，三把短刀射過來。

只不過于不悔却是一聲冷笑，他不去接飛刀，他用刀撥打，而且撥個正着，只聽到幾聲「噹」便知道了。

然而就是這三把飛刀使得于不悔一停，小川已落在大街上去了。

他才不會往七巧賭坊後面奔逃，因爲古照今與丘大元二人去了後面。

于不悔要追，哈大姐已發現了。

「不悔呀！」

「哎……」于不悔在屋頂上回應。

「回來吧，窮寇莫追。」

「大姐呀，他已挨了一刀，我不怕，我非殺了他不可，我一定……」

「下來吧，後面還有敵人吶！」

于不悔跳下來了，他奔到大姐身邊來。

只見哈大姐站在方浩面前，道：「方大叔，你老了還爲咱們賭坊流血掉皮肉，叫我怎麼對得起死去的老爹呀，老爹臨終叫我好生孝敬

二老的，我……」

方浩自地上站起來，他像個自大紅染缸中站出來的「紅人」似的。

他還吼道：「我流點血又怎樣，一身骨頭一身筋，筋筋骨骨的未傷分毫，妳別說得叫我老人家傷心，行不行？」

哈大姐帶淚笑，道：「能站起來就好，能站起來我也就放心了！」

她忽然大叫：「還不快去把大夫找來呀！」

已有人往外跑去找大夫了。

＊　＊　＊

七巧賭坊的後院也熱鬧，古照今找上了田野，那田野發現來了古照今，他對姓古的恨透了，但也懼怕古照今幾分，因爲他見過古照今動刀。

古照今面對田野，他的臉上不見七情六慾，他的牙關却在咬得緊。

「你娘的老皮，竟敢前來殺人呀！」

一邊的米太郎已經雙手扶住門框幾乎往地上倒下去了，屋中兩個養傷的人中，水道生還叫：「好了，好了，這小子算是來得及時，咱們死不了啦！」

申方艮冷眼看院中，他要看古照今的本事到底有多大，爲什麼大家都說他了得。

門外面，田野蒙着面巾，吼道：「媽的，你這小子呀，今夜你死吧！」

古照今道：「行，只要你有本事，我的項上人頭你就勞駕來搬走吧！」

田野的刀舉起來了。

那米太郎大叫：「小兄弟呀，你如果再晚來三大步，我米太郎就看不到明早的太陽了。」

古照今道：「大叔，你是壽星爺，你長命千歲呀，死的是他們，他娘的黑龍會的狗都得死……」

他這一聲咒罵，把「黑龍會」的招牌抹了黑，田野玩命了。

「殺！」

田野舉刀便砍，而且擲地有聲。

古照今並不稍動，但他的眼明手又快，就在田野高舉他的刀往他身上劈下來的時候，古照今忽然舉雙尖刀上迎，就在「彭」的一聲中，古照今不但阻攔了敵人的雙刀，而且順勢下砍。

雙尖刀已劃上田野的身。

這時候屋中的申方艮大叫一聲：「好一招『雙龍搶珠』，妙！」

是的，這一招是沾了點「龍氣」，但不是雙龍搶珠，外人以爲是雙龍搶珠，而實際上却是柳家刀法中的三絕招之一的「畫龍點睛」。

古照今便是這一招而傷了田野。

他是一招之間便傷了田野，也算田野反應快，他在挨刀中大旋身立刻拔足就跑。

古照今原是要追殺的，但聽得「咚」的一聲響，米太郎倒在門口地上了。

古照今急忙走過去，大叫：「米大叔！」

米太郎喘氣的道：「太好了，太……好了……」

古照今道：「嚇我一跳，我以爲米大叔……」

「死了？」

「不是，不是……」

屋內的水道生又笑道：「申當家的，你看看。」

「看什麼？」

「在你船上三年，這麼厲害的高手你沒注意過……」

申方艮不開口了。

米太郎便在這時又掙扎着站起來了，他老人家眞慘，有一刀是抹他的脖子的，那一刀被他老人家硬生生的以鐵板橋功夫閃得快，可也被利刀削去下巴一塊肉，連帶的鬍子也少了一片，而顯得鮮血淋漓……

他的最重一刀是傷在側背後，那地方如果不是有塊硬綳綳的骨頭，只怕老人家早已經不動了。

古照今奔上去，却也挨了一句罵：「你豬呀！」

古照今道：「米大叔，我怕你……」

「我怎麼了？我能出氣就死不了，可是你却叫那傢伙逃了！」

古照今道：「他雖然跑了，却也挨我刀，幾乎貫穿他的肚皮，十天半月他有罪受的！」

這時候，哈大姐率領着大伙奔進來了。

哈大姐也發現了古照今與米太郎在灰暗的夜色裡站了個面對面。

「米爺，眞是阿彌陀佛了，人還好呀！」

她奔到米太郎面前望一下，立刻大叫：「快，把米大叔抬回去，叫大夫一齊爲二老醫治！」

米太郎道：「嚄，賭殺也受傷了呀，哈……」

他還笑得出來，口中的賭殺當然是方浩了。

夏荷扶往米太郎，她向米老道：「老爺子爲什麼在此發笑，你老應該哭呀，挨刀挨得這樣慘還笑呀！」

米太郎道：「妳懂個什麼？賭殺受了傷，他就不會笑話我受傷挨刀呀，哈……」

他忍不住又笑了。

便在這時候，房中傳來申方艮的聲音，道：「哈老板嗎，快進來。」

哈大姐伸頭往屋內看，不由點點頭，道：「你們二位可還好吧？」

申方艮道：「不能再好了。」

水道生道：「哈大姐呀，剛才門外的廝殺眞是太令人感動了。」

「怎麼說？」

水道生道：「剛才那東洋人的武功太高了，我與申大當家只能在床上抵擋，久之必死在那惡人刀下，但這位大叔來了，他攔下那惡人的刀，雙雙打得難解難分，老人家挨刀不退，受傷仍戰，便是個火氣旺的年輕人也比他不過，令我們二人畢生難忘……」

哈大姐聽得幾乎流下淚了，是的，米太郎非如此不可，因爲米大叔知道他的任務。

果然，米太郎正欲往前走，忽然回來吼道：「姓水的，你死了沒關係，爲你觀禮的人必不多，但申老大不能死，尤其是死在七巧賭坊更不可以，三刀會咱們惹不起，人在我們這裡，他們就饒不了咱們！」

他話一說，大伙才明白他爲什麼死守在門口不稍退，原來他老人家想得深遠，也想得對極了。

屋中的申方艮道：「不錯，老夫死在此地，你們就脫不了保護不週的干係……」

他一頓之後，又道：「哈老板，你的人已殺去偏院了，我知道後院傳來劈劈啪啪聲，想是找你什麼東西了。」

水道生知道那些人在找什麼。

水道生爲此還收了哈大姐白銀一萬兩，也是一萬兩白銀封住了他的嘴巴，想說也說不出口了。

江湖中有個不成交的規定，拿人錢財爲人消災，水道生再是想把哈大姐得寶之事向申方艮明言，他也得用勁的彆在肚子裡。

哈大姐笑了。

她笑得十分自然，道：「叫他們去找去翻吧，便是掘地三尺，如果他們能找到什麼，就由他們拿去了！」

這話令水道生一震，他怎知哈大姐住的地方有機關，而地下的機關更是錯綜複雜，便是把人放進地道，也不容易在幾個時辰裏找到什麼。

哈大姐對古照今道：「古兄弟，你可以去找三刀會的人了，申老當家不宜久留在咱們這裡！」

「是，大姐，我這就去……」

申方艮急忙道：「等等！」

他不等哈大姐再問，先是對哈玉芳微微一嘆，道：「哈老板，且容我有幾句話向古兄弟一敍，如何？」

哈大姐先是一怔，隨即點點頭，道：「那麼，話交代完了就去三刀會吧！」

她率領着幾個侍女奔向後面去了。

＊　＊　＊

「過來，古老弟！」

古照今心中一熱，申方艮稱他古老弟，也太抬舉他了，這和他過去在三刀會的大船上當一名把頭，眞是不可同日而語。

那時候他便是申方艮的面也不易見到，更遑論申大當家稱他一聲老弟了。

古照今急忙走過去道：「大當家，你老有吩咐？」

申方艮一笑，道：「我只對你說一句話。」

古照今道：「老爺子請講。」

「你在三刀會三年算是委屈你了，是我三刀會埋沒了你，我抱歉。」

乾乾一笑，古照今道：「事情已過去了，老爺子又何必再提。」

申方艮道：「老弟呀，如果你願再回三刀會，三刀會的名字我改一改。」

水道生也楞住了。

古照今張口不知如何回答。

申方艮乾乾一笑，道：「我把三刀會改成四刀會，你出刀不比我們三人差，你怎麼說？」

這可是大手筆，一下子把古照今捧上了天。

要知三刀會十二護法也在三刀會三個當家之下，而每一個護法皆由三刀會出資在他們的家鄉建一個莊院，聘請男僕三人，女僕兩個，另外支付的薪餉固定一個月一百兩銀子，另外還有特支雜費，三位當家的更別說了。

這是叫人羨慕的，當年的古照今他是想也不敢想的，如今由申大當家的口中說了出來，古照今幾乎不能自己，這也可以套句俗話：「十年苦讀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嘛！

只不過申方艮開出的條件再是好，再是令人動心，古照今只一想到了他的小雪，什麼也無法再打動他的心了，因爲他的心已爲小雪姑娘緊緊的抓住了！

古照今笑笑，道：「大當家的，別把我這無名小卒捧上了天，我只不過善於出刀而已！」

申方艮道：「這就夠了！」

古照今道：「當家的，以後再說吧，至少眼前叫我爲當家先服務一次，我盡快把三刀會的人找來侍候大當家回去。」

申方艮點點頭，道：「你說得對，我們有緣總是會再在一起的，我盼望這一天的到來。」

水道生木然了，他怔怔的看着古照今走出去，立刻問申方艮道：「申老，你眞打算把三刀會改成四刀會？」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小郭與哈巴狗為救毛小珠，哈巴狗便胡謅識得「天眼通」，將偷看來的說出，翁玉琴為免尷尬，只好放人，其後為免四小將她的私隱及私會蒙面人之事說出，欲殺人滅口，幸虧「北海神龍」秦葆琪出手相救，他亦欲競選維持會會主……蒙面人懷疑翁玉琴對他不忠，在她肚臍上吐口沫而去。小郭洗澡時，關山月、崔心蓮出現了……

浪俠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幕後指使探底細　兩小孝義難雙全

哈巴狗大喝一聲，立刻佔了上風，揚手就撒出一蓬粉末。

哈巴狗也恨這兩個身份極高却又不講身份的人。

那知關、崔二人對哈巴狗所撒的毒物根本不在乎。

並不是他們百毒不侵，世上沒有那種人，而且事先嗅過解藥，必是也長於此道，而能免役。

關、崔二人非但不趨避，反而迎上。

小郭大叫「哈兄小心……」人也撲了上去。

哈巴狗手底下有限，却很機伶，一看不妙立刻趨避。

關、崔二人要追擊他，已被小郭擋住。

這工夫毛小珠及林小玲又撲上來，攻勢十分凌厲。

關、崔二人雖然厲害，對付這幾個年輕人也很棘手。

還有一點，小郭似能看出，關、崔似對毛、哈二人手下留情。

小郭四下打量，立刻就得到了答案。他以傳音入密，對毛、哈二人說了幾句話。

關、崔二人的主要目標是小郭，但小郭却又不好調理。

就在這時，關山月一刀掃向哈巴狗，還差一寸，哈巴狗就慘叫一聲，退了五七步，倒在沙灘上。關山月不由一怔。

幾乎同時，崔心蓮也刺出一劍，毛小珠尖嘶着倒下。

二人都在沙灘上翻滾，關、崔二人相顧茫然。

就在這時，沙灘外兩個蒙面人一掠而至。

他們幾乎站在毛、哈二人身邊打量二人。

二人相信了小郭的話，他們並沒受傷，只是佯裝受傷而已。

在這剎那，毛小珠和哈巴狗都想到一件事，那就是這後來的兩個蒙面人是金駝子和毛子水。

本來小郭剛才以蟻語傳音叫他們在關、崔二人的攻擊下佯裝重傷倒地，他們還不知道為何要這樣。

現在，二人躺在地上，一邊翻滾，一邊打量這兩個蒙面人。

其中一個有點駝背，自然是金駝子了。

另一個背着一柄窄長的刀，這幾乎是武林中獨一無二的怪刀，這且不說，毛小珠只要看一眼，就知這一個是她爹。

即使把一個至親的人全包紮起來也遮住面孔，仍然可以看得來，因為親人太熟了，任何一個小動作都認出。

小珠忽然覺得，聽小郭的話証明這蒙面人是他的父親，這未免太不智，也太不孝了吧？

哈巴狗幾乎也想過這一點。

儘管他很敬重小郭，但金駝子畢竟是他的主人。

最早是他的主人，以後又變成了他的師父。

要他來証明這蒙面人是金駝子，也等於由他揭開了師父和殺人兇手是同伙共同犯罪的事實。

哈巴狗不能這樣做。

正因為二人不約而同地想到這一點，就立刻停止翻滾。

甚至二人還一躍而起，向二人攻上。

這等於告訴小郭：「我們不認識這兩個人。」

這不過是極短時間內發生的事，所以這兩個蒙面人也猜到了哈巴狗和毛小珠二人的想法。

他們立刻全力向小郭攻上。

小郭再厲害，又如何能應付關、崔及這兩個蒙面人的合擊？

小郭一急，哈巴狗就不顧自身安危，只攻不守撲上。

毛小珠幾乎也是如此。

他們二人似乎都十分矛盾，父親和師父固然重要，小郭的安全也重要。

如今是四對四，小郭這邊當然吃緊。

只不過小郭一旦危急，小珠和哈巴狗一定會只攻不守奮不顧身。

林小玲當然更不必說了。

於是後來的蒙面人打個暗號先走，關、崔二人也走了。

林小玲是四人中唯一不知這微妙關係的人，她喘着道：「奇怪，這四個人要是再打下去，咱們只怕要完蛋！」

小郭道：「正是。」

林小玲道：「那麼他們為甚麼要撤走？」

小郭道：「世上有些事是不可以從表面上去看的。」

小玲道：「郭半仙，不從表面看怎麼個看法呀？」

小郭攤攤手，默默地整好衣衫，領先上路。

哈巴狗低聲道：「郭少俠，眞對不起您。」

「你沒有甚麼對不起我！你作的沒有甚麼不對。」

哈巴狗道：「我知道我作的不很對，但大義滅親的境界太高了！我只是個凡夫俗子，我作不到！」

「我也作不到！」毛小珠的聲音很低。

林小玲大聲道：「你們在說甚麼呀？」

她這次是不夠聰明的，她如何能想到這一點？

* * *

小郭和哈巴狗在對飲，此刻大約是掌燈之後。

這家酒樓上只有他們二人。哈巴狗道：「郭少俠，我很痛苦，因為我明知他們在做什麼事。」

「我相信小珠也是一樣，甚至比你還痛苦。」

「是的，因為父母和師徒的關係總是不一樣些。」

小郭道：「往後再遇上，雙方都為難。」

「郭少俠，上次你暗示我家師和毛老爹都來了，而且和關、崔一起，我信了八九分，但我却說不信。」

「這一點我能諒解你！」

這工夫梯口上來一人，居然是巫春。

此人算是哈巴狗的師伯，但巫春却不認識哈巴狗。

小郭道：「眞是幸會！」

巫春道：「正是所謂人生何處不相逢吧！」

小郭道：「巫大俠有無興趣再賭一下？」

巫春笑笑道：「賭什麼？」

小郭道：「賭命也成。」

巫春道：「你似乎是個永遠輸不光的人，連命都有好幾條。」

小郭道：「只能說是命不該絕而已。」

巫春道：「相信上次在那賭場中，送毒藥的那一杯水，八成有點問題，當然，那個小文士大有來歷！」

小郭撇撇嘴：「他大概有點來歷吧！」

巫春道：「要賭什麼？這次你說。」

小郭道：「只有你我二人賭，當然以骰子為宜。」

巫春道：「你有骰子就用你的。」

小郭掏出一副交給巫春相看，骰子上有沒有動手脚，在手中一掂就知道了，巫春點點頭。

小郭道：「請猜猜我手中有幾點？」

巫春道：「三至五點。」

小郭張手一看，竟是六點，等於沒猜中。

巫春抓起骰子，小郭猜是六至八點，結果是九點，也沒猜中。

再試一次，巫春猜中，由他作莊，賭注又是一包毒藥。

巫春擲了三次，最大有九點。

小郭一擲再擲三擲，總是不超過八點。

哈巴狗雖知此人是他的師伯，却很討厭此人。

因為這個人每次下的賭注都是一包毒藥，似乎非毒死小郭不可。

巫春把一包毒藥往小郭面前一推，道：「你輸了！」

小郭拿起骰子仔細一看，骰子已經調了包，道：「巫大俠，這副骰子已經不是原先那一副了。」

巫春道：「輸了就挑剔嗎？」

小郭道：「巫大俠，另選一副出來！」

巫春笑笑，道：「如果重來仍然輸了呢？」

小郭道：「二話不說，馬上吞藥。」

「好！」巫春道：「好在有一位証人在旁，就這麼辦。」

小郭拿出一副骰子，道：「巫大俠先看看。」

巫春掂了一下也看了一會，道：「就用這一副。」

小郭交骰子給巫春先擲，三擲都沒超過五點。

哈巴狗心道：「這一次看你能再贏麼？」

小郭三擲之下，仍然沒超過四點。

小郭大爲震驚，哈巴狗更不必說了。

這副骰子是小郭最常使用也是最稱手的一副。

用這樣的骰子而不能贏，小郭十分灰心。

哈巴狗心頭大恨，他的師伯居然也是賭中高手。

小郭以前對賭相當自負的，兩次輸給巫春，他終於知道，自己並不是頂尖的賭客，絕對不是。

小郭拿起骰子一看，又不是原來那一副了。

可是到底是用什麼手法換的？小郭沒看清。

一個「郎中」在人家玩手法之下居然看不出是如何玩的，這已經是輸了，所以他並不想揭開這一秘密。

就算揭開，如巫春不承認，自討沒趣。

他拿起了那包毒藥。

哈巴狗一急，立刻把那包藥奪了過去。

「哈兄，你……」

「郭少俠，你不能吞這毒藥。」

「我輸了就必需吞。」

「郭少俠，他分明是詐賭。」

「哈兄，就算是詐賭，我沒有當場揭穿，就必須實踐諾言。」

哈巴狗道：「郭少俠，和這種人不必講這一套。」

小郭道：「拿來！」

哈巴狗道：「我既然看到，就絕不讓你吞這毒藥。」

小郭厲聲道：「拿過來！」

哈巴狗內心很難過，自己爲小郭好，小郭居然對他疾言厲色。

巫春又拿出一包，放在小郭面前道：「不要緊，還有。」

小郭拿起，哈巴狗又來搶，自然沒搶到，道：「郭少俠，可別忘了，你是郭家一脈單傳的傳宗接代的人。」

小郭道：「哈兄，這是我個人的事。」

「不，你是武林中流砥柱，你的安危死活已經不是你個人的事了。」

就在這時，樓下上來二人。

小郭心頭大震，他眞希望自己早已吞下毒藥死了。

一個是蕭露，美艷如昔。

另一個就是在那山野溪中小橋下看到的英俊青年。

由於蕭露根本像是不認識小郭，小郭大氣，也故作不識，這青年對蕭露道：「妳猜他們在幹什麼？」

蕭露倚在青年的身上道：「人家怎麼知道？」

嗲聲嗲氣，眞叫人五臟翻騰。

眞虧她竟能裝出不認識小郭一樣。

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表演得如此逼眞的。

青年指指巫春和小郭，道：「我在樓下聽到，這二人在賭骰子，輸者要吞下一包毒藥。」

蕭露掩口不迭，道：「吞毒藥作賭注？」

「不錯！」

「這不是兩個瘋子？」

巫春道：「妳以爲我們是瘋子，也可能有人說我們是英雄。」

「你以爲他們是什麼？」

青年道：「我以爲他們都不是，必然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人。」

「對對，一定是吃飽了沒有事做。」

哈巴狗罵道：「什麼人在此聒噪？」

蕭露道：「看這兩個人，却又不像是吃飽了沒事做。」

青年道：「貌有醜而可觀者，有雖不醜而不足觀者；文有不通而可愛者，有雖通而極可厭者。」

此人一派斯文，出口成章。

只不過，小郭却討厭透了這兩個人。

蕭露道：「你以爲他們二人是可愛還是可厭之輩？」

青年道：「身體髮膚皆受之於父母，他們居然以三個骰子及一包毒藥在此賭命，妳看不出他們面目可憎？」

「對對！現在看來，這二人的確很不順眼。」

這些對白固然氣壞了小郭和哈巴狗，巫春却更是按捺不住，大喝一聲，離座向青年抓去。

青年衣袖一甩，巫春低哼一聲收回手來，疾退三步。

他直覺地以爲，剛才手指是戳在鋼板上。

他知道遇上了高人。

論武功，巫春也知道未必能制服小郭，但要談施毒及賭博，小郭就有所不如了。

巫春見過世面，絕不再試。

他走到梯口，對小郭道：「你欠我一命！」

小郭沒吭聲，巫春下樓而去。

這工夫小郭的臉色很難看，只有哈巴狗知道他的心情。

蕭露道：「長孫虎，你看這個人是不是傻子？」

她說這話時是看着小郭的。

有人侮辱小郭，哈巴狗感同身受，他已經無法忍耐，大喝一聲，自座上躍起，凌空向蕭露踩出一腳。

蕭露甩袖一揮，「蓬」地一聲，哈巴狗摔在樓板上。

兩人嘻嘻哈哈下樓而去。

小郭也以爲，任何人欺負哈巴狗，他也感同身受。

「哈兄，你還好吧？」

「還好，郭少俠，只可惜我無能，不能嚴懲侮辱你的人！如果我能，我不會放過他們……」

哈巴狗竟然掩面悲泣起來。

小郭十分感動，眞正是：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

他拍拍哈巴狗的肩背道：「哈兄，就憑你這幾句話，小弟要爲你出口氣，我去找他們……」

哈巴狗爲他抱屈，他爲哈巴狗不服。

事實上，這應該是他自己的事，只是自己的事却變成了別人的事。如此一來，自是更見眞情了！

小郭下了樓，發現蕭露和長孫虎已不見了。

一問小二，說是二人已會帳離去。

在門外望去，隱隱看到二人已到了街頭，不久二人轉了彎。

小郭疾追而去。

出了鎮，紅日西沉，發現二人在一里外携手而行。

小郭心道：「也許我眞是個傻瓜，居然把她當作情人，我和她接近要用管子，她却和長孫虎携手而行，世界上是否還有比我更傻的人？」

「哈……」笑聲響徹雲霄，由於是順風，前面二人聽到，回頭觀看。

小郭立刻停止大笑，他恐怕這大笑也會被當作是傻子的笑。

小郭疾馳，二人也加快。

追來追去，把人追丟了。小郭坐在路邊發狠。

「她爲甚麼在賭場故意把人輸給我，却又另有情人，而每次見面，却又是情濃意厚的樣子？」

太多的「爲甚麼」，越想就越不是滋味。

自己的女人與別人携手而行，只有傻子才相信她。

所以她叫他「傻子」，的確，他不是傻子誰是傻子？

他忽然又縱聲大笑起來，現在四顧無人，他可以放心大笑。

但是，笑了一會又戛然而止。

在他的右後方站着三個人，小郭在野舖子見過這三個人，正因爲這三人的交談，他才知道毛小珠在翁玉琴手中。

一看這三人的表情，就知道又有麻煩。

原來小郭對翁玉琴說是李澍等人對他說了一些秘密，翁玉琴派人找到這三人大罵一頓，且限令他盡快找到小郭，生擒交給她。

這三人還眞不敢違抗她的吩咐。

李澍道：「小子，你是不是郭翚？」

「沒錯！」

「小王八旦，你在『金毛聖母』面前說我們的壞話？」

小郭故作茫然狀道：「我在『金毛聖母』面前說你們的壞話？」

「怎麼？你想狡賴？」

「我爲甚麼要狡賴？我一直想見見她而不可得！」

「怎麼？你敢說沒有見到她？」

「見是見到了，只不過隔了一道護城河。」

「你說了些麼？」

「當然是說毛小珠的父親和翁堡主相識，請她放了毛小珠。」

「聽說是你告訴翁堡主，說是我告訴你毛小珠在翁堡主的手中。」

「我說的？這怎麼可能？」

「八成是你們在一間野舖子中聽了我們三人交談獲悉的。」

小郭茫然道：「你們在野舖子裡談了些甚麼？」

朱四姐冷笑道：「這小子很狡猾，先把他拿下再說。」

朱四姐把腰上彩帶的扣子打開，已摸到兩口飛刀。

小郭道：「你們要行兇嗎？」

朱四姐道：「除非馬上跟我們走！」

小郭道：「我對年紀大的女人沒有興趣……」

朱四姐暴怒，抖手射出兩柄飛刀。小郭當然不敢大意，在轉折移位中勉強閃過飛刀，顯得有點狼狽。

朱四姐沉聲道：「你再接這三柄……」

三柄柳葉飛刀呈「品」字形呼嘯而至。

只不過飛刀在三尺以內時，其中兩柄突然失去準頭，撞在一起，「嗆郞郞」聲中紛紛下落，但另一柄却仍射向他的小腹。

這一手叫作「迴光返照」，是以退爲進的法門。

正因爲變生肘腋，很少有人能倖免於難。

小郭驚呼一聲，飛刀射向他的左腋，他捂着左腋，踉踉蹌蹌一直退出七八步之遠，三人大笑。

但是，當小郭退到「毒郎君」李澍身邊時，突然像一根壓緊的彈簧膨脹開來。這當然是令人意外的一招。

小郭的年齡，隨時都會造成別人對他的低估。

「蓬啪」聲中，李澍中了一掌一腿。

三人都以為小郭中了一柄飛刀，那還能主動攻擊別人？

他們沒想到小郭十分精明，以一對三本就沒有把握，更忌憚李澍滿身都是毒，所以才藏了拙。

因為這三個人還是第一次和他照面，不知他的武功深淺。

李澍滾出七八步外，穴道已被制住。

這一着震住朱四姐和古浩二人。

他們幾乎以為這是幻覺，不是眞實的。

小郭道：「二位是不是還要動手？」

朱四姐道：「小崽子！你是何人門下？」

小郭道：「說出來只怕把妳嚇壞了。」

「不妨！」古浩道：「我們的膽子不會那麼小。」

小郭道：「『老神童』鍾離非的門下……」

朱、古二人不由心頭一震，道：「你眞是這位老神仙的門下？」

「你們愛信便信，我又沒有勉強你們相信！」

朱、古二人有點相信，除了這個老頑童，當今武林耆宿中，誰能調教出這樣的徒弟來？

只不過，要他們就此屈服，那也是不可能的。

在朱四姐扭身揚手，連續射出七柄飛刀的同時，古浩也出了手，他的綽號叫「拳掌指三絕」，不會是浪得虛名。

小郭要躲飛刀，也要應付古浩。

朱、古二人敢動手，主要就是看在這點優勢上。

七柄飛刀有兩柄是「鴛鴦鏢」的手法，也就是在中途相撞。

兩柄刀相撞發出很大的聲響，自然能分散對手的注意力。

因為「鴛鴦鏢」的目的不僅是引人注意，往往能在交擊後再次射人。

剛才朱四姐就用過這手法。

但這一次的「鴛鴦鏢」目的只是吸引他的注意力。

這是七柄飛刀中最先發的兩柄，已經交擊而落地。

第二對飛刀是以「雙飛燕」的手法，左右繞飛。

左邊的一柄向右飛，右邊的向左飛，而且以迴旋手法，使之繞行半周，這當然也未必能傷到人。

重點在第三對飛刀及最後一柄上。

第三對名為「海底撈月」，顧名思義是攻擊下盤的。

小郭自然知道她的手法。

這是因為武林中善使飛刀的以她為首，其餘的都微不足道。

第一對自動落地，第二對被他的掌風震偏。

第三對被他閃過，最後一柄以螺旋型射到。

如果是別人，不是閃必是探掌震偏它。

假如是以上兩種辦法，必然上當，上當就幾乎等於死亡。

只不過小郭深諳朱四姐飛刀的幾個手法，伸手順着這柄飛刀向右螺旋的方向攪動，使之擴大範圍螺旋，飛向三丈以外，插在樹幹上。

朱四姐為自己的飛刀自負，七柄全部落空，不由一楞。

就在這一楞之間，「蓬」地一聲腰上中了一腳。

朱四姐向後猛退時，小郭借這一踩之力又射向古浩，古浩乍見朱四姐七刀沒中，他的信心已動搖。

古浩不願硬碰，甚至他希望是三人中唯一沒丟人現眼的一個。

一旦有這心理，氣勢就沒有了，那能倖免？

「叭叭」兩腳，正中古浩的腰腿之間，摔出一丈外滾翻一陣才爬起來。

沒有人會再懷疑他不是鍾離非的門下。

除了鍾離非，不會再有一個人能教出這個徒弟來。

「其實你們大可不必聽命於翁玉琴，因為她也聽命於人，處境可憐，她自身難保，顧不到你們的。」

朱四姐道：「她聽命於誰？」

「一個蒙面人，這人也是她的面首，當然必是個大人物。」

「你不知那蒙面人是誰？」

「目前還不清楚，但不會太久就能查出來。」

古浩解了李澍的穴道，三人悻悻然離去。

就在這時，哈巴狗追來了。

「郭少俠，剛才有三個人由此離去，不知是什麼人？」

小郭說了一切。

哈巴狗道：「少俠能接下這三個人的招數，您已經是頂尖高手了，在下也以為少俠是鍾離非老神仙之徒。」

小郭搖搖頭，道：「不是，小弟對哈兄不敢說謊。」

哈巴狗道：「少俠眞的不是鍾

離非老神仙的門下？」

小郭又搖搖頭。

哈巴狗道：「試問當今之世還有誰能……」

小郭道：「當然還有，目前不能說，請哈兄原諒。」

哈巴狗道：「不妨，誰都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小郭道：「哈兄，我們回去吧！以免他們不放心出來找我們。」

哈巴狗道：「今後少俠要特別小心李澍的毒，他絕不會就此罷休的，施毒是令人防不勝防的。」

「當然，哈兄，我們都要防他暗箭傷人。」

這時忽聞後面發出幾聲冷笑，而且有男有女。

兩小回身望去，竟是「金鷄獨立」潘大春夫婦。

一看潘大春的臉色，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小子，你耍我們？」

「耍……耍你們？這是什麼話？」

鳳一飛厲聲道：「小雜種，你為什麼要捉弄我們？」

小郭攤着手道：「這是從何說起？」

潘大春低聲道：「上次你送給內人一個偏方……」

「是啊！在下基於悲天憫人之心，希望天下的曠夫怨女都能稱心如意，才奉送千金難買的偏方。」

「什麼千金難買的！」潘大春一發怒，額上的肉瘤更紅更大，眞像一隻翎毛豎立的大公鷄一樣。

小郭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鳳一飛冷笑道：「不靈！」

「不靈？」小郭道：「別人試過，妙不可言，為什麼你們就不靈？」

鳳一飛道：「不靈就是不靈，難道騙你不成？」

小郭大搖其頭，道：「說說看，如何不靈？」

鳳一飛道：「怎麼？你還要我們出洋相不成？」

小郭正色道：「我的方子絕對靈，八成你們沒有照我的方式去做。」

潘大春道：「完全照你的方法做了。」於是，他從頭至尾把小郭教他的方法說了一遍，一字不漏。

小郭不由暗笑，老傢伙還眞下了工夫。

小郭道：「怎麼樣，你們果然沒有完全領悟我的意思，做得不正確，自然就不會有效果了。」

潘大春吶吶道：「哪裡錯了？」

小郭道：「步驟錯了，姿勢也有點不對。」

潘大春道：「姿勢不對？」

「對，男女居室的姿勢很重要。」

潘大春道：「什麼姿勢才正確？」

小郭道：「這樣吧！此事最好現場表演一下，也好就地糾正錯誤的動作和姿勢。」

「什麼？」鳳一飛厲聲道：「你又要耍人？」

小郭吶吶道：「在下只是希望你們美滿，才肯當場指導，別人請我指導，我還懶得指導呢！」

潘大春道：「你剛說步驟錯了是什麼意思？」

小郭道：「上次我告訴你的方法能使之脹大一兩倍有餘，你試過沒有？脹大了多少倍？」

潘大春悻悻地道：「脹大了三四倍，甚至五六倍，那時還把內人嚇了一跳，似乎正合乎『潘驢鄧小閒』的第三個字，那知還沒有試驗就已經消了。」

「消了？那是你用的藥量不正確。」

「要用多少藥量？」

「何首烏的用量是不能太多，選擇蜂蜜要純的，選擇螞蟻也是較細的那一種，也就是小而金色的一種。」

潘大春又一一記下來，道：「姿勢又如何？」

小郭道：「請二位當場示範，二位一定不肯。」

鳳一飛道：「當然不成。」

小郭道：「好吧！只好另外想個辦法。」

哈巴狗在一邊聽了半天，已知是怎麼回事了，知道小郭在耍什麼。他道：「我倒有個辦法，能完成任務。」

小郭道：「哈兄你……」

哈巴狗在地上把細泥挖起來，用食指在泥上畫着，很快就畫了一對男女好合姿勢來，非常生動。

鳳一飛啐了一口，小郭道：「好極了，想不到哈兄還擅長此道，潘大俠、鳳女俠，二位看是不是這姿勢？」

潘大春道：「正是。」

小郭道：「房中術不是你們想像中那麼單純，必須牢記多御少洩、九淺一深、練氣還精、經絡感應，以及中指第二節的妙用等等。」

哈巴狗見潘、鳳二人被他唬得一楞一楞地，不由暗笑。小郭道：「另外要謹記『固精』、『安氣』、『利藏』、『強骨』、『調脈』及『蓄血』等等。」

二人似在默記，小郭道：「哈兄再畫，以便印証及予以糾正。」

哈巴狗並非此中好手，而是男女間的事，總會聽別人說過，然後再舉一反三，自己去想像思考。

哈巴狗又繪了三五種姿態，不

但唯肖唯妙，而且生動有力，就像眞人在做那事的動態一樣。

鳳一飛臉都紅了，因爲沒有人看了這種春宮圖會不心跳的，好的春宮圖就是要畫出動感來。

哈巴狗指着其中一個姿勢道：「夫人是不是比較喜歡這種姿勢？」

鳳一飛脫口而出，道：「是的！」

說出之後，立感失言。

小郭這一套唬住了潘大春夫婦，他們並非那麼幼稚，實在是小郭懂得不少，加之二人一直不得魚水之歡。

況且，二人結合這麼久，始終沒有生個孩子。

這二人的身手比朱四姐等人高出多多。

二人合擊，其威力也許不低於關、崔二人，所以小郭也不想觸怒他們。

＊　＊　＊

毛小珠來到鎮外林中，有個人在等她。

那是一個蒙面人，儘管蒙了面又沒講一句話，毛小珠仍能在第一眼就看出此人是誰了，內心很不是滋味。

「爹！」

「珠兒！」

「爹對着女兒也要蒙面？」

「還不是怕第三者看到！」

「爹，你有什麼怕見人的理由嗎？」

「珠兒，妳不要問這個，好不好？」

「爹的理由一定是對的嗎？」

蒙面人停了一會，道：「珠兒，爹以爲的確如此。」

毛小珠道：「爹和關山月及崔心蓮一道，會是好事嗎？」

「好事壞事，在目前也說不清。珠兒，妳要站在爹這邊。」

「我是站在爹這邊，可是小郭已知你們的身份了。」

「妳是不是指在小溪岸上動手的事？」

「不錯，小郭早已發現了你和金老爹，才叫我和哈巴狗佯作受傷倒地，以便誘你們出現，因爲你們不可能袖手不管。其實你們一現身站在我和哈巴狗的身旁，小郭就已經看出來了。」

「珠兒，你要幫爹一個忙。」

「是不是要女兒抽冷子殺了小郭？」

「不，不，只要你套出他的師門就成了。」

「爲什麼要套出他的師門？」

「珠兒，爹一生未求過妳，妳照做就成了。」

「爹，你以前喜歡小郭是另有目的，對不？」

「珠兒，妳現在不必多問。」

「爹，如果珠兒喜歡他，爹也要害他嗎？」

「爹不是害他，只是……只是……」

「爹告訴我套他師門的目的何在，我就答應。」

毛子水道：「珠兒，這是妳對我的應有態度嗎？」

毛小珠道：「爹，您是不是並不希望我嫁給他？」

「嫁給他？」

「怎麼？爹一直沒有想到這件事？」

「不錯，這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是我不配還是他不配？」

「他不配！」

「我看是我不配，第一，他身家淸白，書香門第，人品一流，武功高强，行爲端正。」

「常跑賭場也能算是行爲端正？」

「如果去去賭場就算行爲不正，爹以賭技敎人算什麼？」

毛子水沉聲道：「妳少和爹頂嘴！這是命令。」

毛小珠道：「爹，如果我非嫁他不可，沒有他就不嫁呢？」

「混帳，妳要和爹作對？」

「爹，不是女兒要和爹作對，而是爹在和女兒作對。」

「丫頭，妳知道不服從爹會有什麼後果嗎？」

「爹可知道强迫女兒服從會有什麼結果嗎？」

「什麼後果？」

「今生不嫁，出家作尼姑去。」

「妳別唬爹，我不信妳和他會有什麼深的交情。」

「爹，我們已經有夫妻之實了。」

毛子水一掌摑去，把珠兒摑退三步，道：「下賤的東西，一離開爹的身邊就出毛病。」

毛小珠捂着臉道：「爹，我們的事並不算下賤，我以爲好好的一個人却把臉蒙起來，那才是作賤自己。」

毛子水又揚起手，道：「妳敢再說！」

毛小珠道：「女兒沒有說錯，好好的太平日子不過，却離鄉背井到外面來作些見不得人的事……」

「啪」地一聲，又是一巴掌摑來。

這是小珠記憶中被打得最重的一次。

「除非你打死我，不然的話，我不會幫你做壞事。」

毛子水冷冷地道：「沒有妳，爹也能達到目的。」

毛小珠道：「那是爹的事……」

她捂着臉掉頭而去。

「回來！」

毛小珠並沒回頭，而且奔行得更快，毛子水並沒追她。

在此同時，哈巴狗來到鎭的另一邊，一個蒙面人在一岩洞口等他。

「師父！」

「重光！」哈巴狗名叫哈重光。

「師父令徒兒來到，必有要事吩咐。」

「不錯，你在小郭身邊，是爲師的耳目。」

「是的，但這數月下來，徒兒發現小郭是個君子。」

「你並不懂什麼君子，什麼是小人。」

「徒兒懂，君子光明磊落，待人以誠，凡事爲別人着想。」哈巴狗想堵住師父的嘴。

金駝子冷冷地道：「你只不過是看到別人的皮毛而已。」

「師父，對小郭來說，徒兒敢說，看得……」

「不要說了，師父聲明，這是命令，你只能服從。」

哈巴狗躬身道：「是！」

金駝子道：「到目前爲止，小郭對凶殺案知道多少？」

「只知道是關山月和崔心蓮師徒所爲。」

「還知道些什麼？」

「似乎也知道關、崔二人背後仍有主使人。」

「你對梁人傑有何看法？」

「他和小郭的私交很深厚。」

「梁人傑知道多少？」

「這個徒兒就不知道了，好像小郭和梁人傑所知道的差不多，他們二人都很聰明。」

「從此以後，你把小郭及梁人傑所知道的一些秘密，以及小郭的師門是何人等消息寫在紙上，每隔三天晚上你把紙放在屋頂上用石塊壓住。」

哈巴狗道：「徒兒本不該問師父的事，但此事似乎非同小可，所以徒兒又不能不問個明白。」

金駝子道：「你不必多問，爲師自有分寸！」

哈巴狗道：「師父，據徒兒所知，小郭的確是個好人！」

金駝子冷冷地道：「你是不是在提醒師父？」

「不，徒兒不敢，徒兒遵命。」

「記住，每隔三天深夜，把紙條放在屋頂上用石塊壓住。」

＊　＊　＊

毛子水和金駝子正在下棋，有人敲門。

毛子水道：「金兄猜猜看會是誰？」

「別人不知咱們的住處，八成是找上門磨刀磨劍的人。」

「金兄猜得八成不錯，而且必是那個磨鈍刀的人。」

「何以見得？」

「他已來了兩次，兩次磨刀，他都不滿意，今天已是第三次了。」

毛子水開了門，道：「請進！」

金駝子在廂房向窗外窺伺，他忽然發現這個兩次前來磨刀的人，很可能是個女人，只不過穿了男裝和易容而已。

但是，他此刻却不能出面告訴毛子水。

二人以前居然都沒看出此人是個女人。

毛子水肅客於正屋，送上一杯茶。

這客人白臉無鬚，身裁不高，說話時露出一口白牙，道：「毛大俠，這一次在下的刀大概磨好了吧！」

毛子水道：「好了，好了。」

他取來此人的刀，雙手捧上，這柄刀的鞘很名貴，但抽出刀身却不怎麼樣，第一次來磨此刀，刀身上生滿了銹。

現在，刀是很亮的，這人用手指刮刮刀刃。

毛子水道：「貴客，刀夠快吧！」

「差不多了！」

「爲什麼要磨這柄銹刀？而且磨得這麼鋒利？」

「因爲我要殺一個人。」

「殺……殺人？殺誰呀？殺這個人非用利刀不可嗎？」

「當然！有所謂『刀快不怕脖子粗』。他的脖子雖然不粗，却練了『穿山甲功』，不利的刀劍傷他不得。」

毛子水陡然一震，吶吶道：「貴客說的是什麼人？」

文士漠然道：「就是你！」

毛子水退了三步，臉色沉下來，道：「我發現你是個女人，但易容術十分高明，妳我有什麼過節？」

文士一字字地道：「有兩件事使我無法再忍耐，非宰你不可，第一件是你當年爲我引介的那主兒，他用迷藥使我昏睡，於是我變成他的人了。」

「第二件……」客人道：「你的女兒毛小珠到我的堡中只住了兩天一夜，把我的秘密全洩露了出去，這件事我沒有寃枉了毛小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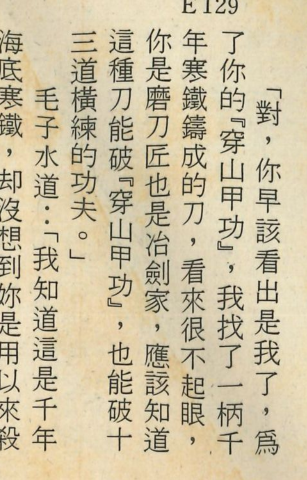
「什麼秘密？」

「你不必問了，有這兩個理由，我必須殺你。」

「你不怕那主兒知道此事？」

「他已經不可能知道了。」這女人當然就是「金毛聖母」翁玉琴了，她一字字地道：「你會悄悄地離開人間。」

「原來是妳！」



「對，你早該看出是我了，爲了你的『穿山甲功』，我找了一柄千年寒鐵鑄成的刀，看來很不起眼，你是磨刀匠也是冶劍家，應該知道這種刀能破『穿山甲功』，也能破十三道橫練的功夫。」

毛子水道：「我知道這是千年海底寒鐵，却沒想到妳是用以來殺我的。只不過妳未必能殺得了我！」

「你以爲不能？」

「論技藝，妳大概能，只可惜妳已經中了毒！」

翁玉琴一試眞氣，不由微微色變，突然發動凌厲的攻擊，儘管已中了毒，還能施用八成內力。

八成內力的爆發，就能三招見勝負。

毛子水的左胸已被划了一道血槽。

金駝子現身時，翁玉琴才知道是他在暗中施毒。

以一對二，她也不在乎，但她還不想被毒死。

此刻她只想儘快離開，儘快去找李澍。

也只有李澍能解她之毒。所以她猛掃寶刀，逼退二人，穿窗而出，當然，在動手間金駝子已施了另一種毒。

「金兄，要不是你，我八成完了。」

「毛兄，這女人要背叛那主兒！」

「這件事我們要不要報告上去？」

金駝子道：「毛兄，翁玉琴前來殺人，似是因小珠而起，報告那主子對毛兄甚是不利！」

毛子水道：「不報告可能會獲罪的！金兄，可惜我不能去追這個婆娘，不能殺死此婦，她總是後患。」

金駝子篤定地道：「毛兄，她活不成的！」

「萬一她找到『毒郎君』李澍……」

「除非她能在兩個時辰內遇上李澍……」

「你是說兩個時辰之後她就毒發身死了？」

「不錯，那還是由於她的內力深湛，若換了是內功差的人，一個時辰就差不多了！」

毛子水道：「金兄，這我就放心了！老實說，那主兒倚重你，在下才跟你沾了光……」

「這話就過火了！」金駝子道：「那主兒是先認識你的，你的冶劍術以及『穿山甲功』才是主兒器重的。」

「可是翁玉琴已經破了我的『穿山甲功』！」

「不妨，毛兄短期內即可復原重練的……」

* * *

翁玉琴奔出六七里，已感毒性發作。

不要說去找「毒郎君」李澍，那要全靠運氣，就連奔回她的城堡等死，只怕也不大可能的了。

「毛子水……金駝子……我死了變成厲鬼不會放過你們……」

四周景物晃動盤旋，地面忽高忽低，好像浮動起來。

但是，在臨死之前，她最恨的却不是毛、金二人。

最恨的是那主兒，也就是那個蒙面人面首。

她被蔓草一絆，單膝跪地，再想站起來已經辦不到了。

一旦站不起來，信心就會一點一點地減少。

死亡就會很快地來臨，翁玉琴本來雄心萬丈，甚至她要向那主兒報復，因爲那主兒完全把她當作洩慾工具。

現在她躺在草中，紅日將沉，燠熱仍在。

她的生命就像這紅日一樣，行將消失，只不過紅日沉落，明日還昇，她是不會再復活的了。

這時她忽然聽到了怪異的歌聲，好像有人御風而行。這一歌聲在空中迴盪，聽來十分奇特。

「谷口春殘黃鳥稀，
辛夷花盡杏花飛，
始憐幽竹山窗下；
不改清陰待我歸。」

這顯然是一首對世態炎涼的感喟詩。

物尚且如此，人又何獨不然？

詩的意境翁玉琴尚能聽清，却已經不能坐起來了。

此時此刻聽到這首詩，更是觸景傷情，感慨萬千。

就在這時，身邊忽然出現了一個人。

是人之將死視力差了還是其他原因，比如說這不是凡人等等。

要不，怎麼會陡然出現？

這人約四十五六，五十以下，頭戴七星道冠，身披杏黃的袈裟，足踏粉底快靴，唇上留着八字鬍子。

這樣的打扮，只要是稍有見聞的人，都能想到他是誰。

儘管此人甚少出現江湖，却因他的打扮太怪異，一看便知。

武林中有個怪人，也有人稱之爲「怪物」。

此人的綽號爲「四不像」，本名裴不凡。

不僧、不道、不文、不武。樣子雖怪，却是一表人才。

翁玉琴想笑，却已經無力笑出來。

（未完・十）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